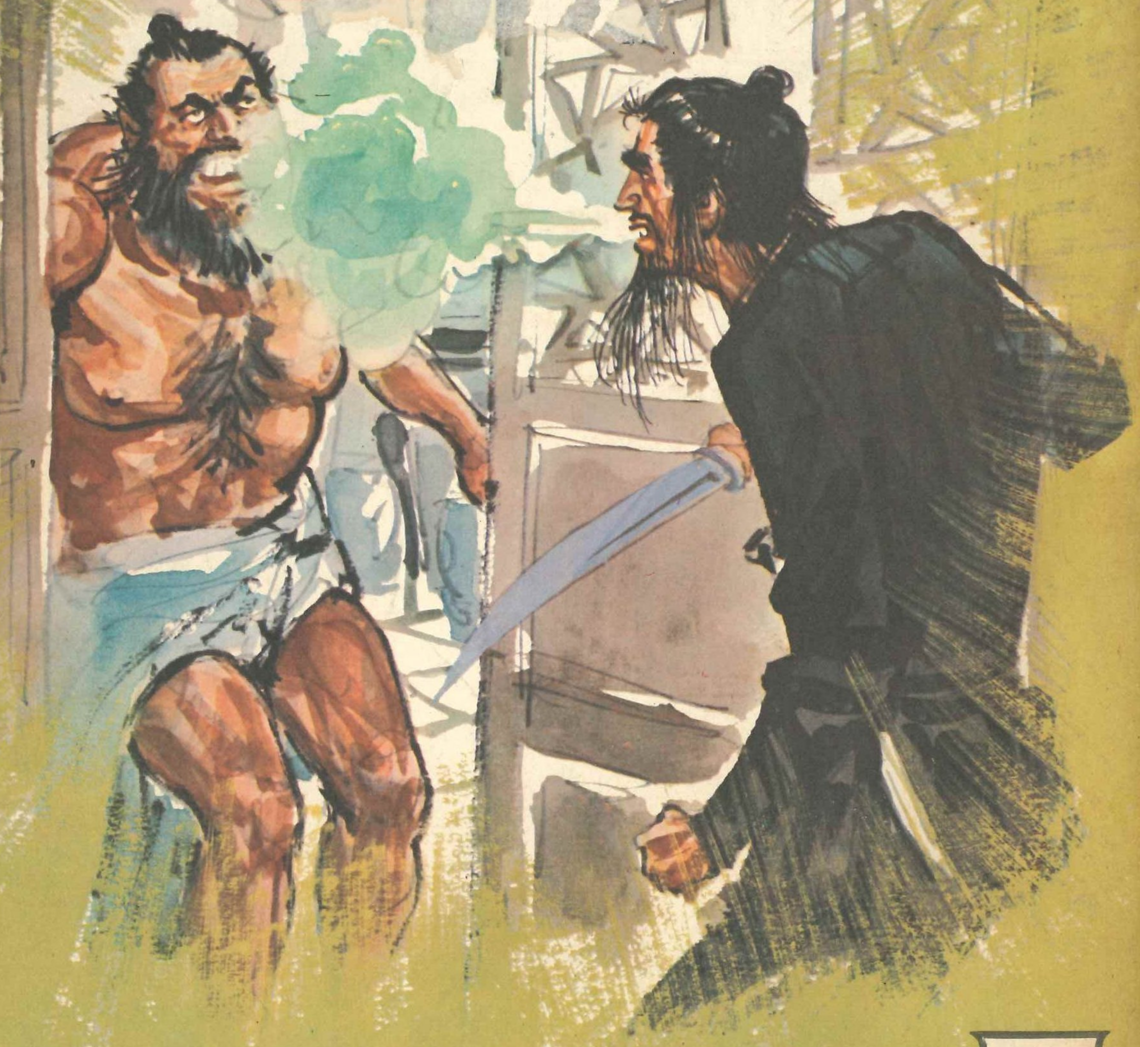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朔方鬼叟（彈劍江湖故事集）滄海客・著

一個無形無影，無時無刻，無所不在的鬼叟，無聲無息地跟隨着她，護祐着她，親切地愛護她，她意識到那存在，也能親切地感覺得出，但始終無影也無形……



$3.50

1121

編者話

「朔方鬼叟」爲一篇奇情中有奇情，詭異裡藏詭異的巨型小說，由滄海客執筆，內容描述一個無影無形，無所不在的鬼叟，他無聲無息，隨時隨地跟踪着一個少女，愛護她、關心她……到底爲了甚麼？閱讀本文，令您有意想不到的收獲，作者爲彈劍江湖故事集展開新的一頁

＊＊　　＊＊　　＊＊

今期我們特別選刊一部精彩短篇：「喋血無風渡」，故事以民初時代作背景，敍述當時我國鹽梟猖獗之情形，精彩非常，鬥智鬥力，展盡奇謀，然而，邪不勝正，經過更番浴血苦戰，終於……王龍君繼該故事刋出後，下期即將刋出另一新篇：「江湖無處不風險」，屆時敬請留意。

＊＊　　＊＊　　＊＊

愛好蕭逸作品讀者留意，劍仙列傳故事之三「塞外驚虹」下期開始連載，這是蕭君久休後之最新撰作，也是他遠居海外不忘讀者之貢獻。

下期巨型小說由新進作家西門丁担綱，刋出的是雙鷹神捕故事之「虎父犬子」，保証比上篇「龍王之死」更精彩，更傳奇，主角人物，全部出動。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石塘咀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81.00
一年港幣＄162.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87.00
一年港幣＄173.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100.00
一年港幣＄199.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100 半年26期NT.$5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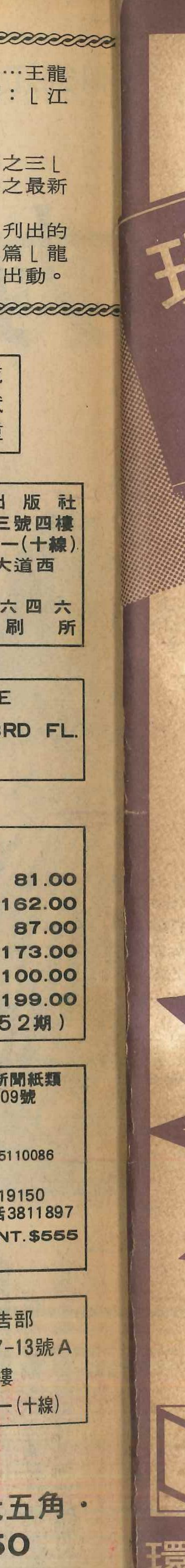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武俠世界

第1121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三元五角・
H.K.$3.50

Printed in Hong Kong



揮劍江湖故事集

朔方鬼叟

滄海客・文
黃白石・圖



憶江頭　柳倩死還生

卻說那河南朱仙鎭的河曲之曲，隱居着一位老英雄，姓柳名中岳，已是花甲之年了，武功早已擱下，日常在家園傍邊那河曲的柳陰深處，以垂釣來消磨老來歲月。本非漁者之漁，近年來，那荷鋤歸來的老農，都難免要交換一瞥詢問的目光，因爲老英雄顯有所待，久已非隱者之漁了，極目孤帆遠影，眉牽愁聚，卻任那釣絲飄浮無定。

這柳老英雄中年以後，倒在武林中，有了個名兒，江湖道上，也有他這一號人物，卻不是憑超絕的武功闖出萬兒，不過是憑那一腔正氣，廣交江湖朋友而又重義忘利，與人無爭，縱或出手，也必然一聲哈哈，點到即止。是武林中人，如何不明白，劍上若無相當造詣，要作到點到即止，可也大不易，更何況無論對方武功強弱，總都是一聲哈哈，點到即止，那可更不易了。是以，竟無人知他武功深淺，不，豈會淺，該說是莫測高深。

是故，這柳中岳倒也交了不少朋友，好些名門正派的掌門人亦敬他幾分，尤其是雲台十三門的長老卜算子，更和他相交莫逆，那卜算子遊戲江湖，是下五門的江湖敗類，莫不聞名喪胆，是以誰不對柳中岳加倍敬重。

卻是老英雄有一個兒子，一踏上江湖這條血腥的道路，即頭角崢嶸，顯得佼佼不羣，不願父執提携，要憑手中劍闖天下。不過三兩年功夫，便在江湖露了頭角，柳方朔之名，便在中原地响亮起來。

朱仙鎭，古戰場，東北距開封府，西北距中牟，不多也不少皆是五十里地，那精忠報國的岳飛在此大敗金兵，豈僅仍是漁樵佳話，甚至野老記憶猶新，因爲那收不盡的白骨，仍然逐草偶有發現，正是古來征戰地，能有幾人回，啾啾仍聞鬼哭，荊棘仍生田壟，極目荒烟蔓草一片蒼涼。

那柳中岳老英雄定居再又隱居於此，便是喜那蒼茫的荒涼，因爲他老來歲月，也一般悽蒼，因爲他那初在江湖上嶄露頭角兒子柳方朔，替他留下了兩個小孫女兒，忽然失了踪跡，年復一年，他那守活寡的媳婦望穿了兩眼，柳中岳這個白頭人終於先送了黑頭人，他已不再對兒子的歸來存何奢望了，江湖中人豈會不明白，將軍難免陣上亡，瓦甕不離井上破，他那鋒芒太露的兒子，必已不在人世了，卻不料他辛辛苦苦把兩個孫女兒教育成人，小翅膀兒長得硬了，又飛啦，留下他獨對荒烟蔓草，日日江畔凝眸，望盡那遠影孤帆，卻不曾載來歸人，載將愁去。

他的兩個孫女兒大的一個名柳倩，小的名柳青青，但在爺爺心目中，永遠是長不大的小倩小青兒，沒爹沒娘的孩子在痛愛她們的爺爺的嬌寵下，那會不成爲小野馬，啊，不，這麼說可不公平，只有那爺爺的小青兒，柳青青才是一頭任性的小野馬，那姊姊柳倩生性溫婉，是一個最最好心腸的姑娘，也是爺爺的乖孫女。

柳倩本不願遠離爺爺膝下的，但沒奈何留下了爺爺，獨對那荒烟、蔓草、斜陽，因爲她要去尋找妹妹柳青青，那繫不牢的小野馬兒離家出走了，但在爺爺心中，脫了韁的小野馬，永遠是迷了途的小羔羊，作姊姊的又如何放心得下，雖然柳倩知道，小她兩歲不到的小青兒，武功豈僅不輸於她，倒哄得好幾位武林前輩的喜愛，騙了不少絕招兒，既是那幾位前輩賴以成名的絕招，自是非同凡响，不用說，柳倩也沾了妹子的光。

啥話？教了妹子不敎姊兒，豈不是偏心啦，何況這姊兒一聲聲前輩，叫得比妹子更甜，就是這般如此，柳倩不用騙，也討了不少便宜，嘿！別以爲姊姊淳厚老實，天賦不及妹子，但姊姊踏踏實實，勤能補拙，是以，要姊妹兩人分出高下來，說誰勝誰一籌，可把人難倒了，那結論到頭來必也是八兩半斤。

但有一樁，那小青兒可勝了小倩不祇一籌，而且遠勝過她，那就是柳青青的刁鑽蠱惑，那慧黠，贏得人人喜愛，別瞧她不過才十五歲的年齡，獨個兒走在江湖之上，便最最關心她的老爺爺，也不信她會吃半點兒虧，何況……嘿！當今天下，不知能有幾個武林成了名的人物，能從她手底下討得便宜去。

柳中岳這老爺爺，每當想到這小淘氣才把人家的絕招兒騙到手總要或多或少給人家吃點兒苦頭，而且用的就是那剛剛騙到手的絕招兒，自然，小淘氣使出來時，已面目全非，正因似是而非，再說，身爲前輩，倒和這個晚輩的小淘氣認眞麼，待到知道苦頭就是吃在自己的絕招上，又那會不樂得哈哈大笑，誰不讚她絕頂聰明。

那是些甚麼人物？配把絕招兒傳授給小青兒的，豈是等閒之輩，那麼，小青兒行走在江湖上，豈會吃得了虧，但老爺爺担心她年紀太小了，身上的盤纏，也有用盡的時候，她帶走的銀兩不多，三兩月盤纏倒罷了，而今一去半年無消息，老爺爺如何不担心。

小倩瞧在眼裏，爺爺咀裏不說，但那一雙老眼卻是凝眸那孤帆遠影，那日不攢眉千度，終於下定了決心，說道：「爺爺，我知那鬼丫頭去了那裏，我去把她揪回來。」

柳中岳搖搖頭，嘆了口氣。

小倩說：「我知道，這鬼丫頭心比天高，得隴望蜀，她不是想念木兒公主，而是念念不忘木兒公主的崑崙刀。」

柳中岳面上突然浮現了一絲笑意，看來這丫頭其實也極聰明，她懂得甚麼得隴望蜀，不過是偶爾一兩個武林朋友來盤桓

，偶爾說過這話兒，她不但能記下了，而且用得倒眞恰當，看來她倒也眞去得了。

柳中岳望了她一眼，說道：「可你也不知那木兒公主在何處啊？」

「那還不容易，」小倩忙說道：「木兒公主在崑崙刀上，才祇得幾分火候，那能够傷人於百步之外的刀葉，她還只能飛刀十數步，陸公子更不行了，飛刀出手就收不回，一成功夫也沒有，咱們和他在武昌府分手，是因爲公主要找一個人跡不到的地方，和陸公子練那崑崙刀，我巳想過了，她和陸公子必又回到大神農架山中去了，何況那崑崙奴仍在山中。」

「住口！」柳中岳道：「金大俠把貴妃從宮中救出來，不過是自此崑崙奴，也是你叫的，小小年紀，豈敢對前輩高人大不敬。」

小倩道：「有甚麼叫不得的，皇上下旨遍搜天下，人人叫他崑崙奴，連木兒公主也這麼叫他。」

柳中岳道：「那是無人得知他的眞名姓，你旣得知他是金家的傳人，忍大師金師太的俗家侄兒，豈可如此稱呼，再說，你出去在江湖上行走，現今宮中侍衞遍佈江南地，若一不小心，說出崑崙奴這名兒來，被人聽了去，豈不惹禍上身。」

小倩大喜，摟着爺爺叫道：「爺爺，那麼，你答應啦？」

就這麼，小倩別過爺爺，不，旣然別過爺爺，她就不是小倩，是柳倩姑娘了。柳倩姑娘便上了路。

不料她尋遍了大神農架山中，甚至尋找到了木兒公主和陸羽在山中居住時所搭蓋的茅屋，旣不見人，更無返回來住過的迹象，因爲那茅屋巳在風雨的侵襲下倒塌了。想想也是她失了計算，宮中侍衞曾在大神農架山中尋找過崑崙奴，旣然神龍巳見首，豈會罷休，那木兒公主又怎會回來神農架，不料柳倩出了山，那漢江一帶巳沸騰傳聞，說公主千歲巳回了宮，現在皇上身邊，助理朝政。

柳倩大喜，眞是得來全不費功夫，心想小青兒豈會無聞，若不是巳在公主身邊，也巳踏上晉京的路了。却不料她這裏才首途上京，却又得江湖中人傳聞，公主千歲揚威保定道，威震黑松林，可不是用的崑崙飛刀，而是用的劍，年歲也小得多，身邊倒有一個書生，說甚麼也不像是陸公子，有一樁事萬確千眞，公主救了金陵城中五龍鏢局一夥鏢師的性命。

柳倩怔住了，想了又想！公主恨極了那皇帝老兒，不過半年前，才在漢江連殺了四個前來迎接她回宮的侍衞，她倒會跑回宮裏去麼？再說公主在崑崙刀上才見功夫，倒會擱下不練，跑到宮裏去？不，一定有古怪。

順江而下，不過十日左右就可以到金陵，爲何不去找五龍鏢局的鏢師查問個明白？於是，柳倩順流而下，就到了金陵，竟有那麼巧，竟遇到傳說中的公主身邊那個書生，原來這書生竟是太湖逍遙君的兒子，只不過被他外公帶去西域，才回轉中原不久，柳倩得知冒充公主千歲的竟是小青兒，可眞嚇得呆了！

那逍遙君的兒子姓崔名牧，小青兒在保定道上遇到他時，還道他是個落魄的醉漢，醉得話也說不清楚，於是，這崔牧便成了小青兒口中可憐兒的醉貓，却那知這崔牧被他的外公從小帶去西域，才弱冠年紀便巳練成了一身的超絕的功夫，逍遙君在江湖道上，那名兒可不美得很，風流好色，更是一身邪門功夫，崔牧的外公正派名門，豈僅沒點頭，壓根兒就不曉得，女兒就跟逍遙君私奔了，直氣得他一佛出世，二佛涅槃。

待得女兒知道誤嫁非人，投水自盡，那老人家傷心之餘，便去把崔牧帶着，遠走西域，至到崔牧的外公埋骨在大草原上，才回轉中原，雖然大出意料，他爹逍遙君並不如他外公所說的臭名在外，但也以有這樣一個爹爲可恥，正是羞言出身借酒，佯狂如醉貓，但却瞞不過聰明的柳倩，待得柳倩無意中得知，那逍遙君實無大過惡，年輕時候好色風流，自從崔牧的娘投水自盡後，也巳痛改前非了，心腸最最善良的柳倩，非但不恨逍遙君把她擄去逍遙谷，倒爲這父子兩人和好釋嫌，助了一倍之力。

當眞是無巧不成書，小青兒這個假冒的公主千歲，竟踐與崔牧落花時節相會之約，來到了太湖，只不過身入宮門深似海，離京遠出，亦後擁前呼，太監宮女不離左右，十二個侍衞日夜保護不說，更有一隊御林精兵，兩位總兵大人隨侍，人巳在眼前，姊妹非但不能暢敍離情別緒，柳倩跟踪了小青兒三日，竟連面也沒會過。

柳倩嘆了一口氣，啊！不，只得半口？這是那麼啊！

四月艷陽天，日頭兒倒也不毒，但一睜眼，陽光耀眼，也令她感到一陣旋暈，其實她不用躲避陽光，和風中擺過來的柳絲，又把她的臉兒蔭蔽住了。

她更清楚了，但不想起身，只覺渾身不得勁兒，原來她躺在柳蔭下，不，只是頭在柳蔭裏，身子在暖洋洋的陽光下，不怪熱烘烘，她感到懶洋洋了。她感覺得出，她身上的衣衫潮濕未乾。不，未乾的只是貼身的衣裳，外衣巳乾了，顯然她躺在陽光下巳有不少時候了。

她的衣衫怎會盡濕呢？

她記起來了，她被火烟捲着，在窒息中却感到一陣清涼，不錯，她記得了，那時她站在長橋上，木橋離水面不高，她是在躲避那捲來的火烟，她是落入水中了。

柳倩驀地坐起身來，衣衫顯然在她落水之前並未着火，甚至頭髮……

她坐起來，和風也把她的秀髮飄拂起來，她鬆了口氣，因爲滿頭的秀髮仍完好，她記得更多了，不錯，幸是黑羅刹替她梳了個髮髻，那時髮未散亂，捲撲上身的還僅是火烟。

那麼，是誰救她上來的呢？這裏仍是白馬湖的沼澤中麼？

官兵！那萬馬千軍的地方官兵呢？若然仍是在沼澤中，怎會聽不到人喧馬嘶？

可是黑羅刹回頭來救起她？

從婆娑的柳絲中望出去，她看到了蘆花翻白的無際無涯的葦蘆的海洋，不見有人，也聽不出人喧馬嘶，這是沼澤中麼？草堂與竹屋必巳化爲灰燼了，但晴空萬里無垠，天朗氣清，看不出一縷餘烟？

「你醒來了，」一個沙啞的聲音在她

身後說：「來，這個給你，拿去吧！」

柳倩急忙回頭，但身後只有靜蕩蕩的十數株垂柳，一個人影也沒有。

她跳了起來，不但能跳起身來，而且腿兒上還有勁，那麼，她眞一點兒傷損也沒有，但她驚奇了，難道還有比她更快的步法，她迅速繞着那柳林搜了一遍，仍不見人！

那不過是蘆葦叢中一個小小的柳林，她無暇去數，但一眼便可看盡了，最多也不過三二十株，只不過春深柳絲長，輕曖的春風，把柳絲飄舞無定，驀地一看，柳林眞似一個綠紗之幕。

那是人聲，而且不是黑羅刹，也不是她的女兒那玄衣女，一個沙啞的生硬的聲音，而且是個男人！

柳倩轉了回來，那聲音是怎麼說的啊？說：「這個給你，拿去吧。」

是這麼說的，給她甚麼呢？柳倩轉回她適才躺臥之處，只見柳樹根處，放着一個包袱。

她急忙把包袱打開來，原來是一套衣衫，還有鞋襪，另有一包食物。

柳倩這才發覺，身上的衣衫還好，只是水濕，鞋襪却滿是泥污，外衣快乾了，那鞋襪仍拖泥帶水，可知那竹屋所在的沙洲，雖有一彎流水環繞，其實水淺，亦可知她跌入水中，也全身陷在泥濘中，她那時本巳失去了知覺，竟然不死，不知是何緣故。

她拿着衣包，可爲難了，這柳林中無遮掩，怎生換得衣衫？

忽聽一個聲音說道：「右面蘆葦，巳替你結了蘆棚，去吧。」

又是那沙啞的聲音，原來那人在蘆葦中去替她結棚去了，不怪林中尋不見人，雖然驚奇，但人家好心好意，還怕甚麼，不錯，那聲音分明是個老人家，一個好心好意的老人家。

柳倩忙跑了過去，鑽進蘆葦中一瞧，可不是，就一叢茂盛的蘆葦，草草結了一個棚，那蘆葦比她可高得多了，上面用蘆葉扎綑住，內裏的蘆葦齊根折斷了，用來鋪在地上，便成一個四五尺方圓的低矮蘆棚，足够她一人存身了，只是仍不見那聲音沙啞的老人。

她急忙換過衣衫，這老人家端的是甚麼人呢？不用說，是這老人家救她的了，救了她，又替她……且慢，這衣衫鞋襪全是新的，顯然是從白馬湖濱的一個市鎭買來的，分明不是黑羅刹母女之物，那竹屋草堂巳燬於火，那母女兩人也僅以身免，何來衣衫，何況又是江南地常見的婦女穿着的衣衫！

旣然巴巴兒替她買了衣衫，又爲何躲着不見她呢？兩番出聲，分明都躲着她，對她有救命之恩，又好心好意買來衣衫，還來食物，却又不相見？令她越想越奇。

蘆棚有光亮從四外透入，那人若在棚外，不見人，却可見到移動的光影，但直到她換過衣衫鞋襪，亦不見光影移動。

眞好笑，旣是個好心好意的老人家，她換衣衫，人家倒來偸瞧不成，又怎會在外面。

她鑽出蘆棚，仍不見人，當下高聲叫道：「多謝老人家救命賜衣，何不現身相見，且容拜謝。」

風裏的蘆葦簌簌有聲，唯見柳絲婆娑飄拂，若還有活動之物，那就是飛翔的點點沙鷗了。

柳倩不但奇，心下可着急起來，若是這老人家不再現身，那末怎麼辦，太陽西下了，不見遠山，西下的太陽像是擱在蘆花上，蘆葦無際無涯，遠看翻白的蘆花簡直像翻騰的雲海。

「老人家，你在那裏啊？」心下着急起來的柳倩連聲呼喚，再又尋遍柳林，亦無踪跡，留下西邊天際滿天晚霞，夕陽巳落下去了，眼看天色就快黑下來，難道那老人家就不再理她了，丟下孤零零的一個人在沼澤中。

沼澤的險惡，她早巳領敎過了，前日她之所以沒被泥淖埋葬，還是玄衣女手下留情，何況還有更多與更險惡的流沙，能更快的把人吞噬。

「老人家，你在那裏啊？」

柳倩聲調帶哭，眞羞人，虧她還從險惡的江湖中獨個兒闖來，倒怕了迅速壓來的那無邊的黑暗，但有誰知道，那無邊的黑暗是壓上心頭呢？江湖上雖有時刻面臨的陷阱和深淵，也會把人吞噬埋葬，但她憑手中劍，加多一點兒小心，她能够克服，却克服不了這無邊黑暗，和黑暗中的泥淖流沙。

沼澤地有蛇虫毒蝎麼？一定有，一定有好多好多，該死的小青兒，那壞透的可惡的小青兒，小時候打不過她，就捉老鼠來嚇她，眞嚇掉了她的魂，這沼澤裏會有老鼠嗎？柳倩最怕老鼠。

松聲如濤，眞的，她在大神農架山中聽得多了，濤聲如萬馬奔騰，不料這蘆葦的海洋裏，遒勁的夜風吹拂得蘆葦起伏如濤，風聲也似萬馬奔騰。

夜幕更低垂了，月亮却還沒昇上來，黑暗吞噬了天際雲朶邊上殘餘的晚霞，吞噬了柳林，蘆葦在身邊凄厲地的哭泣，因爲隨着夜幕的低垂，那陣陣的夜風不都是遒勁的，那萬馬奔騰的濤聲中，便夾雜了令她毛骨悚然的聲聲凄厲的哭泣。

陡然間，柳倩窒息了，一個黑影，黑影映在天幕上，蘆葦在風中起伏，那黑影也倏隱乍現。

是人影，在緩緩地移近她來，正因倏隱乍現，更令她陣陣窒息。

「你！是誰！」

會是那好心好意的老人家麼？但願是那老人家。

「姑娘，休生驚恐，是我。」

黑影不再走近來了，在她面前七八尺處停下來，啊！她長長吐了一口氣，眞是那老人家，再沒比那沙啞的話聲更美的聲音了。

「但你……是誰啊？」柳倩說：「老人家是你救了我，也替我送來衣物和食物麼？」

「可憐的孩子，」那沙啞的蒼老的聲音說：「你還沒吃那食物呢，倉促間買不到好吃的食物，你將就些兒，吃飽了，待月亮昇起上來，我就帶你出沼澤。」

柳倩聽得出來，還是熟悉又親切的鄉音，這呼喚又多親切啊，可憐的孩子，她不知道是否是個可憐的孩子，但她忽然感

到眼兒有些濕潤，心兒有些酸楚。

「老人家，」柳倩說：「但你還沒告訴我，你是誰，你，不願走近來些，讓我見見你麼？」

「不！別走過來。」那黑影急忙退了一步。

柳倩也止步不前，怎麼倒是這老人家怕了她。

她驚奇了，一個救了她的命，又送來衣食的人，倒怕她認出他來，這是怎麼回事，這人端的是誰？

柳倩止步不前，黑影也不後退了，沙啞的聲音也緩和了，說道：「姑娘，眞是萬千之幸，就在那火烟捲上身的刹那，你跌入水中了，這才沒被燒傷，但你也喝了不少水，再加驚嚇過度，失去知覺將近兩個時辰，這才醒來，體力那即時恢復，來，姑娘，坐下來，再有一個時辰，月亮昇高了，浮雲就不會遮去月亮，那時我才帶你出沼澤，否則我雖在這沼澤中生活了多年，也難避過泥淖流沙。」

「你！你在沼澤中生活了多年？」

柳倩不再驚恐了，神智也清醒了，除了黑羅刹母女，和那啞僕，難道沼澤中還有人居住？這人說話雖然生硬些，但可不啞啊？

「我我……不，姑娘，你別問……」

「好，老人家！」柳倩溫柔地說：「我不問。」

至少她知道他是一位老人家，知道老人家救了她的命，還替她去找食物衣衫，其實洗去泥污，那鞋襪非不可穿用的，只不過不能即時穿用而已，這老人家一定走了不少路去找來，不，一定是奔去又跑回來，她知道，沼澤相距最近的市鎭，都有老遠的路。

那麼，這老人家多好啊，更爲她結了一個蘆棚，只不過給她躲在裏面換衣衫，僅僅爲了換衣衫。

那麼，她怎可做老人家不願的事，怎可問老人家惶急的話呢。

「你不願，我就不問。」柳倩重覆說，但她又多想知道，啊，她急於要知道的實在太多了，有關這老人家和黑羅刹母女，和那數萬地方官兵。

「只要不問我是誰，」老人說，那蒼老的聲音仍那麼沙啞，只是不那麼生硬了：「只要是我知道的，我都告訴你，我知道，你想知道那母女兩人去了那裏。」

「還有那數萬地方官兵。」柳倩說。

她消除恐懼，親切的感覺却在增添，這老人家對她多好，甚至比爺爺對她更好，她不自覺地走近前去，那老人家不再退了，只不過她走前一步，老人家便轉一下身子，現在，老人家以背相向了，說：「坐下來，再要往前走，你就會陷入泥淖中了。」

嚇得柳倩急忙縮步，她知道，有些地方分明地上長着青草，其實不過是生長在一層薄薄的較乾硬的浮泥上，下面却是不知深淺的泥漿。

「坐下來，」老人家說：「不吃些東西怎行，你已一日夜不曾飲食了！」

柳倩怔怔地接過他遞過來的食物，還有一個水壺，他怎知她一日夜沒曾飲食了呢？除了黑羅刹母女，這老人家怎會知道呢？

老人家抬頭望去，她幾乎看得見半邊臉了，因爲她相距他不過兩步的距離，不，她怎可做老人家不願意的事，若是老人家願意讓她見到眞面目，也不會背過身去了。

老人家搖搖頭，說：「最少還要一個時辰，天邊的烏雲太厚了，一個時辰後才有月亮，沒有月光，我就不能帶你出沼澤，你眞是個心地善良的好孩子，坐下來啊，吃點兒東西，要不，待會你就沒力氣走路了。」

好孩子，他是這麼叫她的，除了爺爺沒有人這麼叫過她，那沙啞的聲音多慈祥啊，她幾乎撲過去，撲到老人家的懷裏。

她當然沒有撲過去，她明白老人家爲何說她是好孩子了，因爲柳倩幾乎看到了他的半邊臉，但心念一動，急忙掉開頭去，因爲她不願做老人家不願意的事，顯然她在那一瞬間改變了心意，被老人家看在眼裏了。

她急忙坐了下來，老人也坐下來了，幾乎縮在蘆葦中，現在，即使面對面，她也不能看他了，因爲老人只有一個模糊得勉强可辨的影子。

「那是我能在鎭上買到的最好的食物了，這裏的燒鷄最有名兒，我把你肚子裏的水拍出來，你的胃早空了，別吃得那麼急，慢慢兒咀嚼，按說你該飲稀薄些的食物，但我沒法兒帶來，因爲沼澤外到處仍有官兵。」

「官兵！」柳倩說：「原來仍然包圍着沼澤？」

老人家眞好，多關心她啊，細心得像媽媽，她怎會忽然想到媽媽？她連媽是怎麼個樣兒也記不得了，媽死時她太小了。

「沒事了，」老人說：「官兵大舉出動，不過是爲了尋找公主千歲的下落，既然公主千歲沒事，當然撤兵啦，只不過打西路這一邊，官兵就不下兩萬，從洪澤、金湖、銅城連夜趕來的官兵倒阻塞了通路，便是後隊作爲前隊，一時如何退得盡，何況退兵不如進兵，既然無事，人馬也都得歇息，也還要埋鍋造飯，姑娘……」

柳倩既不看他，又怎知道老人家有話要問，道：「老人家，那黑羅刹前輩和她的女兒，啊！老人家，既然你也住在沼澤裏，你當然認得了這兩母女，但是……但是……」

柳倩不自覺轉面望他，因即時警覺，又慌忙回過頭來，但是，黑羅刹分明說過，沼澤裏除了她母女，就只有那啞僕了，再無人居住。

「我認得……啊……我……認得麼？」老人家像是話說得多了，話語又生硬起來，說道：「姑娘，你是想知道，那母女兩人有沒有事，現在何處吧，姑娘，你……放心，她們有甚麼事呢，當今天下，我不知道還有甚麼人的武功比她更好，萬馬軍中，她也能如入無人之地。」

「黑羅刹……」柳倩說：「你說的是黑羅刹？你說……當今天下……」

若對當今天下的武林一無所知，他怎會這麼說？既知天下武林事……噯呀！這老人家……當然也是武林中人！

柳倩再也忍不住，瞧他了，而且眼兒也睜大了。僅有的一點微弱的天光，也被蘆葦遮住了，她甚麼也看不見。但心眼兒却看得見了，她眞蠢，火烟把她捲落橋下，人家却從火烟中把她救上來？數萬官兵仍在沼澤外佈營，尤其是通往市鎭的道路，人家却去來自如，還有，今日兩番聞聲不見人，那是甚麼功夫。

「當今天下，」老人家說：「論奇詭功夫，無出其右。」

「你是說，那奇詭的金鈴鐺？」且看他知道多少，不，是柳倩想知道更多。

老人家道：「你也有一個金鈴鐺，她送給了你，是麼？」他怎麼長長地嘆一口氣啊？

柳倩急忙伸手入懷，她只換了泥污的外衣，那珍藏在內衣裏的金鈴鐺仍在，柳倩鬆了一口氣。

老人道：「她年輕時候，顚倒天下衆生，不用金鈴鐺，已能導人入幻着魔了，雖然如此，作爲暗器，端的奇詭絕倫，光令人目爲之眩，聲令人亂心神，且能發能收，非但太霸道了，且近於邪道，孩子……我說……我是說……姑娘，我不願見你練這門功夫。」

柳倩愕然，怔了半晌，她不但注視老人家了，雖然只能看得出他面部一點模糊白影，但多親切啊，忽然間，眼中酸酸的感覺加深了，「孩子」，他是這麼叫她的，這是第二番這樣叫她了。但他爲何改口啊，他急忙改口，倒像怕柳倩聽了出來。

他不已是柳倩的重生父母麼，今日是他把柳倩的小命兒檢了回來的，父母待子女怎麼樣，她不知道，但她柳倩意識到老人待她更勝過父母。

她又想哭了，眼淚令她的一雙眼睛更迷矇了。道：「那也難練得很啊，瞧那位姊姊就知道，老人家，我是不是好蠢啊，我練不成的，黑羅刹前輩也不過那麼說說罷啦，她要教的是那姊姊。」

「你不是蠢，」老人家說：「你是太好心腸，太善良了，像你受了暗算，被擄去逍遙宮一樣，你非但不記恨，反而以德報怨。」

「你你……」柳倩沒驚得跳起來，但腰兒直挺了起來，說：「老人家，你也知道，你……好像甚麼都曉得？那麼，你知道我是誰？」

「我……我知道……」老人家的聲音不但又生硬，而且更沙啞了，若不是夜那麼靜，她幾乎聽不清楚。

蘆葦中的夜，如何會靜，只不過規律把天籟聲變得無聲了，隨着無情的黑暗籠罩了沼澤，夜風却也緩和了些兒。

「啊！不，我不知道，」老人說。「我正要問你，那公主千歲，你叫她妹子，可眞是你的妹子，你的妹子怎又作了公主千歲？」

忽然間，他的話不但流利，而且話如連珠般吐出，像是早已擠在口邊的話語，有了決了堤的洪流，一下子奔瀉出來。

柳倩說：「我……啊！」

她驚惶地向四外望了一眼，老人道：「若然是冒充公主，那可是欺君滅族之罪，但你，孩子，你不怕我洩漏秘密的，是不是啊！」

那一聲孩子的呼喚，把柳倩匆忙築起來的防綫衝破了，不，她怎能欺騙這老人家，那崔牧也會說過，只怕曹公公早知小青兒不是公主了，不過以假作眞。逼小青兒來冒充頂替，因爲要救皇帝的命，更要救危如纍卵的江山社稷，那麼，便是揭穿了，小青兒非但無罪，倒有大大的功勞，那麼，怕怎的。

「她是被逼冒充的麼，那曹公公是甚麼人，必是有大權勢。那麼……這公主千歲眞是你妹子？」老人輕悄悄的說，聲調因被抑制而顫抖起來。

「我……噯呀，我說了麼？」她心裏想啊，怎麼就說出口來了。

「孩子，」老人家柔聲又道：「你善良得太純眞，心裏埋藏不下秘密的，天可見憐，但願她無罪有功，來，告訴我。」

既然已說出口來了，她還顧忌甚麼，何況他是足不出沼澤的老人家，不，她絕不能欺騙這老人家。

柳倩說了。怎生那小野馬一樣的鬼丫頭溜去武昌府瞧熱鬧，怎生沒了盤纏，怎生遇到了木兒公主。

「老人家，是眞的，是那鬼丫頭出的主意……」

「我相信，」老人說：「你是個好孩子，你怎會出壞主意來，原來你們眞遇到了公主，木兒可不像金枝玉葉的公主的名兒啊！」

「那是因爲她從了娘的姓，就是那貴妃娘娘，貴妃在遙遠的西域生下了公主，從俗替她取名穆木兒。」

「原來如此。」老人說：「皇上下旨遍搜天下，天下人人皆知，取名穆木兒，原來是掩人耳目。」

「說來眞羞死人，我出來尋找那野丫頭，人找着了，盤纏可沒啦。」柳倩說：「老人家，我悄悄告訴你，你不告訴人，是不是。那天不怕地不怕的丫頭，竟把翦徑當玩兒。」

「於是，你們就遇到了木兒公主。」

老人沙啞的聲音竟然有了笑意。

「原來公主有一身超絕的功夫，她從小躲在人跡罕至的崑崙山，她娘，就是那貴妃，苦練崑崙刀，也把崑崙奴的家傳絕學傳給了她，公主從小連一個伴兒也沒有，不練功夫做甚麼，貴妃娘娘對公主說道：那日我母女的功夫練成了，即刻就返回中原。這貴妃娘娘雖也出身武林世家，她爹却不願女兒作江湖中人，是以只是傳授了她一點內家健身的功夫，不料這一來，倒成全了貴妃母女，皆因崑崙奴救出貴妃，相聚不過短短時日，還得東藏西躲，崑崙奴也就只傳了她三種功夫，一是崑崙刀，二是無上輕功大挪移，三是一張人身穴道圖。此外，就只是內功口訣了。這幾門功夫，可皆以內家成就爲皈依，深山野嶺無外騖，貴妃滿腔恨，唯一願望是回返中原，是以不論晨昏，朝夕苦練，是以十數年功夫，倒抵得他人數十年苦練之功。」

老人點頭道：「可見這崑崙奴武學淵深博大，一般武林中人練功夫，從基本功夫到拳脚，再練兵刄器械，已耗去了練功夫的人大半光陰，何如她母女一開始已踏入武功的上乘境界，金家武學淵深，到了忍大師，更把佛門心法揉合其中，那內功心法口訣，必也是無上武功秘奧，內功有

成，根木巳固，任何功夫也就可擧一反三了，一竅通，百竅皆通了。說下去。」

柳倩道：「公主也這麼說，貴精又何必多，崑崙刀一出，天下兵刄巳黯然失色，何用去練那十八般武藝，大挪移無上輕功，與任何强敵相遇，先巳立於不敗之地，任何兵刄器械，在移形換位之前，巳落下乘了，那時伸手便可尅制敵人。」

老人浩嘆一聲，道：「這才眞是武功無上心法，不怪那木兒公主小小年紀，巳是神出鬼沒，漢江那四個侍衛皆非等閒之輩，却連公主的眞面目亦沒見到，便巳身首異處了。」

柳倩眞不是個蠢姑娘了，當今天下，知道忍大師俗家姓金的巳少之又少了，這老人家不但知道，而且知道金家的家傳武學淵深，甚至連忍大師以佛門心法滲入金家武學也曉得，尤其是經過皇上下旨遍搜天下，江湖中人知有崑崙奴，但無人知崑崙奴姓金，可知這老人家大有來歷。

不，不能問，這老人家的來歷總有知道的一日，那時也就知道他爲何對她這麼好，這麼親切慈祥了，若是拂逆了他，他一走，只怕再見亦無日了。

「說下去，」老人道：「說下去啊，可是她一眼就看出你們不眞是翦徑的賊，也因爲她初入中原，正需要兩個丫頭。你這兩個……淘氣的丫頭。」

雖然老人家看不到她面紅耳赤，柳倩的忸怩可瞞不過他那一雙老眼，顯然不忍見她難堪，掉過頭去了，因爲黑暗中，那僅見的一點灰濛濛的影子不見。

柳倩說：「噯呀！老人家，原來你都知道，既然都知道了，爲何還要我說，眞羞死人。」

老人道：「我只知道一樁，你二人的小命兒得以保全，乃是人家手下留情。不錯，嗯！你脚下的大挪移功夫，巳有兩分火候了，否則你前晚就接不下玄鐵劍來，那公主收留了你姊妹在身邊，也把大挪移、無上輕功傳了你們。是了，不怪那丫頭一劍能連傷狠牙山十數賊寇。啊喲！月亮就快出來了，你簡略些兒，快說。」

柳倩道：「老人家，你猜對了，那大挪移的輕功眞神妙，對方連你的影兒也捕捉不到，如何能傷你，却是你伸手出去，不變招，也幻化出無盡的招式來，眞是不絕綿綿，無異把你本身的功夫，陡然間增加了數倍也不止。」

老人在點頭，柳倩在色舞眉飛揚，却又神往的道：「再加上盲公卜老前輩傳授我們循環顚倒三絕招，配合運用，那威力眞大極了，老人家，爲何那位姊姊前晚只能令我的劍招阻滯，却奪不下劍來，那就是這個緣故，看在黑羅刹前輩面上，其實我連三成功夫也沒施展開來，我眞是劍下留了情。」

老人道：「你眞是個最善良的好孩子，我的……好孩兒。」

她這麼大的姑娘了，便爺爺也不再以孩子相稱，爲何這老人家却一再如此呼喚呢？

那只是她腦際一抹而過的疑問，也一抹而逝，柳倩道：「所以，爺爺放心我出來找那野丫頭，我聽到傳聞，就知回到皇上身邊去的不是公主，公主揚手一道匹練寒光，就能傷人於三二十步之外，而且也不用劍，只有我才知道，我能够，小青兒也能够，一招能連攻十數人。一定是這鬼丫頭淘氣，也只有我姊妹才對公主的身世知道得那麼淸楚，也只有小青兒才能冒充而不被識破，老人家，說來也眞奇，那野丫頭也眞有幾分像公主，你知啦，何況也無人見過公主，連公主的父王也沒見過。可憐的小青兒，多可憐啊！」

那老人奇道：「她這麼淘氣，你倒可憐她？」

柳倩道：「不，我錯怪她了，老人家，你也說錯了，她一點兒也不淘氣，她作了多大的功德啊，她不但救了皇上的命，不但功在國家社稷，而且救了天下萬萬千千的黎民百姓，消除了一塲彌天的浩刼，老人家，武林中的事你都知道，但不會知道朝中事，因爲皇上無後，那東平王早巳陰謀簒位，朝中巳邊疆的大臣被他收買了不少，而且巳擁了重兵，而且，想造反的不僅東平王，更有兩位王爺也陰謀不軌，只不過我知道的就這麼多了。」

那老人點了點頭，道：「此事我也略有所聞，這麼說，金陵的撫台被撤換，也於那……公主有關了？」

「不僅那撫台，嘿！」柳倩揚了眉兒說：「好教老人家得知，小青兒這番出京，明着是前往桐柏山搬取貴妃的骸骨，老人家，你萬萬也想不到，她這一趟，削了三位擁有重兵的總兵的兵權，那武昌三鎭的總兵也被小青兒收降了，金陵的總兵也乖乖地繳了兵符印信，老人家，你猜怎麼着。」

「怎麼着？」老人也爲之動容了，也提高了沙啞的聲音。

「而今我又懷疑了，疑心她眞是公主千歲，不是我那個鬼丫頭，老人家，那鬼丫頭總喜歡捉弄我，眞是個淘氣透頂的野丫頭，我氣起上來，我就叫她鬼丫頭了，但她又眞眞實實，千眞萬確是我那個淘氣的妹子，因爲我見到她了，而且跟踪了她兩日，昨兒夜裏，我還用那金鈴兒助她破了那姊姊的玄鐵劍。」

「你還命那離姑送去一把木劍，我知道，」老人說：「但我不明白，你爲何不去和她相會呢？她要是不出來找你，一聲不响走了出來，令隨行的人等誤會她失了踪，也不會闖出這塲大禍來，要出動數萬官兵塡平沼澤，把她們母女十數年經營的居室毁於一旦。」

柳倩瞧了那起伏如波的蘆葦一眼，她不知道那竹屋所在地在何方，幽幽地嘆了口氣，說道：「眞可惜，我一覺醒來，眞的以爲不在人間了，我願永生永世住在那竹屋裏，永不出沼澤，多美多幽淸的地方啊，可惜被一把火毁了，我是要去和小青兒相會，我多想和她相會啊，沒料到我一覺醒來，却巳在竹屋裏，老人家，你說……啊呀！」

柳倩想到甚麼了，突然跳了起來，道：「老人家，請你快帶我離開沼澤，我要去找小靑兒，黑羅刹前輩一定恨死她了，老人家，你知道她們在那裏啊？」

老人望望那雲層裏擠出來的半輪明月，說道：「也該走了，不用替你那……公主担心，她巳被護送到淮安去了，我不知黑羅刹是否遷怒她，但那姑娘可把她恨極了。」

柳倩道：「我爲何暗中跟隨保護小青兒呢？因爲怕木兒公主會找上她去，木兒公主不明究裏，也恨皇上，她是不要作甚麼公主，她也鄙視皇家的富貴榮華，但也不願被人假冒，不願被人說她違了她娘的遺訊，木兒公主惱怒起來，一旦找上小青兒，多可怕，我眞不敢想，眞怕她壓根兒就不容小青兒多說，唉！不料公主不會尋來，倒又爲小青兒種下了禍根，老人家，你說，那位姊姊眞恨極了小青兒，眞不放過她麼？」

老人顯然也急了，向柳倩一招手，向柳林北面走去，道：「不要望地，地下平坦，緊跟在我身後。」

緊跟在老人身後，鑽入蘆葦叢中，無盡無涯的蘆葦，莫不比人高出許多，她不緊跟也不行，因爲只要落後兩步，就會失去老人的踪跡。

「記住了，」老人邊走邊說，因爲走的急忙忙，那話聲又生硬了：「見了那母女兩人，休說我救了你，只說躲在木橋下避過了烟火，趁天色黑下來，隨在官兵身後，才得走出沼澤。」

「我記得。」柳倩說。若不是這老人家一直躲着黑羅刹母女，同在沼澤中十數年，豈有不知有這老人的，她眞不是個蠢姑娘。

「我甚麼也不說，」柳倩又道：「我可眞也不知道啊，壓根兒我不知道老人家你是甚麼人。」

難道那老人家倒蠢了，倒會聽不出她話中之意，道：「姑娘不用焦急，我的……孩子，你不久就會明白了，你見到那燈光麼？那林中的一點燈火，你歇一會兒再去，記住啦，沒人指點你，不過是見到那燈火，燈光指引你，只道是普通人家。」

原來不覺間，巳出了沼澤，沙礫的地上連小草也疏落，沙礫地的盡頭，月照荒山，山不高，不過是起伏的丘陵，林中有燈光在明滅。

「老人家，這又是那裏啊？柳倩向四處望了一眼：「那燈光之處，有誰在那裏？咦？」

咦！老人家竟巳不知去向。

就在她擧目眺望的瞬間，那老人巳去得無影無踪。

夜迷離　啞奴添撲朔

那是甚麼地方啊？那燈光明滅之處，遠處看來，不過像黑夜天空裏的一顆明滅的星，那迷矇的山影，又多像天邊濃厚的雲層。

誰又在那裏？

柳倩雖然疑惑，但脚下毫不遲疑，忽然間，燈光不見了，因爲心中疑惑，她便繞行奔去，才到山脚，忽然不見了燈光。

一定是樹木掩蔽了燈光，但估量該是那燈光所在了，却不見有房屋。

嗤的一聲响，甚麼東西架在她肩脖上，沉重地壓在肩頭，冰凉令她心中一悸。

原來是黑暗中，樹後傳出一人來，她顧前不顧身側，只顧尋找那燈光所在，既是那老人家命她前來，她爲何要小心戒備呢，沒有人撲來，是她送到這人面前，否則那冰冷的東西豈能架上她的脖子。

玄鐵劍！啊……

她認出那粗黑的劍尖，玄衣女冷冷的的聲音在她的背後說道：「原來是你……哼……」

柳倩才叫了聲姊姊，忽然燈光暴射，燈光雖不明亮但黑暗中突然照眼，而且相距不逾丈，也令人目爲之眩，黑羅刹的聲音巳喝道：「住手，不許欺負柳姑娘。」

原來不是甚麼屋子，不過是蘆葦搭蓋的一個簡陋的棚，分開作爲邊牆的蘆草，燈光便射出，不怪不見燈光了，原來她繞到棚側來了。

隨着那燈光一暗，柳倩感到肩上輕了，黑羅刹巳在面前，那玄鐵劍巳到了她手中，說道：「啞奴回來了麼？在那裏？」

玄衣女跺着脚，說道：「娘！她害得我們……」

黑羅刹道：「胡說，你若不去惹事，一而再去找公主千歲生事，如何會惹禍上身，正是福禍本無門，唯人自召之，若要怨，該怨的是你，草堂竹屋，毁了可以重建，柳姑娘却幾乎葬身火海，我尙未責你，你倒怨起人來，啞奴何在？」

身邊突然出現了一團黑影，黑羅刹道：「我命你去尋找柳姑娘的下落，並尋回此劍，爲何你去了半日？」

玄衣女噗嗤一聲，道「娘，他要能答你，也就不是啞奴了，原來他還從火場中挖出這包金銀珠寶來。」

黑羅刹道：「這倒是我錯怪他了，虧他想得到，謝天謝地，柳姑娘無恙，我就放心了，來。」

黑羅刹携着柳倩的手，走入蘆棚。

好大一個蘆棚，雖然簡陋，却不是新近搭蓋的，原來是利用幾株天然樹幹作柱，連接起横枝來作架，蓋上蘆草，不怪到了近前也發現不出來了，只怕白天也不易爲人發現。

黑羅刹撥亮油燈，道：「有一年大水，淹沒了沙洲，沼澤成了一片汪洋，故爾搭蓋此棚暫時棲身，不料今日倒派了用塲，柳姑娘，日間我一回頭竟不見了你，只道你巳打前頭走了，那料遍尋不見，官兵又蜂湧而來，不得巳命啞奴回去尋找，走得匆忙，亦忘了取出此劍，幸得不失。」

「啞奴！」柳倩一怔，她自己倒不啞然失笑了，那老人家怎會是啞奴，玄衣女說得不錯，他若能答話也就不是啞奴了。

柳倩瞧了棚角的啞奴一眼，她今日雖未看淸楚那老人家的眞面目，但老人頭挽髮髻，這啞奴可是亂髮蓬頭。

黑羅刹道：「姑娘，你在尋找離姑麼，我巳命他打前頭去了，今日可也辛苦了她，天黑時接她來報，公主千歲巳率衆逕赴淮安去了，今日幸虧你那妹子即時趕來現身，官兵也即時收了兵，否則我們雖能脫身，可要狼狽了。」

「哼！」玄衣女重重的哼了一聲，道：「什麼狼狽，便宜了那些官兵，不曾血染沼澤是眞，那公主不早不晚，偏偏趕來現身，害我出不得心頭這口惡氣。」

黑羅刹瞪了女兒一眼，回頭對柳倩道：「來，坐下了，這裏只能蓆地而坐，姑娘，原來你那妹子出來尋你，不曾交待，

以致造成這場誤會。」

玄衣女瞪了柳倩一眼，道：「你聽到了麼？」

柳倩低下了頭，道：「都是我不好，害得前輩那麼雅緻的竹屋成了灰燼。」

黑羅刹對女兒道：「你再胡鬧，可是討打了，你這丫頭須瞞不過我，你身在沼澤，你那心兒早飛了，若說這次的事與柳姑娘有關，你這丫頭倒該好好兒多謝柳姑娘。」

玄衣女一怔，那眼珠兒轉得兩轉，登時明白了，撲前摟着黑羅刹，叫道：「娘，你是說，咱們從此不再回去沼澤了？」

黑羅刹嘆了口氣，道：「既已不再居住，那竹屋留下也無用處，却是這一來，倒令我下了決心，只待離姑有了你哥哥的消息，此後母子兄妹團聚，自不能再在沼澤居住了，我們今晚權在此過一夜，明日即上路。」

玄衣女喜孜孜，向柳倩連聲道謝，倒令柳倩好笑了，要殺她的是玄衣女，只不過一句話功夫，却又由恨變為謝了，心想：她雖然任性些，這母親的心也非是難解，令女兒與世隔絕，却又不是遠離塵世，那心裏難免愧對女兒，對她嬌縱了些，那也是人情之常，由此可見，這玄衣女其實也沒心機，說她喜怒無常，倒不如說她仍一片純眞。

柳倩道：「却是，姊姊怎麼稱呼，尚沒請教。」

玄衣女竟睜大眼睛望着她娘，黑羅刹道：「傻孩兒，而今還不知道姓甚麼？」

「我也姓崔。」

黑羅刹對柳倩道：「既然早晚告她身世，何如暫且有名無姓，何況只我一人呼喚，又何必道姓，但她現在大個女子，自不能以玄兒相喚。」

玄衣女道：「那麼，娘，你替我取什麼名兒？」

黑羅刹道：「你原巳有名，就叫崔玄吧，你哥哥名崔牧，不過是紀念你外祖母，不料倒成讖了，小小年紀，便被你外公帶走西域，也在羊堆中長大。」

崔玄依偎在娘身邊，仰着臉兒道：「那麼，我這個名兒呢？」

黑羅刹忽然莞爾了，燈光照亮了的臉，不再是那麼慘白了，瞧得柳倩直了眼，不怪那老人家說她顚倒衆生了，眞美。

黑羅刹道：「無端我被人稱為黑羅刹，不也成了讖麼，我雖沒死，但在知道我的心目中，我不也成了鬼物麼，不料我喜歡黑衣，你年紀輕輕，怎可知我一般衣着，不想你任甚麼顏色的衣衫也不喜歡，就祇要玄色。」

「故爾你就叫我玄兒，崔玄，這名兒倒也不拗口，我喜歡，娘，你做甚麼？」

黑羅刹望着柳倩不轉眼，道：「柳姑娘，你的衣衫？」

原來是這麼一回事，黑羅刹昨日取出銀灰色的衣衫來替她更換，原來是崔玄不喜歡的，提起衣衫才發覺柳倩已經更換過了。

柳倩心下大急，那老人家不許她出來，沼澤無人家，她怎能自圓其說。

正惶急間，那啞奴忽然走進來，竟沒注意他何時出了蘆棚，原來是去取來食物，那崔玄巳叫了起來，叫道：「好啊，我正餓得慌。」

雖然黑羅刹不再追問了，柳倩却又一怔，因為啞奴送來的，也是燒鷄？却只得三個半隻，用荷葉托着，先送到柳倩面前，却是崔玄搶先取了半隻。

不錯，那老人家說過，淮揚的燒鷄供應運河中來往的客商，最是有名，老人家能買到，這啞奴如何不能買來，果然燒鷄美味，也最便當不過，必是她留下半隻自用了。

其實黑羅刹那把柳倩的衣衫放在心上，何處不能聽到，她也有更關心的事，誰都看得出來，她在等待，手中半隻燒鷄，倒吃了半個多時辰，因為兩眼不住的往外面瞧。

暗下來的燈火突然明亮了一下，原來是迴光之亮，油巳盡，一會就黑了下來，崔玄打了個大大的呵欠，一頭栽在娘的懷裏，很快就睡着了。

黑羅刹道：「這丫頭，也有倦的時候，姑娘，天明我們就得上路，你睡吧，權且胡亂睡一會。」

柳倩又何嘗不是呵欠連天，只不過用手掩了咀兒，一半吞了回去。

她也很快就睡着了，不多久，却又被一陣沙沙聲響驚醒了，原來有人踏在乾了的蘆葦上，打從她頭前走了出去。

誰！一會就有話聲傳來，低聲在問：

「是離姑回來了麼？」

「是，主母。」離姑的聲音帶喘，顯然剛剛趕到，說：「啞奴在山口那面接住了我，把我帶來的，咦！啞奴呢！」

原來是黑羅刹，了不得，她能聽出多遠去，離姑未到，她巳聽出來了？

黑羅刹問道：「辛苦你了，可有消息麼？」

柳倩知道黑羅刹在等候甚麼消息，她却要知道更多外間的情形，早悄悄挪到蘆棚門口，疏落的林子有月光洒落下來，只見黑羅刹與離姑站在樹下。

離姑連喘了兩口氣，叫了一聲：「主母。」

黑羅刹道：「歇會兒，坐下來，慢慢兒說。可是他還沒來呢？」

離姑搖着頭說，在向蘆棚這面瞄，黑羅刹道：「你想知道那柳姑娘的下落，是吧？她巳睡了，天黑時候，啞奴巳帶她出了沼澤，柳姑娘身懷絕世武功，還用你來替他担心麼。」

離姑舒了一口氣，道：「主母有所不知，柳姑娘不但有恩於公子，不但是小公子的人，而且對小公子亦有大恩，這事只有我們姊姊才知道，且亦澤及我們逍遙宮上下人等，間接也恩及太湖萬千漁民，我奉派來侍候柳姑娘，姑娘她若有好歹，我可罪該萬死了。」

黑羅刹一怔，說道：「你這是怎說？她懷着我那孩兒的金鈴鐺，豈不知她是我孩兒的心上人，此外就一無所知，你且說來。」

離姑當下把崔牧回到太湖，只小住兩日即不告而去，從此沒信息之事說了，道：「怕不是小公子聽信了江湖上的傳聞，恥於住在逍遙宮裏。」

黑羅刹點頭道：「有志氣，這才是我

的孩兒，何用傳聞，他在外公身邊長大的，豈會不知他有這個不長進的爹。」

離姑道：「其實公子自從……自從主母離開逍遙宮，已痛改前非，但這次幾乎鑄成了大錯。」

當下把崔牧刦奪東平王歷年搜刮的金銀珠寶，用以拯濟湖南災黎，假手五龍鏢局的孟老鏢頭變賣成銀両之事說了出來，道：「公子那知是小公子所為，只因為東平王失勢，朝庭撤換了撫台，眼看逍遙宮從此便失去了漁稅銀子，逍遙宮上下近百人口今後如何盤纏，是以得知落在五龍鏢局的金珠寶玉，乃是東平王的不義之財，便親自出馬去奪了來，那知小公子其實在金陵暗中主持其事，主母請想，若被小公子知道是逍遙宮刦奪了他這拯災的銀子，那還了得。小公子巳恥於在逍遙宮居住了，這一來，父子兩人豈不是勢同水火。」

黑羅刹哼了一聲，道：「好一個痛改前非。」

離姑忙道：「主母有所不知，那東平王豈僅貪贓枉法，搜刮民脂民膏，且陰謀叛逆，那珠寶若到了東平王手中，必用以招兵買馬，天下起刀兵，必也陷天下黎民於水深火熱之中，是以公子言道：刦其不義之財，且釜底抽薪，亦間接救了黎民百姓，逍遙宮若亦如綠林草寇行徑，亦不會受濱湖府縣敬重，視為聖宮禁地了。」

黑羅刹又哼了一聲，道：「你倒是忠心耿耿。」

離姑道：「奴婢所言，句句是實，因為公子近年與江湖中人巳斷絕了往來，是以不知那珠寶巳非東平王所有，更不知是小公子的義舉，皇天在上，其實除了五龍鏢局的人，天下武林，江湖道上，亦無一人知道是小公子所為，故爾才鑄成了大錯，就在眼看大錯巳成，小公子追踪到逍遙宮之際，多虧柳姑娘即時暗中知會公子，即時把珠寶獻與公主千歲，轉獻朝庭，這麼一來……柳姑娘可眞是恩如山重。」

「哼！這麼一來，私慾頓成了公德，强盜變成了大俠。」黑羅刹道：「好一個大仁大義的大俠，不但功在國家社稷，且救民於水火倒懸，消弭了天下黎民百姓一場彌天浩刦。」

那離姑與奮起來，聽不出黑羅刹話中帶刺，道：「主母請想，柳姑娘是不是對我等恩重如山，小公子不再以逍遙宮為羞，不再羞言身世借酒，在江湖上行走，今而後也抬得起頭來了，公主千歲巳當面作了承諾，回轉京師，待奏明皇上，即有旨意下達，逍遙君太湖永逍遙，生生世世，太湖食祿，湖中漁民萬千，得免苛捐雜稅之苦，不受官吏魚肉剝削，是否亦皆柳姑娘所賜，尤其是……尤其是……嗯！主母，柳姑娘眞是菩薩化身，天仙臨凡，主母要是知道柳姑娘如何以德報怨，亦會敬她三分，我等無以為報，是以特派我前來，追隨侍候，若柳姑娘有甚麼好歹，婢奴有何顏面回來逍遙宮。」

黑羅刹不哼，也不冷笑了，回首凝眸着靜悄悄的蘆棚，喃喃地說道：「我兒眞有眼光，不怪他以金鈴兒相贈了，我先前不知，一見巳心生喜愛，可知有緣了。」

離姑再又說道：「婢子懇請主母和小姐。」

黑羅刹道：「你做甚麼，快快起身，有話只管說來。」

離姑跪地道：「非因公主千歲是柳姑娘的妹子，對我逍遙宮亦有大恩……」

黑羅刹道：「我明白你的意思，起來吧，這番出動數萬兵圍攻沼澤，又非公主千歲傳令，焚燬草堂竹屋，本是我自己所為，何況玄兒冒犯公主千歲在先，禍由玄兒而起，亦咎由自取，我豈是不明事理之人，豈會怨恨公主千歲。」

離姑叩了一個頭道：「多謝主母，寶應城中，巳為主母和小姐備了下榻之處，非是婢子斗胆敢作主張！……」

黑羅刹一怔道：「可眞斗胆了，誰許你自作主張，你！洩漏了我的行藏？」

才起身的離姑又雙膝一跪，道：「婢子只是想到，小公子若得知主母健在，不知會有多高興，必然一刻也不停留，趕來相會，主母若是沒一個落脚之處，小公子何處尋去，是以我巳命人趕去寶應預備，一面派人去迎接小公子，柳姑娘巳和小公子有約，只在這早晚，必然趕來。」

黑羅刹默然不語，唯見朦朧月影中，衣袂飄飄，半响才聽她嘆了口氣，說道：「他有你們姊妹，如此耿耿忠心，眞不知她幾生修到，起來吧。」

離姑說道：「主母你答應了，多謝主母。」

黑羅刹倏地回身，喝道：「甚麼人？可是啞奴麼？」

不見有人現身，黑羅刹略一遲疑，縱身一點樹幹，竟打從蘆棚上飛掠過去。

離姑怔住了，若然主母也發覺不出來人，憑她這點微末的武功，追去也沒用，她入逍遙宮不久，主母便投水自盡了。但逍遙宮上上下下的人等，誰不稱道主母的武功更在逍遙君之上。

只有風蕭蕭，月移中天，把幾縷月光洒落在蘆棚口，裏面隱約可見，移步入內，黑羅刹不見回轉，也聽不到人聲，只有風蕭蕭。

柳姑娘眞在裏面睡了麼？嘿！她這是怎麼了？主母親口說的，她倒不信麼？但總是親眼見了才放心。

黑羅刹仍未回來，啞奴也不見現身，離姑心下一陣劇跳，為甚麼？連她自己也不明白，似乎有着不祥的預感。慌忙入內，裏面那有柳倩，只有崔玄睡得香甜，離姑脚踏在她頭邊的乾蘆葦上，發出的聲响不小，竟也沒驚醒她，離姑俯首看得清楚，是玄姑，蘆棚裏也只有玄姑。

奔出蘆棚的離姑幾乎與黑羅刹撞個滿懷，氣促地叫道：「啊！主母！」

黑羅刹道：「可是她……柳姑娘不在棚裏了。」

離姑道：「裏面沒有柳姑娘，主母，你說，她是在裏面睡覺的？」

黑羅刹一怔了好半响，才道：「我猜是她，噢，果然是她，連我也失了她的踪影，還會是誰？但她，為何一聲不响就走了呢？」

離姑道：「莫非……我對主母說的話，柳姑娘都聽了去？」

黑羅刹在搖頭，又搖頭，道：「她為何要走呢？你把她讚得像菩薩仙子，我待她也不差啊？不，她不會惱了玄兒的，她

那麼溫柔良善，又最明理不過？」

她自問，也在自答，離姑忽然啊了一聲，黑羅刹道：「你猜出來了麼？」

「我倒記起了一些不對勁的事來，」離姑說：「忒怪，柳姑娘那麼溫婉的人，不知怎的，昨日我在她面前每一提及小公子……不，可又不像惱啊，主母，我說不上來，但柳姑娘絕不是面露喜容，會不會是小公子得罪了柳姑娘？」

黑羅刹道：「是麼，但你說，他們離了太湖，便分手到如今，不在一道兒，我那孩兒怎又得罪了她了呢？」

離姑不安的轉動着脚步，追去麼？主母黑羅刹也把柳姑娘給追丟了，她向那兒追去，何況她非得留在主母身邊不可，她已飛鴿傳書逍遙宮，逍遙宮中，此刻怕不已天翻地覆了，公子和她的姊妹們午夜前必會趕來，這功勞，抵不抵得失去了柳姑娘的行踪呢？她可分身無術啊。

柳姑娘一身功夫何等了得，又是當今公主千歲的姊姊，不過暫時失去了她的踪跡而已，有公主千歲的踪跡，就不怕不平安尋到柳姑娘，但若失去了主母的踪跡，教她如何向公子和姊妹們交待，都道主母死了，不料近在咫尺，這功勞可不小啊，公子和姊妹們感激她還來不及，豈會責備她。

想到逍遙君和姊妹們得到傳書如飛趕來，離姑就已心花早放了。那雙不安的脚步也靜止了下來。

可別露了形色。「沉着些，」離姑對自己在心裏說，休要露了馬脚，若是黑羅刹知道她已用飛鴿傳書，還會不會留下來等待小公子？

想到這夫妻、母子、父女喜相逢，離姑就不禁眉飛揚。

不，休要喜極忘形。

但她多慮了，黑羅刹壓根兒就沒理會她，因為她仍是逍遙宮的主母的時候，逍遙宮可不像今日一般興旺，高郵壓根兒就沒有逍遙宮的人馬，也用不着飛鴿傳書，甚至壓根兒就沒飛鴿。

黑羅刹凝眸黑夜的長空，不時在側耳而聽，但只有風蕭蕭，月影早已西斜了。

啞奴呢？黑羅刹在想，除非奉命遠出，啞奴總不離左右的，甚至不用呼喚，她意念一動，啞奴就會來到跟前，像是他預知她有所吩咐，他總是知道她需要甚麼。

但那以往念動就會在跟前的啞奴呢？今晚却呼喚也無人應聲。

啞奴去了那裏啊？黑羅刹初次覺察出來，不見啞奴，她竟然若有所失。

但只有風蕭蕭，枝葉篩下來的縷縷月光，增添了夜的迷茫。

走淮陰　姊妹困名羈

「我知道你是誰，我知道。」

柳倩嬌喘吁吁，停下步來，向身後瞄了一眼，才又向四下瞄。

黑羅刹沒追來，但引導她躲過黑羅刹追踪的人也不見了，她每次脚下稍停，那人便失了踪跡。

「你是……老人家。」柳倩又說。

她又小心地瞄了一眼，等待，又等待，那人却不現身出來，為甚麼啊？

既然助她躲過黑羅刹的追踪，為何又躲着她呢？

那人引導她，只是助她，是她從蘆棚中溜出來，沒人要她溜出來，是她自己的主意，眼看就要被黑羅刹追上了，那人就忽然在她身前現身，利用對地形的熟悉，終於把黑羅刹擺脫了。

為何她要溜走呢？為何一聲不响，悄悄溜走？

是聽離姑說那崔牧要來了麼？她躲避崔牧，在她尚未弄明白，那晚擁吻她的人不是崔牧之前，她不願見他麼？還是那老人家說得有理，無論劍與鈴，黑羅刹的功夫真有些邪門，無論如何也說不上正派？

黑羅刹對她多慈祥，又多親切，沒有人比黑羅刹對她更好了，但那崔玄兒，黑羅刹的女兒，那個被黑羅刹寵壞了的姑娘，為何和她勢如水火啊？兩日之中，已兩番幾乎命喪她手中了，對她總是怒目相向，不，她真不怕這崔玄兒，但她是黑羅刹相依為命的女兒啊，崔玄兒可以對她手下無情，她可不能的。

柳倩聽到了的，聽到離姑說逍遙宮如何感激公主千歲，但逍遙宮對黑羅刹來說，不是一個傷心的地方啊，尤其是那崔玄兒，豈會因此就不再恨公主千歲，她可憐兒的小青兒了。

木兒公主尚未找上小青兒來，不料小青兒又樹下了這麼厲害的寃家對頭，誰能對抗這母女兩人那邪門功夫，尤其是柳倩知道，僅僅一個小金鈴兒，那崔玄兒連十分之一的威力也沒使出來，僅僅一把玄鐵劍，已令小青兒身邊的人望風披靡了。她為甚麼來呢，不是為要暗中保護小青兒啊，此時不去，明兒小青兒便又上路了。

她心下一急，也急急忙忙要逃避，她就溜出了蘆棚。她知道，尋到了運河，沿河一直走，便不用問路，也不怕把路走岔了。

又是身在危急之時，老人家就出現在她身邊，這老人家端的誰啊，若不是老人家突然現身出來，把黑羅刹引向岐途，她如何能够脫身，而在她不辨東西南北的時候，老人家又出現在她面前，一聲不响，把她引到這裏來。

這裏，曙色之中，曉烟縹緲，現出了一座城池，她幾乎不用問，也已知是寶應了。

山草在曉風中起伏，只有樹枝在風裏搖曳，老人家却踪跡不見。不，她若是想認出老人家的真面目來，她能够的，老人家的脚下功夫雖然快極了，但和那黑羅刹一樣，她只有在飛掠馳奔上才落後於他們，近身換位移形，大挪移的功夫可就能展所長了。

柳倩嘆了一口氣，她不再尋找，也不等待了，那開了的城門口，已有人出入。小青兒要兼程趕往京師，會不會一早就上路呢？

老人家早晚必會現身，她相信。

城門口有官兵在注視來往的行人，跨着腰刀的軍官在踱來踱去，一個漢子和他擦肩而過，點了點頭。

誰會去理會一個姑娘呢，若是多瞧了她一眼，也只因她美貌。

「快到上路的時候了。」那漢子說：

「雖然辛苦了一夜，總算平安無事。」

那軍官道：「其實賊子已正法了，本就是漏網的賊子，還能有幾個，便有餘黨也給嚇跑了。」

小倩心中一動，那漢子是衙門裏的班頭，聽他們交談，豈不强過去打聽。幾個打從城裏出來的挑伕，把担子歇在路邊，顯是在等候甚麼人，柳倩走去一邊，在石階上坐下。城門口兩邊的店舖，皆關門閉戶，不用說，又是公主千歲駕到，人人迴避。嘿……小青兒真是做夢也想不到的威風。

漢子掃了四週一眼，一望而知皆是善良的百姓，更不瞧柳倩，道：「我的爺，你還不知道，上頭怕亂了人心，低了士氣，故爾秘而不宣，前晚忽然來了女賊，竟然向公主千歲要人，要的竟是狠牙山那兩個賊子。說來可真邪門，五個當值的侍衛一出手，手中兵刃就被其中一個年輕的姑娘奪出手了……」

柳倩忙轉面去，那漢子說到年輕的姑娘，顯然才想到面前就有一個，是以拿眼來瞧她。

漢子繼續說道：「那姑娘身穿一身灰色衣衫，但顯然不是夜行身靠，手中劍粗厚長大，真似一根黑鐵棍，據說也邪門得緊。」

衣衫可以更換，兵刃可是不會更換，尤其是奇門的兵刃，是以漢子掉過頭去了，道：「兵圍白馬湖沼澤，你是知道的了，不瞞你說，就是那女賊的巢穴。」

那軍官道：「聽說沼澤中竟有人居住，不過只見火起，不見人，後來公主千歲到了，下令退兵，是以誰都不知火燒的是甚麼。」

柳倩心想：原來是小青兒下令退兵的。是了，離姑送去木劍時，已說明她沒事，要小青兒不可傷了崔玄兒，後來又是黑羅刹把崔玄兒帶走的，已知她和這母女兩人有淵源了。小青兒真聰明。

漢子又說了，道：「你們倒也知道一點影兒，你想：公主千歲未上路，我等仍然担着驚險。」

那軍官笑了一笑，道：「我說庸人自擾才是真，公主千歲武功蓋世，上頭要保護的不是公主千歲，而是他們頭上的烏紗，他們向上討好兒，倒辛苦了咱們。」

柳倩知道聽不出甚麼，不過那衙役的一句話，倒提醒了她。小青兒真是辦過天大的事了，可不因此就成了大人，捨舟登陸，那是為了那曹公公連番催促之故，不過是嫌船裏悶得慌，昨日為了她不告而外出，竟興師動衆，鬧得地覆天翻，嘿！這淘氣的丫頭，只怕還會覺得好玩兒，昨晚溜出來不過是為了尋找她，未見她，小青兒會上路麼？何况……啊喲，連她對崔玄兒的玄鐵劍也心生訝異，這好奇的丫頭豈會不心生驚奇，不見這母女兩人，她豈會便上路，現下必然更有藉口來等待她了，因為她與這母女兩人分明相識。

柳倩站起來，又坐下，若是小青兒知道黑羅刹是她可憐兒的醉貓的娘，崔玄兒是崔牧的妹子，必然更驚奇，更不會走了，這個惟恐天下不亂的野丫頭。她以公主千歲的身份在道上一日，就擾民一日，擾得百姓真是鷄犬不寧。還是趁木兒公主未找來之前，要小青兒早離宮才是正經。

那麼，只有一個法兒，她逕去與小青兒相會。她還顧忌甚麼呢，前晚當着那些總兵侍衛，把她這個姊姊叫得多親愛，有如她對黑羅刹解釋的一樣，她以師姊的身份逕去與小青兒相會，倒可令那總兵侍衛釋疑。

那十二個侍衛中，有東平王的人沒有，若傳入東平王耳中，懷疑公主千歲是假冒的，可不得了。

柳倩打定主意，那敢怠慢，急忙入城，簡直不用打聽，街道上巡邏的一隊隊官兵便在指引她的道路，一直尋到縣衙。

原來小青兒以縣衙作了行轅。

「那女子，站住了！」

一隊荷槍抱刀的官兵守衞着大門，却是旁邊轉過一個衙役來，對她喝止。

喝聲甫落，門口的一隊官兵立即散開，立即橫刀豎槍，說時遲，大門內更撲出兩人來，兩把長劍已指着柳倩，她依稀認得出，是兩個侍衛。

不懼的小倩也難免嚇了一跳，退了半步，說：「我……我要見你們公主千歲，有勞通傳一聲。」一句話功夫，七八個手持短刀鐵尺的衙役，已自兩面圍攏過來。把柳倩圍在當中。

那兩個侍衛各自向傍滑了一步，正迅速交換了一瞥，一個搖搖頭，說：「看來不像。」

「當眞不是那妞兒。」一個道。

柳倩明白了，這般人成了驚弓之鳥，前晚崔玄兒令他們嚇破了胆，一見來了個姑娘，便立即緊張起來。

柳倩笑了，說道：「你們做甚麼啊，我來見你們公主千歲，我是……你們公主千歲的師姊。」

「你們知道公主千歲有一位師姊，是不是？」見那兩個侍衛遲疑，她又加了一句。

「是！」一個侍衛的長劍垂下來，道：「姑娘休怪我等無禮……」

柳倩說話總是那麼溫婉，不慌也不忙，道：「我明白，難得你們對公主千歲這麼忠心，有勞兩位大人通傳一聲。」

「有屈姑娘稍候片刻。」不料一個侍衛劍隱肘後，才轉身，却慌忙躬身後退。更慌得那門口的守衛官兵一時手脚無措，手中的槍刀也收不及了，因為公主千歲竟忽然現身，忽然之間，出現在他們面前。

是小青兒，喜得大叫一聲「姊姊！」

「師妹！」柳倩也着了慌，她不慣使用眼色的，不知小青兒是否會意。

顯然柳倩這一聲呼喚提醒了她，小青兒作勢撲前的，她就收住了勢子，格格一笑，說：「嗳呀！師姊，你想得我好苦，我啊，等了你三天，怎麼這時才來。」

像是才發現柳倩被團團圍困，官兵衙役皆刀槍鐵尺齊擧，兩個侍衛的劍是低下了，可都仍在手上。小青兒喝道：「我師姊駕到，你們……好大的胆子。」

嚇得那兩個侍衛屈一膝，噗通連聲，兵丁衙役，登時跪了一地。

柳倩皺眉道：「你胡鬧甚麼，人家對你忠心耿耿，又不識我，有過前晚崔玄兒那麼一鬧，自然加倍小心了，確也該加倍小心。」

小青兒道：「你們聽到了麼，我師姊恕你們無罪，起來啦，噯！」

柳倩在她臂上擰了一把。小青兒在家的時候，這淘氣的鬼丫頭令她在人前哭笑不得，就是恁地，在小青兒臂上狠狠的擰一把，她咬牙切齒，眞像是狠狠的，但不會比小虫兒咬一口更痛的，雖然小青兒總是噯呀一聲大叫。

「公主千歲，可威風得很啊。」柳倩咬耳說：「且看你威風到幾時。」

小青兒眨眼又揚眉，說道：「嗯，崔玄兒，原來她叫崔玄兒，唉！敢情她也姓崔，姊姊……」

柳倩一瞪眼，小青兒忙改口道：「我是說，姊姊，喂！你們都聽着啦，我從小把師姊當親姊，比親姊姊還要親，這番回京，稟過父皇，就要封她爲大公主，傳令下去，你們都要以大公主相稱。」

柳倩大急，急得臉也脹紅了，道：「你……胡鬧，我可不……」

不料那兩個侍衛先前還只是屈一膝，竟噗通一聲，直挺挺跪在柳倩面前，惶恐道：「適才不知大公主駕到，多有冒犯，罪該萬死。」

柳倩急得跺脚，要閃身躲開，不料被小青兒斜肩撞了回去，道：「你們這是……休聽她胡鬧。」

那兩個侍衛却知不是胡鬧，皇上公主千歲言聽計從，公主千歲請封，還怕皇上不立即下旨。一個侍衛更叩頭道：「大公主駕到，我等萬千之幸，盼望大公主如大旱之望雲霓……」

柳倩拖着小青兒，紅着臉，急道：「這是怎說，他們說甚麼啊？」

不料打縣衙裏奔出了兩個總兵和衆侍衛，兩個總兵打拱，侍衞盡皆屈一膝，齊聲道：「恭迎大公主。」

一個總兵更上前半步，一揖到地，道：「多承大公主連番暗助，退敵擒賊，我等沒齒不忘。」

柳倩倒也明白過來了，這般對她如此恭敬，一者是討好小青兒，二來麼，她亦知道皇上對小青兒言聽計從，有所求，沒有不答應的，若件同小青兒回宮，怕不眞封她爲大公主，三來，嘿！前晚崔玄兒嚇破他們的胆了，公主千歲的安危，有關他們身家，性命，前途，得她前來伴在公主千歲身邊，豈僅壯了胆，便不怕再有賊人前來，也不怕小青兒一聲不响溜走，嚇得他們三魂失掉二魂。

柳倩沒好氣，瞪了小青兒一眼，道：「必是你對他們說過我甚麼吧？哼，你胡鬧，我可不……不……」

小青兒明裏對她不睬，却暗把柳倩的衣角握在掌中，對那總兵和侍衞道：「我對你們說過甚麼來着，我說過甚麼啊？」

竟有數人異口同聲，說道：「公主千歲武功蓋世，大公主更是飛仙劍俠……」

小青兒一錯身，閃到柳倩身後，道：「姊姊，你那金鈴兒在不在手邊？」

柳倩不防他有此一問，不自覺伸手入懷，摸着了金鈴兒，這才覺出奇來，咦了一聲，說道：「你怎會麼曉得我有個金鈴兒？」

小青兒道：「若不是你打出金鈴兒，撞開那個甚麼崔玄兒那會唱歌的奇門劍，只怕我已當衆出醜了，是你打出的，你瞞不了我。」

原來前晚柳倩的一擧一動，皆未瞞過她，道：「你胡說些甚麼？我……我是說你對他們。」

小青兒道：「姊姊救我，照牆邊那株大樹上，有個賊子，我認得，他是狠牙山漏網的賊，最是厲害不過。」

柳倩亦瞧見了，古老的衙門外多有大樹，沒人敢砍伐衙門口的樹，數百年下來，如何不大，樹上影綽綽，有個人，小青兒沒抬頭，也沒回頭望，東昇的旭日把樹影橫在她們脚邊，好個鬼靈精的小青兒，原來她是從地上的影子發現了樹上的人。

柳倩無暇思索，霍地扭腰肢，脫手一縷金霞，叮噹聲中，樹上一人噯喲，跌落下地，那十二個侍衞武功不出衆，可是久走江湖，柳倩才揚手，早飛撲過去，幾把刀劍已指住了那人。

原來眞是狠牙山漏網的賊，跳澗虎與黑無常大鬧高郵，江湖道上早已轟傳了開去，狠牙山的賊總舵原在太行，狠牙山被搗穴犂庭，那賊勢仍十分浩大，西自太原而下，直達汾河谷，南從邯鄲過黃河，近年已伸張勢力於微山湖，如何沒有漏網的賊，又如何不知跳澗虎與黑無常已就地正了法，雖不敢輕擧妄動，又豈有不探聽公主千歲虛實，報與總舵知的，那賊忐也大胆，不把衙門口的官兵和縣府衙役放在眼裏，也因天甫黎民，公主千歲的行止即可有所決定，衙門裏的人更萬萬想不到有人敢斗胆躲在樹上，不料這瞬間，柳倩却忽然來了，隨着總兵與衆侍衞齊出，公主千歲也竟然步出衙門，數十個衙役得報，那會不趕緊守衛在衙前左右，立即斷絕了街上行人的往來。

這麼一來，那賊人可着了慌，慌得他手脚無措，旭日斜照，把無風的樹影投在地上，如何還能遁形。倒把那衙役們嚇得面白如紙，那剛剛趕來侍候的縣官，慌忙除下頭上烏紗，只嚇得叩頭如搗蒜，渾身直抖。

兩個總兵搶在小青兒身前，齊聲喝道：「好大胆的賊子，綁了！」

何用他吩咐，隨後搶去的兩個侍衛，立即把賊人四馬攢蹄，綁了個結實。

不料一連串叮噹聲响，一道金霞繞樹劃了個半弧，緩緩地向柳倩身前飛來，小青兒瞪大了眼睛，那驚喜羡慕之情形於顏色，叫道：「姊姊，妙啊！這是誰傳授你的。」

柳倩也不由一怔，把賊子打落下樹，乃是使用普通暗器手法，不過這兩年來內功眞力大增而已，黑羅刹尙未傳授她的獨特手法，這金鈴兒怎生會飛回來，而且，又隔了這麼一會功夫？

柳倩心中一動，左手一抄，接住了飛回來的金鈴兒，幾乎是同一刹那，也已飛掠而出，借衙門的外牆一借力，已騰身上了大樹梢頭。

刹時之間，一片死寂，但只有一刹那間，跟着爆發了一陣驚呼喝彩聲。

小青兒在說甚麼啊？柳倩無暇去聽，繞着大樹上下翻騰，宛若一隻穿花的大彩蝶，但樹上那有甚麼人，連一隻鳥兒也沒有。

現在，柳倩單脚點在一根橫枝上，停下身來了，也聽得淸，看得明。

她所見的是無數張大了的咀，和更多的瞪大了的眼睛。

只聽到一個人在說話，公主千歲開金口，誰又敢言語，只聽小青兒說道：「可不是我騙你們吧，我姊姊已是飛仙劍俠，武功通神，用手一指，一道金光，百步之外取人首級。這是我姊姊要留活口，才手下留情，其實你們已不是第一遭見到了，但這番可讓你們開了眼。」

這丫頭胡說些甚麼？柳倩在樹上被那麼多雙眼睛望得不是味兒，明知那把金鈴兒擲回來給她的人早已走了，她還留在樹上做甚麼，忙不迭飛身飄然而下。

柳倩尙未開口，小青兒已連使眼色，喜孜孜，說道：「姊姊，這蓋世無雙的名頭，讓給你啦，快跟我進去，我知道，你一定夜行千里，定必累啦，我知道，這陸地飛騰的功夫，最耗眞力不過的。」

柳倩沒好氣，也被那麼多雙眼睛瞧得好不尷尬，她是個黃花大閨女啊，這該死的鬼丫頭胡吹瞎扯更不成話了，道：「你這……喂！有個完兒沒有。」

小青兒悄沒聲，一把扣住了柳倩的脈門，吩咐那總兵道：「這賊子如何處置，你們便宜行事，休來問我，咦！誰跪在那裏，他在做甚麼？我認得了，原來是縣大爺。」

那知縣跪前一步，叩頭道：「下官保護不週，驚擾了公主千歲，罪該萬死。」

噗通噗通連聲，霎時又跪下了一大片，是陸續趕來的寶應守備，吏丞刑房和三班斑頭，公主千歲駕幸縣衙，有如皇上親臨，竟有賊人躲在衙前的樹上，按律論罪，地方官如何不魄散魂飛。

小青兒道：「胡說，一個小賊也能驚擾我，眞討厭，怎生你們牛高馬大，偏喜歡叩頭，還不起來。」

一個總兵宣道：「公主千歲恕爾等無罪，起身侍候。」

小青兒道：「誰要他們侍候了，姊姊，救我則個，我不悶死，也被煩死啦，那日在京，也被那曹公公煩死啦，才被逼答應下來，早知如此……」

柳倩知道她說甚麼，慌了，倒是她拖了小青兒，快步進了縣衙。小青兒不知天高地厚，若當衆說出冒充公主那還了得。

小青兒笑了，道：「姊姊，怕甚麼，我說我不是公主，說了不知多少遍，何曾有人信了，我不怕，倒是他們怕了，怕得直叩頭。」

柳倩奇道：「那是爲甚麼？」

小青兒道：「怕我不當公主，走啦，到頭來還是我怕了他們，怕他們再叩頭，尤其是曹公公那麼大把年紀，叩頭不算，還加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姊姊，你來了就好啦，救我則個。」

說得柳倩也樂啦，那崔牧不也這麼說，只怕那曹公公眞是早知小青兒不是公主了，但曹公公一口咬定她是誰敢說不是。

柳倩見一個總兵和七八個侍衞緊隨身後，不便言語，也不禁直皺眉，不怪小青兒千方百計想溜了，心想：可知皇宮被稱爲禁宮，不無道理，身在宮中，半分兒不得自由，和監禁何異。

才進得內堂，一羣滿頭珠翠，有老有少的女子又已跪迎在兩傍，柳倩雖不懂官家的禮儀，一瞧也知是地方官的內眷親任侍役，倒是丫環僕婦遠遠站立。

小青兒皺眉頭，對那總兵道：「我是怎生吩咐來，誰要她們侍候了。」

那總兵躬身道：「只是律例禮儀。」

「討厭討厭。」小青兒跺脚，說道：「我才不理會你們的律例禮儀，吩咐她們快走。」

那總兵沒奈何，宣道：「公主有諭，免禮，你們退下了。」

那婦女們仍叩了一個頭，才低着頭退了去，小青兒和柳倩才進入堂中坐下，另一個總兵與餘下的幾個侍衞又已趕了來，那總兵躬身稟道：「賊子已直認不諱，果是狠牙山漏網的賊……」

小青兒惱了，道：「我已吩咐你們便宜行事，怎生又來煩我。」

總兵道：「卑職不敢，已命守備押赴刑場，立即正法了，只是那守備稟道：「前面微山湖，近年亦有太行山的賊衆出沒，太行山的賊衆與狠牙山的賊寇原是一丘之貉，卑職不敢不奏聞。」

奏聞！了不得，小青兒豈不是眞如朕親臨了？柳倩聽來好生刺耳，忽見小青兒眼睛亮了，喜形於色，道：「好好，你們都給我進來，我有話說。」

門外那總兵與十二個侍衞入內侍立兩傍，小青兒逐個兒瞧了一眼，道：「你們可都聽到了，前面微山湖便有賊窟，僅是一個小小的狠牙山，你們進剿了多年，亦不能敉平，更不用說太行山賊人的老巢了，這番北上，不過才上路，已連番現了賊蹤，再往前走，嘿嘿……」

只見那總兵侍衞登時變了色，一個總兵道：「卑職正要奏聞，爲保公主千歲一路平安進京，唯有兵馬護送，昨日調集的雖是地方官兵，雖非精銳之旅，却皆在公主千歲未動身之前，奉黃門令連夜傳達的命令所調集，倒也精壯，有數萬之衆護送，諒賊人也不敢妄動。」

小青兒道：「胡說，大軍隨行，日行數十里，何日方能到達京師，我且問你們，豈不是比水路行舟更慢了，我爲何捨舟登路，輕車簡從？」

那總兵道：「卑職非是不知曹公公八百里飛馬傳書，立待公主千歲進京，但重要不過公主千歲的平安。」

「呔！」小青兒怒道：「你們二人還是總兵大將，竟也怕了山賊，眞眞不識羞恥。」

嚇得那兩個總兵俯伏在地，那敢抬頭，道：「卑職等非是貪生怕死，只因公主千歲乃社稷安危所繫，臨行之時，黃門令三申五令，卑職等不得不多加小心。」

小青兒冷笑兩聲，道：「你們小心又如何，可曾阻得那兩個賊子進入行轅，前晚那玄衣女子，可是進出行轅如入無人之地，若不是人家手下留情，你們早沒命，却又是誰打退了她？今日光天化日，衆目睽睽之下，那賊子不也來到了我頭頂。」

那兩個總兵那敢出聲，侍衛們個個低頭。

小青兒冷冷地掃了一眼，又道：「我且問你們，兩番擒賊，力退那玄衣女的，

可是大公主。」

只聽那總兵與侍衛齊聲道：「公主千歲與大公主武功蓋世，神威聖武。」

柳倩強忍住了，才沒笑出聲來，怎生十多張咀，竟同聲同調，說來一字不差？

小青兒又連哼兩聲，道：「你們分明口是心非，若還認爲我武功蓋世，聖武神威，還要你們來保護麼，八成兒你們口裏不說心裏說：這妞兒其實武功低能，是也不是？」

噗通噗通，那十二個侍衛也跪下了，竟又是異口同聲，說：「我等天胆也不敢，公主千歲實是武功蓋世，聖武神威。」

柳倩再也不忍了，兩位統兵的大將，十二個侍衛，作到禁宮御前侍衛，自是在武林中大小也有個名兒，竟被小青兒戲弄作賤，那還看得過去，皺了眉，瞪了小青兒一眼，說道：「各位快請起身，有話起來說。」

小青兒抿抿咀，道：「大公主賜你們平升，還不叩謝起來。」

小青兒假裝不見柳倩在對她瞪眼，吩咐道：「門外那官兒快取文房四寶來。」

原來那縣官在堂前階下垂首倚立，聽得公主千歲呼喚，眞個喜出望外，小小一個七品官兒，得能候公主千歲差遣，那自是光宗耀祖，咄嗟間，捧了文房四寶來，把那描金漆盤頂在頭上，跪呈而前。

小青兒說道：「姊姊，有勞你替我寫幾個字兒，上寫哀家有令，隨行人等不許跟隨，否則殺無赦，特命大公主伴行護衛，若有差池，罪在大公主一人，與他等無關。」

柳倩說：「你你……」

這豈不是更不成話了，竟對她下起令來不說，簡直是小青兒硬封她作了大公主。到底柳倩對朝中禮法律令所知不多，更經不得小青兒對她直眨眼，沒奈何，依言寫了。

小青兒已取出公主千歲的印信加蓋，這才揮退了知縣，對那惶恐之極的總兵和侍衛們道：「你們口是心非，不過怕我路上有差池，皇上責罪下來，你們的身家性命不保是眞，現有我的令紙在此，若有差池，罪在大公主一人，與你們無關，否則違令者斬，你們也是死！」

只嚇得總兵和衆侍衛面面相覷，做聲不得，自也變顏變色。

那柳倩素性溫婉，一時也沒了主意，心中又是不忍，又着慌，偏又苦於怕說錯了話兒，也眞不知小青兒那來這麼多見識。其實柳倩被小青兒顯露出來的威風，把她也鎭懾了却不自知。

却是小青兒聲調柔和了，說道：「你們也不想想，賊人高來高去，無影無踪，眞要能加害於我，豈是你們保得了我的，我這般安排，其實乃萬全之策，有大公主伴隨，嘿嘿，有多少賊子也沒命了，在保定道上，我一劍連傷十餘賊寇，連那賊首飛天虎也被我斷了一臂，你們雖沒見過，但前晚那玄衣女連奪你們七件兵刄，可是厲害，但是到了我面前，不是被我連番戲耍麼。大公主武功通神，你們皆是親眼見到……」

那總兵與侍衞們，一人領頭，便又齊聲唱和，道：「公主千歲與大公主神威聖武，無敵天下。」

小青兒又柔聲說道：「好啦，大公主揚手一道金光，殺賊於百步之外，有多賊子不授首？這不算，我和大公主走後，你們在此停留三日，對外宣言，更調兵遣將，大張旗鼓，聲言要掃蕩微山湖的賊衆，由公主千歲坐鎭指揮。今日那賊子被擒正了法，賊人如何不胆落，聞風而逃，不逃也自顧不暇，而我和大公主却早在數百里外，已近京師了，那總兵，我且考一考你們，兵法上這叫甚麼名堂？」

一總兵道：「聲東擊西虛者實之。」

另一總兵道：「公主妙計神算，此韓信將兵，明修棧道，暗渡陳倉也。」

小青兒道：「不錯不錯，明修棧道，暗渡陳倉，但亦要實者實之。」

那總兵道：「卑職明白公主之意，朗朗乾坤，豈容盜賊盤據橫行，就此掃蕩微山湖賊寇，大軍一至，怕不望風披靡。」

小青兒道：「好，命你二人各以六侍衞爲輔，兵分兩路，蕩寇凱旋之日，論功行賞。這番出京，你二人雖未曾授職，倒比他們四人立功在先了，我得大公主相伴，何消數日，便到京了，既不誤朝中大事，自也一路平安無驚，却可爲你們安排功勞簿，眼望捷旌旗 專等你們好消息。」

小青兒說了個不絕滔滔，若不是她把柳倩狠狠捏了兩下子，那柳倩怕不已笑出聲，嗳呀！這鬼丫頭一年不見，不料人大鬼大，懂得這麼多不說，竟把這十個二老江湖，和兩個朝庭的命官，哄騙得滿心歡喜，但雖沒笑出聲，轉面向壁的柳倩，却把下唇兒咬出了齒印來。

只聽小青兒忽然吠了一聲，道：「那知縣，嘿！你還沒走！」

嚇得那知縣噗通一聲，跪在門邊，道：「下官侍侯公主千歲差遣，無命不敢便退。」

當眞這知縣送上文房四寶，並沒命他走。一個總兵道：「那知縣聽着了，公主千歲定計調兵，事屬軍機秘密，若有洩漏，當心你頭上的烏紗。」

那知縣俯伏道：「下官天胆也不敢，公主千歲得能平安回轉京師，復得綏靖地方，掃平賊寇，乃天下臣民之萬幸。只不過秘者公主千歲之行踪，兩位大人調兵遣將，却要大加宣揚，且大軍未出，糧草先行，寶應戶口千萬，魚米之鄉，還有錢糧以供軍需，便有不足，令近州縣亦可支付，下官恭請大人調遣。」

小青兒道：「你這官兒倒有些見識，只不過這番出兵，聲勢要大，兵却貴精不貴多，號稱數萬大軍，其實三兩千已足够，否則未安民，倒先擾民了。日前徵調的各路官兵，傳令就地駐紮，整頓兵馬，聲勢不妨虛張，揚言討賊，實則密令就地堵截，以防賊寇流竄。」

兩個總兵躬身道：「公主千歲用兵如神，更愛民如子，卑職等好生慚愧。」

小青兒眉兒一挑，冷笑一聲道：「初出京時，你二人以爲我年紀小，不懂事，別以爲你們心裏想的，我就看不出來。」

慌得兩個總兵俯伏在小青兒脚下，連聲不敢。一個道：「公主千歲天仙化人，天降我朝鴻福，甫入宮，即輔佐皇上，振朝綱，清寰宇，萬民感德，愧煞滿朝文武

大臣。」

一個道：「公主千歲功在社稷，澤在天下黎民，我朝自開國以來，無出公主千歲之右，謀略用兵，更勝周呂子房，砥柱中流，賊逆莫不懾伏，休道我等職卑位微了，便朝中三公少卿，誰不對公主千歲佩服得五體投地。」

小青兒一擺手，道：「我豈和你們一般見識，常言說得好，有老不在年高，其實你們不知道的，還多着哩，那東平王豈僅威逼賄賂並用，籠絡內外文武大臣，綠林草寇，亦收爲死士，武昌璐珈山的聖姑媚娘，和這太湖的逍遙君，也早和東平王有往來，那狠牙山的賊寇之所以猖獗坐大，官兵累次進剿無功，便因東平王暗中支撐助長之故，否則賊不滿千，近在京畿，竟會容其橫行多年。」

那兩個總兵目瞪口呆，那還敢出聲。

小青兒又道：「狠牙山的賊寇老巢在太行，近年更把賊勢向運河伸張，你們當知微山湖賊衆的來頭了。南糧北運，全靠一條運河，一旦有事，無糧何以充軍需，東平王這叛賊實是老謀深算，現在你等可明白了，爲何我取道運河回京，黃門令調兵遣將，不過是借保護我爲題，其實在攻其不備，蕩寇除奸，這也便是我帶同你們隨行之故，那東平王雖是大勢盡去，已成待罪之囚，但若容賊寇流散，難免爲害地方百姓，是以這番用兵，非是等同掃蕩平常賊寇，你二人要小心在意。不過你們放心，我已探聽得明白，微山湖的賊衆不滿五百，且皆烏合之衆，必不敢與官兵對抗，大軍一至，必望風而逃，是以進剿之兵，也必兵不血刄，反是堵截搜捕那逃散的賊衆，倒要多費一番手脚，你二人下去，即刻便宜行事。」

那兩個總兵又是惶恐，又滿懷高興，但似有言，却又不敢言。

小青兒道：「我有大公主伴隨，這就起身了，那知縣聽令，凡地方官前來參見，回說我旅途勞頓，一律免見，一切日常供應不可缺，要如我在此一樣，官兵仍照舊守衞，府中三班衙役亦日夜巡邏，你們都明白了，很好，現在快去取一套樸素些的衣衫來給我更換，再取數十兩散碎銀子來給我路上使用。」

小青兒揮退了各人，柳倩也才透過那口氣來，小青兒格的一聲笑，說：「姊姊，你怎麼啦，敢是不認得我啦？」

柳倩總算噴噴出了聲，道：「了不得，你眞是個鬼靈精，不怪無人識破你這個假冒的公主千歲了，扮起公主千歲來還似模似樣，了不得，你是幾時學會調兵遣將，連行兵打仗的事兒也在行了？難道眞是所謂的福至心靈？」

小青兒眉梢高揚，笑道：「我在皇上身邊已有一些日子了，見得多，聽得也多了，何況威風不用學，這般調度，未出京時已得曹公公指點。」

柳倩道：「原來如此，你本就是個鬼靈精，又從來天不怕，地不怕。」

小青兒格格笑道：「你還說漏了一樣，連皇帝老兒也不怕，姊姊，不信，你跟我到了宮中就知道了，我不騙你。」

柳倩大吃一驚，說：「小青兒不是眞要我陪你入宮吧。」

小青兒道：「正是要你陪我入宮，那曹公公用八百里傳書，催促我回京，書上未說明，我亦明白，必是東平王不甘坐以待斃，兵權雖已削了，但死士仍有不少，宮中侍衞有不少是東平王的人，姊姊又不是不知，一旦得知衆叛親離，兵權紛紛被削，趁我不在京中，只怕會心生異動，作孤注一擲。」

「趁你不在京中？」柳倩沒哼出聲來，只掀了掀鼻頭兒。

小青兒揚眉一笑，道：「保定道一劍蕩平山賊，京中轟傳，眞有多少人相信我不知道，但東平王可千信萬信，因爲那山賊就是他的人馬，漏網的山賊向他報告，爲了遮羞，自必要加鹽加醋，把我說得天上有，地上無，我若在京中，他就不敢輕舉妄動了。」

正說間，那知縣的內眷已捧了衣衫來，侍候小青兒換了，柳倩身上的衣衫，本是平常百姓人家女兒的衣着，自不用更換，兩人分別把知縣送來的銀兩帶在身上，即刻從後門出衙。

小青兒對在後門內拱手揖送的知縣點頭道：「你這個官兒倒也想得週到，好好，你等着換烏紗啦。」

喜得那知縣慌忙又叩頭，道：「謝公主千歲，是下官想到，多有人認得公主千歲，不如此，不能掩人耳目。願公主一路平安，早到京中。」

原來縣官備了七八乘轎，把小青兒和柳倩雜在他的內眷兒中，一直把她們兩人送出西城，直送出十里地外。來到一座大叢林，那是一座香火很盛的古刹，縣太爺的老夫人時來進香，小青兒便成了小丫頭，誰會認得她就是公主千歲，當眞人要衣裳，公主千歲換上了平常百姓衣裳，走在縣太爺的老夫人身邊，就成個十足的小丫頭了。

兩人趁老夫人在禪堂待茶，手挽手溜了出來，那時寶應尚不見兵荒馬亂，進香的婦女不少，大閨女拜神許願求如意郎，誰也不多瞧兩人一眼。

小青兒長長地吁一口氣，柳倩一怔，說：「小青兒，你怎麼走上大路來了？」

小青兒道：「姊姊，既然我是小青兒了，還怕甚麼，其實壓根兒我就不怕甚麼，只怕公主千歲。」

柳倩道：「你這是怎說？」

小青兒道：「那麼多人跪在我面前，你是看見的了，姊姊你說厭煩不厭煩，任誰見了就叩頭，那麼多人跟出跟入，行一步也不自由，我那是怕甚麼山賊，這不過是做一場戲兒，要他們放心讓我走路。」

柳倩笑啦，道：「你這天不怕，地也不怕的野丫頭，竟也有了怕的事兒。」

小青兒皺起眉兒，嘆了口氣，道：「姊姊，你想想前一晚，我不過溜出來找你，回去晚了些兒，他們豈僅興師動衆，簡直天翻地覆了，竟然出動了數萬大軍，我若甩手一走，那還了得，不知有多少千千萬萬的百姓要遭殃，當初我被曹公公纏得沒法兒，只不過想去應個景兒就走，誰也阻攔不了我，那知……」

柳倩哼了一聲，道：「皇帝宮中，畫棟雕樑，樓閣連雲，你騙不了我，你這胆大包天的丫頭，敢說不也心生好奇，想進

宮去玩幾日。」

小青兒格的一聲笑，道：「當眞瞞不過你，不過那曹公公說得有理，也說得可憐，他說皇上見到了我，定必不藥而癒，我才不可憐那皇帝老兒哩，却是那曹公公求我以天下蒼生爲念，可令我想到了那大慈大悲的忍大師，還有那死盲公……」

柳倩喝道：「住咀，你這個長大的丫頭，怎生仍這麼放肆，卜老前輩要不傳授你那顚倒循環三絕劍，你能在保定道上揚威，一劍連傷十數個山賊麼？」

小青兒道：「當面我也叫得，背後如何叫不得，我叫他死盲公，人家不知有多喜歡，你惱怎的，說眞的我想到死盲公僕僕風塵，多年也未曾了的心願，我却輕易替他完成了，把眼下這場滔天浩刦消弭，豈不是也替忍大師完成了這場大功德。再說，那皇帝老兒再有不是，可說是木兒公主的親生之父啊，我出來就是爲了尋訪木兒公主，救了皇帝老兒一命，豈不也替公主盡了孝。」

柳倩不由點起頭來，道：「你可知道我又爲何暗中跟隨着你？你說得雖然有理，而且大有道理，怕的是公主不領你這個情。你豈不知貴妃臨終之時，提及皇上，兀自切齒咬牙。」

小青兒道：「話是木兒公主對我們兩人說的，我如何不曉得？姊姊，但也有你所不知道的，那陸公子對木兒公主描敍人間帝王家，如何媲美天上神仙府，公主早已心動了，何況皇上後宮佳麗三千，三千寵愛在一身，對貴妃來說，有恩也有愛，如何不好了？那貴妃雖然念念不忘崑崙奴，但即使貴妃不入宮，她爹也會把她嫁給一個百無一用的秀士，不仍是棒打鴛鴦兩離分，她和崑崙奴這一對有情人，仍成不得眷屬。姊姊你不知道，陸公子不時對公主勸解，公主也早不似初時那麼痛恨皇上了。」

柳倩道：「我如何不曉得，而且曉得是卜算子前輩的授意，因爲公主回了宮……回了宮……」

柳倩怔怔地望着小青兒，再也說不下去了。

小青兒一笑，道：「回了宮，就像我到了皇上身邊一樣！立即就臨朝聽政，重振了朝綱，亂臣賊子就造不了反，淸寰宇，安黎民，消弭了這場大浩刦。」

柳倩怔怔地，說道：「你眞不怕公主找上你來？不怕公主惱怒？」

小青兒道：「要不爲了誘出公主找來，我也不入宮了，天下人傳說公主回宮，木兒公主早晚必然聽到，必定立卽猜到是我，因爲貴妃埋骨之處，除了公主外，就只有三人知道，陸公子沒離開過她身邊，除非太陽兒打西邊出來了，姊姊你絕不會冒充她，剩下的一個就是我，她不用猜，也知是我淘氣，她一惱，找上我來，豈不强過茫茫天涯，我無處去尋找她。姊姊，公主不惱不找來，倒令我失望了。」

柳倩竟也搔起頭來，噯呀！她替小青兒日夜担心，不料她所担心的，竟會是這丫頭不但早想到，而且是盼望的事。嘿！這丫頭眞是個鬼精靈，只道她淘氣不懂事，敢情她懂得的事比她多得多了。

小青兒道：「姊姊，這大道上有多淸靜，我們一路行來，總共也沒遇上五七個人，必是傳聞前途大動兵，商旅裹脚了，你瞧，傳聞流言有多快，近處不驚遠處驚，可知傳聞也必誇大其辭，但願木兒公主也早得傳聞。我這個公主千歲也就該卸任了。」

柳倩道：「哼！你慢得意，便是公主不惱你，一旦揭穿，你就犯了欺君大罪，自從我聽得傳聞猜出是你假冒公主，我就心驚胆跳，何嘗安寧過。」

小青兒道：「姊姊，那你是白担心啦，那皇上胡塗，曹公公是貴妃身邊的人，貴妃出宮時已有數月身孕了，貴妃出宮多少年，我多少歲，豈有不知我不是木兒公主的，若說欺君有罪，那麼，欺君的是曹公公，不是我，姊姊，其實那皇上也不胡塗，而且精明之極，這番我出京，全是皇上計謀安排的，你就可想而知了，他初時不知，是因爲他在病中，現在是否知道了呢？我不知道，也不用去担心，因爲沒有我在跟前，他就不樂，這番我奉召回京，怕不就是皇上思念呢。姊姊，原來作皇帝，有這麼大的威風。」

「你這個假公主的威風也不小啊，」柳倩說：「那麼多人見到你就矮下半截了，若是我，可蹩扭死了。」

「初時我也是。」小青兒道：「現在習慣了。但當今天下，誰也不及姊姊你威風。」

柳倩說：「胡說，我有啥威風，我也不要威風，威風令人怕，我不要人家怕我，怕必恨生，敬却能生愛。」

小青兒哈了一聲，說：「姊姊，原來你要天下人人都愛你。當然你也愛天下人了，除了我，姊姊，你一點也不愛我。」

柳倩輕輕地嘆了口氣，說道：「除了爺爺，你，就是我至親的人了，從小我姊妹就相依爲命，不愛你，我愛誰，小青兒，你要知道是否眞心愛一個人，就看你是否連對方的缺點也喜歡，就像你的調皮搗蛋，也成了不忘的記憶，我也覺得可愛一樣。」

「還說愛我。」小青兒道：「我快上氣不接下氣啦，而且又饑又渴，你却一個勁兒跑，噯呀！姊姊，一年不見，你的內外功夫進步神速，遠在我之上了。」

柳倩道：「這也難怪你，這一年來，你東奔西走，鎭日被人侍候，那還能練功夫。當眞，我們已走了不少路，既然你累了，找個地方歇會兒吧。喏！前面像有個市鎭，不，原來是個大城市，難道我們已到了淮陰，豈不是走出百多里地來了。」

小青兒道：「已連過了兩座城池，前面正是淮陰，因爲不是大路，你不知脚下有多快。姊姊，慢些兒走，我還要問你，爺爺好麼？」

「爺爺沒被你氣死了。」柳倩哼了一聲，道：「你心裏要是還有爺爺，怎生路過開封，也不去探望他老人家。」

小青兒嘆了口氣，道：「姊姊，所以我說天下最威風的是你了。那皇帝老兒之所以威風，因爲他能貴人，也能賤人，生人也能死人！爲你人人都怕我，因爲皇帝對我言聽計從，也怕了我。」

柳倩說：「你別臭美啦，皇帝也怕了你。」

小青兒格的一聲笑，說：「他如何不怕，怕我離了京就不回宮，所以，雖然人人都不敢違逆了皇上的旨意，但皇上却千依百順地討好我，不敢違逆我的心意，姊姊，所以我說當今天下，誰也不及姊姊你威風了，你却開口就罵我。」

說得柳倩也笑了，道：「難道我罵錯了你麼，爺爺那是從朝到晚在河曲垂釣，只有我才知道，其實爺爺把頸也望長了，日日夜夜在担心，盼望你，而你到了開封，也不去探望一下爺爺。」

小青兒再又重重地嘆了口氣，道：「姊姊，我日日夜夜，內有宮女貴人，外有黃門侍衞，五個總兵之外，更有御林兵馬圍困，我倒想飛啊，可惜我沒長翅膀：再說，你又不是不知道，我這番出京，明是迎取貴妃的骨骸，其實把五個總兵暗藏在御林軍中，爲的是出其不意，剷那東平王的兵權，行動不小，稍一不愼，就是一場刀兵之災，關係如何重大，人說：天上神仙府，人間帝王家。現在我才知道，帝王家敢情就是個大囚牢，一旦入宮，便已身不由己，姊姊，其實，最可憐兒的，反是那個威風頂頂大的皇上，若問我來世有何心願，我啊，只有一個，變牛變馬，也不做皇帝。」

柳倩道：「你不說，我已明白了些，奈何爺爺一些兒也不明白，他那知你冒充公主千歲，行動不得自由呢。」

小青兒道：「姊姊，你知道了又如何？一旦爺爺知道了，更糟，日日盼望就成爲日日提心吊胆了。」

柳倩再無言語了，不自覺把小青兒的手握得更緊了些。當眞錯怪了她。

小青兒和柳倩轉上了大道，城廓越來越近了，道：「雖是過午時候，道上不該這麼淸靜的，姊姊，你只顧問我，也不把前晚那母女兩人的事對我說些兒，那玄衣女手中是甚麼劍啊，眞令人驚奇，出手就奪下五個侍衞的五件兵刃來，我若不是先在暗中瞧見了，若然手中劍也被奪，怕不也被嚇壞了，其實那五個侍衞皆有中上武功，無一弱者。」

柳倩道：「不怪你空手現身了，原來已知那玄鐵劍的厲害，她叫崔玄兒。」

當下把這母女兩人的來歷，對小青兒說了，道：「此刻他們母子兄妹，怕不已喜相逢，慶團圓了。」

小青兒好生驚奇，道：「那麼，今兒後，她再也不是可憐兒的醉貓啦，果然我猜得不錯，他眞是逍遙君的兒子，但萬萬想不到，他會有這樣一個魔女妹子。」

柳倩又把玄鐵劍的厲害說了，道：「那劍不但能奪人兵刃，便不能奪下，對方的兵刃亦被吸引牽曳，意不能與心合，心不能與力合，你招術再精妙，也就施展不出來了，再加劍上七孔發五音，令人神爲之惑，小青兒，其實我也說不上來，那劍一定還有我所不知的玄奇神妙，我相信，甚至那崔玄兒也還不知道，她娘顯然傳授她……」

柳倩心想：那個行踪詭秘，出現無常，無處尋找，却又無處不在的老人家說得不錯，黑羅刹的一劍一鈴，再神妙厲害，總是邪門兒，這件事還是對小青兒少說爲妙。

小青兒却已噘了咀，道：「姊姊，你再也不喜歡我啦，我曉得。」

柳倩道：「我愛你，小青兒，你知道我最疼你的。」

小青兒道：「但你練成了絕招兒，却瞞得我緊騰騰的，你若眞仍喜歡我，不用我問，你已早告訴我啦，從小那怕丁點兒大的事，你也從不瞞我的。」

柳倩一怔！道：「沒有啊，小青兒，我的親妹子，我沒瞞你甚麼，眞的。」

小青兒氣鼓鼓地，說道：「姊姊，咱們小時候，那些來探訪爺爺的武林前輩，是否都傳授我們一兩手絕招兒？」

柳倩莞爾笑道：「還說哩，人家被你死皮賴臉，纏得沒法兒，要不答應傳授你一兩手兒絕招，要不是正喝到興頭上酒忽然沒有了，就是人家不見了性命相連的物兒，卜算子前輩的盲公竹，桑姥姥的蛇頭鐵拐，邯鄲那杜老爺的整袋鐵蓮子，竟會無影無踪。待到人家一點頭，却都又物歸原處，酒也又有啦。」

小青兒道：「好啊，我死皮賴臉，死纏活纏，騙到了手的絕招兒，少了你的份沒有？」

敢情小青兒繞這麼個大彎兒，是這麼回事，柳倩道：「我知道你這鬼丫頭想說甚麼，噯唷，了不得，你人小鬼大，竟會用心機了。你是指今兒早上我打下那賊子的金鈴兒，是不是？」

小青兒把咀噘得不能再高了，道：「我等啊等，等了又等，那知你半句兒也不提，豈僅今兒打下了那賊子，前兒晚上若不是你打出金鈴兒，把崔玄兒那玄鐵劍撞開，只怕已傷在她劍下了。」

柳倩道：「你也能够的，不信你看不出，我用的正是杜老爺子的鐵蓮子手法，只不過鐵蓮子不會映着燈光發出金霞的閃光，也不會發出聲響而已，只不過我沒帶鐵蓮子，心中一急，就把懷中的一個金鈴兒打出來了。」

「你騙人，」小青兒說：「若不是今晚親眼見到你打落那賊下樹，金鈴兒又飛回來，我幾乎被你瞞過了。」

柳倩道：「小青兒，這敎我怎說呢？說了你也不相信，不錯，那崔玄兒的娘要把打金鈴兒的手法傳給我的，學成了打出去的金鈴兒也眞能飛回來，但我沒學，別說我不會，便是崔玄兒也有一個同樣的金鈴兒，她的武功從小由她娘傳授，那黑羅刹也沒把這手法傳給她，便她現在也還不會。」

「但今兒……」

柳倩道：「我猜，小青兒，對你，你替我留心着，你是個鬼精靈，只怕你能發現得出來，我一直在疑心，有一個老人家一直在暗中跟隨着我，啊！不不，那老人家雖然像是無所不在，但只在我危急之時出現，我需要帮助的時候，他便又突然出現了，不，我是說，我感覺得到，我只是猜到是他，却從沒見過那老人家的面，小青兒，眞的，若是今日那金鈴兒能飛回來，是由於我的手法之故，怎會不是立卽飛回來，想想看，是否那賊子已打落下樹了，那金鈴兒過了一會，才緩緩飛回我的手中。」

當眞，木兒公主的崑崙刀，那奪命金

環的一十二隻金環，皆可傷人後又飛回的，可也不能停留。

小青兒如何不信，從小一塊長大的姊妹，她豈有不知姊姊的性情，不會說半句謊的，道：「姊姊，眞有……這樣一個老人家？」

柳倩道：「入城了，待我慢慢兒告訴你，說來話可長了，若不是那老人家相救，我沒燒死，也被淹死了，喏！我這身衣衫，還是老人家特地去老遠買來給我更換的，別出聲你瞧，人家都眼望着咱們。」

道上少人行走，但城門口却有不少人出入，那淮陰乃是一座古城，淮海的重鎭，六市三街，人烟輻輳。繁華之地，如何少得了行人，那商旅因傳聞裹脚，淮陰城中却仍熙來攘往！

人家怎會不瞧她們，那年頭，年輕的婦女亦少在街道上行走，何況這麼兩個花朵兒一般的姑娘，不，那花兒如何比得，花不解語，何況人比花妍。姊妹倆手牽手兒，併肩笑語，走在行人衆多的街道上，傍若無人，怎生不引得行人停足矚目！

小青兒掃了一眼，也狠狠地瞪了那些望着她們的人一眼，可不怪，竟沒人怕！

嘿！人家旣不知她是公主千歲，又不知她是踩踩脚兒天下亂顫的女英雄，人家怎會怕她，何况若不是宜喜也宜嗔，也就不算得美人兒了。

小青兒一踩脚，說：「姊姊，你瞧這些人。」

不料踩脚連她也不顫，倒引得更多的注視，柳倩眞怕她發起公主千歲的威風來，忙不迭拉她進了一座酒樓。

那年頭，雖不是天下承平，但也亂而不亂，淮陰地當新淮河（舊黃河），淮沭河、運河交滙之地，自古已是名城，那繁榮自也遠勝古昔，是以街道上多見仕宦下馬的招商客棧，酒樓楚館林立，兩人原本爲飲食而來，柳倩見街北有一間大酒樓，忙拉了小青兒入內，低聲道：「記住了，你不是公主千歲，是家住朱仙鎭，姓柳名青青。」

小青兒嫣然一笑，倒令柳倩怔了怔，這那還是黃毛野丫頭，嫣然一笑，美得迷人，却是她忘了小青兒從小在她面前長大，從小見慣了，忘了木兒公主之所以喜愛她，便因小青兒有幾分像木兒公主，怎生她只知道木兒公主美，竟會不覺得小青兒也美呢？

午時剛過，酒樓中也還有不少人客，小青兒走前，一直上樓，找個臨街的座兒坐下，柳倩要了幾碟小菜，道：「小青兒，你嚷着餓了，怎生只顧去瞧人，你是個大姑娘啦，這般瞪着眼瞧人家，可眞不像話。」

小青兒道：「怎麼我又有不是了，是你要我瞧的啊。」

柳倩道：「我幾時教你瞧了？你又來胡說。」

小青兒說道：「你不是說有個神出鬼沒的老人家，總在你左右？要我替你留下麼？」

柳倩嘿了一聲，道：「我是要你暗地裏留心，無驚無險，甚至無事無故，他是不會現身的，我不過順便說一句，你倒記下了。小青兒，說來也眞奇，打從昨日我被大烟捲落橋下，他救了我開始，他就無時不在我身邊，但只在天黑了，對面也看不清面貌，他才來到我面前，然後，他帶我出沼澤，帶我出沼澤……」

柳倩又再詳細些，把往事說了一遍，道：「黑羅刹追趕我時，他又出現了，現身把黑羅刹誘開，我才得脫身，只道他再不會跟來了，不料今兒早上打落下那賊子，他又把那金鈴兒擲回來給我。小青兒，一定是他，再不會是別人。」

小青兒驚奇得了不得，但仍不能無疑，道：「既然不見人，也不聞聲，姊姊，你怎知一定是他？」

「一定是他，」柳倩道：「錯非是能把黑羅刹引開，而又能擺脫她的人，否則今日在光天化日之下，我們怎生不見人，誰能辦得到，小青兒，我眞不知道那黑羅刹的武功高到甚麼了，我總覺她比卜算子還要高一些兒，要說蓋世無雙，只怕只有她才能當之無愧，我姊姊眞幸運，出來在江湖上行走，總共不過一年功夫，竟會遍了江湖道所有頂尖兒的高手。」

小青兒瞪眼望着柳倩，瞬也不瞬，柳倩却眼兒直眨，直是在自言自語，說道：「在咱們認識的一些前輩中，甚至把忍大師也算上，即使有人的武功高過黑羅刹，但他誰也勝不得她那一劍一鈴。」

「你是說，姊姊，」小青兒道：「甚至比木兒公主的崑崙刀更厲害？」

柳倩道：「木兒公主的武功刀法傳自她娘，她娘的武功又傳自崑崙奴，崑崙奴是忍大師的後輩，家學淵源，何況忍大師佛法無邊，把佛門心法也滲入金家的武學中了，但我總覺得連忍大師也及不上黑羅刹。」

「啊，不，」柳倩忙又添了幾句，道：「小青兒，這兩日來我所遇所見的，眞是奇之又奇，險而又險，波譎詭異，一時之間，我那能每一樣事兒都說得清楚，黑羅刹這名兒可不美得很，是麼？但你若以爲她就猙獰如鬼，邪惡如魔，那你就大錯特錯了，連我也親歷親見，也不知怎麼回事，我竟像見到了娘一樣，三番幾次，我差點兒沒撲到她懷裏去。」

小青兒道：「怎會呢？姊姊我早就想問你了，怎生她又美又那麼慈祥，竟會有個黑羅刹的醜怪名兒，姊姊，你忘了我見過她了，她還和我說過話兒，我直替那可憐兒的醉貓高興，她不但有娘，而且美得這麼慈祥。」

「當眞，」柳倩道：「我忘了你見過，她怎會被人稱爲黑羅刹啊？來，咱們已遠離寶應在百里外了，不用急着上路，來，邊吃邊說，我慢慢兒都告訴你，她這名兒，就是打從這金鈴兒上來的，這也就是那老人家不願我練這鈴兒之故，否則江湖道上，也會多兩個羅刹了。除了我，還有那崔玄兒。」

柳倩當下把黑羅刹這醜名兒由來，詳詳細細，把所知的說了。道：「那些好色的淫賊淸醒過來失去了她的踪跡，在他們暈迷之後，她是否因惱恨而懲戒過他們呢？想是會的，而且不輕，怎生兩個金鈴兒在她掌中轉出一片金霞來，金霞一現，他們就失去了知覺？再加上被懲罰的疾苦仍沒消失，自然驚恐得了不得，民間相傳，

魔鬼惑人，多幻化成美女，就是這麼回事，她一身黑衣，便成了黑羅刹，你！你做甚麼？」

小青兒沒在人客中發現甚麼奇特的老人家，却見到樓梯口有兩人在交頭接耳，交頭接耳時却都把眼兒向她們兩人瞄，那就不尋常了，只見那最後上來的一個人向一張桌上一點頭登時，都面現驚惶之色。

那座上坐着三人，立即起了身，連同樓梯口的兩人，忽忙走了。

「姊姊，」小青兒用手肘碰了柳倩一下，說道：「這五人行動詭異，分明是衝着我們來的。」

柳倩在五人忽忙下樓之前，已看得明白，順着小青兒的目光，那五人忽忙起身，如何發覺不出來，何况一再回頭向兩人望。

「會不會是賊人一黨？」小青兒直皺眉頭，她豈會把賊人放在眼裏，只是怕誤了行路。

柳倩搖了搖頭，道：「賊人到底邪不勝正，多少有些兒賊頭賊腦，行動也閃縮。若然眞是賊人而又認出了你來，怎又面無恐懼之色，我說不是。」

但既然人家都下樓去了，即使眞是賊人，也怕了她們，理他們做甚。

柳倩道：「快吃喝吧，趁天色尚早，咱們再趕一程，小青兒，但盼你這番快快回京，早早把未完的公事了結，早早回去河曲，啊！」

小青兒道：「做甚麼？」

柳倩道：「我想起一椿事兒來了，今兒別走了，無論如何，三五月你是回不去朱仙鎭，我出來也沒捎過信兒回去，旣然我已知道你經歷的一切，就該修一封書，捎回去給爺爺，好讓爺爺放心。」

小青兒道：「就是吧，吃了飯，咱們找間店房住下了。」

兩姊妹低頭吃喝，吃慣了山珍海味，美餚珍饈的小青兒，一旦吃起淸淡的菜來，特別覺得可口！也是肚子餓極了，幾碟小菜被她吃了有如風捲殘雲，柳倩道：「嘿！你在宮中也這麼個吃相，豈不笑大了宮女們的口，虧你還是公主千歲。」

不料一言甫落，樓頭轟然一聲，倒有一小半的人客站了起來，只見一人奔到樓梯口，向下一招，立見一個頭戴烏紗的官兒在前，後面更跟着七八個身穿官服的人，快步上樓來。

說時遲，只聽街道上人喧馬嘶，姊妹倆一瞧，可呆住了，數百個地方官兵，一半已在門口列隊，一半在趕走街上行人。

這功夫，那頭戴烏紗的官兒爲首，已在兩人的桌前分兩排跪下了，樓中適才站起來的七八人，又在後面跪了一地。

那官兒朗聲道：「淮陰知府廖樹人，率滿城文武官員，及地方鄉紳，叩請公主千歲金安，願公主千歲千千歲，大公主萬福金安。」

一唱衆和，千千歲之聲不絕於耳。

柳倩慌了手脚，却是小青兒雖是愕然，倒也見多不以爲怪，瞪眼一拍桌子，道：「呔！那官兒，你胡鬧些甚麼，誰是公主千歲啦。」

那知府叩了個頭，道：「下官接駕來遲，罪該萬死，公主千歲駕幸鎭江，下官已得黃門令傳諭，準備接駕事宜，是以日夜皆有三次快馬傳報，衙中下役多有見過公主千歲的，適才更得快馬傳達，公主千歲已與大公主相會於寶應，却不料公主千歲與大公主便服微行，雖有下役認出了公主千歲，却不敢相信，萬料不到公主千歲來得快逾奔馬。」

小青兒頹然而坐，道：「原來你們一日數次快馬探報我的行踪，不怪被你們認出來了，罷啦，姊姊，你說，作了公主千歲，是不是再也身不由己。」

那知府又叩頭道：「適才若不是大公主道出，下官幾乎違了黃門令的諭令，雖已候在下面，也不敢接駕。實非下官接駕來遲。」

原來是柳倩一時大意，把戲言說得大聲了些，眞了不得，小青兒在寶應戲呼她一聲大公主，竟已瞬息傳到百多里地來了，而且被人認了出來。

兩姊妹頹然而坐，一時面面相覷，沒了主意。

歸去來 千里走驛馬

「可憐的小青兒，」柳倩說：「原來我眞錯怪你啦，甚麼富貴榮華，你說的眞沒錯兒，皇宮就是一個大囚牢……」

小青兒爲何對她直使眼色？

因小青兒有了主意，這知府的一句便服微行，令她心中一動，她這番出京，一次是暗入潼關，一次是武昌府之行，這是第三次便服微行了，爲何便服微行不是爲了私查暗訪，就是爲了避人耳目。有了！

小青兒眼睛亮了，因爲有了主意。呔！猛可裏一拍桌子，嘩啦一聲响，兩個碗碟震落在樓板上，這陡然的一聲爆响，不但令樓板上跪着不敢抬頭的人，便柳倩也嚇了一跳。那知府本來直挺挺跪着的，也嚇得慌忙俯伏下去。

「那官兒，」小青兒佯怒道：「敢情你還是知府……」

有甚麼不對勁？不錯，玉葉金枝，一人之下，千千萬萬人之上的公主千歲，怎生用起江湖口吻說起話來？

但既然已說出口，收不回來了，就該趕緊說下去，忙又說道：「你連甚麼是便服微行也不懂，你這官兒是怎麼做的，旣知我便服微行，豈無緣無故，那自是極機密的大事，而今你却恁地喧騰張揚，鬧得人人皆知我到了淮陰，還有何機密可言，若壞了我的大事，我問你這官兒，你有幾個腦袋！」

只嚇得那知府面色慘變，既然作到知府，除非不理民，不察民情，豈有不徵服暗訪的，若被人認了出來豈不成了明查。

嚇得那知府叩頭如搗蒜，道：「下官非是不知，只是以黃門令有令……」

小青兒得理不饒人，又一拍桌子，道：「你心目中只有黃門令，可還有哀家嗎！好個大胆的淮陰府，既不把哀家放在眼裏，而今又壞我大事……」

小青兒雖然連番對柳倩使眼色，到底柳倩心下不忍，在以往，知府的五品官兒，在她心目中，已是不小的父母官了，多少存着幾分尊敬，怎忍心見小青兒愚弄喝斥，便不理小青兒的眼色，道：「妹子，

啊！公主千歲，這知府大人不過是一番好意……」

急得小青兒對她直擺手，公主千歲盛怒之下人人俯伏，倒也不怕人見到，身爲大公主，怎可以大人相稱，忙道：「既然大公主替你們講情，還不替我滾起來。」

知府那敢起身，他不起身自也無一人敢起身。道：「下官有罪，罪該萬死。」

小青兒把聲調放緩和了，道：「非是哀家不知你們是一番好意，只因關係太以重大，我和大公主來得也太快了些，你們必是尚未接到寶應方面下達的密令，此番我和大公主便服微行，是因朝中有人和微山湖的賊寇勾結，陰謀叛逆，大軍即日分兵數路進剿，同時皇上傳旨，命我即刻回京，十萬火急，這才與大公主便服微行，日夜兼程趕回京師，爾等聽着了，軍機秘密，而今連皇上的密旨你們也曉得了，若有走漏，唯你們這般人是問，你這淮陰府當知朝庭的律令。」

淮陰府直嚇得打抖，渾身冷汗，叩頭說道：「下官即刻傳令，凡樓中人等，不論官民，一律不准離開酒樓，待公主千歲與大公主到了京中，始予放行，便不致洩漏。」

當眞，樓中除了淮陰府帶來的人，還有不少酒客，小青兒急於脫身，也顧不得許多了。道：「再傳令下去，說公主千歲仍在寶應，你們認錯了人，命下面那官兒即撤兵，我與大公主打後窗出樓，如何善後，你便宜行事，只有一宗，若我得知你們爲難百姓，作福作威，小心你頭上的烏紗，尤其是這酒家，這番損失不貲，你們要負責賠償。」

淮陰府忙叩了個頭，道：「謝公主千歲恩典……」

小青兒早對柳倩使了個眼色，雙雙飛身出窗。待那知府抬起頭來，已失了兩人的踪跡，反是那樓中的人衆，盡皆張口瞪大了眼，無人做聲得，因爲皆親見公主千歲和大公主，恰似雙飛燕，眨眼無踪。

兩個姑娘落在一條小巷，那左近的街道已關門閉戶，再遠些，行人奔走倉惶，是以兩人混入人羣中，毫無阻碍地就出了城，一口氣奔出了數十里地，大道穿過一個湖泊邊的樹林，林中蔭濃，一股逼人的清涼沁人，瞅着四下無人這才停下步來。

小青兒道：「姊姊，你在想甚麼？」

柳倩道：「我弄不清，這是威風呢？還是狼狽？分明威風得很啊，偏又逃得恁地狼狽，分明是兩個極端的事兒，竟糾纏起來分不清。」

小青兒格格笑道：「姊姊，這不是好玩兒麼？」

柳倩道：「眞不知打從那兒說起，不過是你一句玩話兒，無端端我就成了大公主，小青兒，看來你也是金口玉牙了，一旦皇帝嚥了氣，你怕不就成爲女皇帝了，可了不得。」

小青兒怎麼不言語了？發了半晌楞，才道：「姊姊，你也這麼說啊？」

「我也這麼說？」柳倩奇道：「這話兒可是有人也說過麼？」

「如何沒有，」小青兒道：「我聽到好多人私下的談話，都談論過這件事，這幾月來，不但幾個總兵與侍衞們談論，連黃門令和兩個貴人有次也談到，甚至在宮中時，連曹公公也這麼說。他們還說，一旦我繼承了王位，任他是誰，天胆也不敢造反了，當眞，有時我一句戲言，也沒經過皇上點頭，竟被他們雷厲風行的執行起來，我記得……」

柳倩張大了嘴，就闔不攏來了，湖面的水波把陽光反射成一片金霞，眞罩到兩人的身上來。

「我記得，」小青兒回憶道：「有日皇上臨朝，我站在一邊，一眼瞧見有個甚麼尚書，斜着眼兒瞟了皇上一眼，分明是在冷笑，我……我不知怎麼說了一句，又好像甚麼也沒說，只是吠了一聲，指着他說『那官兒』，不料皇上沒開口，兩個御前侍衞已把他除了頂戴，拿下殿去。」

柳倩說：「不成話。」

小青兒道：「不成話麼，皇上倒要我來發落，當衆言道：公主千歲即朕，朕即公主千歲，公主千歲所至，如朕親臨。那當值的官兒便向我稟說，犯臣已押赴市曹，請旨行刑，可把我嚇壞了，皇上見我不言語，便一拂袖，道：拂逆公主千歲，論律當斬。不一會，便獻上了血淋淋的首級。後來曹公公才對我說，那尚書與東平王狼狽爲奸，但他太以狡猾，要殺他苦無證據，皇上復出臨朝，叛賊們着了慌，要提早發難，危機已是一觸即發，敢情皇上是要殺他，不過借個題兒，我在保定道上一劍蕩羣魔，又已轟傳京中，我也已威懾朝臣，我一怒，誰也不敢開口了，那皇上也正要借機爲我樹立威嚴，以便我出京後能加速平定這一場一觸即發之亂。」

柳倩道：「原來如此，我知朝中事，邸報傳天下，那尚書乃一品大官，拂逆了你，尚且立即押赴市曹斬首，更何況五七品的小官兒。」

小青兒道：「自那次以後，那朝中大臣，見了我比皇上還要怕，其實我更怕，怕說錯了話兒。」

「嗳呀！」柳倩笑道：「我說呢，怎生淘氣的野丫頭，一年之間，竟變得懂事了，話說得頭頭是道，也有了分寸，敢情是這個緣故。」

小青兒道：「姊姊，我倒是見過不少死人，也殺過人，但再也沒血淋淋的人頭送到你面前來，更可怕的了，而你又非瞧不可，眞怕人，姊姊，你要是見到了那人頭上睜得大大的恐怖的眼睛，十天半月之內你休想睡得着覺。」

柳倩早已打了個寒顫，道：「別說了，多怕人，小青兒，却是你到底怎麼個主意，難道眞要作女皇帝？這番再回去當你的公主千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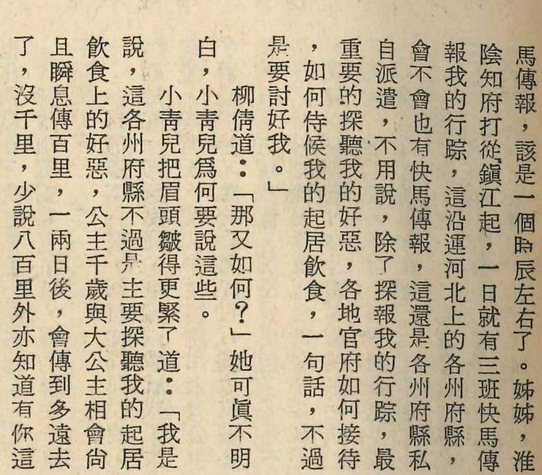
小青兒揚着眉，衝着柳倩笑了，道：「回到京中，自然我又是如朕親臨的公主千歲，可再也不會當女皇帝啦，因爲而今現在，輪不到我了。」

柳倩奇道：「皇上不是無後麼，難道還有承繼王位的人。」

小青兒道：「如何沒有，古今皇帝傳位，立長不立幼，有道是廢長立幼，致亂之尤，皇上千秋萬歲之後，自然傳位給大公主了，幾時輪到我來。」

柳倩信以爲眞，嚇得她面色也變了，說道：「小青兒，我不進京啦，原來你仍





是個壞透了的鬼丫頭，我也不是甚麼大公主。」

小青兒揚眉兒，那綳着的臉兒也綳得更緊了，說道：「可憐兒的姊姊，唉！」

小青兒幾時也學得會嘆息了？隨着她幽幽地嘆了口氣，眉兒也跟着緊鎖了起來。但柳倩無暇去奇怪，說道：「我怎麼可憐兒啦？鬼丫頭，你不是又在我面前玩什麼花樣吧？」

小青兒道：「姊姊，今兒你見到啦，我在寶應對人說你是大公主，才是多久前的事？」

柳倩哼了一聲，說：「不過兩個時辰。」却已是滿腹狐疑，想：這鬼丫頭怎麼啦，豈僅幽幽嘆息是破題兒第一遭，也從沒見她綳緊過臉兒說話？

小青兒道：「那麼，淮陰知府得到快馬傳報，該是一個時辰左右了。姊姊，淮陰知府打從鎮江起，一日就有三班快馬傳報我的行踪，這沿運河北上的各州府縣，會不會也有快馬傳報，這還是各州府縣私自派遣，不用說，除了探報我的行踪，最重要的探聽我的好惡，各地官府如何接待，如何侍候我的起居飲食，一句話，不過是要討好我。」

柳倩道：「那又如何？」她可眞不明白，小青兒爲何要說這些。

小青兒把眉頭皺得更緊了道：「我是說，這各州府縣不過是主要探聽我的起居飲食上的好惡，公主千歲與大公主相會尚且瞬息傳百里，一兩日後，會傳到多遠去了，沒千里，少說八百里外亦知道有你這位大公主了，官府得報，衙門裏上下皆知，不用多久，半日少了，一日如何，是否滿城皆知，那行旅商販，自又把皇上有了位大公主的喜訊，傳揚了開去，這一來，河南河北，山東山西，自不然北五省盡皆知曉，你這大公主已在赴京途中。」

柳倩切齒咬牙，眞把小青兒恨得牙癢癢。

小青兒躲開她的目光，苦着臉，又幽幽地嘆了口氣，道：「北五省人人皆知皇上有了你這位大公主，雖說早晚會傳入京中，但却也非十天半月後了，姊姊，只怕你還不知道，凡是通往京師的大道，皆有驛站之設，京中的曹公公用八百里傳書，催促我回京，便是經由這驛站傳遞，一般是六十里一站，天下若眞有所謂千里馬，若眞日行千里，不用兩日也死了，所謂八百里傳書，不過是逢站換馬，除非是十分機密，專差專使傳遞，才換馬不換人，姊姊，皇上還有一位大公主，這是不是大事一件，我不用問也知道，這時候，不但黃門令已得報了，經由驛站傳報進京的快馬，少說已換過了五七匹，不出三日，曹公公就會報奏皇上知道。」

柳倩道：「哼，人家怕了你，這個如朕親臨的公主千歲，人家當你的話是聖旨，不敢不聽，也不敢不信，這話傳入了宮中，嘿嘿啊，可是再好也不過了，哈，眞妙不可言。」

「眞妙不可言？」輪到小青兒發怔了幾句話嘿，哼，哈出到齊，對柳倩來說，才稀奇古怪得出奇，這不是她熟悉的姊姊啊？

柳倩道：「那曹公公一捋髭鬚，說：雙胞胎生孖女多有，一個肚子豈會隔年再生一個娃娃，這妞兒胡鬧得不成話。」

小青兒格格笑得亂顫，說：「公公那來鬍子，太監要是生出鬍髭來，多幾個頭也砍掉啦。」

「是麼？」柳倩說：「沒鬍髭，難道摸下巴也不行，虧你笑得出來，小青兒，那曹公公一摸下巴，嘿，皇上龍顏大怒，就一拍桌子，可就有你哭的時候啦，你，小青兒，你不問爲甚麼嗎？因爲你一回宮，就揪住你、打你這不成話的丫頭一頓屁股。」

小青兒道：「我才不問哩，因爲我又立了一件大功，因爲皇上絕不打我的屁股，因爲……那曹公公不摸下巴，却對皇上一點頭，說道：『這就是了，這才是陛下的女兒。姊姊，我早對你說過，曹公公和皇上明知我不是公主千歲，所以壓根兒我

就不欺君，那麼，眞正的公主在那裏啊，不用說，那驛站快馬傳遞的奏章上有所描述，姑娘十七八，年齡正相當，貴妃被刦出宮，可不是十七八年了麼？假公主叫她姊姊，模樣也有幾分兒像，於是……於是，我的話一般人不得不信，也不敢不信，唯有曹公公和皇上，更是千信萬信。恭喜姊姊，賀喜姊姊，我更要謝姊姊，有你替代了我，今兒後，你才是公主千歲啦，皇上百年後，你也就是女皇帝，我啊！於是海闊天空任遨遊。」

小青兒一躍而起，柳倩一把沒揪着她，倒失了小青兒的踪跡。直恨得她牙癢癢，叫道：「鬼丫頭，敢情你是個不存好心，壞了心腸的壞丫頭，這幾日來，我幾番忍住了不和你相見，怕的是因而揭穿了你假冒公主，欺君罪不輕，不怪你一見面就叫我姊姊了，敢情是存心不良，你這壞了心腸的鬼丫頭，給我滾出來。」

小青兒沒滾出來，只從一株樹後伸出頭來，嘻嘻笑，說：「姊姊，現在你不想跟我回宮也不行了，因爲天下雖大，再也沒有你躲藏的地方，因爲你知道得再清楚不過了，皇上一道聖旨下，遍搜天下，就沒有你能够躲藏的地方。當年貴妃還有西域可躲藏，現在皇上知道有那麼個地方，也能從那裏把你揪回來，姊姊，你也知道得很清楚，當年貴妃母女躲避搜查，吃了多少苦，到頭來死在荒山野嶺，死後收殮的棺木也沒有，你說多可憐，所以，你別想逃，還是乖乖地和我回宮。」

老實的柳倩把小青兒的話信以爲眞，不，是越想越有道理，也越是害怕，她和木兒公主年歲差不多，在那曹公公和皇上心目中，當然也成了眞公主了，何況今日親眼見到，小青兒在寶廳的一句戲言，一個時辰後，百里外的淮陰就有人一口咬定她是大公主了，那酒樓中不下數十人，數十人也親眼見到那淮陰知府拜過她這大公主，眞成了鐵案如山，更何況兩位總兵，十二個宮中侍衞也拜過她這「大公主」，早晚就會回京入宮，小青兒年紀不相當，尙可否認，她可萬難辯說了。恨只恨這個該死的壞心腸的鬼丫頭。

壞了心腸的小青兒倒又幽幽地嘆了口氣，道：「可憐兒的姊姊，其實，你雖然代替了我的位兒，但天再寬，海再闊，也不能任我遨遊的，皇上和曹公公那會放我出宮，今兒後，我姊妹成了一根綫兒拴的兩個螞蚱，跑不了你也走不了我。不過，現在而今，要想脫出皇宮那個牢籠，辦法也非是沒有，我已有了一個在此。」

柳倩急道：「鬼丫頭，有了辦法，還不快說。」

小青兒已轉了出來，說道：「姊姊，你可知道，怎生我在江湖上，從大江過了黃河，至到入了京，才被誤認作木兒公主？別人不知，你可是知道的，那有十分相像的人，若說我像，那麼你更像了，是不是？之所以我被人誤認是木兒公主；第一，我飛劍誅狠牙山的山賊，與傳說中的木兒公主一般厲害，不由人不想到公主：第二，因爲我掃平山賊有功，保定府待我如上賓，替我備了衣，原來那是宮妝衣裳，正合了貴妃圖形上所繪的，再巧的畫工，也不過只能畫來神似，其實又何止貴妃，千古美人入畫，畫來其實全出一個模子，那輪廓兒總是一般無二，都認爲瓜子臉兒最美，於是畫上的美人兒，一般都是瓜子臉兒，姊姊，你不也是麼。」

柳倩不自覺摸着臉兒，那是眞的，若說像，她比小青兒更像木兒公主，她的下巴更要尖些，道：「那又如何？」

小青兒道：「辦法只有一個，找出木兒公主來，暗中知會我，把木兒公主誘上京去最好，否則也休要失去了公主的踪跡，到了時候，你給她穿上宮妝衣裳。」

柳倩道：「我明白了，你是說：讓人見到穿上宮妝衣裳的木兒公主，不用說，是宮裏的人了。」

小青兒讚道：「姊姊，敢情你也會用心思了，正是這個主意，木兒公主即使不願回宮，也讓皇上和曹公公知道公主的眞正下落，當然，最重要的是，讓他們相信，我並不是眞正的公主。」

柳倩道：「那麼，你……小青兒，你眞不怕欺君！」

小青兒道：「壓根兒我就沒有認過是公主，欺啥君，是曹公公千求萬求，求我別搖頭，看在皇上的病體，看在江山社稷上，待除了反賊，那時任我去留。」

柳倩道：「既然有言在先，反賊一除，你豈不成了自由身？」

小青兒道：「只不過是那曹公公啊，曹公公的話，皇上不點頭，也是算不得數的，雖然皇上也許已知我不是公主了，只不過皇上心眼兒裏，可是把我當作眞公主對待的，除非他親眼見到了眞公主，否則我還眞不忍心離開他，曹公公嚇唬我說，我若離京不回宮，皇上必又會病倒，那時就沒命了，所以……」

柳倩吁了一口長氣，恨道：「你這該死的鬼丫頭，原來也嚇唬我，但既然我去替你找尋木兒公主，怎生捉弄我？」

小青兒道：「姊姊你打從鎭江起，你一直暗中跟隨着我，你難道還不明白，我何曾有半點兒自由，說好說歹，好不容易才擺脫了那黃門、貴人、宮女，捨舟登陸了，不料仍被兩個總兵侍衞寸步不離，那晚在高郵爲了出來找你，不過離開了半夜，但他們已出動了數萬大軍尋找我，這番在寶應，若不是連哄帶唬，簡直是以功勞來賄賂那些總兵侍衞，我姊妹如何能單獨相處，却不料才離寶應，一到淮陰，仍然飛不出那個看不見的牢籠，姊姊，說眞的，我沒有捉弄你，却是我那一句無心的戲言，倒令我有了主意，不用說，三五日內，我們尙未到京，宮中已知有了一位大公主了。」

柳倩道：「還說不是捉弄我，我若到了京，你說得不錯，我眞百口莫辯了。不，我不進京了，看在姊妹份上，我去替你尋訪木兒公主。」

「不，你非進京不可。」小青兒說：「更緊要的是除反賊，待把東平王正了法，那時天下太平，你才能走。但宮中侍衞，京中的九城兵馬，皆是見風駛艃的人，既然能投靠過東平王，是否皆已眞心歸服朝庭呢？何況東平王沒了兵馬，再作亂，就靠江湖死士了，我一人孤掌難鳴，如何保護得了皇上，我守在皇上身邊，動彈不得，豈不是敵暗我明。」

柳倩道：「但是……」

小青兒道：「不用但是了，我非但不要姊姊入宮，而且不讓人見到，但姊姊你却宮裏宮外無所不在，對皇上和曹公公來說，知道有個不現身的大公主，不，該說是眞公主在身邊，心知眼不能見，對那東平王和他的死士來說，却只知暗中有個神出鬼沒的高手，武功高不可測的高手，連番對他們施以警誡，教他們不敢妄動。」

柳倩伸了伸舌頭，道：「我可沒那個本事，別說宮牆萬仞，宮中除了御林軍，我知道侍衞中有不少眞正的高手。」

小青兒道：「不用你入宮，手脚由我來做，明裏我是公主千歲，暗中我就成了大公主，只要略施手脚，我就能令皇上感覺到大公主無時不在他身邊，那東平王府，可要由你去施展大挪移的功夫，還有你那能發出一片金霞的金鈴兒，能派大用場。少不得我也要出來助你一臂，姊姊，若是那反賊一覺醒來不見了鬍鬚，那些死士一覺醒來不見了髮髻，你說：他們還敢不敢造反？」

柳倩道：「敢情你是這麼個主意，小青兒，你不但是個壞透了的鬼丫頭，而且，仍然是個淘氣透頂的鬼丫頭。」

小青兒格格笑道：「姊姊，你不覺得既辦了天大的正經事，又好玩兒麼？只待東平王拿下天牢，就再沒咱們的事啦，姊姊，你說，這又是不是無量功德。」

柳倩的粉臉兒上也現了笑容，道：「小青兒，你雖然又壞又淘氣，但說功德，可也眞不小，我便依你。」

小青兒含笑的眼睛深遠極了，那心兒必已飛到了九霄雲外，說：「那曹公公和皇上等呀等，曹公公望穿了老眼，想煞了那父王，說：我的兒，你在那裏啊？各州縣府的奏文，明明有一位大公主，宮中神出鬼沒，也分明有個大公主，就是感覺得大公主無所不在，貴人宮女還有衆黃門，也言之鑿鑿，不是眼花，分明見到大公主，不同時候，不同地方，大公主乍現還隱，可憐兒的皇上和曹公公，偏偏就是不眼花。」

嘿！到了小青兒咀裏，通通都可憐兒了，可憐兒的醉貓，可憐兒的姊姊，可憐兒的曹公公，連九五至尊，也成可憐兒的皇上了。眞好笑。

柳倩笑了，映着那湖面反射的陽光，笑臉像盛開的鮮花。

小青兒兀自神往地說道：「於是，漸漸，漸漸地，那無所不在的大公主，就活在皇上心中了，就算仍不能完全替代我，也替代了一半兒，於是，我溜出去逛個半天一日，也不緊要了，於是，漸漸公主千歲離宮三五日，也習以爲常了。忽然，有一天，姊姊，你來了。」

小青兒回過頭來，像從一個遙遠的地方回到柳倩面前來，因爲她的目光不再那麼深遠了。

「我……來了。」

「你來了。」小青兒說：「因爲你找到了木兒眞正的公主千歲，但願她們父女能和好，不，姊姊，恨皇上的只是她娘，貴妃才恨皇上，木兒公主其實並不眞恨皇上，我知道，何況貴妃屍骨已寒，早已入土爲安了，她一定會回到父王身邊，於是，陸公子成了駙馬爺，說不定，那兩個妃子的其中一個，已替皇上生下了太子，於是，天空海闊，又任我遨遊。」

「小青兒，你仍然是個壞透了的鬼丫頭。」柳倩哼了一聲，說：「你在宮中裝神弄鬼，一會兒大公主，一會兒又回復了公主千歲身，可好玩得緊啊，却苦了我戴月披星，奔波勞苦，去替你尋訪木兒公主，還得把木兒連哄帶騙上京來。」

小青兒一頭鑽到柳倩懷裏，仰着臉兒說：「好姊姊，你不可憐我，誰還可憐你的小青兒。」

不用撒嬌兒的小青兒一陣搓揉，柳倩早就心裏肯了，這鬼丫頭是人小鬼大，當眞這才眞是兩全其美，而今人人都知道皇上還有一個大公主，待得那木兒公主回轉宮中，自是再無眞與假之分了，既不冒充，亦不欺君，小青兒就輕輕易易，就能脫了身，對朝庭來說盡了忠，對皇上來說代木兒公主盡了孝，對天下黎民來說行了仁，對木兒公主來說有了義，眞是忠孝仁義皆全，嗳呀，眞了不得，眞虧小青兒想得到。

柳倩把小青兒摟緊了，不，她從小就憐愛這個小妹子，甚至愛她的刁蠻，愛她的淘氣，愛她壞透的搗蛋，而今，更愛她的聰明，愛她過人的大智大慧。

「我哄你玩兒。」柳倩說：「我爲何而來，又爲何陪你上京，不就是爲了助你脫身麼，却不料你倒有了萬全之策，小青兒，不怪那皇上對你也千依百順，言聽計從了，而今我再也不担心你欺君有罪，倒担心皇上太愛你，甚至勝過他的親生女兒，捨不得放你出宮。」

小青兒笑了，道：「姊姊，你不用替我担心，隨機應變，到時不怕脫身無計，只是打從現在起，你這位大公主，只可讓人知，不可讓人見。姊姊，你必定以爲這些日子，我把功夫擱下了，是吧？咱們來比一比脚程，我打前面走，你來追趕。」

小青兒那是和姊姊比脚程，原來她有計，既然兩人的行藏已敗露了，淮陰府認出了她們來，往北走，必經的路途上的各州府縣，也逃不過官方耳目。

柳倩倒認眞考驗起她的功夫來，不料上路不多久，便失去了小青兒的踪跡，這鬼丫頭又玩啥花樣兒？

柳倩不急了，四下一張望，敢情不是走在大道上，大道在脚下，里許外有個小鎭市。叫道：「小青兒，別躲藏了，快出來。」

在朱仙鎭的河曲之曲，柳倩那日不找這小淘氣三五七次，從小兒找到大，就沒有一次找出她來，結果總是被突然溜出來的小淘氣嚇一大跳，結果是姊姊學乖了，不找了，明知她在左近，叫一聲，就走，怕小淘氣不跟來，因爲不能餓着肚子玩迷藏。

咳！眞是個長不大的小淘氣，這是甚麼時候，倒又和她玩迷藏，但也不由她不慚愧，小青兒的功夫豈僅沒擱下，任她怎麼苦練，小青兒總是勝她一籌。

她又叫了兩聲，小青兒仍不出來，她可作難了，氣上心頭的柳倩只走得兩步，便又停下來，她怎可向小鎭上走去，甚至也不能落到大路上，因爲大道上人來人往

，她哼了一聲，心裏却嘆了口氣，索性坐下了，且看鬼丫頭躲到幾時。

不用等多久，柳倩的眼睛睜大了，打小鎮那面來的，不是小淘氣麼，攜着個大包袱。

敢情小青兒到鎭上去了，帶回來兩套衣衫，鞋襪之外還有頭巾，男兒的頭巾。

小青兒衝着她一笑，說：「姊姊，我知你一定會等我，非是我不說明，而是想不到姊姊來得這麼快。」

柳倩哼了一口，八成兒小青兒以爲買了衣衫回來，她還沒趕到，生性溫柔的柳倩自然不是眞生氣，何況被小青兒帶回來的衣衫驚奇，她左望右望，道：「這衣衫，你買來給誰穿？」

「你和我，」小青兒道：「待會咱們就大搖大擺入市集，你是相公，我是小書僮，那邊有山神廟，我們去換過衣衫。」

好主意，沒多一會，小鎭上就來了個俊秀的小相公，後面跟着個頭上挽着雙髻的小書僮，一般兒俊秀。別瞧柳倩嬌俏溫婉，到底從小練功夫，扮成了個小相公，還似模似樣。

俊秀的小相公嬌生慣養，人前難免有些兒靦覥，那有何奇，好在應對有粗聲粗氣的小書僮，誰又會奇怪溫文爾雅的小相公有個野性的小書僮呢。

人前慢慢走，到了無人之地，兩人便行走如飛，一路雖無阻，每過州縣，小青兒却總要停留，夜晚宿店，小青兒必要出去一趟，即使白天路過打尖，小青兒也總要把柳倩留下在酒樓中，有時一去半個時辰。柳倩不問，心下可明白，小青兒必是到衙門中做手脚去了。她眞不蠢，小青兒每次離開她一會兒，必把公主千歲的玉印帶在懷裏，白天那玉印本就在小青兒懷裏，但夜晚宿店，小青兒回來取出玉印放在枕下，可瞞不過她。

柳倩猜得一點兒也不錯，那北上京師的沿途各州府縣，不論白天夜晚，那官府的簽押房中，或內書案上，總會神不知，鬼不覺地出現了一紙公主千歲的密諭：大公主與公主千歲已兼程回京，罷迎送，即奏聞。

那數日之中，北上帝京的大道上，就不知跑壞了多少匹駿馬，驛馬不絕於途，忙得那驛承衣不解帶，數日之後，宮中紛紛交頭接耳，南面稱尊的皇帝成了南望的君主，皇上也衣不解帶，那內侍臣與曹公公，黃門與宮女，誰又敢解帶，從午門直達皇上的寢宮，連同偏殿，都整夜燈火通明，那天安門，正陽門，永定門，眞個是城開不夜，却非金吾不禁，守城的換上了御林軍，九門提督更是日夜頂盔貫甲，守候在城門口。

這日午夜過後，東平王府突然燈火通明起來，但只有驚惶奔走的脚步聲，沒人聲，不但交頭接耳，而且人人戰慄自危，因爲東平王的五綹長鬚，在睡夢變成了四綹，四個名是護院的武林高手，幾乎在同一瞬間，皆在一片耀眼金霞中，不見了髮髻，既然見到一片耀眼的金霞，自不是在睡夢中，而且人人皆有兵刃在手。但擾攘到天明，搜遍了東平王府，却不見敵踪。

天甫黎明，守候在午門的文武百官，已紛紛打道回府，因爲內侍臣出來宣諭，今日皇上不早朝，一個耳語也迅速傳開了來！

公主千歲回宮！

喜相逢　京師聚巾幗

「姊姊，你在那裏啊？」

一個聲音從她身後傳來：「你這鬼丫頭一聲不響竄進來，嚇了我一跳。」

小青兒在柳倩身後現身出來，在柳倩心目中，她永遠也是個長不大的鬼丫頭。

在柳倩面前，小青兒當然沒了威風，因爲她當然不是公主千歲。

「唷！」小青兒說：「敢情你只得這麼一點胆量兒，這就嚇着你啦。」

柳倩嘆了口氣，苦笑搖頭，道：「小青兒，我眞怕，一旦被人發現了，就會被捉入宮去，小青兒，這是甚麼地方啊，你說，眞不會有人前來？」

小青兒道：「這是曹公公的私邸，太監無兒女，可不是就斷了香燈，一般兒也有兄弟姊妹，曹公公從他的兄弟那裏過繼了一位侄兒作了子，現在在戶部已做到三品大官了，這就是他的家。」

「是麼？」柳倩掃了一眼，道：「但偌大的一個園子，高牆圍繞中，連一個人影也沒有，人聲倒有，却是在園門外，牆那邊。」

小青兒在太湖石上坐了下來，伸了伸腿兒，像是倦極了。她如何不倦呢，打從昨日黃昏時候進京城，她和柳倩辦了多少事，她把柳倩安頓到這園子裏來，從夜半到而今，何曾闔過眼，她有多少事要向皇上奏聞，又有多少話要向皇上解說，尤其是關於大公主，當然，她和皇上再加曹公公，好生樂了一陣子，當皇上知道東平王五綹青鬚變成了四綹，只怕那曹公公樂得咀也闔不攏來，因爲他好多年沒見過皇上這麼捋鬚開懷大笑了。

「如何沒有人。」小青兒伸了個懶腰，道：「園門外是曹公公那兒子的內眷，也即是這私邸的後堂，這園子原是那過繼的兒子爲孝敬曹公公而建的，好讓曹公公在宮中侍候完了皇上，前來享受一下兒孫繞膝被侍候之福，自從貴妃出了宮，曹公公也被皇上冷落了些，曹公公也有了更多時候來這裏過些靜養的日子，是以，那些討好曹公公的人，千方百計去天下尋來這麼多奇花異草，據說，這太湖石還是從蘇州老遠運來的呢，姊姊，你瞧見那水閣麼，聽說巳退休的吳閣老建來送給曹公公的，還有那沉香亭與九曲橋，和這滿池的蓮荷，姊姊，你萬萬想不到，竟是那叛賊東平王建來送給曹公公的，原來那叛王早巳處心積慮，早有竊國篡位之心。」

柳倩隨小青兒手指處緩緩移轉，那水閣果然匠心獨具，但若比起黑羅刹那竹屋來可不算得是巧奪天工，尤其是九曲迴橋和沉香亭，那濃烈的富貴氣令柳倩不喜。

「誰教你說這些，」柳倩不耐道：「你說，眞不會有人進園來麼？」

「當然不會有。」小青兒道：「曹公公見我在宮中悶得慌，就帶我來玩耍，其實這裏有啥好玩呢，不怪曹公公能討得貴妃皇上的歡心了，原來他善伺人意，他知道我是厭惡宮中太多的繁禮褥節，來了一

次，曹公公見我喜歡，就命人把園門上了鎖，雖然不是送給我，却給我獨個專用了，從此以後，除了按時按候派人進園來洒掃和整理花木外，甚至連內眷也不准進園來。」

柳倩鬆了一口氣，道：「現在，告訴我，那皇上和曹公公要你交出大公主來，雖然我知道你這鬼丫頭鬼計多端，却是怎生應付的呢？」

小青兒嘻嘻一笑，說道：「了不得，大公主尚未進宮，立下了天大的功勞，皇上聽說那叛王一覺醒來不見了鬍鬚，滿懷歡暢，直樂得闔不攏咀來，是我說道：東平王造反有據，但證據在黃門令處，叛將也得押解來京，運河行舟緩慢，最快也要月後才能到達，東平王一日不會拿下天牢，咱們一日仍不得安枕，要防他狗急跳牆，是以雖然巳施懲戒，却仍大意不得，有我在宮中保護，皇上可無慮，但東平王豈可不加嚴密監視，查看他的一舉一動，捨大公主，無人可當此艱巨的重任，既然在暗中監視，大公主又豈可露面。是以我要皇上以社稷爲重，且忍耐些時，待大功告成，大公主自然不請自來。」

柳倩發了半晌楞，才道：「小青兒，你胡說，難道你眞也是金口玉牙，你的一句戲言，就作了眞，皇上連我的面也沒見到，也沒加封，你敢一口一聲大公主。你眞敢在皇上面前也這麼稱呼我。」

小青兒笑啦，說：「姊姊，別樣事兒不行，是眞公主，又何用加封。」

「但我不是眞公主啊？」柳倩說。

小青兒道：「嘿！姊姊，你怎麼忘啦，你要是眞公主就好了，咱們也不用費這麼多心機，費這麼大的勁了，眞公主不用封，封的就不是眞公主。昨晚我一回到宮中，就直入皇上寢宮，曹公公就立即把寢宮中的宮女太監趕了出去。」

「那是……爲甚麼啊？」

「因爲公主有了兩個，」小青兒格格笑起來，道：「一個眞，必有一個假，原來皇上緊張得了不得，你瞧，姊姊，我說的是不是，我這個冒充的公主不怕，那皇上倒怕啦，還有那曹公公。」

「可不是又胡說啦。」柳倩大奇，她看得出來，小青兒說得認眞，一些兒也沒有胡說。

小青兒道：「我倒巴不得他們承認我是個冒充的公主，不，壓根兒我就是冒充，從頭到尾我就不承認我是公主，而是他們硬把公主千歲這名號加到我頭上來，所以他們怕啦，怕公主千歲這條無形的鍊兒，再也拴不住我，我就要飛啦，從此一去不回頭。」

柳倩點頭道：「當眞想來，那皇上和曹公公當眞作了難，人人都知公主只有一個，而今鑽出兩個來，一個眞，一個必假，你這鬼丫頭在這半年多來，不但立了大功，而且最會討人喜歡，那是皇上早巳把你當親生女兒一般看待了，不怪他要害怕，不是怕有違王法，而是怕失去了你。」

「正是如此。」小青兒道：「我一進入寢宮，曹公公即把所有的人全趕出去宮了，皇上就說：『我兒一路辛苦，快到我跟前來。』不料曹公公却巳取出了詔書，要我跪下接詔，說道：『天下臣民久巳奉千歲與公主，但入宮之時朕躬違和，口封而未詔册，無詔册不入太廟……』我巳記不得那許多了，無非是說我孝感動天，起聖上沉痾，有功社稷，於萬歲千秋，造福天下黎民於水深火熱，不過就是那一套兒，姊姊，敢情那詔書中大有文章，後來我才想通了。」

柳倩道：「這有何難明的，他說天下臣民奉千歲爲公主，文章就在這裏了，就是說你本來不是公主，詔書巳寫得明白，由千歲加封的，好啊，而今你這個公主，皇譜上亦有了名兒，是個名正言順，有皇譜爲證的眞公主了。」

小青兒噘起咀兒來，道：「我如何懂得那許多，待知上了當，却巳胡裏胡塗的接了詔啦，那曹公公又言道：皇上因爲我立了大功，加封我爲逍遙公主，巳在景山之麓，北海之濱，爲了修建了一座逍遙宮，更賞黃金萬斤，白銀十萬，凡宮中的珍玩和珠寶，任我選擇千件。」

柳倩咋舌道：「了不得，豈不是逍遙宮成了金山銀山。」

「嘿！」小青兒道：「姊姊，妳知他們這是甚麼意思，就是說，只要我不離京，就任我自在逍遙，逍遙宮既不在皇城之中，自不受宮中的禮法拘束，甚至許我接取家人來同住，特許我不用黃門執役，若我不喜歡宮中的宮女，便自選僕婢。」

柳倩也不禁好生感動，道：「那皇上對你，可眞是皇感浩蕩了，你說許你接取家人來共同居住，只怕這才是把逍遙宮建在皇城外之意，皇上和那曹公公，可眞對你煞費苦心。不用說，先這麼安置了你，才問到大公主了。」

小青兒拍了一下掌，道：「姊姊，可給你猜着了，你說奇是不奇，我說大公主巳和我商量好了，此刻來見皇上，身份巳明，便不能暗中監視那叛賊的舉動了，但大公主偕同我進京，却巳街知巷聞，那叛賊必巳打聽得清清楚楚，那麼，何以只得公主千歲一人入宮，不用說，就巳知道他的鬚是怎麼斷，他那四個倚爲肱肘的武林高手怎生不見了髮髻；不用說，從此以後，東平王府日日夜夜，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了，嘩，我只道皇上和曹公公會大失所望，那料皇上只是點了點頭，曹公公說我辛苦，喚進宮女，要我歇息。那時怕不巳四更天了，我那裏睡得着，天尚未亮，我就溜了出來。」

「天未亮時你就溜了出來？」柳倩望望天色，那一輪紅日東昇，該巳是辰初時候了。

小青兒道：「姊姊你初次入京，道路不熟，少不免我要去東平王府轉上一轉，嘿！午晚前我們進去如入無人之境，不料那府中反而倒沒有了燈火，我說他們巳是草木皆兵，是眞一些兒也不假，我一見暗伏殺機，試打出一塊小瓦片，好傢伙，立即有十多枝硬弩強弓射出，不但牆角簷下皆暗伏有人，那窗戶中，顯有更多人埋伏，越是那東平王住的後院，防備得也更嚴密。」

柳倩道：「小青兒，你從小胆大妄爲，天不怕，地不怕，你沒進去吧？」

小青兒道：「若不進去，豈不白走一趟，既巳發現了他們的埋伏所在，他們巳

由暗轉明了，我却是由明轉暗，我只是轉了一轉，至少打傷了他們十數人，自不然前前後後，或左或右，我也得現現身。」

柳倩心頭一陣緊，手心中已捏了一把汗，道：「你也太胡鬧了，若是箭如飛蝗，連珠快弩，大挪移的輕功再神妙，也保不受傷，即使躲得過高手準確的箭弩，却不能躲過驚弓惶弩。」

小青兒眉梢揚了揚，道：「我不是好好兒的麼？這麼說，東平王府的弓箭手，都是高手啦。」

柳倩搖搖頭，肅容道：「小青兒，咱們有言在先，你管你的宮中事，東平王他給我，沒我同行，今後不許你獨個兒去。還有，天亮後你又去了何處？怎生這時候才來？」

「啊唷！」小青兒道：「你不問，我差點兒忘啦，這園子誰也不敢進來，自然我也不能告人，說你大公主在此，沒飲沒食，餓壞了大公主那還了得。」

小青兒去取了一盒飯來食，飯食之外，還有糕餅點心。

小青兒道：「姊姊，時候早了，店舖多沒開門，爲何這時候才來，就是這緣故，你那知我跑了多少條街道，才買齊這一盒食物。」

柳倩怔怔地望着她，說：「那麼，我一覺醒來，外間那一盒食物不是你送來？你也沒命人送來？」

「在那裏？」小青兒忙跳出去，怔住了。

果然外間梨花木的漆案上，在那景泰藍鼎盒和牙雕之間，放着一個食盒，那粗糕的白木食盒，和案上的擺設眞不相稱，而且白木已不白了。

柳倩一瞧就明白了，跟出來就道：「會不會，是前面的人家，曹家人……」

小青兒猛搖頭，道：「曹公公當着我的面嚴令家人，連園門也不許走近，即使作晚有所見，也會裝作不曉得，豈敢？」

柳倩道：「是啊，昨晚來時，我們連燈也沒掌，而且月色皎潔，也不用掌燈，我見你那麼熟悉，像回到了家一樣，你一走，我就放心倒頭便睡，忐怪，若是個平常人進來，倒會不驚醒我？」

小青兒拿起那食盒來瞧了又瞧，搖頭道：「這又那是富貴人家用的食盒，便我這個就便買來的，雖不好，也乾淨得多。姊姊，別說了，你等一等。」

一會出來，已換了衣衫，又成了個小書僮，小青兒昨晚進宮，已換上了打鎭江動身時穿的那一套衣衫。

柳倩道：「你這是做甚麼？」

小青兒嘻嘻笑，說道：「眞好玩，這一路北來，誰也沒有認出咱們來，說來慚愧，姊姊，在京城這麼多日，連街也沒逛過。」

柳倩仍是那一身文生相公的衣衫，她又比小青兒大多少，既然沒有認識她的人，小青兒換過了衣衫，野丫頭立即成了野小子，好啊，逛街去。

園後牆外是引水入園的水溝，溝外又有綠樹成陰，隔開了民居，右牆外却是一條胡同，出去就是西單大街。

原來那年適逢大比之年，試期雖在秋後，天下擧子到京的已多了，無親投靠的多賃民居讀書，十有七八倒都帶着書僮，來到了天子腳下，京師繁華，誰不要逛街，是以到處可見南腔北調的擧子，是以兩人走在街道上，若是有人多瞧瞧兩人幾眼，不過是由於主僕二人俊美之故。

小青兒不識街道，却能輕易找到東平王府。只見大門緊閉，只有一道側門開在那裏，眞是門庭冷落車馬稀，簡直闃無人跡，顯是因爲昨晚擾攘了一夜之故。

姊妹倆倒不便走近了，因爲那是一條死胡同。見無異狀，這才漫無目的，信步逛去，逛到了前門大街，已是日中時候，萬國衣冠朝晃旒，正陽門巍峨高聳，氣象萬千，那街道寬闊又繁華，酒樓林立。

柳倩忽地一縮步，小青兒一怔，瞧見了，嘿！「怎生這魔女也來京了，而且來得這麼快？」

崔玄兒！仍是那一身玄衣，還有個白衣女子跟在她身後。

小青兒不認得，柳倩却老遠就認出來了，離姑手提一個包袱，跟在崔玄兒的身後。

如何不老遠就認出來，一黑一白，黑白鮮明尚在其次，那兩人行經之處，行人皆佇足，崔玄兒是美人胚子，那逍遙君從萬萬千千的民家姑娘中挑選出來的人，還會是醜的麼，逍遙宮八仙姑中，離姑年紀最幼，雖說最幼也年近三十了，但駐顏有術，看來比崔玄兒年齡大不了幾歲，也不過雙十年華，白有白的美，黑有黑的俏，其實崔玄兒一身玄衣，更襯托出她肌膚勝雪，又怎會不引得行人駐足，尤其是崔玄兒揹着那又粗又厚的玄鐵劍特別搶眼。

柳倩一皺眉，側過身子，低聲道：「小青兒，咱們走吧，別招惹她。」

柳倩不說還好，小青兒眉兒一挑，已搶前了去。

原來那崔玄兒和離姑向一座酒樓走進去了，那小青兒何用言語，她往前走了，不怕姊姊不跟去。哼！當眞他會怕了這魔女不成，也不問問，這是什麼地方，誰的地頭。柳倩把崔玄兒說得神乎其技，說得那黑羅刹天下無雙，嘿嘿！她偏要鬥她一氣，好歹教崔玄兒再吃她幾個耳括子。

柳倩迅速向自己身上望了一眼，崔玄兒和離姑認得出她來麼？

小青兒只這麼一鑽，已閃過了幾個行人，到了那酒家門口了，柳倩那敢呼喚，一出聲，那兩人準聽得出來，尤其是離姑，當眞，這幾日來，她口雖不言，心下無時不惦念着 母子兄妹的團聚，崔牧可已北上，母子相逢，該是如何驚喜。她心下對崔牧感到一陣歉意，因爲她錯怪了崔牧，她怎會把黑夜中小青兒的淘氣的吻，錯認是崔牧呢？她若不是心中念念不忘崔牧，小青兒比他矮了一個頭，說甚麼也不該錯認是他的。

她多想知道，那母子兄妹是否已團聚了？崔牧約定要北來相會的，這崔玄兒也來到了北京，崔牧呢？

她快步地跟了過去，那心兒怎生跳得那麼厲害啊？但願崔玄兒和離姑認不出她來。

她走到窗門口，小青兒上了樓，但願她的心跳不那麼厲害就好了，小青兒改了妝，活脫就是個野小子，她可要裝得大方

些。

柳倩這裏尙未走出樓梯口，已聽小青兒在嚷嚷，說：「呔！那酒保走來。」

時已近午，樓中已有了五成人客，崔玄兒和離姑坐在臨窗的一張桌邊，小青據了臨桌，大剌剌地面對着兩人。

還好，那崔玄兒和離姑初來乍到，放着身邊的酒保不理，倒去望街景，柳倩忙不迭溜過去，背對着兩人，在小青兒對面坐了下來。

「呔！」小青兒又嚷嚷道：「酒保走來。」

柳倩慌忙對她搖頭，直皺眉頭，眞恨不得給她一巴掌，這鬼丫頭難道眞怕人家認不出她們來。

小青兒道：「豈有此理，人家不睬他，他却黏在人家面前，我這裏呼喚，他却不過來，公子爺，這小子色迷迷，八成兒被兩個小媳婦迷着啦。」

柳倩要阻止，那還能够，小青兒大聲嚷嚷，嚷得樓中人客都向這邊望。那崔玄兒和離姑如何聽不見，只聽拍的一聲響，原來是崔玄兒解下背上的玄鐵劍，拍落在桌上。自不是爲小青兒而解劍，但拍落時杏眼兒圓睜，可是衝着小青兒。

還幸那酒保見柳倩入了座，忙走了過來，只聽離姑道：「小姐，休和那沒家教的小人兒一般見識，你答應不惹事的，是不是。」

柳倩也對嘻嘻笑的小青兒狠狠瞪了一眼，何況走過來的酒保，也隔開了崔玄兒的視綫，顯然離姑的話也生了效，那崔玄兒這才沒發作。

柳倩低聲道：「你再胡鬧，我可走啦。還不吩咐取菜來。」

小青兒粗着嗓門道：「那酒保，好酒好菜，只管取來，小爺爺有的是金銀。」

酒保分明哼了一聲，還好，小青兒歪着頭兒，在向崔玄兒這面溜，只有柳倩才聽得出來，其實只能看得出來。那酒保揚了揚眉兒，皮笑肉不笑，哈腰道：「敢情今兒來了財神爺，若說好酒好菜，兩位小爺還是眞找對了地方，金字招牌厚德福，祇此一家，別無分店，咱們認了第二，北京城無人敢認第一，拿手脆皮鴨聞名天下，關東鹿，西山狸，松江鱸，黑河鰣，海味山珍，應有盡有。」

那酒保不待兩人再開口，已喚來夥計幫手，把兩張桌子拼成一張，使了個眼色，登時往來奔走，跑了個腳底朝天，傳杯筷，送酒餚，把菜名兒唱得震天價響，說：「人家小爺多的是金銀，咱們可要侍候得慇懃些。」

柳倩急了，更着急的是做聲不得，不開口如何能阻止得。明知酒保惱了小青兒有心整蠱。北京城的酒保，接待的是天下客商，自是見多識廣，那時候來京的擧子日多，可把兩人當作是土財主土包子進京城，小青兒窮嚷嚷，聲大大作威福，可知腰間多了金銀，口稱財神爺，其實心下在暗罵好小子，作了送上門來的肥羊兒。

柳倩急得對小青兒直使眼色，小青兒倒避開了她的目光，反倒大剌剌，挺高了胸脯兒，却有一個酒客笑呵呵，說道：「好心你啦，別作孽。」

酒保回頭說：「張二爺，人家小爺有的是金銀，要的是好酒好菜，咱們敢不待候！」

咄嗟間，先是酒送上來，大瓶小罐，蓮花白，竹葉青，狀元紅，茵陳綠，登時樓中酒香四溢，皆因那酒保唱一樣名酒，立即開了封泥。陳年老酒，開了封泥，酒帳自是算在兩人頭上了！

更多的酒客在打哈哈，却也有幾個在搖頭，皺眉頭的亦復不少，兩個少年大的不過十七八，小的十四五，衣衫也不見光鮮，帳是算在二人頭上了，又那能喝得了這麼多酒，自不然便宜了酒保店家。

小青兒正眼也不瞧，大模大樣，柳倩無奈她何，只顧盤算腰裏帶着多少銀兩，不知小青兒帶了沒有，數十兩銀子盤纏到京，雖然是走得快，也所賸無幾了。

她這裏直發愁，却聽離姑笑道：「小姐，待會有樂子咱們瞧的，自有人去收拾他。」

何消一刻功夫，大盤大碗的菜餚也送上來了，不多一會，已擺滿了兩張桌面，小青兒道：「天子腳下，首善之地，端的與別處不同，若不品盡天下名釀，嚐盡天下名餚，豈不辜負此行，公子請用酒。」

小青兒命酒保添了五七隻酒杯，把每樣名酒都斟了那麼半杯，可樂壞了酒保，愁煞了柳倩，這一來，那酒帳是再也賴不掉了，懷中的十兩八兩銀子，只怕不够酒錢，這該死的鬼丫頭。

這功夫，更多的酒客上了樓，竟已是上了個滿堂紅，柳倩眉峯愁聚，那理會上來的是甚麼人客，小青兒也多眼也不瞧，只顧自己吃喝，也忙着替姊姊送菜，好酒好菜，倒嚷個不停。

那離姑却瞧出些異樣來，怎生打從這兩個主僕上得樓來，隨後陸續上來的，竟多是虬筋栗肉的豪客，分明都是些武林中人。

崔玄兒那面也已要了酒菜，吃喝間，却也瞧出些異樣來，皆因先前在樓中的酒客，不但一夥一夥地離座下樓，人客多了，樓中反而靜了下來，大聲嚷嚷的只有一個，只有小青兒肆無忌憚，酒保們也不高聲說話了，穿梭往來更忙碌，因爲走了酒客，空出來的位兒，不多一會又坐滿了！

「忐怪，」離姑在對崔玄兒細聲道：「小姐，你瞧見沒有，上來的這些人！」

倒把柳倩提醒了，她倒想從兩人口中得知黑羅刹母子是否相聚，也許更想知道崔牧是否也來了京城，但兩人絕口不提，却提醒她酒樓中已換了一番景象，柳倩已在江湖上闖蕩了近一年，如何不增了見識，當眞奇怪，這般人分明是江湖中人，那眉目間的氣派却有異，但這批人可又不像是武職官兒，衣着是鮮而且說得上華麗，更奇的是無人大聲交談，只是不時作耳語，那酒保雖然往來送酒送菜，也再不唱菜名兒了，甚至跑得快，腳下却絕不發出聲來，嘿！偌大一間酒樓，不但靜了下來，那麼多的人客就沒一個抬頭向這面望的。

正因靜得異常，是以離姑的細聲說話，柳倩也才聽得清清楚楚，甚至小青兒也不嚷嚷了，柳倩怔了怔，這倒是古怪又稀奇，誰得罪小青兒，噘起來的嘴兒上，掛得上油瓶兒了，也分不出她是瞪眼，還是在蹙眉頭。

忽聽崔玄兒咦了一聲，說道：「離姑，你瞧，那來這麼多女子，那五個又是什麼官兒啊？」

柳倩探頭向樓下一瞧，已聽離姑在說道：「那些女子是宮女，這五個人是太監，咦！怎生直向這門口走來？」

可不是來到了樓下的大門口，而且馬隊之後，來了一隊服飾鮮明的兵丁，把街道上的行人趕得四散奔走，只有一宗，街道兩傍的店鋪並不關門閉戶。

御林軍！柳倩拿眼兒來瞧小青兒，不料這瞬間，驀聽崔玄兒一聲嬌叱，還重重地一拍桌子說：「我認得她了，是她！」

柳倩心下着慌，可是說她麼？就在她尚未打定主意要不要轉過身去的瞬間，嗤的一聲響，金霞流光，小青兒已大叫一聲：「啊呀！」說：「嘿！敢情你這魔女還會變戲法兒。」

那金霞再又一閃而沒，金鈴鐺，原來崔玄兒也能够把打出手的金鈴鐺收回去。

柳倩鬆了一口氣，因爲小青兒雖然大叫啊唷，不但叫聲不帶驚惶，而且嘻皮笑臉，只不過小青兒頭上的小帽兒不見了，垂下了滿頭青絲，原來今日出來匆忙，小青兒頭上來不及梳丫髻，像一路北來一樣，不知她打那兒找了頂小帽兒戴在頭上！

可不是崔玄兒會變戲法兒麼，把一個小子變成了大姑娘，這原是一瞬間，打從那金霞一閃，再閃而沒，那各桌上的人客楞得一楞，這才聽得轟一然聲響，嘩啦之聲不絕於耳，雜着幾聲驚呼，是那般人客紛紛推座而起，同一時間，又是在樓頭，那麼多人推座而起，那聲響如何小得了，不但柳倩嚇了一跳，便崔玄兒雖然抓起了玄鐵劍，也不禁發楞，一時張嘴不發聲，離姑也迅速離座，轉到崔玄兒身側。

柳倩恍然大悟了，因爲小青兒只不過那麼一擺手，示意那般人都坐下了，嘿！那四五十個漢子登時無聲地就落了坐，只有靠左邊牆角的兩張桌子，那五七個人客兀自站在那裏，也唯有那幾人，也才面露驚惶之色，却有一桌，仍無一人發出聲來，柳倩豈有仍不明白的，顯然都是宮中侍衛，認出了小青兒來，跟上來保護，不用說，樓下的宮女和太監，也是得報趕來侍候公主千歲的了。

小青兒且不理會崔玄兒，遙向那牆角站立的五七個漢子一點頭，說道：「你們都認錯了，寃有頭，債有主，先前那酒保說的不錯，只此一家，別無分號，金霞流光，再無別人，休寃枉了好人。」

柳倩再也忍耐不住，叫道：「小青兒，你……」

唯有那五七個漢子不離座，也唯有那五七個漢子神色可疑，如何還不明白，分明是東平王的人，好個狡猾的小青兒，這不是把昨晚東平王府攪得地覆天翻那筆帳，算在崔玄兒頭上了，她昨晚連番打出金鈴鐺，原是小青兒的主意，不過是要令王府的人驚疑迷惑，必是小青兒認出那夥人來，就有這麼巧，崔玄兒偏又打出了金鈴鐺，這不是嫁禍人家麼？

小青兒不理柳倩，說道：「好魔女，你可眞是太歲頭上動土了，八成兒你又想捱多兩個耳括子啦，來來來，千歲爺可不怕你。」

離姑聽柳倩一出聲，喜叫道：「原來眞是姑娘你，可被我找到了，嗳！」

崔玄兒一飄身，嘩啦一聲爆響，一脚踢開了一張空桌，離姑氣急敗壞，叫道：「柳姑娘，求求你，別讓她們……」

柳倩才叫得一聲小青兒，也不過才是崔玄兒踢開桌子，連身子兒也還沒立定，早聽脆生生一聲響，大夥兒只見崔玄兒挫腰旋步，一劍掃出，登時五音齊發，樓中也登時大亂，琅瑲之聲不絕於耳，原來是衆侍衛盡皆拔出兵刄，再又推座而起，只不過亂得快，靜得也快，樓中人衆無不驚疑，因爲那崔玄兒非但不是向小青兒撲去，反而在往後退，而且把慌忙掃出去的劍護在胸前。

而且，崔玄兒的左手摸着臉，臉上隱約可見一個五指掌印。

做到了宮中侍衛，就不算武林高手，也不是無能之輩，便是那沒看出來的，也知道是怎麼回事了，是那黑衣女子竄出的瞬間，恍出的人影却是兩個，就在大夥兒分清人影之頃，那黑衣女子已着了一巴掌，脆生生打在臉上！

誰打了那黑衣女子一巴掌？大夥兒目光落在笑嘻嘻的小青兒身上，驀然間，爆發出一陣喝彩聲，竟有十數人不約而同，齊聲唱道：「神威聖武，公主千歲武功蓋世無雙。」

小青兒格格一笑，說道：「今天要不看在可憐兒的醉貓面上，可不是這麼便宜你這魔女。」

柳倩急得忙不迭搶了出來，說道：「姊姊，休和這丫頭一般見識，這丫頭不過刁鑽狡獪，論功夫，那是姊姊的對手。」

不料言尙未落，人羣中發出一聲喊：「呔！好大胆敢對公主千歲出言無禮。」

同一瞬間，離姑也已搶到崔玄兒身前，說道：「柳姑娘說的不差，小姐適才若不手下留情，就不僅是打現了她的原形，刁鑽蠱惑，可算不得能耐。」

既然小青兒已直認是公主千歲，那般侍衛那還不一湧而上，眨眼間，左右前後皆被護衞得風雨不透，只把個小青兒急得跺脚，氣得咬牙，喝道：「你們這是做甚麼，誰命你們來的，還不給我退下！」

那夥人倒是退了一步，可沒一個退下的，只見一人向把兵刄隱在肘後，在小青兒面前屈了一膝，道：「御前侍衛副統領黃堯，參見公主千歲。」

陡然之間，這麼多人把小青兒護衞着，窗外又傳來人喧馬嘶，崔玄兒便有天大的胆，也發作不得了，何況一邊是離姑，一面的柳倩，各以半邊身子擋在她面前！

小青兒跺着脚道：「好黃堯，還不帶着你的人，給我快滾。」

嚇得那黃堯再又屈了一膝，道：「今日宮中不見了公主千歲，遍尋不見，皇上與曹公公甚是着急，面諭小人率領御前侍衛，務要尋到公主千歲，若不護衞公主千歲，我等皆要處斬。」

小青兒嘆了口氣，頹然坐了下來，說道：「忑是作怪，是誰眼尖，偏會認出我來。」

黃堯道：「小人算計公主千歲必去東平王府，是以守候在那左邊，公主千歲玉葉金枝，布衣豈能掩蓋得了，公主的山人

之姿和千歲尊貴神威。」

就在那瞬間，樓梯一陣轟然响亮，無數人已湧了上來，當先是一個黃門，身後跟着四個太監，再後是兩個御林軍統領，再後又上來了一羣宮女，樓中早已擁擠不堪，這些人一上來，那侍衛們立即紛紛退後，更把崔玄兒和離姑柳倩之間，隔了幾重人牆，離姑忙不迭向柳倩一使眼色，柳倩立即會意，輕輕柔柔地握着了崔玄兒的手來，說道：「姊姊，你們必是才來京，尙沒找到落脚的地方罷，我那住處倒也隱秘，姊姊你別生氣，且錯過此刻，我必教那丫頭向姊姊陪不是。」

離姑搶着說道：「可不是麼，我們目前尙未落店，柳姑娘有落脚的地方，那敢情好。」

「好！」柳倩說：「跟我來。」

那黃門跪在小青兒面前說甚麼啊？柳倩只聽到一聲大公主，登時着了慌，慌不擇路，拖着崔玄兒越窗而出，那樓上樓下，登時發出一陣喊聲來，還好，小青兒沒追出來，御林軍中倒有弓箭手，竟也無一人發箭，有人在宣諭甚麼，三人也聽不眞，也不敢停步去聽，眨眨眼間，也連越過四五重屋脊。

柳倩忽地一縮步，道：「姊姊，你們往西走，有多快就走多快，打那長街盡頭再轉北，我稍緩即追來。」

柳倩一閃身，對離姑一點頭，光天化日之下，她那身影眨眼由濃而淡，已消失在右面屋脊的盡頭。

崔玄兒怔怔地不移步，離姑道：「小姐，不是我長他人志氣，主母也是這麼說的，移形換位，天下間無出這姊妹兩人之右，你現在該信了，何況不僅是柳姑娘，那公主千歲對逍遙宮和兩位公子，皆有大恩。」

崔玄兒一跺脚，道：「住……嘴！」

嘩啦啦一聲爆响，不，不僅是她脚下的房瓦碎了幾塊，而是响聲不絕於耳，分明是重物掃落一大片房瓦，不絕於耳的是房瓦落地碎裂之聲。

離姑道：「原來柳姑娘替我們斷後，把追趕我們的人打落房坡了，我們豈可不聽她的吩咐。」

不由分說，拖了崔玄兒就跑，下面已是長街的盡頭，身後人喧馬嘶之聲已遠，才轉向北，驀見柳倩已在前面招手。

崔玄兒嘴裏不服，她那一雙脚却聽話，不然離姑豈能拖得動她，拖得動也不能這麼快，也記不清轉過多少條橫街，越過多少條胡同，只見前面的柳倩站在一道高牆上，牆高幾與近處的屋脊平齊，待二人到了，柳倩才落到牆內。

好一個清雅幽靜的園子，柳倩說：「姊姊，我就住在這裏，不是好過住店麼，好在不會有人來。」

離姑溜了崔玄兒一眼，放開了手，道：「柳姑娘這是甚麼地方啊？嘖嘖，北京城內，竟也有林園之盛的園子，這水閣可眞不比咱們逍遙宮的瑤台差。」

原來柳倩怕小青兒回來，和崔玄兒仇人見面，是以把兩人帶到水閣來，水閣內難得也有寢處，那錦榻大得佔了半間房子，人到榻上，可從四面的琉璃窗中，把園林的景色盡收眼底，只不過透過那琉璃窗，景色有些迷茫，令人有虛無飄渺之感，雖不十分清楚，却又別「情感。

柳倩道：「這是宮中曹公公的養心閣，妙在外面的景色雖隱約可見，但外面的人可看不見閣內的情景，其實四處流水，人也不能近，這園子是我那妹子向曹公公借來落脚的，是以無人敢進園來。」

柳倩話出口，才覺出不妥來，幸是崔玄兒不因是小青兒借來的園子而不快，倒把手中的玄鐵劍放落榻上，走去琉璃窗前眺望了。

柳倩和離姑交換了一瞥，作了會心的一笑，兩人也都鬆了一口氣。

柳倩瞟了崔玄兒的背影一眼，又道：「這錦榻怕不睡得四五人，我住在那面精舍中，那精舍，喏，就是那花木扶疏處，地方雖雅緻，却只能容一人居住，你們……不是僅得兩人來京吧？」

柳倩突然說，不知何故，臉兒也突然紅了起來，而且掉頭去望另一邊的窗外，再又急忙補充了一句：「我眞想念……前輩。」

當眞，江湖上人稱黑羅刹，難道她也如此稱呼不成，但又不知怎麼稱呼，其實她想問的是崔牧，只不過怎生開得口來呢，自從知道是她誤會了崔牧，雖未曾對人言語也未表露出來，那心裏難免愧咎的。

崔玄兒忽然轉過身來，眉兒挑了挑，道：「原來你恁地不識好歹，我娘喜歡你，有心把連我亦不曾傳授梵陀鈴傳授給你，你倒不辭而別。」

離姑道：「眞可惜，那梵陀鈴奇妙得出神入魔，看似與普通的鈴兒無異，却能發出無窮大的威猛又玄奇的妙用，若不是我發現了那梵陀鈴，啊……」離姑急忙改口道：「我是說，我們一見柳姑娘就有這鈴兒，眞羨慕得了不得？」

「是嗎？」柳倩淡淡地說，心下好生失望，她豈不知這鈴兒的玄奇厲害，別人即使知道，也不曾親身嘗試，她却領教過了，但他怎麼說出無名的老人對她警告呢，而黑羅刹對她可也眞是被人羡的好心好意，忙把話題岔開，說道：「其實姊姊的武功已令人羡慕了，適才來時，我只道僅我發現有人躡跡，能够躡踪在我們身後，可知是武林高手了，而且我不用猜，已知是甚麼人，只道折回去，打發了他，免被他們發現我們的行踪，不料姊姊倒先我一步。」

「你說甚麼？」崔玄兒睜大了眼睛說：「我們見你忽然回身，倒也猜到有人跟踪，我們却沒發現甚麼？」

離姑聽出有異道：「那跟踪我們的人，難道不是被柳姑娘你打下房坡的麼？」

柳倩楞住了，也不由睜大了眼睛，把兩人望了又望，當眞，那崔玄兒最是好強不過，若眞是她把跟踪在後的人打發了，倒會不承認麼？可知眞不是她了。

離姑道：「會不會？會不會是公主千歲？」

柳倩搖了搖頭道：「可憐的小青兒，我那妹子，你們都已眼見的了，她的行動那有些兒自由，逋喬裝改扮，也瞞不過宮中人，這也難怪的，在宮庭中，她是公主千歲，皇上的命根子，心肝寶貝兒不見了，那還了得，那些侍候她的人就會沒命了

，那會不拚命尋找，一出動就是那麼多人，更何況知道她必去東平王府，可不怪了，我那妹子那能脫得了身，那麼又是……」

柳倩忽然心中一動，今早醒來發現的食盒，會不會同是一人所爲呢。

她眼前，立即浮現出那無名老人的模糊形象來，那無所不在的老人家，每當她危急，甚至有所需要的時候，必然出現了，她早該想到的！

當眞，若說輕身功夫，這崔玄兒如何能快得過她，而且她轉回身來，好一陣子才追上了兩人。

她提到小青兒，崔玄兒頓又怒起上來，恨得牙癢，又鐵青了臉兒，偏那離姑不懂事，道：「柳姑娘，你說，公主千歲就被捉回宮去了。」

柳倩嘆了口氣，道：「那也和捉回去差不了多少，都怨皇上把她當作心肝寶貝兒，偏是皇上又有那麼大的權威，跺一下脚兒，就不知天下有多少的人頭落地，皇上所好，誰敢不奉承，這就是我那妹子在高郵溜出來半夜，便闖下那麼大的禍來之故，竟然發出了數萬官兵去尋找她，若不然姊姊和前輩那洞天福地一般的隱秘居室，怎生會燬於一旦，姊姊，姊姊……」

柳倩走去崔玄兒肩下，柔聲說道：「今日你也是看見的了，街道被趕得鷄飛狗走，這左近幾條街的居民倉惶如大禍臨頭，甚至那些御前侍衞和黃門宮女，未尋到我那妹子之前，誰不是魄散魂飛，豈是我那妹子所願見的。」

離姑道：「是啊，敢情作了公主千歲，恁地不得自由，大家只見到她威風了得，權大勢大，却不知有苦無人知。」

柳倩瞟了崔玄兒一眼，接口道：「那日在高郵，若不是她匆忙忙趕去，怕不眞把沼澤塡平了，若不是官兵即刻退去，只怕我也沒命了呢，姊姊，你想是不是，可惜，前輩那鈴兒若是遲發片刻就好了，其實官兵尚未發現柳林竹屋。」

離姑道：「柳姑娘，可知冥冥中皆有前定，那柳林竹屋不燬，我主母不在沼澤，和公主又豈能團聚，只怕我家小姐父女永無相見之日，我說，倒眞要感謝公主千歲，柳姑娘，我家主母雖不說，但眞一點兒也不怨公主千歲。」

「啊喲！」柳倩忙道：「姊姊一家團聚，我竟忘了向姊姊道喜，可是我的不是了。」

那崔玄兒顯然連柳倩也惱了，不瞅也不睬，離姑忙說道：「柳姑娘，你有所不知，自你走後，我們也趕去寶應，那知公主千歲已上路了，我家小姐等不及小公子前去相會，便也隨後追趕，我原是奉派前來侍候柳姑娘的，既然傳說公主千歲與大公主相會了，必然也結伴同行，是以，我奉主母之命，也趕上了我家小姐，日夜兼程，趕到了京師來，也不過今日晨早方得入城，不料就有這麼巧，一到就找着了柳姑娘。」

柳倩道：「原來如此。」心想，那崔牧母子重逢，天大之喜，離姑飛鴿傳書，逍遙君那會不如飛趕去相會，看來是不會來京的了。

她心下好生失望，道：「姊姊，你歇着，今日在酒樓中何曾飲食，我去給你取食物來。」

原來今日把那躡踪之人打落房坡的，另有其人，必是那位老人家了，柳倩不願被離姑看出她心下的失望來，也急於想知道，那老人家會不會也來到了園子，來到了，那麼必在精舍。

她急忙回轉精舍，一列太湖石堆砌成的玲瓏假山，屛障了那精舍，花似錦，草如茵，撲面的楊花令她心中一動：九曲橋把水閣與綠楊岸相連，是這園中較空曠之地了，那無時無刻不在左近的老人家，不在園中則已，在必在精舍，那老人家神出鬼沒，憑她的已可說是絕頂的輕功了，竟連人家的影兒也沒瞄見，她恁地前去，如何能發現得出人家來。

她來到假山之前，霍地一矮身，順着那一列太湖石，溜到精舍之後，留得殘荷聽雨聲，種來幽篁，爲聽風聲，幽篁洒落下來的縷縷陽光，像縷縷飄浮無定的遊絲，令迴廊下的吐艷嬌花也迷離了，也更增添了精舍的幽淸。

柳倩失望了，小青兒當然不會來，那有老人家的踪影，甚至那迷離移幻的光影，也幻化不出人的身影來。

「老人家，你在那裏啊？」

她只是在心中呼喚麽？即使是，老人家也一定能聽到的，因爲老人家無時無刻，也無所不在，一定也在她心中　而在她心中，老人家成了神。

都把救命的恩人稱爲重生父母，但對柳倩來說，那除了救她性命的那個月夜，曾對她顯現過朦朧身影，從此之後，就不再現身，而又無時無刻，無所不在的老人家，是何等的親切啊，現在，她也無時無刻不感覺得到，老人家就在她身邊。

她有爹，但從來沒見過，爺爺說她見過的，但那時她太小了，小得留不下記憶來，後來她爹就一去不復還，淹沒於險惡的江湖風浪中。

她爹死了麽，問爺爺，老爺爺總嘆口氣，搖搖頭，因爲死不見屍，甚至沒人能說出她爹會有甚麽仇家，爺爺對她說：「小倩，你多像你爹啊？」

她明白，爺爺是說她的性情像她爹爹，是一次小青兒激惱了爺爺也這麽說出來，說她武功雖然失踪時還年輕，算不得是頂尖兒的高手，但都說她爹將來一定强爺勝祖，可是一點兒也不像是武林中人，因爲他性情和擧止都太儒雅了，倒像是個飽學的秀士。

「不僅像，」她爺爺曾悲傷的說道：「你爹實實在在，比一般秀士更飽學，若他有意場屋，贏取功名也會易如拾芥的，但他太風流不羈了，視功名如糞土。」

柳倩把爺爺描述的爹爹的形象牢牢記在心頭，也珍惜那一鱗半爪得來的記憶，但女兒所能感覺得出來的父親的親切，她却從這連眞面目也未見到的老人家身上感覺出來了，若然她爹仍然生存在世，若她到了爹的膝下，一定也是這麽親切的，她相信。

她呆呆的站在屋中，往事一幕幕重現在心頭，老人家不僅拯她於溺，見死相救，人之常情，誰會見死而不救人呢，但老人家却跑出老遠去，而且在兵荒馬亂中，去替她買來衣衫，而且爲她更換衣衫，特

地結了個蘆棚，這是親切的情意，多麼遠遠的超越了救命的恩情。

寶應縣衙門口那樹上的賊，眞是她打落下來的麽？即使是，她會失去了金鈴兒，原來是梵陀鈴，眞是威力無窮大，奇妙更絕倫的魔鈴，不僅能導人入幻，催眠入魔，她親眼見到黑羅刹如何用梵陀鈴上發出的火焰，燬了竹屋草堂，而且隨意發出又飛回來，簡直不可思議得像是仙家的法寶。

可又令柳倩迷惑了，既然老人家不願她從黑羅刹傳授這梵陀鈴，爲何又把這鈴兒送回給她呢？否則她早失去了這梵陀鈴了。

當然是那老人家，再不會有別人，從今晨送來的食盒就知道，誰會担心她的饑餓呢，當然只有這位親切的無名老人。

若還有所疑惑，現在，她再也不疑了，誰又有這樣的本領，在光天化日之下，把躡踪她們的人打落下房坡，而她却連人影也瞄不到？

「老人家，你在那裏啊？」

柳倩不僅在心裏，而且呼喚出聲了。

但那位無時無刻，無所不在的老人家，却無影也無踪。

幽篁洒落下的縷縷光影，浸階也越過了曲欄，她却兀自站在那屋中發楞。

她幽幽地嘆了口氣，那親切的老人家並不現身出來。

鶯迷離　朔方現鬼叟

似悶哼，也似重物倒地聲，把酣睡的柳倩驚醒了，可憐的柳倩，有多久沒這麼甜睡過了，既然已到達了京師，既然有一個無時無刻，無所不在的神靈一樣的老人家在親切慈愛地守衞着她，那倦極後的睡眠，怎會不香甜呢？但她到底仍是個武林女兒，她仍然被驚醒了。

咦！她驚訝了，却不是因爲那聲響，因爲醒來後，聲響已寂然，耳畔另有幽篁的細語叨叨，和那斷續入耳的夏蟲初鳴。

她驚訝，因爲她記得淸楚，她是和衣而臥的，何來一張棉被蓋在她身上。

但她來不及驚訝了，同樣的把她醒來的聲響，又自遠處傳來。

她跳了起來，不錯，是傳自水閣，水閣中有崔玄兒和離姑！

啊喲！水花飛濺的聲響入耳了，水閣外，曲橋下，是蕩漾的綠波，不是地，重物自然落水不落地，必是這緣故，飛濺起了水花。

連聲嬌叱之聲也入耳了，柳倩也快極了，越過那太湖石堆砌成的假山，但脚尖點地的柳倩忙斜掠出去，脚尖因爲點在甚麽軟綿綿的東西上，驚魂迅速也掠過她的腦際。

是人！一個死去的屍體！她的脚尖點在那屍體上，她雖然見過死人的屍體，但從未脚踏過屍體。

她落在花徑上了，已把衣底的短劍取在手中，她剛轉過身來，一聲嬌叱，同一剎那，一件兵刃已當頭劈下，啊！柳倩脚下一爻，說：「是我！」

兩脚只一爻，已連變了兩個方位，但甚麽東西吸引着她的臂膀，短劍不但力不從心，而且脚下緩滯起來，她原該五易方位的，便只能兩變了，她忙不迭猛可裏一挫腰，奪回短劍，倒縱了出去。叫道：「姊姊，是我啊！崔姊姊。」

原來是崔玄兒，雖然突遭襲擊之下，未認出對方，却認出了玄鐵劍。

「是你！」崔玄兒撤了劍，也退了半步。

離姑在月下身如匹練，也如飛趕來了，道：「柳姑娘，你這邊沒事麽？啊！」

離姑慌忙滑開一步，因爲她恰好落身在那死屍傍邊！

「原來是你！」

崔玄兒因此也發現了假山下那具屍體，柳倩楞住了，說道：「難道這人不是你們……」

又何必問，若是這兩人殺的，又豈會以爲是她，一時間，三人面面相覷，却是離姑到底多些見識，用劍挑起屍腰上的一塊腰牌來，拋給柳倩，道：「柳姑娘，只怕你曉得是甚麽人。」

柳倩接在手裏一瞧，道：「東平王……不錯，這牌上的東字，必是東平王府的腰牌，必是……」

今日白天在酒樓中，兩桌上有七八個漢子，樓中酒客慌忙離店，這些人却留下不走，可知大有來頭，而小青兒不是分明認識這般人麽？若不是小青兒一句金霞流光，寃有頭債有主，嫁禍崔玄兒，後來走時豈會有人躡踪不捨。

「是了！」柳倩拿着腰牌，口中不言，心下可明白了，東平王養的這般死士，乃是用以抗衡皇上的御前侍衞，其中豈無出類拔萃的人物，那無名的老人家打落了最先的一兩人，必然仍被他們跟踪發現了落脚之處，是以前來夜襲報復。

崔玄兒說道：「怎麽，難道不是你殺的？」

柳倩搖搖頭，說：「我剛醒來，聞聲出來，不料踏着了這死屍，眞怕人。」

「我們那邊也死了兩個，」離姑道：「橋上一個，水裏一個，還道是姑娘你……是了，是了，必是公主千歲，除了她，再不會有別人。小姐，你瞧，你那麽恨她，和人家誓不兩立，今晚若不是人家相救，咱們已遭暗算了。」

慚愧，小青兒雖無惡意，不過是淘氣，但，總是嫁禍人家，才引來這一場夜襲，離姑不知，倒歸功於淘氣的鬼丫頭。

但離姑話有深意，她如何不明白，也爲耍化解崔玄兒心中恨，消仇解怨。離姑可不是又說了，道：「小姐，主母都說不關公主千歲的事，何況當初原是小姐你我上門去，和人家作對，今日亦是你先動手，令公主千歲當衆表演，現在你該信了，氣也該消啦。」

崔玄兒跺了一下脚兒，恨不消，道：「她她……兩番……除非我也當衆刮她兩個咀巴子，她，當衆戲弄我。」

小青兒兩番當衆打崔玄兒的咀吧，離姑和柳倩也都在場，是以也都明白，那自令崔玄兒難堪之極的奇耻大辱，當眞也怨不得崔玄兒不饒不休。

柳倩緊鑽了眉頭，道：「姊姊，你不明白，論武功，我那妹子那是你這一劍一鈴的對手，別說她了，當今天下，誰能在

姊姊你這一劍一鈴上討得了好去，她不過仗着人小溜滑，挽回一些兒顏面……」

「是啊，」離姑忙接口道：「小姐，今日你不也先令公主千歲當衆出醜麼，誰也見到是小姐你手下留情，否則公主千歲早傷在你的鈴下了。那晚在高郵我亦眼見，小姐你連奪五件兵刄，全都一招不到，就把五個侍衞傷了，誰不魄散魂飛，若不是主母相助，公主千歲早沒命了。」

崔玄兒哼了一聲，得意地一揚眉兒。

離姑忙又說道：「小姐，再說今日，若是你眞傷了公主千歲，你想想……那些侍衞和御林軍馬，要不要和我們拚命，小姐你便能殺得他們數十百人，也殺不得成千上萬的人，你說是也不是，公主千歲不過仗狡計，打了你一下，那算不得本事，但因她討了些兒好去，倒免除了那麼多侍衞和御林和我們爲難，我們才能脫得了身，不然那些人怎肯甘休，我說，公主千歲明着是討了些兒便宜，其實是助咱們脫身才是眞，那日火焚柳林草堂，公主千歲不也是氣急敗壞，匆忙趕來替咱們解圍麼，主母最明白不過，所以主母一些兒也不恨公主千歲，否則我們被數萬大軍重重圍困，豈能輕易脫身，何況小公子和公主千歲是朋友啊。」

好伶俐的口齒，柳倩對離姑點頭讚許，道：「崔姊姊大人大量，那會與我那淘氣的妹子一般見識，離姑，不料你也眞有見識，竟猜中了我那妹子的用心。崔姊姊，你別生氣，我說過的，待那鬼丫頭前來，我一定揪她來向你陪罪。」

離姑嘖嘖兩聲，道：「話說回來，柳倩，敢情天威眞嚇煞人，只不過還是公主千歲，動輒就出動數萬兵馬，若是皇上一怒，那還了得。常言說民不與官鬥，更不要說是皇家了，這話兒可眞有點道理。」

柳倩見她瞟着崔玄兒說話，明知她是故意說給崔玄兒聽的，便帮上一句，嘆道：「其實兩位都眼見了，我那妹子也是身不由己的，別人眼中看來，公主千歲威風了得，其實心中苦透，就像今天，盡出宮中侍衞，更出動了那滿街的御林兵馬，何曾由得我那妹子作主，崔姊姊是聰明人，還用你來饒舌麼。却是這幾具死屍怎麼辦？又不能喚人來收拾。」

離姑道：「這有何難，小姐，你和柳姑進去歇息，我一會就來，倒像我早知有這一天，離開逍遙宮時，我帶了一瓶兒化骨丹在此。」

離姑掏出個瓷瓶兒來，揚了揚，那逍遙君乃是當今天下使用藥物的能手，那自號聖姑的媚娘慣使的兩宗法寶，離魂彈與迷魂帕，便是從逍遙宮得到的，柳倩那日在太湖邊不知不覺問着了坤姑的道兒，如何不知厲害，逍遙宮中人個個駐顏有術，何等神奇，那麼，離姑有化骨丹，就更不值得驚奇了。

柳倩不驚奇，倒不由她不心寒，忙忙地拖着崔玄兒，進了精舍，那料柳倩才打着火石，把琉璃燈亮着了，驟聽崔玄兒一聲驚呼！

又一個死屍，倒在門邊，瞪圓了一雙恐怖的大眼睛，原來把她驚醒的重物倒地之聲，不是假山下的死屍，而是發自這門邊，柳倩怎生不也驚得睜大了眼睛，心下一陣緊，也一陣陣寒涼！

不，這絕不是小青兒做的，燈光下，看得淸楚，屍身上無傷，亦不見血，顯然連哼也沒哼一聲便死了，分明是被人用重手法震斷了心脈，小青兒那有這大的本領，這人的內家功夫，分明巳登峯造極！

「搜！」話出口，崔玄兒巳竄出迴廊，柳倩却退一步，再退一步，退到看不見死屍之處，怔怔地出神，水閣那邊死了兩個，這面也死了兩人，除了那無影無踪，又無所不在老人家，還會有誰，誰有這麼大的本領。誰又會無時無刻守護在她身邊，甚至在她酣睡的時候。

老人家，你是誰啊？你又在那裏？

柳倩凝眸着幽篁篩着下來的月影，幽篁在夜風裏搖曳，月夜也更迷離。

這是又一次救她的命了，猶是那無聲的親切，愛的溫馨。在黑羅刹面前，她感到孺慕之情猶然而生，現在，她只不過感覺老人家的存在，她也感覺那有如三春之暉的慈愛的溫暖。

老人家並未來到她身邊，却是離姑來了，道：「柳姑娘，別怕，屋的死屍我也收拾了，眞了不得，公主千歲小小年紀，竟有這麼高不可測的功夫。若不是公主千歲暗中保護，今晚我們還有命麼？」

不，柳倩想說，但沒有說出口來，因爲她轉過身來，見到崔玄兒的玄鐵劍放在桌上了，在怔怔的出神，若能消除這崔玄兒對小青兒的痛恨，又爲何要說破呢？何況說出來，這兩人也是不信的。

果然門外不見了死屍，離姑駐顏有術，三十出頭的人了，看來不過比她二人大不了三兩歲，論本事，自是遠不及二人，但有見識，逍遙宮的八仙姑中，獨派她前來追隨侍候柳倩，豈是無因，說道：「看來今晚不能再睡了，這四人既然尋到這裏來，可知這住處巳不隱秘，那東平王的人必也都巳曉得，不見四人回去，難保沒人隨後前來。」

柳倩道：「說得是，反正午夜早過，我們都巳睡了一大覺，不如咱們挑燈夜話。深夜客來茶當酒，可惜，我這裏連茶也沒有，糕餅倒有些。」

說着，去取了食盒來，小青兒這野丫頭連餅食也不會買，不過胡亂買了些，却是老人家送來的食盒——當然是那老人家送來的，食盒雖不好，餅食却精緻，從那精緻的餅食，尤其是和小青兒送來的比較之下，柳倩也見到了那溫馨的愛心。

她能問出口的，全都知道了，問不出口的話兒並沒埋得更深，而且三人都心不在話題，眼不觀四面，耳却都要聽八方。

夜的無聲的脚步，靜悄悄地溜走，幽篁搖落了月影，迎風迎來了晨曦，水面的漣漪最先蕩漾出了天色的黎明。却連一點兒警兆也沒有。

今日，啊，該是昨日了，昨日在光天化日之下，在那麼多侍衞面前，街道上又滿佈御林兵馬，竟有人能躡踪她的身後，昨晚，來人竟巳入到房中，柳倩亦不覺，那是甚麼身手，水閣那面亦復如是，若非前去暗襲的人落水，是怕崔玄兒和離姑亦不會驚醒，當今天下，有多少這樣的高手？東平王又能網羅多少？

柳倩輕輕地舒了一口氣，不禁溜了離

姑一眼，崔玄兒的武功她巳領敎過了，只道離姑只會些左道傍門的技倆，不料武功竟也不差，尤其是江湖歷練與見識，更遠在她們二人之上。

離姑伸了個懶腰，望望那水閣頂尖上的一點朝霞，道：「原來那金頂兒有妙用，眞是匠心獨具。」

二人也從窗上望出去，果見縹緲氤氳的晨霞中，水閣頂上一點燦爛的霞輝，那水閣的頂尖乃是這園子最高處了，高出假山，高出四外的高牆，甚至比園中最高的樹木還要高，自也比圍牆外的城中房舍要高了，是以也最先迎接着天邊的朝霞，不用說也最後送走晚霞，天候的變幻，甚至時刻也能顯示出來，人在精舍中，甚至躺在錦榻上，那頂尖上的金球，總是恰好從那太湖石的玲瓏假山上顯現出來。顯然那假山也是配合着設計的，若不是離姑說出，兩個姑娘那會注意，即使注意到了，也不知那妙用。

離姑道：「巳近寅末時候了，再不用担心會有人敢來，看來那東平王的人馬若不是死絕，也嚇破胆了，這是那兒說起，我們和他無冤無仇……」

離姑忽然住口不言了，凝眸着柳倩，她想示意阻止，崔玄兒偏又在面前。

却見離姑點頭笑道：「啊喲，我倒忘啦，柳姑娘是人人皆知的大公主了，那東平王豈有不知的，當眞……」

柳倩沒好氣，雖然心下鬆了一口氣，說道：「那淘氣的鬼丫頭一句戲言，朝外的人就當是聖旨了，其實朝中誰不知她是胡鬧，却是今日……我把兩位引來這裏，若有個好歹，令兩位受了牽連，我如何對得起兩位。」

崔玄兒道：「哼！昨晚不過一時大意，也是連日趕路，太睏倦了，若敢再來，敎他們知道我的厲害。」

離姑也道：「若不是我們在此令柳姑娘你不便，大可放心，柳姑娘和小姐放心，不用你們伸手，來兩個，我必擒他們一雙，尤其是那水閣再妙也不過了，除非來人能踏波飛渡，那曲橋可是水閣的唯一通道，就會成了來人的地獄門。柳姑娘，你也搬去水閣居住，便可放心睡大覺。只不過請柳姑娘千萬記住了，知會公主千歲一聲，休要踏上靠近水閣的一段曲橋。」

柳倩喜道：「那是再妙不過了，我倒忘了你一身法寶，你放心，我那妹子這兩日中，那還敢離開宮庭半步。不知兩位來京，可別有事故，否則咱們結伴遊玩，豈不大佳。」

崔玄兒首先嚷好，她在沼澤中長大，雖然並非不入市廛，但從未遠出百里，京師六市三街，景象萬千，那有不好玩的。

可是夜裏，離姑又再勸解過她了。崔玄兒對柳倩從來也冷面相向的，今日那面上的凝霜竟也消融了。但願她不再記恨小青兒，是以見崔玄兒喜歡，她也更巴不得討好，慫恿離姑立即出園。崔玄兒在沼澤中孤獨長大起來，難免孤僻乖戾些：柳倩却大姑娘面嫩，不用說，帶頭去遊玩，全靠離姑，這離姑也不過是湖中天地，便濱湖的州縣也少去走動，京師地，何等繁華新奇，又那有不喜之理。

喜孜孜，三個姑娘打後面出了園子，柳倩依稀記得道路，穿胡同，轉出大街，一個早上，三個姑娘便巳看盡北京華，由月壇西單，轉到東單日壇，再又轉到天壇，兜着琉璃廠一轉，蹓躂過了天橋，便又到了前門大街，巍峨的正陽門又在面前了。啊呀！柳倩一怔，崔玄兒和離姑無人認識，便認出也不緊要，若被人認出她是昨日和公主千歲一道兒的大公主，那還了得，強逼入了宮，從此連她也脫不了身。

「姊姊，」柳倩說：「該進些飲食啦，街右這一家，不比昨兒那一家小，必也不差，你們先去，我要告一個便，若我不來，你們逕回園去，咱們回頭見。」

她慌忙轉身就走。望着她消逝在人叢中的背影，崔玄兒笑道：「忑怪，她爲何走得急忙忙呢？」

離姑笑道：「我却明白，她怕被人認出來了，今日她雖改回了女兒妝，但大公主本就是女人嗎？昨日咱們離開那酒樓時，不是聽得那大太監開口便問大公主麼，要不，柳姑娘昨日也不急忙奔逃了。」

「奔逃？」崔玄兒不明白。

「我也不明白，」離姑道：「但柳姑娘聽得那大太監問大公主便倉惶奔逃。」

崔玄兒道：「我記得了，柳姑娘曾對我娘說過，她不是那公主千歲的師姊，可不是甚麼大公主，離姑，現在我才明白了，原來作公主眞就不能自由自在了，走一步也被人跟前跟後，多討厭。」

「小姐，那麼你不用恨那公主千歲了，」離姑說：「你也該明白，爲何柳姑娘叫她可憐的妹子了，自由自在不好，誰稀罕那威風，其實她最天眞可愛不過，未入宮前，和小公子結過伴闖江湖，我知道，小公子好生喜歡她哩。」

崔玄兒怔怔地說道：「那麼，柳姑娘不會回來了，難道待會兒就不怕被人認出來。」

離姑笑道：「啊喲，小姐一會兒也離不開柳姑娘啦，早知如此，小姐就不該老是兇巴巴對人家，小姐，你說，他和小公子是不是天生的一對兒？其實，這才是派我來侍候柳姑娘的緣故，柳姑娘不但有恩於逍遙宮上下，太湖萬千漁民感德，主要原因是咱們都當柳姑娘是小公子的人了。啊！我倒忘了，小姐你還沒見過小公子，可惜你心急了些，不然你就知道，小公子才眞如玉樹臨風。小姐，上樓吧，也許柳姑娘眞有事兒，譬如說，和公主千歲有約。不過小姐你放心，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柳姑娘必是回園去了。」

兩人這裏上酒樓，柳倩穿過橫街，繞過中南海，眞回到園中去了。小青兒必不能離宮，皇上一會也離不開她，大白天，她能出宮呢，但她怕人認出她來，像曹公公當日一把眼淚，一把鼻涕，把小青兒寃進宮去一樣，眞糟糕，除她把眞正的木兒公主找出來，否則她也會像當初小青兒，再生出百張咀兒來，也是不能辯白了，小青兒雖不得自由，却還不用躲藏，而她，躲躲藏藏，不也沒有自由麼，但盼把那叛賊東平王早早拿下天牢，她也可早早離開京師。

那麼，爲何她急忙奔回園來，既然小青兒不能溜出來和她相會，至少此刻沒有害怕的理由，因爲並沒有人認出她，也沒

有人追踪她？

她來到園後那列樹牆下了，在那樹的濃蔭裏停下步來。先前的不自覺，現在，她知道了。她確信那老人家在園中。那個暗中無時無刻在護佑她的老人家。

自信昨晚那老人家再又救了她的性命起，她就更强烈地感到老人家就在她的左近，她眞感覺得到他的存在，崔玄兒像小青兒一樣，是個野丫頭，不會注意到她老是不自覺地張望，無緣無故地忽然回頭，但離姑可注意到了，聰明而又細心的離姑必定她是在等待公主千歲，張望的也是公主千歲，是以不驚奇，也不詢問。但不自覺的柳倩連她自由覓也感覺到了，可知她的期待與尋找是何其明顯，甚至今晨和那兩個姑娘結伴在街頭遊蕩，她也會不時忽然回頭，期待與尋找。

當然她失望了，她沒有放過所遇到的每一個近身的老人，但每一個老人都不是走近她的身來，而是她走近人家，但沒有一個是聲音沙啞的，不開口的老人，也絕不像她心中逐漸鮮明起來的形象，而且也沒有一個老人重覆出現在她周遭。

老人家的形象逐漸在她心中鮮明起來，本來她唯一能辨認的，是那老人家獨特而罕有的沙啞的聲音。若是遇上了，只要老人家一開口，她就能立即辨認出來，但她的形象雖模糊 可也不是沒有，她努力去回想，去記憶，於是，那蘆花翻白的朦朧月下的老人家的形象，點點滴滴地拼湊了起來。

他的頭髮是蓬鬆而又花白。蓬鬆的亂髮可以不亂，也不蓬鬆，但改變不了花白。那晚她曾誤以爲是翻白的蘆花，

他的身形不高大，而且並不龍鍾。

他的衣着……

柳倩搖了搖頭，若是她能看得清楚老人家的衣着，她就能看得清楚他的面龐了。唯一能看得出的是矮衣，夜風吹拂，奔走飛揚 因此她才能看得出，他繫着一根腰帶，她終於記憶起來：那繫腰的不是甚麼腰帶，不過是一根繩索。

她嘆了一口氣，因爲她能辨認的，就知道這麼多，但她能够肯定的是，老人家絕不像離姑一樣，是被差遣而來，被差遣的人也會慇懃，但慇懃不等於愛心。而她，却强烈地感覺得到老人家的愛心。甚至她體會得出，小青兒送來的糕餅，也不同於那老人家送來的，小青兒不過與療飢而爲她買來餅食，但她却體會得出，老人家送來的糕餅中，有更多的愛心。

忽然間，她心下似乎閃過一掠亮光，爲何她忽略了老人家的教誨呢？雖然只不過那麼一句：

「黑羅刹的魔鈴奧妙無窮，但我不願意從她傳授，說甚麼那也是傍門左道。」

老人家是這麼說的，至少她沒有誤解老人家的意思。

那麼，護佑、愛心、加教誨，老人家是甚麼人呢？就不僅和她有深厚的淵源，必是她至親的尊長。

她幾乎捕捉到了，但幾乎捕捉到的意識，瞬即又模糊起來，像初見那老人家的模糊形象，不是更清楚，而是愈更朦朧。

她更迷惑了，除了她爺爺柳中岳，這世上再沒她的親人了。爹已不在人世了，雖然死不見屍，但爺爺也肯定這麼說了，而她娘墳前的白楊，當她還是小時候，那楊花巳能飛落滿懷。

她的心兒激動的劇跳起來：至親的尊長，一定是的，她一定要找出這老人來。

她明白了，這才是她獨自溜回來，而且急忙忙趕回來的緣故。

她一定能够找出老人家來，除非大挪移不是天下絕妙的輕功，她自信在這一年中，功力增長了不少，便是仍不及木兒公主，至少也勝過小青兒了。

輕悄悄地，柳倩快速地退了回去，順着牆角一溜，新漲的春水把引水入園的牆外水溝，泛溢成了澄澈的溪流，也把園子與民居隔絕開來。

牆高看不見園中的情景，唯一能見的是那水閣的金頂，但憑此她也可找出精舍的方位來，該是在精舍之後了。

柳倩從牆頭滾翻而入。快不見影地溜入濃密的幽篁中，再沒有比人在幽篁中更不易被覺察了，因爲聒耳無過於風中竹，欵擺亦柔弱於風中柳。

溜過幽篁，繞過迴廊 現在，她掩進精舍中了。

「老人家，你在那裏啊？」

她一定失望得叫出來了，失望令她的聲音也咽哽了。

精舍中仍然沒有人影，甚至連幽篁也搖落不出日影，因爲日當午。

但……柳倩的眼睛却睜大了 越睜越大，當她掃過那可一覽園林景色的那雅緻的軒堂時，她的呼吸也急促了。

這不會是小青兒，也沒有人敢入園來，但她分明記得她與崔玄兒和離姑走時，留下了滿屋狼藉，因爲走得興冲冲，急於要去看盡北京華，但現在食盒巳放回案上了，漆桌上光可鑒人，餅屑巳被清除，她醒來覆蓋在她身上的錦被，顯然仍是同一雙手，巳把錦被摺疊得整齊，潔椅明窗，眞是一塵不染，她感覺得出，整個精舍每一寸地方，都充滿了愛心，她更眞實地感覺得出這老人家的存在。

「老人家，你在那裏啊？」

她不是傷心，但淚珠兒從她豐潤而又嬌艷的臉兒上滾落下來，那浸軒的幽光也把淚珠變成了珍珠，眞是晶瑩極了。因爲她雖然楚楚可憐 但不是悲傷的珠淚。

「你是誰啊？」柳倩淚汪汪地說：「爲何你要躲着我，爲何你不現身出來，你在這裏，我知道，我曉得你在這裏。」

陡然間，柳倩激動得顫抖了，她聽到了聲音，眞是聽到了，一聲嘆息，甚至她感覺得出那嘆息聲也帶沙啞。

不，別動彈，那會驚走了他。

在那老人家尚未現出身來之前 別動彈，她强抑下那衝動。

「你看，再沒有別人了。」柳倩顫抖的聲音在哀求：「只有我，只有我一個人，也再不會有人前來，老人家，你是誰啊。出來吧，我要求你來到我身邊，不不，你在我身邊的，無時無刻，我知道，我是說：來到我面前。」

「我是誰，我是誰啊？」似斷還續，漂渺得像傳自遙遠的地方，那沙啞的話聲在說了。

「是你，老人家，果然是你，我辨得

出你的聲音來。」

她想把話說得更輕柔些，但不能够，因爲她的心靈在震顫，呼吸也太急促了。

「是啊！」柳倩又急忙說，怕那沙啞的聲音會突然消失：「你是誰，老人家，你是誰啊？來啊，爲何你不出來，我要拜見你，你看，我沒說謝你啊，因爲說謝就生分了。」

又是一聲幽幽地，更長長的嘆息。縹緲無定的沙啞的聲音又在說了：「我是誰？我是誰啊，我……我巳忘記了我是誰，可憐的孩子，若是你讓我留下在你身邊，就不要追問我是誰，你也見不到我。」

「爲甚麼啊？」怕失去了他，怕再又寂然無聲，柳倩急忙抓住那話尾。

「因爲……」沙啞的聲音在說了：「因爲我也不知我是誰……」

「你知道的，你知道！」柳倩在心裏喊，但她沒喊出聲來，因爲即忙全神貫注，不僅要捕捉他的聲音，而且要捕捉到他的存在。

「你不會見到我的。」那沙啞的聲音發自何方啊？怎麼捉摸不定？忽近又忽遠，時而細如遊絲。

「因爲……」那續而忽斷的聲音又在說了：「因爲你不是你妹子，你太柔弱，太胆小了。」

「不不，」柳倩叫了起來：「我不胆小，你知道的，我像小青兒一樣胆大。」

又是一聲嘆息，那沙啞的聲音又說了，道：「好吧，我告訴你，我是鬼。」

柳倩沒有害怕，眞的一點也沒有，說：「你騙我，你只是不願我知道你是誰，不願我見到你，但我見到過你了，那一晚，在沼澤的蘆葦叢中。你是人，我也不信有鬼。」

「但人家這麼叫我，」她幾乎捕捉到那聲音了，但又飄移了開去：「你定要知道我是誰麼？好吧，我告訴你，人家叫我朔方鬼叟，我是……朔方……鬼叟，可不是鬼麼。」

人家這麼叫他，他是這麼說的，那麼，他也承認不眞是鬼了。

「人是不能看到鬼，即使我來到你面前。」

「我見不到鬼，但見得到你。」柳倩急忙說：「我巳見到過你，不是麼，在沼澤裏。」

「但那是在月亮昇起來以後，」沙啞的聲音說，柳倩的心兒劇跳起來，她終於捕捉到了，就在軒堂右側，那曲欄杆外，軒堂中的幽香傳來的地方，幽篁連接着假山，之間是用太湖石砌成的花圃，那高低圓長有緻的花圃，有一條曲折清幽的花徑，眞是一條落英鋪出來的花徑，因此，該是這園中最易遁形的地方了。

原來他在那裏，一陣喜悅，她也緊張極了。

「老人家，我見到你啦，你再也躲藏不了。」

柳倩霍地一掠，她緩緩地提起丹田氣，自從她練大挪移功夫以來，從未像此刻一樣，把全身功力貫注，快得白日亦能遁形，只道那老人家必然躲不了。

驀見面前人影一幌，喜得柳倩心花怒放，她捉住了，而且扣住了對方的手腕！但也在同一瞬間，一聲噯呀！說：「柳姑娘，是我，快……放手，我這手腕要斷啦。」

怎麼是離姑？再看清些，可不是離姑麼，只不過離姑扭歪了臉兒，痛苦得矮下身去。

啊！她忘了放開離姑的手了，她腳尖點地，那全身的眞力便巳移轉到了手上，只道巳捉住的是那老人家，誰料會是離姑呢？她用了那麼大勁，離姑又怎會不痛得手腕欲折。

失望的悲哀襲上心頭，她如痴如呆，只是緩緩地退了一步。

「怎會是你啊？」

離姑慘白的臉上漸漸有了些血色，揉着手腕，道：「我們猜你回來了，小姐不放心，是以我們忽忙進了些飲食，便趕……回來。」

離姑重重地吁了一口氣，像是好不容易才能通關活脈，也才消除了腕上的痛疼。才又說道：「我溜上假山，一眼便見你站在軒中，顯然正蓄勢要撲出，眼色掃着花圃，我一怔，只道花圃這面現了敵踪，是以即忙悄悄溜下假山，悄悄掩過來，不料……」

離姑四下裏望，奇道：「是甚麼人？竟能逃得過姑娘你的手去，怎生沒有人啊？咦！」

她不是驚奇柳倩不言也不動，悲傷得像要哭，若是她見到了，必然也會驚奇的，但她却在四下張望。

「咦！」離姑說：「小姐呢？她從後面竹林繞過來的啊？怎麼倒落後了。」

離姑回過頭來，這才發覺柳倩有異，

道：「柳倩姑娘，你！怎麼啦？」

悲傷的柳倩說：「離姑，你見過鬼麼？你說，世上是否眞有鬼？」

「鬼！」離姑悚然而驚，竟惶然四顧，道：「柳姑娘，你！你見到了鬼。」

「別怕啊，離姑，」柳倩說，仍是那麼木然寞落，說：「即使他眞是鬼，他也是不害人的，我是說，他只有護祐我們，也只是害那壞人。」

「你說誰啊？柳姑娘，」離姑害怕起來了，但不是怕甚麼鬼，而是……

她輕輕的把柳倩的手兒握在掌中，害怕得把手腕仍然有些疼痛也忘了，說：「柳姑娘，你，沒事吧？」

像是毫無知覺的柳倩，怔怔地說道：「那一天，在沼澤裏，他救了我的命，若不是卽時救我出水來，我早就淹死了。從此以後，他就無時無刻不在我身邊，當我危急的時候……」

「不是主母的啞奴救你出水的麼？我們都以爲是啞奴。」

離姑的話，她有如不聞，壓根兒她眼前就像沒有離姑的存在。雖然她的手被離姑握在掌中。

她是那麼迷惘又悲傷，繼續說道：「當我需要帮助的時候，他就出現了，不不，他不是現身出來，但他帮助了，北地春遲，原來夜裏那麼寒涼，他，就輕悄悄地替我蓋上被褥，他怕我餓着了，於是，我一覺醒來，就發現了那食盒……」

「那食盒？」這不是夜晚，也不寒涼，但離姑心頭去涼透了，道：「你是說：…柳姑娘，你是說那盛餅食的食盒，我們也吃了那食盒中的餅食！」

敢情柳倩不是無知覺，原來她也能清楚地聽到離姑在說甚麼，道：「那食盒，就是他送來的，他，也救了我們。」

「啊！」離姑說：「你是說，那東平王府的四個爪牙，是他殺死的？」

「你看，離姑啊？」柳倩說：「即使他是鬼，也不害我們的，而且暗中護祐着我們，若不是他，我們昨夜都沒命了。」

「不！」離姑說：「他不是鬼，那四個賊子皆被重手法一掌震斷了心脈，怎會是鬼呢。」

離姑把眼兒閉了一閉，舒了口氣，但柳倩兀自迷惘又悲傷，說：「但他說，他是鬼，至少人家叫他做……朔方鬼叟。」

「朔方……鬼叟？」離姑說：「朔方即是北方，鬼叟就是鬼老兒，意思就是北方的鬼老兒，小姐，你聽說過沒有？」

原來崔玄兒不知何時來到，柳倩對甚麼也視如不見，離姑怎會驚訝崔玄兒突然來到呢，崔玄兒早該來到該先她來到的。

「甚麼朔方鬼叟啊？」崔玄兒說：「怪徑……眞奇怪？」

「可不是奇怪麼，」離姑說：「小姐，原來昨晚殺死那四個賊子，救了我們的，是一個叫朔方鬼叟的人，但他却自稱是鬼，眞好笑，小姐，你見過鬼沒有，世間那有甚麼鬼。」

「是麼？」崔玄兒心不在焉，顯然她也迷惘，但分明沒把離姑的話聽入耳中。

離姑說：「小姐，你在望甚麼？」

「眞奇怪！」崔玄兒怔怔地道：「我分明見到啞奴，怎麼眨眼就不見人了？」

「啞奴！」離姑說。忽然噗嗤一聲，笑了，道：「小姐，別是你眼花了吧，啞奴怎麼來京城。」

「啞奴！啞奴！」柳倩在怔怔的說：「當然不是，姊姊我問你啞奴是不是不會說話。」

說得崔玄兒笑了，從來冷面冷眼，像與天下人有仇的崔玄兒，竟也笑了，離姑也即忙掩了咀，把笑聲嚥了回去，道：「柳姑娘，別一個我不知道，我從小兒就認識啞奴，我初到逍遙宮，那時我年幼想家，不時背着人偷偷的哭，倒有兩次，這啞奴無聲無色地走近我來，把手放在我頭上，初時嚇了一跳，後來才知他在安慰我，還把一包餅食塞在我手中。」

「無聲無息，悄悄地走來，」柳倩怔怔地說：「把餅食……塞在你手中？」

「因此之故，雖然隔了多年，這番再見，我也能一眼就認出他來，却是他認不得當年那個啼哭想家的小女孩了。他若能說話，也不叫啞奴了。」

「那麼，」搖着頭的，失望的柳倩說：「當然不是他了。」

「當然不是他，」離姑明白柳倩的意思，說道：「誰都知道，我是說，逍遙宮中誰都知道啞奴不會武功，但他兩臂上的蠻力却驚人，小姐，你說是麼？」

「是麼？」崔玄兒怔怔地說。

離姑瞧瞧崔玄兒，又瞧瞧柳倩，難道眞見了鬼？兩個姑娘都撞了邪？

崔玄兒迷惑地說：「但那日……那日兵圍沼澤，柳姑娘不離而別後，那啞奴也失了踪……」

幽篁搖落下來的日影，在花間遊移無定，可是幻覺由是而生麼？

但柳倩所聞之聲，又作何解說呢？

當眞朔方鬼叟，是眞還是幻？

幽篁搖落下來的日影，也把三個發楞的迷惑的姑娘的倩影投在花間，倒遊移出更多的幻影來。

（本集暫告結束，請留意本故事之「人在武陵溪」刋出日期。）

奇人奇技

廖洪淇苦練傜家耙

麥海雲

十八般武器，沒有包括大耙，只係有三叉，大耙跟三叉相差不遠，但却笨重得多，故此，大耙不入十八般武器之內。由於它過份笨重，一般人不會施展，認眞氣力充沛之人，有本領施展，不必用耙，可以用大關刀，故此，武林中有「笨仔耙」這句話，暗示笨鈍之人，只有一身牛力，然後用耙，這句話含有輕視之意，其實大耙運用得靈活，乃係非常兇猛的武器，別的不說了，用來打虎，它就係最有份量的一種武器，因爲在大城市居住的人，沒有機會跟老虎接觸，充其量只係在動物園睇見一隻老虎，永不會跟牠搏鬥，故此，沒有人學耙，直到黃飛鴻的首徒林世榮在香

港九如坊戲院表演「傜家耙」，一共有一百零八招，非常出色，豬肉行老細欣賞他這種絕招，合資聘請他做豬肉行的教練，因此他奠定在港九武林的地位，從這件事情看來，可見有氣有力的拳師，能够打得出大耙，表示他特別勇猛並非沒有好處。

林世榮敎頭曾經把這一套傜家大耙的來歷告知門人，原來這一套傜家大耙並非傜人自行練習出來，乃係少林寺的絕技，清廷火燒少林寺，杏隱禪師南下廣東，苦戰幾次，終於落敗而走，獨力難支，索性走到廣西八排山上面的青草寺，把少林絕技傳給八排山上面的傜人，故此，這一種耙以後就叫傜家耙。

盡管如此，杏隱禪師到了八排山，在青草寺居住，只係拳脚方面令到一般傜人佩服，紛紛投靠於他學習武功，至於反清復明，完全沒法使傜人領會得到，一來傜人只係半開化的性質，未懂人性，二來他們不知中原如何居住，對於文化全沒有仰慕之心，故此，談不到那一個人做皇帝有甚麼災禍，不感興趣，因此杏隱禪師也就沒有把這種大耙的招式教授他們。

有一日，有一個渾身是血的青年闖入青草寺內，當面跪下，哭泣不已，杏隱禪師把他扶起，然後知道他姓廖，父親係漢人，到了八排山娶得一個傜女，然後生下的，故此他亦姓廖，叫做廖洪淇，而且學懂講傜族和漢族兩種言語，由於父子兩人都係獵戶，經常入山打獵，以此度活，那天，他跟父親上山找尋野獸，忽然碰着一頭白額大虎，這一頭老虎非常兇猛，兩父子拿着三叉雙刀對抗，仍鬥不過牠，老父給猛虎咬死，他也受傷，渾身是血，懇請杏隱禪師替他治療，更望杏隱禪師出頭殺死猛虎，爲民除害，兼且替父親報仇。

杏隱禪師先行替他治療傷勢，跟着細心查問他打虎的情形，說：「廖世侄，你用鋼叉打虎，忘記一件事情，因爲鋼叉只得三條齒，叉身太輕，只能向前衝刺，例如猛虎打到埋身，那就無法運用，故此，這種三叉只係可以跟猛虎作戰，却非獨特的武器，我現時替你治療傷勢之後，盡快把九齒大耙的形式改造變成筆架形，中間的三叉齒並非很尖，但却非常勇猛，耙身有二三十斤重，必須如此巨型的耙，然後能够跟猛虎作戰。」

姓廖的青年喜出望外，頻頻道謝，很快他身上的傷痕已痊癒，立刻學習鐵耙。

原來杏隱禪師這一套耙法最出色的地方就是側身作戰，由於老虎兩眼直視，腰身粗壯，一撲之後無法轉彎，故此，應該盡量閃避，由側面出擊，然後有用，放橫打出，缺少力量，故此，鋼耙必須有二三十斤重，大耙的頭特別沉重，雖然側身避開老虎撲擊，隨即一耙打落，打中虎頭，老虎重傷倒地，就算打不中虎頭，使牠受傷，也是好的，因爲一閃一打，經過多次戰鬥，老虎就氣力已消，再戰亦屬無力，那時便可取勝。

耙法有一百零八招之多，其中有一招係絕處逢生的，萬一被老虎撲倒，便即把鋼耙向上舉起，老虎撲下來，剛剛給耙插中，如果插中虎頸，便即一招打贏，反之，插入老虎腹部，由於老虎的攻勢凌厲，那一個鋼耙可以把老虎由腹部中間劏開，仍係必勝的，此外，還有側打斜打仰攻各種絕招，一共一百零八種打法，廖洪淇難得如此誠心學習，兼且急於報仇，朝夕苦練，不過十日，便即相當純熟，向杏隱禪師請示，可否落山。

杏隱禪師說：「如果你現時落山，跟猛虎搏鬥，或贏或輸，各佔一半，坦白點說，你的耙法雖然純熟，尚未靈活，到時沒有很大信心，反之，你能够留在青草寺內朝夕苦練，三個月後再向猛虎挑戰，便有充份把握。」

廖洪淇跪着痛哭說：「杏隱師傅，如果我留在這裏有三個月之久，恐怕猛虎已經傷了許多畜牲，甚至殺人，那是我的罪孽，就算拚了我的一條性命仍要下山。」

洪淇既然如此堅決，杏隱禪師只好讓他落山。

翌日的早上，陽光還沒有升起來，廖洪淇已經單獨落山，到處搜索猛虎踪跡，一直有兩天之久，然後發覺猛虎的虎穴，那是一個相當大的山洞，白天不敢走進去，晚上更加不敢，只好等待老虎由外邊活動之後，覺得疲倦，想回來睡覺，然後出擊。殊不料猛虎亦有牠自己的本領，任何一次入洞，俱是由尾巴先入的，兩眼直視，無法進攻，照理廖洪淇應該等候更好時間然後動手，可是他已經急不及待，看見猛虎懂得如此入洞，知道非硬拚不可，不肯罷手，自遠而近，發狂般衝過去，大喝一聲，人到耙到，怎料猛虎即係猛虎，那一頭大耙還沒有衝到牠的身邊，牠已經怒吼一聲，山鳴谷應，向廖洪淇的頭上飛躍，雙脚落地，還把尾巴向後一掃，廖洪淇險些給牠掃跌。

局勢如此嚴重，廖洪淇已經無法選擇，迫於跟猛虎拚個你死我活，猛虎亦知廖洪淇打算搏殺，牠也傾力出擊，雙方相鬥甚久，廖洪淇三次用鋼耙打在虎頸，老虎受傷，並不嚴重，反之，他的右臂吃了老虎一爪，却痛澈心肺，知道再鬥下去，一定無法鬥得過猛虎，索性拚着一條性命不要，冒險出擊，突然仰臉倒下來，誘虎撲攻，跟着把鋼耙向上傾全力刺去，隨即一拖。這一招乃係死中求活絕處逢生的險招，如果他的鋼耙在老虎身旁滑過，或者無法刺傷猛虎，便給猛虎整個罩下，倘不咬死，也會死在虎爪之下，照理係沒有把握取勝的，但却有機會打贏，乃係事實，猛虎合該倒霉，一撲下去，給鋼耙托住胸前，無法整個壓下，更加不能用牙爪傷害他，索性向前再撲，打算離開廖洪淇，然後轉身出擊，就在這一撲，廖洪淇緊守門戶，揸緊鋼耙，耙齒在老虎身上插入，老虎的攻勢未盡，便即劏開，腸破血流，倒地哀鳴而死。

廖洪淇殺了猛虎，回到村裏報喜，並把虎心放在父親墓前致祭，然後回到青草寺向杏隱禪師稟告，又在青草寺內居住練武。

杏隱禪師知道廖洪淇是漢人血統，而且有點頭腦，索性灌輸反淸復明思想，並把少林寺的武藝教授給他，後來傜家耙就由廖洪淇發揚光大，但因耙身太重，有資格學習它的人並非很多，故此，敎頭當中眞正懂得傜家耙如何施展的只係黃飛鴻，後來由黃飛鴻敎給林世榮。（完）



民初俠情技擊鬥智

喋血無風渡

王龍・文　黃白石・圖

臥底三蛟帮　粉碎鹽梟夢

（一）

大雪紛飛，大地一片白皚皚。天地間灰灰濛濛，即使沒有寒冷的北風，看了也使人由心內冷了出來，這是個打死狗也不出門的日子。

可是，無風渡却人來人往，熱鬧非凡，一片忙碌的景象。

× × ×

無風渡不單只是一個渡口，也是一個小集。

十年前，這裏只有十多戶人家，過着平靜貧苦的生活，可是不知什麼原因，突然使這裏的人迅速增長，如今已是個數百戶的小集。

集上的人再用不着打漁，但生活却比以前更好光景，單看集上無數的飯館茶室、舞榭歌台，妓寨賭坊，便能窺見一二。

無風渡名如其實，這個渡口不但水深，能泊大船，而且剛好左右安着兩座小山包，擋住橫吹的風，這也是使無風渡突然繁盛的一個原因。

可是最大的原因却是此地乃是私鹽的轉運站，幹私鹽是最能賺錢的事，雖然風險大，不過，既然敢吃這行飯，自然有他們的辦法。

盤踞在無風渡上的一個帮會是遠近知名，歷史頗長的三蛟帮，自從三蛟帮的大帮主譚堃譚老爺子發現這裏是個好地方，便把堂口遷了過來。

今日，正有一批鹽要運去揚州，因此，集內强壯的漢子都忙着把鹽包自倉庫裏搬運上船。

× × ×

一陣北風吹來，地上積雪紛紛揚起，三蛟帮的三帮主劉三刀帶着幾個心腹在碼頭上監督。

一艘三桅大船已裝得七七八八了，看情況不消片刻便能裝滿啓碇。

劉三刀用手搓一搓臉，這是一張略爲尖削的面龐，但雙眉濃厚斜飛，顯得十分威武，他已有四十七八歲了，身子仍然保持得十分好，强壯驃悍，腰杆畢直，肌肉扎實，連多一分的肥肉也沒有。

「小城子，拿斤酒來！他媽的，今年天氣數今天最冷，偏偏又要趕運『白銀』！」劉三刀咕嘀地對一個手下說。

三蛟帮的兄弟都管叫白鹽爲白銀，這倒沒錯，三蛟帮由此的確賺下不少大洋。

酒送上來了，劉三刀只喝了一口，一個手下突然叫道：「三爺，快看，那船好像有點不對！」

「什麼不對，胡福那老兒不是說已經檢查過了麼！」

「眞的，三爺您快看看，船好像慢慢沉下。」

話還未說完，碼頭上的人都嘩然起來，劉三刀把酒杯摔下，霍地站了起來，推開手下，走前一看，那條裝了幾百袋鹽子的船正慢慢沉下。

「快查！」劉三刀急喝道：「想辦法

施救！」

人羣立即忙亂起來，小城子急叫：「快拋下麻繩把船拖住！」

人羣立即分開起來，有的把船上的鹽包搬回上岸，有的用麻繩把船拖住。

船終於沒有遭沒頂之厄，沉船的原因亦查出來了，那是因爲船底被人鑿穿了一個洞。

劉三刀臉色倏地鐵青起來，同樣的情況這已是第二次了，他牙齒咬得格格作響，沉聲道：「誰肯下水追查，每人賞十個大洋，抓到人的，賞一百！」

手下哄應一聲，立即有幾個跳下水，有的跳下快艇解纜追出去，岸上的人都議論紛紛起來。

正在慌亂之際，一個少女帶着個白面青年，緩緩走到現場。

「三叔，發生了什麼事？」那少女朝劉三刀問了一聲。

劉三刀懊喪地道：「小蝶，別問了，你三叔又丟了一次人啦，船又叫人鑿穿了一大個洞！」

這少女正是三蛟帮譚堃的掌上明珠譚小蝶，她聽後怒道：「是誰吃了豹子胆，敢三番四次來捋虎鬚，三叔，可有派人去追麼？」

劉三刀老臉有點發熱，低聲道：「人是派了出去了，不過看來未必追得到。」

譚小蝶回頭望了她身旁那白面青年一眼，道：「三叔，我來替你介紹，這是張柏年，他是城內的人。」

張柏年恭聲叫道：「三叔，三叔大名小侄在城內亦時時聞及！」

劉三刀微微一笑，道：「咱也經常聽見小蝶提及你！」

譚小蝶嬌聲道：「三叔，你……」

劉三刀哈哈笑道：「小蝶，你不是天不怕地不怕的麼，怎麼今日却……哈哈……哈哈……」

譚小蝶臉如落日紅霞，望了張柏年一眼，跺脚道：「不怕便不怕，我是帶他來見爹爹，年哥，咱走。」

劉三刀笑道：「這樣才像往日的譚小蝶，嗯，你放心，你爹若不答應，你三叔一定替你做保人！」說罷拍拍胸膛，回頭見張柏年也是窘得想找個地縫兒鑽進去，便不好再說下去。

譚小蝶一拉張柏年，朝家門的方向走去。

劉三刀望着他倆的背影慢慢逝去，咀角浮上一絲笑意。

手下紛紛來回報，水底水面都沒有人影，劉三刀嘆了一口氣，道：「換船，連夜搬運，最遲在破曉前要把船開出去！」停了一會，望一望越下越密的雪花一眼，又道：「小城子，你去一趟，這會兒多這一個疙瘩，一路要小心，別在半路再出紕漏。」

小城子忙道：「三爺，小的一定小心，您放心。」

劉三刀拉一拉衣領，道：「我先回去歇一會兒，待會弄好派人來通知一聲！」說罷轉身而去。

北風越吹越急，劉三刀一身雪白的狐皮外衣跟雪地同爲一色，沒久，身形便隱在樹後。

（二）

船是在破曉前開碇的，小城子一直持燈站在船頭上注視一切，此行責任沉重，他實在不敢怠慢。

天大亮了，兩岸的景物都能清晰地看清楚了。今日天空破例地露出一絲陽光，北風也沒有昨夜那麼寒冷，小城子這才長長吐了一口氣，下船艙休息。

一路暢行無阻，船順風而駛，看來天亮前便能到揚州，入夜之後，小城子更加緊張，吩咐手下把船上的燈都亮着，剎那甲板上十數盞燈大放光芒，把四周三丈以內的海面都照亮。

三蛟帮的兄弟都持械站在甲板上戒備，小城子看了一眼，心想這趟準不會再出紕漏了，他取出捲烟抽吸起來。船駛入一個峽谷，過了峽谷便是揚州鄭老爺子的勢力範圍了，小城子一顆心逐漸定了下來。

他掏出袋錶就燈一看，才午夜十一時多，看來貨物一定能準時趕到蘇州交貨。

小城子剛把袋錶放入口袋裏，突然傳來一陣「格格格」以及「叮叮噹噹」的聲音，衆人都是心頭一緊，又詫又異。

小城子目光投過處，發現船前三丈處不知何時在水裏升上三條粗鐵鏈，橫江攔住。

小城子吃了一驚，心知有人要挾船，他忙道：「分幾個人上岸，有洋火的都拿出來準備應變。」

舵手老吉忙道：「城哥，咱先把船退出去，你看可行麼？」

小城子道：「也好。」回頭又道：「放下兩艘快艇。快！」

快艇尚未放下水，岸上已不斷有石塊拋來，落在甲板上砰砰亂響。

小城子道：「不必慌忙，咱甲板厚，小石他們擊不穿，大石他們又拋不到！」

話音剛落，岸上突然拋來一個鐵罐，跟着一股刺鼻的氣味立即衝了出來。

有人驚呼：「那是電油，他們要用火攻！」

小城子有點急亂，急喝道：「快下快艇！」自己飛身縱下快艇！

只見岸上又投來無數電油罐以及火把，剎那甲板立即焚燒起來，火焰把黑暗的海面照亮。

兩艘快艇加速划向岸邊，船上的船夫及守衛紛紛跳入水中。

小城子緊握手中的盒子炮，一顆心像被火燒般灼痛！

岸上不斷飛下大石，激起一道道水柱，快艇左搖右幌，幾乎翻沒。

「快！」小城子朝岸上毫無目的的發了一枚子彈。「把槍口對準兩岸，務必把快艇駛上岸邊，看看是那個傢伙幹的？」說着他又裝了一枚子彈。

不知是不是他的槍發揮了威力，還是什麼原因，岸上再也不見有石塊拋下，兩艘快艇也終於在兩岸泊住。

小城子一馬當先，衝上岸，現在即使岸上有十條槍對着他，他也無所畏懼，他回頭望一望江中，那艘大船已越燒越烈，船也慢慢在翻側。

想到失了貨，回去不能交待，他恨不得跟對方拚死。岸上盡是些嶙峋的怪石，黑忽忽的像一座座堅固的堡壘。一個手下

忙道：「城哥小心，莫被賊人躲在暗處放冷槍！」

小城子心頭一緊，回頭道：「你們掩護我，今日若不把賊人挖出來，咱便得投江自盡！」說着貓着腰急步竄前，走了二三丈，地勢陡地拔高，面前矗立着一堵石壁，大約五丈高。

石壁既陡又滑，黑夜裏要爬上去可不容易，小城子像被火燒般喝道：「有誰帶手電筒，快拿來，有繩索沒有？」

立即有人持手電筒及麻繩走上來，費了好大的功夫才爬上石壁，一羣人在小城子帶領下，向前走去。

不遠之處岸上立着三個大絞盤，普通的絞盤用的是麻繩之類的東西，這三個絞盤却盤着粗鐵鏈，看來對頭可是處心積慮一早爲他們佈置下的！

手電筒四處投射，四周毫無人影，那夥人也似乎突然在黑暗中消失了般，小城子用脚踢了一下絞盤，絞盤沒動。他的脚却痛了起來。「快搜！」

天亮了，雪花却又再飄下，石壁上北風呼嘯，裂人肌膚，竟然比昨夜更爲寒冷，四野盡管是怪石林立，小城子一一查遍，仍然絲毫不見一個人影。

小城子心頭越來越冷，也越來越沉，此刻他反而冷靜了下來，思索下一步行動，想了一會，他決定到揚州鄭老爺子那裏走一趟，先把情況告訴他老人家，然後才回無風渡領罪。

正想下石壁，一個手下突然拿了塊白布跑來：「城哥，這裏有字，你看是寫些什麼！」敢情他手下都是些只懂打鬥格殺，斗大的字認不了一籮的人。

小城子還讀過幾年私塾，布上的字還認得出。

「三蛟幫若不退出無風渡，今後的船將永遠開不出！」

下面沒有下款，不知是什麼人寫的，不過小城子自然知道這是對頭留下給他帶回去的！

他怒哼一聲，想不出對頭有什麼人，把白布摺成一塊塞在襟裏，「回快艇，上揚州。」

× × ×

鄭老爺子並不很老，才五十呢，不過他在揚州以及在鹽梟中都有極大的勢力及影響力，因此，他在十二年前，行內的人便稱他老爺子了，這是對他的一種尊敬，沒人敢違例直呼其名。

小城子趕到揚州，剛在午飯時分，他不敢去找鄭老爺子，先把兄弟在城內安頓了下來，吃了午飯，又過了一個多鐘頭才敢去鄭府。

他入行已有不短的時日，深知鄭老爺子飯後一定要小睡片刻，這時候，即使是天皇老子他都不接見。

小城子跪在地上，把半路被人攔船火燒之事細細說了一遍，他不敢把出發前發生船底被人鑿穿以及在石壁上發現的那塊白布說出來，被溺了三蛟幫的名頭。

鄭老爺子一邊抽着水烟，一邊聽他說，不發一言，小城子也一直跪着不敢站起來，半响才嚅嚅地道：「老爺子，那夥人可是吃了豹子胆呀，明知這批貨是要交給您老人家，他們都敢來捋虎鬚。」

鄭老爺子一個勁抽烟。

小城子又道：「要是知道這夥人是誰，三蛟幫一定要他剝皮捉來交給老爺子，替老爺子挽回臉子！」

鄭老爺子眉毛一掀，霍地把那銅製的小烟筒使勁放在几上。「老爺子面子沒有失去，即使失去小小的三蛟幫也沒有能力替老爺子挽回！屁話！」

小城子大冷天出了一身汗，磕頭道：「小的不懂講話，老爺子開恩！」

鄭老爺子臉色稍緩，道：「殺人不過頭點地，老爺子看你也跪了不短時間，起來吧！」

「謝老爺子恩典！」

「回去告訴譚堃，立即再提一批貨入城，再有閃失，我叫他從此回鄉下耕田種地瓜！」說罷一拂袖走入內堂。

小城子這才魂魄回歸，急忙帶着手下趕回無風渡。

（三）

三蛟幫立即開堂，擺上香案，請出祖師的靈牌。

譚堃插上了香，回頭道：「坐下。帶小城子上來！」他自己在一張舖着虎皮的交椅坐了下來。六十多歲的年紀，看來仍然精神矍鑠，此刻，臉上却泛上一層憂慮之色。

三蛟幫的另外兩個幫主，二幫主石壁，三幫主劉三，分左右坐在譚堃旁邊。

兩邊還立着十多個幫內有職位的兄弟，人人臉色凝重，神情肅穆無比，不發一言，氣氛異常沉重。

不久，小城子被押了上來。他先向祖師靈位行了禮，然後又去向三位幫主行禮，禮畢後才跪下。

譚堃沉着聲道：「小城子，你可知罪麼？」

「弟子知罪，願領幫中大刑！」

廳裏的人心頭都是一緊，幫中大刑就是五馬分屍。這是對幫兄弟犯了欺師滅祖，出賣同門，嚴重損・幫威的懲罰。

譚堃臉色稍霽，仍然沉聲道：「你先把經過詳細說出來，再讓兄弟父老酌情處罰。」

「是。」小城子便一五一十把半夜被人用鐵鏈攔江的事仔細說了一遍，末了還把那塊白布高高舉起。「弟子還發現這塊白布，上面有字，請三位幫主過目，諒必是對頭留下的！」

譚堃打開白布一看，三個幫主的臉色刷地變白，他們互相交換了一下眼色，譚堃道：「鄭老爺子怎樣說？」

「他說咱們須再送一批貨進城，這次若果有損失，便……便叫幫主……」小城子再也不敢說下去。

譚堃大喝道：「便叫我如何？快說下去！」

小城子咬一咬牙，輕聲道：「他老人家叫幫主回鄉耕田！」

譚堃臉色再一變，顫聲道：「他只是行內十路人馬之一，雖然勢力最大，却還未執掌帥印，憑什麼要老夫回鄉耕田！」

原來這一帶的鹽梟共有十路人馬，有的做買賣，有的做收購，有的做貨運，但却以鄭老爺子，這一股勢力最大，他買賣兼做，甚至能把私鹽運至內陸等省販賣，

不但手下眾多，而且連官府也被買通，即使沒有被他買通的對他也懼怕三分，也因此他的聲勢更大，穩穩有十路人馬的盟主之勢。

可是，自從前任盟主被人暗殺了之後，鹽梟中再也不推選盟主執掌帥印調動各路人馬。

三蛟幫在私鹽這行業裏的歷史雖不短，不過它却秉承了傳統幫會本色，只做本行的生意——私鹽轉運，因此在十路人馬中算是個較小的角色。

鄭老爺敢說這種話，自然有他見地。

堂下堂上人人屏息，沒有人發言。

過了半晌，二幫主石壁輕嘆道：「目下還是趕緊把對頭查出來，然後再派人另外運一批給鄭老爺子才是上策。」

劉三刀接口道：「二哥說得是，這件事也不能全怪小城子，況事出突然，敵暗我明，防不勝防，以愚弟之見不如叫他帶罪立功，如果沒有表現再行處置。」

譚堃心中千頭萬緒，既怕惹了鄭老爺子讓幫中帶來災難，又怕別人乘機覬覦無風渡這塊肥肉，他有點懊怒地道：「死罪雖免，活罪難赦！令執法弟子掌棍三十，刑後押入囚房聽候發落，小城子，你服不服？」

小城子喜出望外，他先頭以爲這趟就算不被處死，起碼也得斷足斷臂，如今只掌三十棍，實在大大便宜，大聲應道：「弟子口服心服，甘願領刑！」

譚堃喝道：「動手！」

執法弟子立即把小城子按倒在地，棍棒立即向他身上招呼，所幸他平日人緣頗好，那些執法的兄弟顧念香火之情棍棒都落在身上多肉之處。饒是如此，執法弟子每棍都不敢留力，以免犯了串通之罪。

堂上但聞拍拍的擊肉聲响，小城子拚命咬牙忍住，不哼一聲，額上汗出如漿，捱了二十板，經已暈死過去。

譚堃見他衣破肉裂，鮮血淋漓，喝道：「暫停，剩下的暫且記下，拖下去！」

「是。」四個執法弟子一個拖着一肢把小城子架出去。

石壁道：「大哥，咱現在怎辦？」

劉三刀接道：「依小弟之見，跟咱三蛟幫作對的人，必定是勇勝堂的人馬！」

堂上的人心中都暗道一聲有理。

勇勝堂做的也是貨運，却是負責陸路的。可是，私鹽在陸地上搬運風險大，利錢小，因此，勇勝堂也是半死不活，以三蛟幫還不如。

譚堃脫口道：「三弟說得有理！勇勝堂的倪志龍心懷大志，絕不甘心安于現狀，這倒大有可能！」

劉三刀道：「待小弟去見他一趟！」

石壁急道：「還是我去一趟，一則我跟倪志龍有數面之緣，二則三弟你性子較急把事情弄僵反而不美，你負責押運去揚州較爲適合！」

譚堃頷首道：「二弟說得有理，三弟去準備運貨！」

劉三刀道：「二哥去找倪志龍來回可得花不少時日，這批貨若運遲了，鄭老爺子那裏不好交待！」

譚堃嘆了一口氣。「二弟請即刻起程，三弟的船後天一早便啓航！」

命令頒下，無風渡又再忙碌起來，碼頭附近以及倉庫周圍眞的是五步一哨，十步一崗，戒備嚴密，連船邊水底也派了不少人潛伏警戒。

（四）

石壁帶了兩個助手騎着關外的良馬，望草頭灘馳去。

草頭灘顧名思義，在一片灘上長了不少野草頭。這裏是一個小小的鹽場，也是勇勝堂的根基。離無風渡大約百多里。

勇勝堂近日的生意一落千丈，讓三蛟幫搶去了不少生意，倪志龍爲了堂內兄弟的生活，不得不經當另一塊小鹽田。

這當然引起其他幫會的不快，因爲勇勝堂此舉無異是侵犯了他們的利益。

不過，倪志龍做事很有分寸，儘管他還能把鹽田擴大，他却沒有這樣做，鹽田的收入也只够幫內的開支及生活，旁人見他如此也就不再與他計較。

石壁冒雪急趕，一路不敢稍作停留，累得他腰酸背痛，臀部皮膚也被馬鞍磨紅了。此去草頭灘看似比劉三刀押送船隻安全，實則境況異常危險，假如勇勝堂眞的對三蛟幫有了謀奪之心，此行無異是送羊入狼羣。

只要倪志龍一翻臉，他三個人還能生還無風渡？

天色陰霾，整日下着大雪，馬匹在雪地上奔跑，倍覺辛苦，馬背上的人顚簸不定，情緒也是起伏不定。

石壁望一望天色，道：「咱連夜趕路，希望這趟船能平安到達蘇州，免了一場災難。」

手下不敢吭一聲，低頭伏在馬背上。

天色漸暗，三人停下來吃了點乾糧，又吃了幾團雪解了渴，便再次上路。

幸而三匹駿馬都是長程健馬，跑了百里路，還不致累倒。

夜內北風急勁，幸而是順風，馬匹在郊野裏奔馳速度沒有減慢。

半夜，看看路途離草頭灘不過三四十里，馬匹越行越慢，石壁道：「下來讓畜生歇歇！」

三人下了馬躲在一棵大樹後，生火取暖，雪漸停，寒意未盡。

一個手下取出一條鷄腿放在火上烤，鷄油滴在火上，吱吱作响，沒多久，一陣香味傳來，手下把鷄腿送到石壁面前：「二爺，吃點東西驅驅寒吧！」

石壁道：「可惜來得匆急，忘記帶酒。」說着便伸手去接。

突然「砰」一聲响，一顆子彈把鷄腿擊飛，樹上宿鳥被槍聲驚醒，呱呱振翅飛走。

槍聲一响，石壁及其手下都是不由一怔，一怔之後才驀地警覺，慌忙翻身樹後，馬匹驚嘶一聲，踏着碎步跑開。

石壁從懷裏掏出一把駁殼槍，他的手下也都備有盒子炮在身。「他媽的，倪志龍果然不是東西！」

一個手下的探頭出去，「砰」一聲，一顆子彈在他耳邊飛過，嚇得他連忙藏在樹後。

黑黝黝看不到對方，自己面前又生了一堆火，無疑讓敵人有了目標，石壁手槍凌空射了幾槍，伏地滾到另一株樹後。

槍聲過後，大地便歸于沉寂，火堆熄滅了，石壁才略略放心，他又改換了一個藏身之所，此刻，敵我雙方都在暗中，彼此互不吃虧。

令石壁担心的是對方是有爲而來，而自己三人一開頭便落得個各自爲戰，而且對方的人數他還摸不清，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的，便是來人絕不會少于三個。

他的一個手下憋不住氣，輕聲叫道：「二爺，二爺！」

石壁暗罵聲混蛋，沒有應他。

「二爺……哎唷——」一聲槍聲傳來，他手下聲音立即被揑斷。

「完了！」石壁心中嘆了一句。

一個聲音突然傳來：「石二爺，你們已被包圍了，快棄槍投降，可免一死！」

「放屁！你們是誰？」另一個手下藏在樹後喝道。

「還會是誰？你們不是迷了路吧！這裏是誰的地頭你也不知道！」聲音再次傳來。

那手下認出聲音的方向，手一擺，「砰砰砰」地打了一梭子彈，林深處立即傳來一片哎唷的叫聲。

那手下立即再裝上一梭子彈準備應戰，他背倚樹幹，蓄勢待發，冷不防，砰一聲槍聲，一顆子彈立即由他前胸貫入！

石壁就藏在他附近，聽得出這一槍絕不是手下所發的，他心頭一沉，半晌仍沒聽見他的聲音，他便知道他亦完了。

石壁的背心立即湧出一陣冷汗，他伸手輕輕在背後一摸，那裏有叢野草，他輕輕退身藏在草中。剛藏好，四周突然點起不少火把，露出不少壯漢，一個個兇神惡煞，一望便知都是些刀頭舐血沒幹正經事兒的人！

他們一手持火把，一手持槍在林中找尋起來，慢慢找到那叢野草附近。

石壁知道再不能繼續藏下去，便自草叢中站了起來，剎那，十多根短槍都指着他，石壁喝道：「且慢，叫你們頭兒出來說話！」

三丈外一棵樹後傳來一個陰惻惻的聲音，道：「先拋下手中槍，有話再說！」

石壁咬一咬牙，知道反抗無益，毅然把槍拋開。「現在閣下可以出來了吧！」

那人哈哈大笑：「石三爺，你可上當了！」

石壁機伶伶打個冷顫，想不出對方全然不顧道義，驚呼道：「你是倪志龍？」

「哈哈！殺！閻羅王會告訴你，我是誰！」

剎那，槍聲亂響，石壁的身子像活靶般被擊穿，鮮血長流，石壁兀自慘呼：「你是誰？你到底是誰……」

× × ×

亂槍响後，百里後的無風渡，劉三刀便下令啓航，船緩緩駛離碼頭，乘風破浪而去。

這一趟在嚴密的戒備之下，一切都很順利，連船也是順流而行，劉三刀的心情慢慢開朗。可是，心頭却隱隱覺得有點不祥，他回頭留戀地望一望無風渡，似乎以後再也難以有機會回到這個地方。

船到江面，天色才漸亮，視野倏地開闊起來。

劉三刀一夜沒有闔過眼，此刻仍不敢放鬆。這條船除了載貨，他還帶了二三十個三蛟帮的精英，人人佩槍帶刀，全神貫注，以防萬一。

這趟要是有什麽閃失，三蛟帮只怕也完了，即使用不着回鄉耕田種地瓜，也從此抬不起頭來。故此，船上的三蛟帮兄弟幾十對眼睛沒有一刻離開過四周一忽！

船行甚速，落日之後已到了小城子上次遇截的峽谷，這峽谷小而狹，但水深浪急，只能容一艘大船通過。

劉三刀的船頭剛探入峽谷，剛巧裏面駛出一艘雙桅木船，這條船四周包鐵，看來異常堅固。在大浪中不停地起伏，劉三刀心頭一動，忙喝聲道：「老吉，快退出去！」

老吉是個老舵手，這條路他已走了不下百次，眞是閉着雙眼也能把船靈活地駛得進退自如。

他正想轉舵，前頭那艘包鐵雙桅船忽然也後退，並打出一張綉着斗大的揚州鄭爺的旗子，船上火把光耀如白晝，那四個金字遠遠便能看到。

劉三刀鬆了一口氣，忙叫老吉不用退出。

雙桅船上一個漢子大聲叫道：「老爺子怕劉爺不失，派咱來接應！」

劉三刀大喜忙叫老吉撥正航向，船便駛入峽谷。經過那雙桅船時，劉三刀忙道：「請老大出來相見，好讓咱面面謝！」

大漢道：「不必客氣，都是自家兄弟，互相照應本就應該！」

劉三刀揚聲道：「如此，三蛟帮便多謝了，等會拜見老爺子時，自再向他老人家拜謝這援手之情！」

船便擦着雙桅船而過。大漢道：「你們先去咱殿後。過了五峽谷便安全了！」

「是。」劉三刀回頭對手下喝道：「全速前進！」

話還未說完，雙桅船上突然拋下不少電油罐！電油的刺鼻氣味，刺醒了劉三刀，這剎那他突然明白了，這條船絕不是鄭老爺子的，而是對頭假借他名頭來詐他。

想到這裏他像頭豹子般飛撲過去！走至船尾抄起一紮痲繩，向那條雙桅船拋了過去。痲繩準確地纏在一條木桅上，劉三刀立即自繩上跳躍過去！

與此同時，雙桅船上射來不少火箭，甲板立即焚燒起來。三蛟帮的兄弟立即一邊救火，一邊拔出長槍向雙桅船射去。

賊船上有人持斧砍向痲繩，突然艙內傳出一個聲音：「放他過來！船上的人不能放過，快分一些人下水攔截！」

劉三刀踏上甲板立即大喝一聲，一拳擊向一個大漢，那大漢猝不及防，吃了一驚，連忙閃身退開，劉三刀左腿爲軸，滴溜溜打了個轉，右腿跟着把他踢落下水。

劉三刀一招得手，絕不稍停，撲向另一人。

艙內有人喝道：「劉三爺，你不要命了麽？只要大爺一聲下令，你便得變成一個蜂巢！」

劉三刀喝道：「劉某臨死也得殺幾個墊背！」

「作不想知道我是誰麽？你又想不想知道你二哥生死如何的消息？」

這句話比靈符還靈，劉三刀登時住了腳！此刻，兩條船上槍聲如同炒豆般响起，三蛟帮的船已成了火海，帮衆紛紛跳下水！

水中的激鬥也絕不比船上遜色，刺刀橫飛，江水不斷湧起一團團殷紅的血水。

劉三刀心如火燒，想了一會，毅然走向船艙。他從一道窄窄的梯子走了下來，眞是一步一驚心，但並沒有人向他襲擊。

船艙裏，鋪得水平地毡，艙壁也佈置得美侖美奐，劉三刀幾乎懷疑是置身船上，甲板上的槍聲，傳到這裏比小孩子過年玩的鞭炮聲還小。

船艙中一道紗帳，帳後坐着一個中年漢子，看年紀跟劉三刀差不多，身子瘦削，面目不揚，可是眼神却鋒利得嚇人。

一身緊身黑色勁衣，像一頭充滿活力的黑豹。旁邊站着一個大漢，手上的一管槍對着劉三刀。

劉三刀狠狠地瞪了他幾眼，沉聲道：「劉某走南闖北，也有不少時日，閣下可面生得很！」

黑衣漢子哈哈一笑，道：「對，咱也是頭一遭見到劉三爺！」

劉三爺臉上浮起怒容：「三蛟帮跟閣下有什麽仇恨？竟然三番四次跟咱們過不去！」

「仇恨？哈！劉爺說得可好笑，咱是頭一次見面，會有甚麽仇恨？」頓了一頓，黑衣漢子又道：「仇恨倒是沒有，不過江湖上的腥風血雨來來去去還不是爲了利益兩字！」

「恕劉某不明，敬請閣下明言！」

「啊哈，三爺既然考起咱了，唔，這樣吧，這回事咱等下再說。先告訴三爺一個消息，希望三爺聽後節哀順變，不要傷了身子！」

劉三刀身子突然像篩斗般篩個不停，牙齒咬得格格作响。

「唉！二爺性子太硬，他已不幸仙逝了，幸而聽說二爺爲人一向厚道，此去即使不能上天堂，也絕不會下地獄，三爺可不必太悲傷！」

好小子，殺了人還說風凉話兒。劉三刀暴喝一聲，身子陡地飛起，穿過紗帳，曲起的雙腳向黑衣漢子蹬去，他的功夫在三蛟帮裏數一數二，近年譚堃年老氣衰，又兼他正在盛年，說不定也已比不上他。

這一腳力蘊千斤，他的功力也在這一腳中表露無遺！

黑衣漢子左掌揚起切向劉三刀的足踝，劉三刀陡地收回左腳，右腳跟着連環蹬出。黑衣漢子也不知他使了什麽身法，站起身子，而又把這一腳閃避開去。

「砰」一聲，船艙木板斷了一截，劉三刀落地，倏然翻身，黑衣漢子若無其事般笑吟吟站在他面前。「三爺，你不是想知道咱們的目的麽？你且等等！」他突然拍了兩下手掌。

立即有個大漢下來。黑衣漢子問道：「上面怎樣？」

「都解決了！船也浮了上來！」

「好。」黑衣漢子回頭對劉三刀道：「三爺請上去一看！」

× × ×

甲板上夜風吹急，劉三刀却出了一身冷汗，江面上屍體漂浮，大多是跟隨自己多年的兄弟，要不是忍住性子，他眞的想一拳向黑衣漢子擊去！

「三爺請看！」黑衣漢子還是那副不溫不火的態度。

三蛟帮的船全身濕淋淋的，看樣子是沉下了水，火也被水浸熄了。但那條船又好像被人浮了上來，露出三尺船壁。

如今正有不少人把一包包鹽包扛上岸。劉三刀不禁看直了眼。

「三爺可知道這船如何會浮起的麽？」他見劉三刀不答，仍然得意洋洋地說下去：「咱事先在江底沉下一大紮浮木，這些浮木編排成一塊浮床，平日壓上石頭，並用痲繩固定在江底，需要時便把石頭搬開，痲繩解開，浮床便浮了上來，這船嘛，也就浮了上來！」

好周詳的計劃，難怪對方兩次都在此地才下手。

「你明白了吧，爲何咱在今年初開始便要求你們在鹽包之上要用油布蓋住！」

劉三刀顫着身子尖聲叫道：「你，你們是鄭老爺子的人！」

黑衣漢子哈哈大笑：「你在鄭老爺那裏見過我沒有？」

劉三刀搖搖頭，一臉詫異之色。

黑衣漢子道：「好了，時辰已到，石二爺在路上已等久了！三爺有甚麽本領的即管使出來，好讓咱開開眼界！」

劉三刀猛喝一聲，自腰上拔出兩把短刀飛撲過去，一刀刺上路，一刀刺中路。

黑衣漢子略一偏身，手腕一翻，五指搭向他的脈門，這是近年來罕見的擒拿手法。

劉三刀喊了聲好，刀子一沉反削黑衣漢子五指，這一下他大有信心把對方迫退，畢竟他從十二歲開始便懂得玩刀了。

黑衣漢子沒有退開，手腕再一轉，五指倏地把劉三刀的刀子彈開，左腳迅速踢向對方小腹。

劉三刀一驚非同小可，這一腳他沒有吃驚，吃驚的是對方五隻手指所蘊藏的力量，刀子給他一彈之下，竟然幾乎脫手飛出，他知道對方是個內家高手，突然興了一個二十年來未曾有過的念頭，竊機跳水逃跑！

他乘勢後退一步，黑衣漢子左腳落空，右腳跟着飛起。「三爺也嚐嚐咱的連環腿滋味！」

劉三刀再退一大步，此刻已近船旁，黑衣漢子冷笑一聲：「三爺想跳水？」脚一收，倏地伸手向劉三刀抓去！

劉三刀刀子一翻向他雙臂砍下，黑衣漢子依然不懼，待刀子臨近，才突然一翻，手掌拍在刀側上，剎那，兩刀相撞，碰出一團火星。劉三刀兩臂一痲，雙刀再也把持不住，脫手飛出。

黑衣漢子哈哈大笑：「看你怎樣跑！」雙手如鬼魅般搭在他的上衣，跟着把他提起。

劉三刀右腿飛起，踢在黑衣漢子臉上，砰地一聲響，黑衣漢子哈哈大笑，夷然不損！

「賊子，我跟你拚！」劉三刀急驚之下，右腳跟着飛起，黑衣漢子突然放下左手，跟着飛快地握住他的足踝。笑道：

「三爺，你的第三把刀藏在這裏，咱雖第一次見面，却也打探得清清楚楚！」放下右手，劉三刀摔跌在地上，右手仍在他手中。

劉三刀的右脚尖露出一張三寸長的刀尖來，黑衣漢子道：「這鞋子設計得還不錯！」手上用勁一扭，「喀嗤」一聲，足踝骨已斷，劉三刀痛得額上滲汗，喊不出聲來。

黑衣漢子把鞋子脫下，拋入江中，道：「本來以爲這次南下能碰到幾個像樣的對手，想不到，都是膿包！這種人沒趣味，讓給你們吧！」

黑衣漢子說罷拍拍手，走下船艙，他剛下了二級木梯，耳際邊聽到劉三刀的一聲長長的慘呼聲，咀角登時泛上一絲殘酷之色。

（五）

石壁及劉三刀的死訊使整個三鮫幫都哄動起來。由現在開始幫中的人便覺得開始走向絕路了。

譚堃更是雄心盡失，他眞的想解甲回鄉耕田，反正這兩年的儲蓄也足够他渡過餘生。

他把這個決定向幫內的兄弟公佈，希望另選賢能把困難的三鮫幫自困境中解脫出來。

香堂開了三次會，幫內上下全都挽留譚老爺子繼續留任，亦沒有人有這份胆氣把担子獨挑上肩，這件事便暫時擱下了。

爲了避免鄭老爺子那方的壓力，他宣佈三鮫幫因二位幫主之暴斃而停止買賣三個月。

三個月尚未期滿，張柏年却向譚小蝶求婚了。譚老爺子本來就十分鍾愛這個未來女婿，忙不迭替女兒一口答應了這頭婚事。

他的意思是要求一年後舉行婚禮，張柏年却反對，不但反對還提出申請入幫。

譚堃不由一愣，這個時候，三鮫幫正在走背運，偏偏選在此刻入幫，不是不識時務麼？

張柏年却道：「人有三衰六旺，幫也有興旺有衰退的時期，這有甚麼出奇，再說我認爲三鮫幫還有希望，絕不會自此一蹶不振。」

「三鮫幫還有希望？」譚堃心頭一喜，忙道：「年兒，你倒說來聽聽，也好叫我放心。」

張柏年微微一笑：「待我入了幫會告訴你老人家！」

「好！」譚堃道：「我答應你，初七替你主持入幫儀式！」

× × ×

幫中之人早知張柏年遲早便是譚堃的愛婿，自然沒有異議，因此，張柏年也便成了三鮫幫的一份子。

張柏年入幫三天之後，便傳出了譚小蝶結婚的喜訊了。

他自稱沒有雙親，婚禮便在三鮫幫內舉行，無風渡上下的人，三個月來的憂愁苦悶，此刻才有了點消融，雖然是窮開心，總也比不開心好。

三鮫幫正在背時，譚堃沒有把婚禮弄得太鋪張，除了無風渡上的人以及三鮫幫的幫衆，其餘的一槪不請。

儘管如此，衆人還是過了一天高興的日子。

七日之後，譚堃再次登壇宣佈退休，衆人仍然如前次挽留他，可是譚堃這次的態度却異常堅決，他說即使沒人繼任，他也決定在今天之後解職告退。

這下子，堂內的人可全都亂了，選誰繼任，衆人的心目中都沒有一個理想的人選。

譚堃道：「可有人自問有能力把這担子挑起來的沒有？本幫此刻破例不用提名，有能力的可以報名，只要大家同意便可以。」

黃昏了，還沒有人有胆量作毛遂自荐！譚堃嘆息道：「明天再來！」

× × ×

次日，早飯剛過，召集的鼓聲便响了起來。

譚堃坐在虎皮交椅上，環視了手下一眼，道：「想到誰是繼任人了沒有？」

衆人都把頭低下，執法堂堂主廖承義道：「屬下等經一夜的思量，還是決定請老爺子再勉爲其難繼續担任下去。」

譚堃臉上不悅，喝道：「打開中門，把所有的弟子都召集來。」

鐘聲急响，無風渡上的弟子們聞聲而來。

譚堃把昨日的話說了一遍。還是沒人吭聲。他嘆息道：「想不到三鮫幫成立至今已近百年，竟然沒有一個弟子有胆量把這副担子挑上肩！」

衆人都不覺低下頭，他們都知道，一當上幫主，固然有無上的權威，可是正面要頂住鄭老爺子的壓力，側面要對付勇勝堂，還要調查劉三刀的死因及兇手，這担子可不輕，一個處理不好，很易成爲幫中的罪人。

午飯時間到了，還是沒人吭聲，譚堃喟然長嘆道：「下午再來！」說着自椅上站了起來，衆人突然覺得譚老爺子忽然有了龍鍾老態，連走路也像不穩。

下午一開壇，譚堃振振精神說了一大篇道理，鼓勵有志之士出來承担。

過了一會，只見張柏年排衆而出，道：「幫主，弟子張柏年入門雖淺，可是對幫內的兄弟的熱愛相信不在各位之下，弟子人望雖低，地位雖微，但既然沒人敢把這担子挑上，自信能憑努力把幫務攪好，起碼也能替二幫主及三幫主報仇雪恨！」

衆人一見張柏年都是一怔，跟着便議論紛紛起來。

譚堃道：「本座沒意見，只要幫中的兄弟都同意，立即拱手相讓！」沉聲道：「張柏年想把這副担力挑上肩，各位認爲如何？」

無論如何，張柏年總是個雛兒，因此譚堃話一落，立即有人問道：「咱幫雖沒有規定幫主一定要武功第一，可是說什麼要統率幾百個兄弟，總也不能手無縛鷄之力？」

張柏年道：「這位兄弟認爲小弟應該如何做？」

「起碼得顯兩手讓兄弟開開眼界。」

「這個容易，看着！」張柏年突然蹲下，右掌向地上拍了一掌，當他手掌拿開時，地上紅磚出現四下，現出一個掌印，

難得的是掌印之外，紅磚絲毫無損。

幾個識貨的立即叫好起來，聲音震驚起棲在屋簷上的三隻小鳥，撲翅自天井飛過。

說時遲，那時快，張柏年右手一揚，「怦怦怦」一連三槍，只見三頭小鳥淩空墜下，很多人直至小鳥墜下才警覺張柏年在閃電間發了三槍，要不是槍管上還冒着一縷青烟，幾乎以爲看錯。

這下衆人都哄然叫好起來，憑這一手，無風渡上便沒人能及。

連譚堃亦是一臉驚愕，他也不知道這個女婿，斯斯文文像個書生，却原來身懷絕技。

喝采聲過後，執法堂主廖承義道：「姑爺果然好身手，老朽想問一句，你有什麼辦法替二幫主及三幫主報仇？」

張柏年臉色凝重道：「首先仔細調查，小侄懷疑二幫主絕不是勇勝堂所爲。」

廖承義道：「姑爺認爲是誰幹的？」

「是誰幹的小侄還不知道，不過，假如是勇勝堂幹的，倪志龍豈會派人把二幫主的屍體送回來，這豈不是向咱挑戰，可是據小侄所知，勇勝堂却毫無備戰的準備，這可就有了懷疑，而三幫主一去不回，船上三十個兄弟沒有一個回來，連船也不見，失事地點又接近蘇州，這更非勇勝堂能幹得了的事，所以，小侄懷疑兇手另有其人。」

廖承義再問一句：「依你所說，又該如何調查？」

「先派人到那峽谷附近調查，才能決定下一步怎樣走法。」

廖承義想了一會，轉頭對譚堃道：「屬下再無疑問。若張柏年當上幫主，屬下必盡力匡扶。」

譚堃心頭大喜，高聲叫幫衆表決，結果贊成佔多數，張栢年也就順理成章當上三鮫幫第五代幫主。

譚堃立即走下虎頭交椅，請張柏年坐上幫主寶座，衆人立即跪下行禮。

張柏年落落大方，毫無怯場，他高聲道：「本幫時值非常時期，將來有些幫規可能要作改動，本座特此聲明。免以後大家心頭有疑問，再者，把小城子放出來，我要委任他當二幫主，你們可有意見？」

衆人歡聲叫好，立即有人把小城子請了出來，小城子還摸不着頭腦，便被人糊糊塗塗推坐椅上。

（六）

張柏年當上了幫主，譚小蝶心內十分不快，她怕張柏年會爲了幫務而冷落了她，可是事實上却使她大出意料，張柏年常陪在她左右，似乎忘記了他的責任。

一個多月來，他除了替他推荐而來的幾位朋友主持入幫儀式之外，從未開壇佈置工作。

無風渡好似是一潭死水般，正在等時間來使它變臭，三鮫幫上下也漸對這個新幫主產生不滿。

可是，張柏年依然故我，幫內兄弟想見見他一面都困難。轉眼冬去春來，天氣也漸漸回暖，衆人正擬推舉廖承義出頭把張柏年請出來，張柏年却吩咐他的近衞陳新力（也是他介紹入幫的）擊鼓召集幫內有職位的兄弟。

鼓聲令到三鮫幫上下的人感到一陣興奮，他們寄望張柏年能有突破性的創舉。

張柏年坐下虎皮椅交上，待衆人行過禮便道：「今日開壇有幾件重事要交待，第一，本座決定提陞陳新力爲敝幫的三幫主，這才符合三鮫幫之名，第二件，本座決定派人修書跟勇勝堂結成兄弟幫，今後共進退，這個人選便由陳新力担任，第三件，由現在起，請各位兄弟修葺船隻，準備重新開張，至於前二幫主及三幫主之死因，本座自會跟二幫主去調查！」

第三件決定，衆人都沒異議，第一二件大家却心有不服，小城子及時道：「這幾件事是我跟大幫主商量後才決定的。」

廖承義把要說的話嚥了下去，衆人也就沒有提出異議。

小城子負責監督修船，衆人都幹得十分起勁，有人問他對張柏年有何看法，他舉起拇指，道：「棒。」

「如何棒法？」

小城子道：「跟着他總不會吃虧，你慢慢便知道。」於是衆人對張柏年亦漸漸恢復信心。

× × ×

次日張柏年跟他的另一個侍衞許國樑悄悄離開無風渡，他倆在離開無風渡十里外的一處地方下江，乘了一艘漁船，向揚州進發。

到了那個小城子出事的峽谷，張柏年及許國樑換上水衣靠潛入江底。

時正晌午，春日明媚，江底景物依稀能視，張柏年在江底看了一回才招呼許國樑上船。

船在揚州靠岸，兩人換了衣服上岸，到了街上備了一份禮物，往鄭老爺子的住所走去。

遞上了名帖，門房招呼他倆進去廳中稍坐，一會鄭老爺子自內堂走了出來，表示莫大的歡迎。

張柏年道：「敝幫自小可接掌之後，老爺子好像看不眷顧，多月來不見有生意惠顧，大概是小可沒來走動之故？」

鄭老爺子呵呵笑道：「張幫主年輕有爲，老夫最喜歡年青人，豈會看不起你，只是貴幫去年連續二幫貨都漏了底，害得老夫多次失信，這個嘛……咱做這種黑買賣的也求講究信義嘛？」

張柏年含笑道：「據小可所知，那兩次老爺子都沒有失信，還是準時交貨給客人嘛！」

鄭老爺子臉色一沉，道：「咱買賣做得大，而且老夫一向未雨綢繆，倉庫自然存了點貨以應急需。」

張柏年忙道：「老爺子見識果然高人一等。不過，以後本幫有信心把貨物安全交給鄭老爺子，只要日子較寬一點，小可信心更大！」

「是麼？如此老夫便再給一個機會與你們，要是這趟又有了閃失，張幫主又如何說法？」

張柏年道：「便依老爺子之話去做，回鄉耕田種地瓜！」

鄭老爺子笑道：「好好，你們年輕人記性到底較好，這樣吧，三月初四你再交一百袋來吧，有半個月的時間，你大概已足够了吧？」

「足够足够，如此小可先代表敝帮多謝老爺子了。」

「年輕人好好幹吧，譚老帮主是年紀太大做事有點慢吞吞。」

張柏年忙拜別：「小可先走一步，回去佈置，咱準時在三月初四把貨交到，並準時在三月初二開船，希望老爺子派船在峽谷接應，以免被人所乘，累敝帮受損失，害老爺子失信於人。」

鄭老爺子眉毛一掀，道：「既然如此，老夫便派人接應。」

× × ×

張柏年及許國樑急忙乘船回無風渡，到達無風渡他立即把小城子叫進密室，一忽只見小城子匆匆而去。

再過一會，許國樑也推門而出。

次日一早，陳新力巳取回勇勝堂的協議書來，張柏年立即再修一書叫他再度送去勇勝堂。

過兩天，小城子領着一隊人馬，推着車子浩浩蕩蕩向草頭灘進發。

（七）

張柏年親自上碼頭監督修船，他派了幾個親信下去艙底監視搬貨，大船附近佈置了不少快艇來回巡視，三月初一貨物經已裝滿，張柏年吩咐在甲板上加補幾道鐵板，又派廖承義親自押船。

船上派了五十個三蛟帮的精英，出發之時並以兩艘快艇作先行。

三月初二破曉，張柏年親自提酒上船，逐一敬了一杯酒，道：「各位兄弟，三蛟帮今後的榮辱，全視這趟貨運的成敗，希望各位兄弟努力，這趟成功之後，本座保證可以恢復昔日的帮威。」

衆人哄然應是，此刻，對這位年輕的帮主巳逐漸生了敬佩之心，起碼他一出馬便能抓到生意，連鄭老爺子也賞臉給他。

船開後，張柏年立即換上衣服帶了三個手下，乘着一艘快艇，繞過大船急行。

初三午夜，大船又到了那座厦生意外的峽谷。

廖承義一夥登時緊張起來，他依張柏年的吩咐，故意叫手下吹起號角，然後船漸漸駛入峽谷。

前頭突然亮起燈光，一艘雙桅船停在前面。「前面可是三蛟帮的船？」

廖承義不知對方來路，沉聲道：「你們是誰？」

「咱是鄭老爺子派來接應的。」

廖承義大喜，忙道：「咱正是三蛟帮，給老爺子送貨來啦。」

「快駛進來咱們護送你們去揚州。」

廖承義一方面吩咐手下把船慢慢駛入一面叫道：「如此，請這位大哥領航。」

那邊似乎大怒：「要咱領航，你們第一次來？還是沒把鄭老爺子看來眼內？」

「不敢，咱這就駛過去！」廖承義回頭低聲吩咐手下，船便緩緩向前駛去。

「來者何人？」

「在下廖承義。」

「哦，張帮主他們沒來？」

「帮主要處理帮中大事，那有空閑護貨？再說此地巳近老爺子的地盤，豈有危險！」

「那說不得！」那人冷笑一聲。兩船逐漸駛近，雙桅船上又抛下電油罐過來。

三蛟帮早有準備，立即有人伸手接住跟着回抛過去。

廖承義冷笑道：「閣下禮物太過貴重，敝帮領受不起，唯有原物奉回！」

電油桶便這樣抛來抛去，偶爾有幾罐接不到，抛落甲板上電油立即流了出來。

廖承義閃身在一個掩蔽物之後，喝道：「小心！箭手準備！」

話聲未落，對方射來幾枝火箭，落在電油上，甲板立即燒了起來，廖承義下令發箭，這邊亦把火箭射出去，對方的甲板也燒了起來。

三蛟帮這裏因爲甲板上鋪了鐵皮，人心不致大亂，兩桅船上的人却慌亂起來，紛紛拔槍發射。

三蛟帮的人躲在掩蔽物之後，舉槍還擊。三蛟帮甲板之火，過了一會便自動熄滅，對方那艘船却連風帆亦焚燒起來，火光照得江水一片通紅，船上的人更亂，有些人忍不住跳下江水逃命。

三蛟帮兩艘快艇立即自石後駛出來，一見有人露出頭部便開槍轟擊。

流彈橫飛，雙方都死了不少人，兩桅船在大火中拚命駛向岸邊，船上的人棄船爬上石壁。

三蛟帮的大船却慢慢退出峽谷，停留在江面上察看。

兩桅船上的黑衣漢子臉色鐵青，站在石壁上咬牙切齒，身後的手下所剩無幾，他心頭暗暗盤算報復之計。

突地身後傳來一陣格格的子彈聲，黑衣大漢嚇了一跳，連忙藏在一塊巨石之後，他的手下在那一陣子彈的襲擊下紛紛倒地，未死的也躺在地上呻吟等死。

張柏年及三個手下自石後走了出來，道：「鄭堅，出來吧，否則休怪張某槍下無情！」

沒人應聲，張柏年一揮手，三個手下立即把巨石圍住。石頂立即露出黑衣漢子的臉龐！

張柏年冷冷地道：「鄭堅，我最後再警告你一聲，再不下來，我便開槍！」

鄭堅（黑衣漢子）故作鎮定，道：「你怎知道我的名字？」

張柏年道：「我自北平跟你到此地，要是連你的名都不知道，豈非白活？」

鄭堅慢慢自石頂走下來：「你是什麼人？」

「三蛟帮的帮主！」

「我是問你眞實的身份！」

「到了無風渡我自會告訴你！」

「你能肯定我一定會跟你去？」

張柏年道：「不由你不去！」

「拿我的屍體去？」

「活的！」張柏年胸有成竹地道：「我知道你一向自負武藝高强，今日便領敎你的拳脚一下！」

「你若輸了，如何？」

「任你離開！但我若擊敗了你，你便得跟我回無風渡！」

「好。」鄭堅獰笑一聲，雙手一揮，虛劈幾拳，身上骨骼格格亂响。

張柏年却似乎未作準備，鄭堅標前幾步，面對張柏年一雙臂運勁如鐵，倏地一掌拍出，張柏年五指一抓搭向他的腕脈。

鄭堅一翻腕，豎起食中二指反劃張柏

年脈門。張柏年改抓他的食指，鄭堅左掌也同時擊出，同時右掌反揮急掃張柏年手臂。

張柏年沉左臂，揚右掌逼向鄭堅的左掌，「噗」一聲兩掌相交，各退一步。鄭堅信心大增，掌劈脚踢，連連進攻，張柏年亦以快打快，鄭堅攻五招他巳反攻了十招。

一時之間，只見兩團人影滾來滾去，難分勝負，黑暗中即使兩人都有一雙夜眼，但大都是憑聽聲辨影攻守，異常兇險。

激戰中，鄭堅一掌自張柏年雙臂之間切入，張柏年一退避開，鄭堅跟着迫進。

張柏年右腿飛蹬鄭堅面門，鄭堅右掌去勢不變，左掌一橫掩在面前。

張柏年左手飛快切在鄭堅右臂上，右腿一收改踢小腹，鄭堅料不到張柏年變招如此快速，有點慌忙，左手連忙沉下。可是，張柏年的左腿在此時踹起，蹬在他脛骨上，鄭堅踉蹌後退！

張柏年得勢不饒人，右腿再度飛踢，鄭堅大喝一聲，雙腿連飛，以脚鬥脚，這連環腿法，本是他所擅長，他有信心踢得比張柏年快！

果然張柏年被迫得連連後退，鄭堅猛喝一聲，右足盡力飛蹬，勢如千鈞，勇不可擋。

張柏年偏身一閃，雙臂突然夾在他右小腿上，使勁一絞，鄭堅登時失了重心，撲倒在地，張柏年乘機握住他的足踝，脚尖不斷踢在他大腿上，十數下之後，鄭堅的一條腿巳腫得像水桶般！

張柏年再大發神威，握着他的腿，使勁揮舞，鄭堅的身子便離地而起，身子如風車般亂轉。

轉了三四十圈，張柏年突然放手，鄭堅的身子便如斷綫之風箏般飛去。他早巳被轉得頭昏眼花，背脊着地，發出砰地一聲巨响。

（八）

黃昏前，張柏年帶着小城子押着一百包鹽到鄭府。

鄭老爺子嘴上讚不絕口，臉上却顯出有點憂愁，他細細詢問這趟有沒有遇到伏擊。

張柏年坦言道：「這趟子可是由走陸路送來的！」

「哦？」鄭老爺子不禁一愕。「陸地不是勇勝堂的範圍？」

張柏年道：「如今咱巳水陸聯營！」

「哈哈，老朽這雙眼果然沒有看錯，張帮主確是人材，難得難得！」

「老爺子過獎！」

「但，老朽聽你說船是由三月二日啓航的，怎地突地改爲陸地？」

「因爲水路運輸，咱巳中了兩次伏，所以便改由陸路！」

鄭老爺子臉色一沉。「如此，張帮主是連老朽也信不過！」

「小可那有這個胆量！再說老爺子德高望重，小可怎會連老爺子信不過，這個改變，只是臨時才觸發靈機而巳！」

鄭老爺子臉色晴陰不定。

張柏年忙道：「不知下一批貨．老爺子何時再要？」

鄭老爺子眉頭一跳，道：「初九要，趕得及麼？」

「趕得及！敝帮最多由水路運輸，多派些人手，大概不會有問題！」

「唔，不過，千萬不要過期，否則老夫不收貨！」

「一定依期交貨！」張柏年忙起身道：「多謝老爺子，這批貨既然要得這般急，小可也得早點回去準備！」

「好，老夫不送了！」

張柏年匆匆而去。鄭老爺子望着他的背影低聲道：「好厲害的小子，鄭超，快去通知鄭堅，叫他們回來另作準備！他奶奶的，這小子居然這般鬼，改走陸路！」

（九）

鄭超當然找不到鄭堅，甚至連那艘船也找不到。

鄭老爺子這一驚非同小可，連忙把得力助手韋青找來商量。

他懷疑鄭堅的失踪一定跟三蛟帮的張柏年有關，過了兩天，在峽谷江底果然找到那艘兩桅船的殘骸。

鄭老爺子雖然有點驚，但仍很鎭靜。不錯他是想一人獨霸私鹽這個圈子，他首先不斷收買一些亡命之徒去搶刧勇勝堂負責運輸的貨物，絕了他們的財路，先讓他們硬不起來，然後再逐漸分化勇勝堂的內部組織。

第二個對象便是三蛟帮，這個計劃也進行得順利無比，三蛟帮兩位帮主都先後喪命，正在日落西山之際，突然出現了這個張柏年，起先他也沒有把張柏年這個名不經傳的後生小子看在眼裏，他正在計劃破壞忠義門，進一步把忠義門的鹽田收買過來，那時再回頭進一步控制勇勝堂及三蛟帮也未遲。

不過，現在他却覺得張柏年絕非是個簡單的小伙子，起碼他的感覺是如此。

跟韋青商量過後，他決定這趟再不派人搶刧三蛟帮的私鹽，而在他這裏設下一個口袋，一個能活捉張柏年的口袋。

他相信只要掌握住張柏年，他便有辦法掌握整個三蛟帮。

三月初九日，鄭老爺子等不到張柏年以及他的貨，却等來了一封信。

一封信令鄭老爺子吃不知其味的信。

× × ×

張柏年回到無風渡，他並沒有吩咐手下準備運貨，他躲在書房內一連寫了好幾封信，派人分別送了出去。

全部弄好了，他便去囚房探視鄭堅。

囚房又暗又潮濕．鄭堅手脚都上了鐵鏈，鐵鏈的另一端繫在一條粗石柱上，他看到張柏年便把臉別開。

張柏年道：「你知道鄭老爺子的秘密有多少？」

鄭堅冷哼一聲，沒有應他。

張柏年把聲浪略爲提高：「只要你能出面作證，我便可以把刑罰減輕一點！」

鄭堅道：「到什麼地方作證？你到底是什麼人？」

張柏年沉聲道：「這個你暫時不必知道，鄭堅，你得先明白一點，你在北平一帶所犯下的案件，足够令你死三次，甚至我巳掌握你大部份證據，肯不肯憑你一句話？」

鄭堅道：「我若替你們作證，刑罰能

減輕多少？」

「起碼不必死刑！」

鄭堅怒道：「那是要把我困死一世，這豈非生不如死！」

「俗語說好死不如惡活，這樣吧，假如你在獄中表現良好，我再保證你能提早釋放！」

「到底刑期有多長，你可能够說個清楚！」

張柏年道：「對不住，那是我職責做不到的，想好了沒有？」

鄭堅沉吟不語。張柏年作勢欲走。「你不必寄望鄭老爺子會來救你，他即使派人來此，也只會是對你殺人滅口！你也是此道高手，當然也想像得到！」

鄭堅嘆息道：「好吧，就依你，不過你却不能食言！」

「一言九鼎，張柏年豈有戲言！」

× × ×

張柏年送給鄭老爺子的那一封信，內容大意是這樣的，他說鄭堅已供出鄭老爺子的野心及計劃，使三蛟帮上下難安，爲了本身安全希望鄭老爺子立即來無風渡相討及打消雙方的誤解，否則三蛟帮只好把眞相公佈出來，讓其他八路人馬處置。

張柏年有信心這封信會迫使鄭老爺子進入他的陷阱中。任對方勢力如何强大，此刻也不敢與九路人馬一齊相抗。

兩天後勇勝堂的精萃人馬已陸續暗中來無風渡，張柏年又派出了一批精細的手下到揚州打探消息。

再兩天忠義門的人也到了，張柏年立即佈置起來，在無風渡撒下一張捕大魚的網，只要魚兒一露面這張網隨時可合攏！

現在萬事俱備只欠東風。

鄭老爺子雖然損失了一個鄭堅及一批手下，但對他的根基絲毫不能動搖，他還有良將强兵，這人養兵千日，自得用在一朝！現在便是使用的時候了，所以鄭老爺子給了他們一個命令：務必要把三蛟帮滅掉，最少也得擊斃鄭堅，假如這兩個任務都不能達利，這些手下便得另謀高就，用鄭老爺子的口頭禪來說，就得回鄉耕田。

對鄭老爺子來說，這是重要的一役，因此，他也是傾巢而出，不勝無歸。

可是，他自己却不去，對付一個小小的三蛟帮何需「御駕親征」？

不過，他的計劃也很周詳，分水陸兩路進發，務必使手下在到達無風渡前不爲人發覺。他的計劃好似已實現一半，手下們果然很容易地到達了無風渡。

× × ×

春日明媚，春月也同樣明媚：夜半無人，更深人靜，春風吹拂，除了天上的明月，這樣天氣却是夜行人的好時光。

帶頭的是鄭老爺子的副手韋青。他跟鄭老爺子已有三十年，今年才四十七歲。

當他學着夜鷹叫聲响後，身邊便出現了幾個良將，這都是鄭老爺子手下的頭目。他們輕輕交談了幾聲，便分開。

不久，只見十多人貓着腰潛入一間大屋，另一批人却投去另一間大屋，那是張柏年及譚小蝶的居所。

兩聲狗吠聲傳來，顯得格外寂靜，他們開始有點奇怪：對方又不是豬，怎地睡得比豬還死？

× × ×

韋青和幾個心腹大將藏身樹上，這種死一般寂靜的情況也令他們生疑，他是個久歷風浪的梟雄，在此刻已嗅到一絲危險及不祥的氣息。

「快把人手重新安排，別中了埋伏！」他輕聲對一名手下下達命令。

那手下立即輕輕攀下樹，恰在此時，一聲清脆的槍聲打破寂靜。

韋青心頭一緊，不知是禍是福。

× × ×

許石頭是鄭老爺子手下的一名悍將，襲擊三蛟帮總壇及張柏年的任務便落在他手上。他的作風眞的像一塊又尖銳又堅硬的石頭，掩到三蛟帮總壇附近，便對手下道：「進到裏面，發覺不對就開槍！別像老太婆那樣嘮嘮叨叨！」

屋子裏伸手不見五指，高大的圍牆，靜得虫聲亦難以聽到。

許石頭略爲尋思一下，毅然穿過廳堂，走向後頭帮主安寢之所。

大廳之後是一個小井院，對面一排房舍，不知張柏年睡在那一間房裏。

靜夜之中一聲槍聲傳來，使他精神一振。「老周動手啦！」他貓着腰急步標前，就在一個窗台之下。

這刹那，一陣密集的槍聲像炒豆子般响了起來，他先一喜，繼而一憂：「不對，咱到囚房那邊的人手沒那麼多，槍火不可能會這般密！啊……」

想到這裏，他牛脾氣一發，左掌擊開窗子，右手伸向裏面盲目地掃了半梭子彈，跟着標向第一間房子，再推開窗門，把剩下的半梭子彈掃光！右手槍的子彈剛掃光，立即插回腰帶上，隨手拔出另一把手槍，標向第三間房子。

剛推開窗門，食指還未扣上，砰地一聲，房裏打了個冷槍，子彈射在他的槍身上，急劇而事出突然，使他猝不及防，手槍脫手發出！

房裏傳來一個冰冷的聲音：「你也兇够了！我手中的槍已久候了！」

許石頭急退一步，下意識把那空槍拔了出來，一扣扳機才發現還未上彈，這一驚非同小可，急喝道：「你是誰？」

房裏那人自窗口探出半個身子：「你來殺誰？」

許石頭驚呼道：「你是張柏年！」

「不錯！」張柏年食指一扣，槍管上暗火一吐，一槍擊飛許石頭的腦袋！

× × ×

盡管襲擊囚房及張柏年的兩股人手都已覆滅，可是韋青帶來的人手仍異常足够，配備亦充足。

此刻韋青雖有點意外，但依然十分鎭定，他仍然有不勝也能安全撤退的信心。

張柏年的槍聲一响之後，周圍便不斷傳來槍聲，黑夜中分不清敵友，不過大樹附近還平靜。韋青想了一會，對一個手下道：「發出訊號，叫他們慢慢集中！」

話剛說完，槍聲突然大作，刹那接連倒下好幾個，韋青忙藏身在一棵大樹後，並把盒子炮取在手中應戰。

他們都是羣久經風浪的亡命之徒，突變並沒有使他們慌亂，每個人立即選擇了一棵大樹作掩護體，擧槍回擊。

這時候，無風渡到處都是槍聲，火藥味及硝烟瀰滿夜空。

時間的流逝使韋青的手下漸漸被迫向韋青這方靠攏。韋青看見他的手下已不見了大半，又驚又異，想不出三蛟帮那來的這麼多槍支及充足的彈藥！

天麻麻亮，槍聲才逐漸疏落。

韋青的手下已十去其九，剩下的那十分一是在彈盡之下棄槍投降的。

當韋青夾雜在手下中自樹後慢慢走出來時，他才驀地發現面前的三張臉龐其中竟然有一張是倪志龍及忠義門老大梅老六！這時他才恍然大悟，嘆口氣垂下了頭。

× × ×

鄭老爺子的手下固然幾已全軍覆滅，但三蛟帮、勇勝堂及忠義門的兄弟死傷亦十分慘重。經此一役，只怕三個帮會都非經三五載的養息不能恢復。

鄭老爺子在城裏又如何呢？

（十）

鄭老爺子剛敲九點時，便熄燈上床呢。今夜情緒有點激動，他對韋青的行動充滿必勝的信心，但又怕火併之後影响實力，亦會因此而影响自己在鹽梟中的地位！每逢情緒激盪的時候，他都需要女人，利用女人使他的心境平復。

例外的是他今夜並沒有出外去嚐新鮮的，只把七姨太叫到自己的房中。

他需要留在大營裏聽取韋青的報告。

揚州城在夜晚中更加熱鬧輝煌，鄭府却靜得落針可聞。它的主人的勢力在鹽梟圈中崛起不足二十五年，但勢力的膨脹反常地快速，使得那些有着悠長歷史的帮會也不及他。逐漸鄭老爺子便成了鹽梟首屈一指的人物。他沒有帮會堂口的名稱，但鄭老爺子這四個字却比任何一個鹽帮的名字都要响亮！

× × ×

今夜鄭老爺子有點奇怪，以前他只須在任何女人身上發洩一次，便能使心境平靜，今夜却破例。

隔了半晌，房中又傳來粗濁的呼吸聲以及七姨太的婉轉嬌啼。

她是有點詫異的，鄭老爺子已有好一段時日沒有如此厚待她了，因此她感恩圖報，施展渾身解數，使鄭老爺子逐漸攀上高峯。這正是最銷魂的時候，房門却突然被人撞開，門板倒地的聲音使鄭老爺子身子暴縮！他總算是經過九死一生的經歷的人，一愕之下，立即滾向裏床，把七姨太推在身前。

「誰……是誰……」七姨太上牙磕着下牙，顫着聲音尖聲叫了起來。

鄭老爺子立即自枕下抽出一把駁殼。屋頂「嘩啦」一聲，突然穿了一個洞，鄭老爺子立即開了一槍。瓦洞立即墮下一物，跌在床沿，却是一塊大石塊！

鄭老爺子心頭立即一沉，看來對方絕非易與之輩。

鄭府裏登時响起一片槍聲。鄭老爺子才略略放心，起碼他的手下已經發現了敵踪，他的危險便減輕了很多。

槍聲中夾着一陣陣的呼喝聲，這些呼喝聲似乎很有規律，且又呼着同樣的話。可惜鄭老爺子却聽不清喝些什麼。槍聲很快便疏落下去，鄭老爺子長長吐了一口氣，伸手輕輕在七姨太的盛臀上擰了一把。

「老爺子，剛才眞嚇死人！」

鄭老爺子嘻嘻一笑，叫道：「陳風！陳風！」陳風是他的貼身侍衞。屋外立即有人應聲，應聲的却不是陳風的聲音，聲音冰涼又陌生，鄭老爺子心中登時一凉。

「出來吧，鄭老爺子！」

「你們是誰？竟敢私闖民居！」

「不必裝腔作勢了，要麼出來，要麼咱的槍可不耐等了！」

鄭老爺子的確是鄭老爺子，明知身陷危境仍然十分鎭定。「老夫不出去，你們不會進來麼！」槍管自七姨太腋下伸出。

七姨太身子立即顫抖起來，鄭老爺子用食指在她背後輕輕一戮，七姨太一嚇，抖得更厲害。「再動，老子就斃了你！」

外面那人接道：「我自有辦法叫你出來！」低喝道：「堆上柴草淋上煤油！」

鄭老爺子一嚇，拉一拉內褲，急聲道：「那路的兄弟，咱就算得罪您，也不必要放火！兄弟，做事不能做得太絕！」

「誰跟你稱兄道弟，」外面那人冷冷道：「我喊三聲你再不出來就放火燒！」

鄭老爺子從床上貍貓般跳了下來，湊着窗口望出去，却不見人影。

「一、二……三！聲燒！」音一落，立即响起一片熊熊的燃燒聲。

鄭老爺子倏地推開窗格中伸手出去，朝發聲之處發了一梭子彈，子彈剛射完，屋頂上砰地响了一聲，鄭老爺子手中手槍立即脫手飛落。

門口立即發現一個高大的人影，冷聲道：「現在我可以告訴你了，我就是陳新力，三蛟帮的三帮主！」

鄭老爺子立即換上一副笑容。「嘿，自家兄弟怎麼開這種玩笑！」

「開玩笑？」陳新力道：「你大概還不知道，我的眞實身份是省城的新任緝私大隊長！」

鄭老爺子笑容立即僵住，半晌才道：「那麼張柏年是誰？」

「他是中央的特派專員，專門負責剷除鹽梟的！」

「原來如此，難怪……」聲音一頓，倏地揚聲道：「咱可沒做過什麼犯法的事兒，陳隊長深夜私入民宅，憑什麼？」

陳新力雙眼望着角樑：「人證物證俱在，不容你狡賴！張專員故意屈身鹽帮，正想挑起你們間的互相火併，把你們連根剷除！如今已經成功了大半！」

「我，我那些手下，他們……」

「相信在三蛟帮，勇勝堂及忠義門的夾擊下，此刻早該面臨覆滅了！你們這四股勢力完蛋後其餘六股也不會長久了！」

鄭老爺子不禁垂下頭。

× × ×

無風渡又沉寂了一陣之後，血腥味似乎淡了，碼頭上又再熱鬧繁忙起來。

出入的却都是老實純樸的漁民。

三蛟帮的大院仍然屹立着，可是早已沒有人居住。

譚堃眞的回鄉耕田種地瓜去了，譚小蝶却跟着張柏年入了城

隨着時間的流逝，時代的變遷，私鹽這行業早已湮沒了，鹽帮也隨着解體了。

——完——



擷天星故事之二

南宮宇・文
黃白石・圖

雲湧寒山點點愁

（下）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翟天星應王珏之邀，和他一起上大雪山，因爲王珏要上雪山找回他情人敖霜的屍骨，但因有不少江湖人在追殺他，所以要請翟天星相助，一路上，出現幾批人來追殺王珏，但王珏的武功了得，一一擊退敵方，而當王珏十分危急之時，翟天星又適時相助，但一路來，翟天星感覺到王珏請他一起上大雪山，情況並不如他所說的那麼簡單，可能另有內情，好奇心特別重的翟天星，決定一路跟他上山，定要查出事實眞相，這日，大雪山上開始下雪，兩人在上山時遇上一個老乞丐……

色字刀當頭　貧心終有報

王珏也有點吃驚道：「把四位『殘而不缺』打走，竟然只用了六成功力，翟大俠，你的功力眞是深不可測！」

翟天星道：「這位老丈太誇奬了，我已用足全力，如果再遇到高手，譬如這位老丈，我便難以應付。」

老乞丐笑道：「那實在見笑，老朽手無縛鷄之力。」

王珏道：「那麼你又上來？」

乞丐道：「我上大雪山，還有一個目的。」

翟天星道：「找寶藏？」

老乞丐道：「老朽要寶藏作什麼？一生兩袖清風，何必要爲黃白之物而玷辱身軀！」

王珏聲音有點緊張，道：「你要找什麼？」

乞丐道：「你不用緊張，我找的東西，給你也不要。」

翟天星也好奇地問道：「究竟找些什麼？」

乞丐道：「老朽生來，只有一種嗜好，便是吃。」

王珏道：「冰山雪地之中，那有什麼好吃？」

乞丐道：「找一條糊塗虫。」

翟天星道：「糊塗虫？」

乞丐笑道：「這糊塗虫是一隻大毒物，叫做雪地蜈蚣，據說去毒之後，那身軀極之肥美可口。」

王珏道：「我在大雪山多年，從未見過。」

乞丐道：「如果給你見過，也許你已成爲那大毒物的豐富晚餐了。」

王珏不言，收劍入鞘，向前走去。

翟天星道：「既然老丈上山，不如一道去，多個伴兒也好。」

王珏似乎有點不悅，但翟天星提出，也無法可想。

乞丐笑道：「正好，那我要看看糊塗虫。」

翟天星心知他話裏有因，但只一笑置之。

乞丐一步一步的跟着他們，似乎有點吃力。

王珏低聲道：「這老乞丐似乎有點功夫，我們試試他也好。」

翟天星點頭同意，兩人施展輕功，直向山上進發。

走了一會，回頭一看，那乞丐仍是一步一步的追來。

王珏與翟天星又再輕功飛躍，可是，再回頭時，那老乞丐仍然緊貼在後，離他們最多是八丈。

一連幾次，總無法把他擺脫！

翟天星心想：「王珏的輕功雖然不算第一流，但擺脫一個老乞丐，本來輕而易舉之事，何故……難道他是……」

回頭再看，慢慢一步一步走的老乞丐，臉色從容，氣也不喘。

這樣一奔一跑，已近黃昏，他們來到了半山一個小小的避雪亭。

王珏道：「看來我們今晚要在此渡一宵。」

乞丐也跑到亭前，道：「避雪亭可以避雪，也可避去世俗煩囂。」

翟天星道：「既是如此，我們一起吃些乾糧吧。」

王珏道：「不，暫時天未寒冷，我倒可以爲大俠找些可以果腹之物。」說完之後，便已奔向山坡。

乞丐道：「慢着！我也可以爲你們找些果腹之物，不過我可以就在這裏找！」

王珏好奇地道：「這荒山雪亭，有什麼可以果腹？」

乞丐道：「荒山野地，那裏不是山珍海錯？」

翟天星也覺得奇怪，看他那裏找些山珍海錯。

只見那乞丐從懷中掏出一小包東西，包內是一些白色粉末，他把粉末撒在地上，收拾了幾枝枯木，用火摺子燃着了，一陣香氣，從火焰中升起。

一會，突然有「吱吱」之聲。

兩隻肥大的草鼠走向火焰，那乞丐雙手一點，那隻草鼠便在手中。

王珏道：「這便是山珍海錯！」

乞丐笑道：「還有！」

半晌，「撲撲」之聲，不絕于耳，差不多有成百隻草蜢，正撲向火堆。

乞丐拿起一隻，往火裏一燒，便放在口裏，道：「下酒之物，有什麼比得上燒草鼠與燒草蜢？」

王珏看了，有點噁心的樣子，道：「翟大俠，我還是去山坡看看。」

翟天星也沒有表示反對。

當王珏離開之後，翟天星也拾起一只草蜢，往火裏燒一會，香氣四溢，才放進咀裏。

乞丐道：「你才是識貨之人——不，如果你識貨，你也不會上大雪山了。」

翟天星笑道：「你瞞得我一時，也騙不到我一日。」

乞丐道：「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翟天星道：「江湖上有一個著名的捕快，以易容成名於江湖，屢破奇案。」

乞丐笑道：「那與老朽有何關係？」

翟天星道：「你既不是丐帮中人，却作乞丐打扮，你步履從容，與王珏不相上下。」

乞丐勉強笑道：「却趕不上你。」

翟天星道：「千面鬼手呂奇功！」

乞丐仍笑道：「我像嗎？」

翟天星拱手道：「老前輩，我翟天星仍不算眼拙吧。」

呂捕快笑道：「翟大俠果然能觀人於微！」

翟天星道：「呂捕快親自易容出馬，一定是要拘捕一個窮兇極惡之人。」

呂捕快道：「不是一個窮兇極惡之人，而是一個萬惡不赦的摧花手。」

翟天星道：「摧花手！一個淫魔？」

呂捕快點頭道：「是的，可惜這摧花手却在你保護之下。」

翟天星驚道：「你說的是王珏？」

呂捕快道道：「大雪山人跡罕至，除了他還有誰？」

翟天星道：「我不相信？」

呂捕快道：「人心如面各有不同！」

翟天星道：「他是天山派的弟子？」

呂捕快道：「樹大有枯枝？」

翟天星道：「天山神尼會如此縱容徒弟？」

呂捕快道：「神尼隱居天山，又何以得知門下有此惡徒？況且，王珏面如冠玉，是少女夢寐以求的多情郎君，又有誰會相信？」

翟天星沉吟不語，呂捕快似乎句句是實，難道自己也看錯了人，這也怪不得，王珏實在是個好人的樣子，其實翟天星並非信任王珏，而是相信天山神尼的書函。

翟天星道：「那他究竟犯了什麼滔天大罪？」

呂捕快道：「南七北六，十三省之中，都有他的罪案，不過，他爲人十分聰明，官府也奈何他不得！」

翟天星道：「既是如此，你何不立即拘捕他？」

呂捕快道：「一是礙於大俠情面。」

翟天星道：「如果你有罪證，他是天山神尼徒兒也好，甚至是當今太子，你也可照抓不誤。」

呂捕快道：「這是關鍵所在，我不能立即拘捕他，因爲我沒有確實的證據。」

翟天星道「你跟着我們上大雪山，爲的是找尋一些確鑿的證據？」

呂捕快點了點頭。

翟天星道：「如果你一找到證據，便要殺死他？」

呂捕快道：「不，我不會殺死他，王法也不許行私刑，我反而要保護他回京受審。」

翟天星道：「你有把握找到證據？」

呂捕快道：「沒有十成，也有八成，因爲他惹上了一個大魔君。」

翟天星道：「大魔君？」

呂捕快道：「崇山宗宗主。」

翟天星道：「這崇山宗究竟是什麼來頭？」

呂捕快道：「是北方的一個帮會。」

翟天星道：「這次受害者與崇山宗宗主有關？」

呂捕快道：「是他的女兒。」

翟天星道：「敖霜是崇山宗宗主的女

兒？」

呂捕快道：「是的，你們所遇到的崇山四獸與殘而不缺，全是崇山宗的四個先鋒與四個護法。」

翟天星道：「怪不得他們拚命也要抓到王珏。」

說到這裏，已有脚步聲傳來。

千面鬼手呂奇功示意翟天星不要再多言。

不一會，王珏手携着一隻夜梟，一隻野兔奔來。

三人在亭中燃起一堆烘烘的柴火，把夜梟與野兔燒來佐膳，寒風烈火，倒也另有一番風味，呂捕快在王珏面前，仍是裝瘋作呆，喝了兩杯之後，倒頭便睡。

王珏果是熟悉山中生活，臨睡之前，爲翟天星鋪設了防風防雪的屏障。

一夜無話，翌日醒來時，已是白雪滿山。

生於江南的翟天星，雖然已見過白雪皚皚的冬景，但從來未見過這滿山是雪，白壁無瑕的世界。

白雪在晨光中閃耀，身心爲之舒暢。

王珏道：「昨夜還留下一些肉，吃了早點，才再上路，鋪滿雪的山路，並不好走。」

三人吃了食物，一起上道。

山路上雪不算厚，踏上去有一種柔軟的感覺，翟天星覺得有趣，可是，行了兩個時辰，却覺得舉步維艱，本來可以施展輕功，但總不能一天到晚也用輕功上路，幸好王珏把繩子給他纏在鞋上，走起路來，比較容易。

到了黃昏時份，他們見到山坳之處，有幾間十分簡陋的木屋。

王珏道：「這裏本來有幾戶人家，而今都下山去了，山中覓食艱辛，又有幾人捱得住？」

王珏看了天色一會，又道：「今晚將有大雪，我們還是在這裏休息吧。」

破屋之內，還有些破椅破几，而且有幾個土炕，是山居用來作床用的。

他們在附近找了些枯枝，生了個火，也十分舒適。

天晚之時，雪下得更大，王珏無法再出去找些野生動物，兩人仍啃些乾糧。

千面鬼手呂奇功却在破木之中，找到一個白蟻巢穴，竟然煨了那些白蟻送酒，翟天星陪他吃燒炸蜢還可以，但却提不起勇氣吃白蟻。

這位千面鬼手，雖是京城中有名捕快，却很少留在京城，多年來在江湖流浪，屢破奇案，因此養成了四海爲家，去到那裏，便吃到那裏，很多時候，在極其艱險的情況之下，仍能生存，便是因爲他什麼東西也可以下嚥。

王珏與翟天星談了一些雪山中韻事，王珏生于大雪山，知道很多雪山中傳說神話，娓娓道來，翟天星也覺得甚爲有趣。

翟天星心想：這位面如冠玉的王珏，眞難使人相信他是個淫魔，假如他不是天山派門人，不懂武功，他應該是一個好好的私塾老師。

人心如面，各有不同。

翟天星咀嚼着呂奇功今天說過的話。

夜漸深，王珏道：「翟大使，還是早些休息。」

翟天星道：「還有多少路程？」

王珏道：「大約還有五天，不過，雪下得太大，說不定要多行幾天。」轉頭向着半醉的乞丐道：「你也要上到大雪山山巔？」

乞丐點頭道：「那雪地蜈蚣生長在山之巔，我當然也要去山巔之處。」

三人剛要睡下，突然，聽到一連串狗吠之聲。

王珏自言自語的道：「這地方也有狗吠！」

狗吠之聲不絕於耳，似乎不是一隻，而是數十隻，不過，似乎不是從附近傳來，而是從山谷之下傳來。

翟天星道：「出去看看。」

兩人沒有異議，披起風氅，走出小屋去。

狗吠的聲音更爲清晰，的確是從山谷傳來。

他們走近山崖之處，向下俯瞰。

只見谷下雪地之上，竟有一列行人，還有很多狗隻拉着雪撬，兩旁火光熊熊，在雪夜裏構成一個奇景。

翟天星道：「看來他們也是上山。」

王珏道：「是的。」

「爲什麼我們今天遇不上他們？」

「我們走的是小路，而他們走的是大路。」

「有大路可以上山嗎？」

「有的，不過，要走多幾天才到。」

「你看那些是什麼人？」

「我也不敢肯定，想來，一定是崇山宗的人。」

王珏有點緊張，又道：「他們竟會大隊人馬上來！」

乞丐道：「他們上來，也許也是要找雪地蜈蚣。」

翟天星道：「他們要找什麼也可以，我們還是休息再說，他們走的是大路，我沿着山脊而上，我們下山之時，他們還未到。」

王珏聽了此話，似乎有些安全感。

翟天星回身返屋之際，忽見一條黑影，那身形極快，王珏似乎看不見。

翟天星正要飛身而上，呂捕快却暗中扯了他一下，低聲道：「千萬勿動！」

翟天星見他神色有異，就不追趕。

三人回到破屋之中，分炕而睡，呂奇功故意拉着翟天星，王珏便自己走往另一房間中的土炕先睡。

呂捕快道：「我看見一條身影，十分熟悉。」

翟天星道：「你怎麼不讓我追去？」

呂捕快道：「這人有些奇怪，武功又高，看來對我破案，有些帮助。」

翟天星道：「你認識那人？」

呂捕快道：「不，只是一種直覺。」

翟天星也明白，這種直覺是不可解釋的，正如他每次有危險的時候，總有一種特殊的感覺，因爲有了這種感覺，特別提防，免了很多不必要的危險。

捕快當然有捕快的直覺。

呂奇功道：「還是先睡吧。」

外面是呼呼的北風，破屋之內，土炕下枯木在燃，倒也算是一室溫馨，翟天星一會便沉沉入睡。

半夜，一陣悉索之聲響起。

翟天星雖在沉睡，但耳目靈敏，立刻驚醒，但他沒有起來，一方面是被外寒意迫人，另一方面他要看清楚才動身。

身旁的呂奇功亦已醒來，他縱身一竄，向着發聲的地方而去，翟天星也不怕寒意，在後跟着。

只見呂奇功伏在王珏睡炕之外，他也發現翟天星在後，立刻示意他安靜下來。

土炕之上，王珏在躺着，似是半睡半醒。

「呀——」聲音是從王珏口中發出來的。

半晌，聲音又傳來：「不，不，我不是個負心人！我是一個多情……」

聲音停了。

「去——下去吧——」

「哈哈……」

笑聲在寒風之中，顯得份外凄厲。

翟天星知道，那是王珏半睡半醒之間發開口夢。

這斷斷續續的聲音，好像是他對另一個人說話。

忽然，一個黑影彷彿飄到王珏床邊，黑暗周圍，罩着一層輕紗，既像雲靄，又像烟霧。

根本看不到黑影腿部移動，一下就飄到王珏的身畔。

呂奇功見此黑影，想縱身躍前，翟天星連忙一按，示意他再看下去。

這時王珏倒也十分知機，衣袂飄揚之聲，使他從夢中驚醒，朦朧之際，坐在炕上。

「你——」話未說完，劍已在手，劍從鞘出，簡直是眨眼間的事。

「你看——看看——我是誰……」聲音是個女性子發出的，顫顫抖抖的，陪感凄厲。

「你——」王珏滿臉茫然，劍握在手，却揮不動。

「我……死得好慘……」

聲音有如厲鬼哀號，在寒氣迫人的夜裏，連翟天星也感到毛髮聳然。

「你是——敖霜——」

「我是敖霜……你害得我好慘！」

「不，你不是——敖霜並不是我害死的！」

「是你——是你這淫魔，我死了也要取你性命……」

王珏似乎已清醒許多，橫劍一揮，那白衣女鬼迎着劍鋒，飄過土炕的另一面。

這時，翟天星與呂奇功都看得眞切，好一張漂亮的臉孔，雖然滿臉蒼白，仍掩不住迫人的秀氣。

王珏又是橫劍一揮，這兩劍根本是不成章法，可見王珏是在極度驚慌之中。

那女鬼一個翻身，一陣輕霧瀰漫，似乎看不見她的所在，忽然，破木板中，又出現了白色的背影。

玉珏已站了起來。

那白色的背影，突然轉身，呂奇功幾乎忍不住叫了起來，幸好翟天星及時制止了他。

王珏實在忍不住，呀的一聲，叫了起來。

那實在太可怕了，一張清秀的臉孔，竟變成滿臉鮮血，淋漓欲滴。

「敖霜——不，你不是敖霜！」

「我是敖霜，來索命的敖霜！」

王珏連揮幾劍，更是雜亂無章。

那女鬼並沒有還手，只是在空中飄飄盪盪，連翟天星也有點相信，如果那不是個女鬼，她怎能在半空飄盪？

「你推我下山崖！」

「不是，我是無意的。」

「你是蓄意的，在上山一路上，你幾次都欲推我下去，幸好我機警避過。」

「不，那是意外，我對你痴心一片，怎會害你？」

「痴心一片？你對所有美麗的女孩子，都是一片痴心，但玩弄完畢，便棄如敝屣。」

「你與其他女孩子不同——」

「我的確與別不同，因爲我太痴心，而且我有了身孕，是你的孽種。」

這幾句對話，翟天星開始明白個中眞相。

突然，那女鬼又飄身而至，王珏手持利劍，側身一閃，一劍刺出，使的是天山派的「丹鳳啣花」，這一招清脆俐落，王珏似乎十分清醒。

這一劍實在太快，女鬼似乎無法閃避，「乒」的一聲，王珏的劍碰到那女鬼的身上，那是金屬的聲音。然後，那女鬼懷中跌下了一枝短刄。

「你究竟是誰？」王珏如夢初醒，他知道對方一定不是鬼，因爲鬼是不需携帶兵刄的。

白衣女子並沒有答話，轉身便逃，從破窗中飄身出去，王珏也不再猶豫，連外衣都沒披起，便縱身隨着白衣女子而去。

呂奇功看看翟天星，兩人也一起追出去。

外面是一個純白的世界，寒光映雪，一片鴻濛。

兩個影子在雪地上追逐，前面是那白衣女子，後面是王珏，假如王珏是向着影子追逐，在雪地裏根本看不到那白衣女子，白衣白雪，又有誰可以分辨出來。

王珏輕功不弱，轉瞬已追上那白衣女子。

王珏吆喝了一會，女子並無答話，王珏揮着利劍，一連使出五招，招招向着那白衣女子的要害，那白衣女子似乎有點招架不住，幸好她的輕功極佳，左騰右閃，一個「鷂子翻身」，一個「兔起鶻落」，連躲險招。

王珏心頭有氣，劍不容情，似乎一定要殺死這白衣女子才能安心，一招「分花拂柳」，一招兩式，向着白衣女子刺去。

這招「分花拂柳」，正是天山劍法的厲害招式，等閒之人，都不能避過，何況王珏已是拚盡全力，用勁之狠，用力之準，那白衣女子簡直無能爲力。

翟天星心中一凜，可惜兩人離得太遠，沒法出手相救，只見那白衣女子矮身在地，胭紅的血從胸前濺出。

斑紅點點，洒在白雪之上，實在是一幅凄艷而又震人心弦的圖畫。

王珏並沒有被鮮血所感動，又使出天山劍法。

翟天星心想：對付一個已受傷的女子，又何必使用這上乘的狠辣劍法？

那白衣女子突向斜坡一滾，腳下似乎多了一塊長長的東西，沿着斜坡，飛也似的離去。

王珏想追，可是，白衣女子的速度實在太快，轉眼已消失在白茫茫之中。

王珏呆呆的站着，看着地下鮮紅的血滴，一會，血點漸漸淡去，悄無聲色的雪花，已把血漬蓋過。

王珏轉身回破屋之前，翟天星和呂奇功早已回去，仍然躺在炕上，鼾聲大作。

第二天，王珏精神極差，但也奮力趕路。

呂奇功笑道：「公子早已慣於雪山生活，為何竟擋不住夜寒之侵？」

王珏並沒有回答，寒冷的空氣似乎有振奮精神的力量，行了兩個時辰，王珏已漸漸恢復了元氣。

道路越來越難走，雪深及膝，三人一步一步前行。

王珏突然道：「為了爭取時間，而今我選的路，大約在午夜時分，便可到達目的地。」

呂奇功道：「為什麼要那麼匆促？」

王珏白了他一眼道：「我不想再節外生枝……」他也發覺這話似乎有點不對，改口道：「昨夜的狗吠聲，似乎崇山宗宗主也來了。」

翟天星道：「你也認識那位宗主？」

王珏道：「有過一面之緣。」

呂奇功道：「宗主來了，我找的雪地蜈蚣，又多了一個好帮手。」

王珏不悅道：「我抄這最快捷的路徑，是冰川所經之道，兩位千萬別發出聲响，否則我們隨時也可能遭遇雪崩，被白雪埋葬。」

呂奇功道：「我們何必這樣冒險？」

王珏道：「既然你怕，你可以不去的呀！」

呂奇功自言自語地道：「這也好，雪地蜈蚣最喜歡嚴寒，也許在冰川小路之上，可以手到擒來。」

又走了兩個時辰，雪花已減少了，地上已不再是柔軟的白雪，而是厚厚的冰塊，在冰上走路，翟天星還是第一次，冰塊硬實，但異常濕滑，舉步艱難。

轉過一個山坳，忽然光霞滿天。

王珏喜道：「那便是光霞絕頂！」

翟天星道：「到了嗎？」

王珏道：「不，我們而今可以看見光霞絕頂，但還要五個時辰的路程。」

忽然，遠處傳來一陣狗吠之聲。

王珏臉色突然大變，自言自語道：「崇山宗的人，竟然也抄這冰川小路！」轉身對翟天星道：「我們立刻擺脫他們，否則……」

翟天星道：「不，看看他們追來找什麼。」

呂奇功也道：「我也想見見這位帮主中的帮主。」

一隻異常高大的狗，領着三人而來，兩人在前，另外一個老者在後。

三人轉瞬間已來到翟天星等人面前。

老者道：「王珏，還我女兒來！」

這老者中氣充盈，聲音在山中，久久未散，跟着，附近的冰塊似乎有些異動，其勢快要裂開。

王珏道：「敖霜已死，她是失足而死的。」

那老者雖被厚厚的毛裘所裹，但翟天星仍可清楚地看見他脹紅的臉。

兩個年青人齊道：「宗主。」

這位就是名滿北國的崇山宗宗主敖山河。

敖山河道：「各位，這是我與王珏私人的恩怨，任何人插手也解決不了這件事，反而把事情越弄越糟。」

這句話明明是對翟天星和呂奇功所說的。

敖山河又回身對兩年青人道：「你們站着，不許動。」然後冷笑道：「王珏，無謂多費唇舌，亮劍吧。」

王珏道：「老前輩，你誣諂我殺死敖霜，你有什麼證據？」

敖山河道：「沒有，不過，她是我的女兒，一身武功，又上過崑崙山，不會那麼容易失足。」

王珏道：「大雪山冰川處處，失足之事，豈可不會？」

敖山河怒道：「知女莫若父。」言猶未畢，雙掌齊飛，直向王珏胸前劈去。

王珏連抽劍的時間也沒有，便被他雙掌震開，幸好王珏是天山弟子，借力使力，彈開了十丈。

敖山河雙掌招式未老，縱身向着十丈之遙的王珏撲去，一招「鷹隼排空」，雙掌忽變成雙爪，眼看便要挖去王珏雙目，在旁的翟天星正想騰空搶救，呂奇功已搶先一步，雙足一點，後發而先至，護在王珏之前。

敖山河雙爪堅如鋼鐵，五十年來的內功浸淫，正是無堅不摧，眼看呂奇功與王珏兩人，俱無倖免。

好個呂奇功，雙足着地，身仍未穩，右腿一伸，向着王珏臂部一鈎，已把他踢開八丈，自己扭身一轉，向着橫邊曳去，敖山河蓄勢發力，並無轉圜餘地，而且勢估不到，呂奇功如此救人救己，雙爪直插，插了個空，直入雪地之內，幾乎連頭部也陷入雪內。

敖山河雙手一揚，雪花紛飛，却已直立在雪上。

翟天星站在旁邊，也不禁暗暗佩服二人。

呂奇功以柔制剛，輕功神妙，難怪是天下名捕之一，果然名不虛傳。

這位敖山河，帮主中的帮主，更是內力驚人，不愧為崇山宗的宗主。

敖山河想不到這乞丐模樣的人，竟然救了王珏，怒從心上起，又向呂奇功連發數招。

呂奇功正想說話，但掌風已到，只有飄身一閃，腳下並不忙亂，一招「狡兔三窟」，連躍八個方位，身影飄動，使人眼花繚亂。

敖山河知道對方以輕功取勝，便改變了策略，快拳急攻，與呂奇功的跳躍速度，不相上下，敖山河拳急，呂奇功步急，在閃光的雪地之上，蔚為奇趣！

兩人戰了三十回合，呂奇功避重就輕

，根本上不與敖山河正面接觸，但敖山河拳掌風如狂刄，眼看呂奇功快要落敗。

呂奇功突然向橫一竄，敖山河早已摸熟他的來去之路，跟着橫身一抽，並不放過呂奇功。

此時兩人已離王珏已有十丈之遠。

呂奇功突然抱拳道：「敖宗主。」

敖山河道：「你既要插手，饒命之言，說也無謂。」

呂奇功道：「在下並非要救那色魔的啊！」

敖山河奇道：「那你有何目的？」

呂奇功道：「宗主，你要報女兒之仇，定要確實佐證，使他口服心服，而且，以宗主身份，就此殺了此人，在江湖之上，人心也不服。」

敖山河道：「你有把握尋到佐證？」

呂奇功道：「沒有。」

敖山河怒道：「既無把握，你如此做法，豈不是在戲弄老夫？」

呂奇功道：「也許有一個人會有辦法的！」

敖山河道：「誰？」

呂奇功道：「翟天星！」

敖山河道：「翟天星？」他回頭看看始終站在一旁的翟天星，續道：「他便是名滿江湖的翟天星？」

呂奇功道：「在下無名之輩，宗主可以不信，但翟天星為人正義，相信宗主也不會不信罷！」

敖山河道：「我屢次聽到翟天星在江湖事蹟，他果眞是個能人，我倒想與他周旋一番！」

呂奇功道：「如今我們要上霞光絕頂，如果你要為女兒報仇一定不會失望。」

敖宗主再回首望望雪山上的翟天星，黑鬈披風，劍眉星目，一派浩然正氣，敖宗主也不禁對他充滿信心。

敖宗主沉吟半晌，道：「既是如此，我也不爭這遲早一刻。」回首怒視王珏，忽地飄身，隱沒於雪地上。

呂奇功走了回來。

王珏已從地上起來，道：「多謝前輩相救。」

呂奇功道：「我這個乞丐怕他嚇走我的雪地蜈蚣，所以再插手多管閒事。」

翟天星微笑不語。

午後，他們又在一山洞之內歇息。

王珏熟悉地勢，出外找些山獸果腹，在這冰天雪地之中，沒有熱的食物充飢，實在難過。

翟天星見王珏離開，對呂奇功道：「呂兄竟能用三言兩語便可把一代宗主說服，不愧是京中名捕。」

呂奇功笑道：「翟兄見笑小弟了！」

翟天星道：「你眞有抓到王珏罪證的把握？」

呂奇功道：「你知道我的計劃？」

翟天星道：「不知，我只是胡亂猜測而已。」

呂奇功讚道：「翟兄也是名副其實機智過人。」

翟天星道：「當我在半山遇見你時，我已明白王珏正利用我護他上大雪山。」

呂奇功道：「你也肯為他利用？」

翟天星道：「我只是將計就計，王珏這種面正心歪的人，如果無贓無證，他定然矢口不認，那麼，被他淫辱的女子，豈不是沉冤海底？」

呂奇功道：「不過，直到目前，我是猜測不到他上大雪山的目的。」

翟天星道：「你的直覺呢？」

呂奇功道：「胡亂猜測倒有。」

翟天星道：「何不說出來？」

呂奇功道：「他可能利用你逃開仇家——以前的仇家，他自己可以從容應付，豈料這次碰上敖山河這樣的人物，他是無能為力的。」

翟天星道：「就算上了大雪山，可以避開敖山河一時，也不可能避開一世。」

呂奇功道：「也許，他對敖霜情有獨鍾。」

翟天星道：「這個可能性也不大，因為好色之人，只求肉體發洩，又有什麼眞情眞義？」

呂奇功道：「翟兄你的猜測如何？」

翟天星道：「此人深謀遠慮，上大雪山有兩個可能，第一，他想利用我的名聲，作為他清白的佐證，經過此次上山，照他心意，以為以後在江湖之上，再沒有人敢說他是個大色魔了。」

呂奇功道：「這個猜測十分有理，第二又如何？」

翟天星道：「他可能是要找回一些罪證。」

呂奇功道：「一個僵硬的屍身又有何罪證？」

翟天星道：「那要他自己才知道。」

呂奇功道：「假如這個是他上大雪山的目的，那麼，我也不枉此行了。」

翟天星道：「就算他目的在毀滅罪證，那也不太容易把他抓個人贓並獲。」

呂奇功忽然想到那個半夜扮鬼嚇王珏的白衣女子道：「那白衣女子又如何？」

翟天星道：「看來這白衣女子樣貌一定與死去的敖霜十分相似，否則王珏也不會誤認她。」

呂奇功道：「相信這女子與敖霜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話到此時，王珏已回來，帶來一隻罕見的雪貂，多天沒有過火的食物，而今有鮮美的貂肉，三人都感到十分適意，王珏把貂皮好好的整理一番。

呂奇功問道：「你要這貂皮何用？」

王珏道：「敖霜生前最喜歡貂皮，我曾經答應過送一塊給她，而今有幸，捉到這一隻，也好作為她的陪葬。」說話完畢，已是熱淚滿眶。

翟天星在旁，並沒有插口，心內暗想：看王珏，似是一個多情種子，有誰會相信他是一個辣手摧花的人？自古多情最是無情，此語不虛。

呂奇功却有另一個想法：王珏在翟天星面前故弄玄虛，當我把你罪證抓着，看你臉上是什麼表情。

一夜無言，翌日再度登山。

白雪紛飛，幸好沒有狂風，上山的旅程並不算辛苦，在一片銀色的世界裏，一切俗務似乎遠離他們，銀光映雪，三人的皮膚都被强光映得十分黝黑。

到了正午，霞光絕頂已是十分清晰。

王珏興奮地道：「到了黃昏，我們便

可以到了！」

呂奇功道：「那麼，我很快便會捉到雪地蜈蚣。」

王珏道：「不過，在到達霞光絕頂之前，我們要經過一條大約有八丈多寬的冰河，不過，看情形這冰河已完全結成硬冰，但渡過冰河時，一定要十分小心。」

兩個時辰之後，冰河已在望。

那八丈來寬的冰河，果然已完全結成硬冰，呂奇功試踏上去，覺得十分滑，幾乎不可留足。

王珏道：「讓我先渡。」

只見他雙腿一蹬，已躍至河中，剛一着地，突然銀光一閃，王珏立刻感到勁風從背後而來，連忙弓身一翻，避開了一撮銀針。

翟天星與呂奇功也感到十分奇怪，為什麼在這個時候，竟有人施放暗器。

回首一看，只見冰河對岸，在一個突出的小懸崖上，一個白衣女子迎雪而立。

王珏避開了銀針，正要佇立，另一撮銀針又至，王珏又一個翻騰，身未着地，銀針又至。

眼看王珏再不能避開，翟天星連忙使出一掌名震遐邇的天星掌。

掌風所至，銀針雖小，但天星掌威力驚人，銀針紛紛墮下，可是，王珏仍「呀」的一聲，倒在冰上，但冰上滑溜異常，王珏竟直向對岸滑去。

那白衣女子見王珏中針，不禁仰天長笑，道：「王珏，你終於逃不過我的銀針！哈哈……」

笑聲不絕于耳。

笑聲未畢，忽然「隆」的一聲。

翟天星知道禍事來了，道：「呂兄，可能有雪崩！」

呂奇功道：「如何？」

翟天星道：「渡了冰河再說。」

呂奇功道：「我沒有把握躍過去。」

翟天星不再言語，一手拖着呂奇功，兩人同時運勁，向着冰河對岸一躍，眼看快要到岸，呂奇功勁力已失，幸好翟天星功力渾厚，再一提勁，兩人安然到達對岸，穩身之後，只見王珏伏在不遠之處。

翟天星道：「呂兄，向那邊走。」

呂奇功道：「你呢？」

翟天星道：「我會隨着來，不過，我們不能不理會王珏的。」

呂奇功道：「這人罪該萬死，何必再費勁？」

翟天星道：「有罪之人也是人，何況你還沒有實證。」

翟天星聳身一縱，已躍至王珏身畔，單手提起王珏，便直追呂奇功。

剛離冰河，後面隆隆之聲更响。

翟天星不敢再回頭，向着高處而走。

他們狂奔半里，才敢再回首細看，只見冰河之上，冰塊滾滾，以雷霆萬鈞之勢，傾瀉而下，如果三人稍作停留，定然葬身冰山之下。

翟天星噓了一口氣，道：「不知那白衣女子如何？」

呂奇功道：「這是她引起的，與人無尤。」

兩人不再言語，向着霞光絕頂而去。

黃昏之前，王珏已經甦醒，幸好中針之處並不是要害，翟天星把身上的金創藥為他敷上。

王珏道：「多謝翟大俠救命之恩！」

翟天星道：「那女子究竟是何人？」

王珏道：「我也不知道。」

呂奇功道：「何以而今還要隱瞞？」

王珏道：「我實在不知道。」

翟天星也不追問，王珏已可以行走，大約走了兩個時辰，已到了霞光絕頂。這霞光絕頂，地如其名，一片霞光雪影，照時間估計，已是入夜時分，可是絕頂之處，仍是日影西斜，十分光彩，彷如白日。

王珏引路，找了一個雪洞，道：「這是先母居所。」

翟天星道：「她老人家何以住在此處？她究竟是什麼人？」

王珏道：「先母是個道姑。」

翟天星聽了，忽然想起一個人，問道：「難道玉清眞人是你的母親？」

王珏點首，熱淚盈眶。

玉清眞人早在五十年前，名震江湖，曾經上天山與天山神尼大戰七日七夜，但兩人相鬥的原因，江湖上却是無人知道。

翟天星道：「你師傅與令先母有何關係？」

王珏道：「情敵！」

翟天星感到十分驚奇，想不到這兩位武功蓋世的眞人，竟是情敵。

翟天星道：「既是情敵，為何你又拜天山神尼為師？」

王珏道：「說來話長，相信你也聽過先母與天山神尼大戰七日七夜之事，可惜，我母親敗下陣來。」

呂奇功道：「兩位女中豪傑竟為情而相鬥？」

王珏道：「那是因為我父親拋棄了母親，為的正是我的師傅，男女之事，局外人難以明白，後來，我母親在大雪山隱居，遣人送了我上天山。」

翟天星道：「是為學天山的絕招？」

王珏道：「是的，這事是我回大雪山時，看到母親遺囑才知道的。」

翟天星道：「以前，你母親對你說過什麼？」

王珏道：「她說過天下女人皆禍水，連她自己也是。」

呂奇功道：「那你也很憎恨女人？」

王珏道：「女人的確是禍水！」

至此，呂奇功才明白，王珏在江湖之上，淫辱女子，大約是受了母親的影响。王珏自小便十分憎恨女性，但在長大之後，見了女子，又愛又恨，才會成為一個天下人所不恥的色魔。

翟天星嘆了口氣道：「可憐你的母親，也可憐你！」

王珏並不明白翟天星言中所指，也不追問。停留之後，他道：「我先去拜祭先母，然後再去找敖霜的屍體。」

翟天星道：「我與你一起去。」

王珏道：「不，我母親墳地隱蔽，不想外人知道。」

翟天星道：「那麼我在這裏等你。」

呂奇功道：「我也要出去。」

王珏道：「相信你也不會追蹤我。」

呂奇功道：「我要去捉雪地蜈蚣。」

呂奇功說完之後，便離開山洞。

翟天星道：「你說過要我帮忙把屍體拉上。」

王珏道：「而今不用了，因風雪不大，我自己也可以了。」

翟天星也不追問，王珏離洞而去，當他離開之後，翟天星當然不會靜坐等候。

只見王珏走出去之後，向着一個懸崖走去，翟天星施展天星步，如影隨形，王珏幾次回首望，也不能發現他的蹤影。

上了懸崖，只見一個孤墳，王珏在墳前默哀，跪地膜拜，口中念念有詞，不知是向母親默禱，還是祈求。祭奠完畢，離開懸崖，但並不是回去，他向前直走，又奔至一片平地。走了兩步，前面突然出現一個缺口，這缺口十分巨大，他左右回顧，突然飄身而下。

翟天星也走近缺口，下面並不十分深邃，只有三個人身那麼高，缺口斜下，因此下面只是冰塊，而無雪花飄下。

王珏站在一塊墳起冰塊之旁，他從身上解下佩劍，用劍鞘掘開冰塊。

冰結日久，十分堅硬，突出了一個人首，這人雖死，但在冰雪之下，栩栩如生。那是一張十分熟悉的臉孔，一時却不知在那裏見過！再等半晌，已見屍身前胸。

翟天星猛然想起，自忖道：「這女子面貌豈不是與白衣女子一模一樣？」

這時，王珏已掘出大半屍身，他把劍鞘放下，把屍體的右手拉開來。可是，冰封日久，費了很大的勁力才能把右手拉了出來。一拉之下，手臂突然折斷。斷手的敖霜屍首，臉龐蒼白，十分恐怖。

王珏把斷手提起，看着那緊握的拳頭，竟微微地笑了起來，王珏本是面如冠玉，如今却添上一層猙獰之色，十分怕人。

翟天星覺得十分奇怪，為甚麼王珏不繼續掘下去，竟然對這斷臂發生興趣？

王珏用力把斷臂的拳頭拉開，可是，拳頭十分緊實，雙手同掙，仍不能拉開。

忽然，他似乎用力過度，「砰」的一聲，竟然跌在冰雪的牆壁之下。

王珏自言自語道：「敖霜，敖霜，妳不要怪我！」說完之後，又再起來，用力再拉那緊握的拳。費了半天之勁，仍不能拉開，眉心一蹙，把利劍抽出，想把敖霜的拳頭砍開。

忽然，缺口之內，人影一閃，已把那斷臂奪了過來，一躍而出，正是呂奇功。

原來他早已躲在缺口之內。

王珏嚇了一跳，見了人影，手提利劍，也從缺口一躍而出。

王珏不言語，一劍刺向人影。

呂奇功一閃，避開一劍，向後暴退。

王珏看清楚，才知是這老乞丐，怒道：「你這乞丐，為何又再干預我的事？」

呂奇功笑道：「一個多情人，竟只要斷臂？」

王珏厲聲道：「這是我的事，與你何干？」

呂奇功道：「你還要罵？」他把斷臂在前面揮動幾下，王珏怒如猛虎，一撲而前，單劍一揮，竟是一招七式，四上三下，飄忽無定。

呂奇功在雪地上，左騰右閃，避開了六式，眼看第七式，便要刺中小腹。

這時，白衣女子突然出現，也是笑聲震天，道：「這個時候，你還要殺人？」

王珏見了白衣女子，也是十分錯愕，並沒有向着呂奇功再刺下去，道：「你究竟是敖霜甚麼人？」

白衣女子道：「我是敖霜厲鬼！」

王珏知道多言無益，挽了個劍花，向着白衣女子刺去，白衣女子從腰間一抽，抽出的竟是一條腰帶。

王珏一招「袖蛇而走」，劍如蛇行，直向白衣女子胸中刺去。

白衣女子把腰帶一揮，頓成筆直，一搭到王珏劍上，便把王珏劍身捲起。

王珏劍招未老，再把劍一凝，一招「梅櫻落盡」，抖開了那腰帶。

白衣女子雙手握帶，一招「急雨摧花」，一條腰帶竟變成千萬條帶子在晃動。

王珏也不示弱，一把利劍，也有千朵劍花。

兩人在雪地上一來一往，十分好看。

王珏並不戀戰，一見到呂奇功站在不遠，突虛晃一招，向呂奇功攻去。

呂奇功在雪地一滾，王珏劍招刺到，左掌也同時揮到，突然改掌為爪，奪去了那斷臂。

王珏得了斷臂之後，便向前走。

翟天星也不再隱着身子，與呂奇功、白衣女子，一同在後追着王珏。

王珏地形熟悉，轉了一個山頭，竟然不見了。

呂奇功最是焦急，再追而去。

翟天星追上了白衣女子，道：「姑娘是何人？」

白衣女子道：「你呢？」

翟天星道：「在下翟天星。」

白衣女子叱道：「不要在我面前胡言，如果你是翟天星，也不會助此惡人！」

翟天星道：「你有沒有證據說他是個惡人？」

白衣女子道：「我與敖霜情同姊妹，豈有不知？」

翟天星道：「妳看見他殺死敖霜？」

白衣女子道：「當然沒有，但敖霜臨上大雪山之前，與我說過，這次王珏上大雪山是有陰謀的。」

翟天星道：「甚麼陰謀？」

白衣女子說：「敖霜已發現他愛上了另一女人！」

說到此處，前面刀劍之聲鏗然不絕，兩人不再談不去，向着刀劍聲起處奔去。

過了一個小山崗，只見一個老者正與王珏惡鬥。那老者正是崇山宗宗主，他使的是一雙短戟，銀戟如蛇，在雪地之上，銀輝閃耀，使人眼花繚亂。

王珏已奪回那斷臂，右手提劍，左手提着斷臂，呂奇功在旁無法插手。

翟天星與白衣女子同時奔到。

敖山河見了白衣女子，心中猛然一驚，王珏看個準着，一劍刺去。

白衣女子見王珏劍如白蛇吐信，立即把腰帶一揮，敖山河及時躍開。

敖山河道：「你是敖霜？」

白衣女子道：「不是。你又是誰？」

敖山河道：「我是敖霜的父親。」

白衣女子道：「為女報仇，定要殺此小人！」長帶一揮，雙戟也同時上。

王珏單手提劍應付兩人，十分吃力。

敖山河道：「你先退下，讓我親手刄此色魔。」

白衣女子依言退下，可是，王珏並不讓白衣女子退下，反而向她連刺多劍。

白衣女子的兵器是腰帶，太近的地方，並不能發揮作用，只有暴退十步。

王珏步步進迫，敖山河一時又無法加入戰團，翟天星正想上前，但王珏更爲手快，一劍虛招，游身迫近白衣女子背後。

王珏厲聲喝道：「你們不要再上，否則……」

三人也不敢貿然上去。

王珏道：「而今我巳得回我要的東西。」他舉頭看看天色，道：「大雪將臨，你們就在這裏等死吧！」

王珏對白衣女子道：「你要好好與我下山，我們郎才女貌，眞是一對璧人！」

白衣女子怒道：「你這色魔！」迴身腰帶一揮，想擺脫王珏，可是，王珏早巳佔得先機，順勢一拉，劍光巳劃破了白衣女子的衣服，露出一條血痕。

三人見王珏心狠手辣，也不敢上。

白衣女子道：「不用理會我。」

三人看見王珏猙獰面目，仍不敢上。

翟天星道：「王珏，你要找的東西在我手上。」

王珏愕然，看看手上的斷臂，拳仍緊握。

王珏笑道：「翟大俠，謝你助我一場，我不只找到我所需要的東西，而且還有額外收穫！」說完之後，得意地瞄了白衣女子一眼。

翟天星知道用詭計騙不到這個心思精密之人，向呂奇功示意，道：「放下姑娘，你先自行下山。」

王珏道：「翟天星，我知你武功勝我，但可惜……」

翟天星道：「可惜甚麼？」

王珏道：「可惜的是你宅心仁厚。」

翟天星道：「想不到天山神尼竟然有此孽徒！也許是天意，你走吧！」

敖山河道：「拚了我這條老命也不能讓你走！」說完之後，雙戟直刺王珏。

王珏並不避開，只是用勁在劍尖，白衣女子叫了一聲，鮮血巳一滴一滴下來，殷紅映雪，極爲刺目。

敖山河見情勢如此，也無辦法，只好收起雙戟。

王珏道：「有誰再來，明年便是這女娃子的忌辰！」

翟天星道：「你走罷！」

王珏得意地仰天長笑，氣得敖山河鬚髮狂張。

王珏剛一轉身，翟天星突然雙腿一飛，他並不是躍起，而是把脚前的雪撥起。

一時滿天雪花，他更雙掌齊推，更是雪飄如迷霧，兩三尺之內，不能見物。

翟天星雙掌有撥雲搧風的功力，是王珏猜不到的，一時之間，他手足無措，翟天星撥雪之前，早巳看準白衣女子的位置，乘着漫天滿眼雪花紛飛之際，巳一躍而前，把白衣女子拖在一旁。

呂奇功先前得到翟天星示意，也窺準了王珏手持的斷臂，也在同一時間，搶回斷臂。

這番人爲風雨後，王珏茫然的站着。

翟天星道：「王珏，念在你是神尼之徒，如果你把眞相說出，我還可以押你回天山治罪。」

王珏道：「回天山？」

翟天星道：「如果不說，我只有把你交給『千面鬼手』神捕呂奇功。」

王珏道：「你是呂奇功？」

呂奇功道：「我追了你五年，如今你也要落在我的手上。」

王珏道：「我王珏要辱盡天下女人，爲母報仇！」

翟天星道：「你要爲母報仇？」

王珏道：「假若天下沒有其他的女人，我父親也不會棄我母親而去。」

說罷，突然一縱身跳出三人的包圍。

翟天星早巳看見他身動，游身跟着，王珏卻好像發了狂，向前面奔去。

過了一個山坡，又再奔向另一個山坡，忽然，他縱身一躍，竟然躍下了敖霜失足的缺口，因爲地面是一片白雪，王珏全無預防，狂奔而過，竟跌在缺口之內！

天網恢恢，眞的疏而不漏。

四人奔至缺口，王珏巳死在敖霜屍身之上，背上露出一條冰柱，原來王珏拉起敖霜的手臂時，還剩下一小截胳臂，那胳臂上積了一些冰，成了一條尖銳的冰柱，王珏撲下，正撲中那冰柱，敖霜倒爲自己報了大仇。

王珏巳死，四人巳無話可說，敖山河下到缺口，把敖霜屍體搬上來，那白衣女子也在旁協助，看見斷臂的屍身，淚如雨下。敖山河道：「你眞像我的女兒，你是否臂上有一點黑印，好像一隻小烏龜？」

白衣女子道：「你怎知道？」

敖山河道：「那麼，你眞是我的兒女了！敖霜是你孖生妹妹，你看，她左臂上也有一隻小烏龜黑印！」

白衣女子一眼看了，道：「你果眞是我親爹？」

敖山河道：「你是敖雪她是敖霜。」

翟天星與呂奇功在上面，也有些動容，父女相逢，在此情景，亦喜亦悲。

呂奇功道：「王珏要這手臂作甚？」

翟天星答道：「裏面一定是王珏的罪證！」

幾經辛苦，呂奇功才把拳頭弄開，拳內果然有一塊翠玉，上面刻有王珏二字。

翟天星道：「你明白了嗎？」

呂奇功道：「明白了，王珏推敖霜下坑時，敖霜一手抓去他冠上之玉，一時間，王珏又未能把敖霜屍體搬上來，只有趁今年秋天上山，想不到今年下雪特早！」

沉吟半晌，呂奇功又道：「爲什麼他一定要與你同來？」

翟天星道：「我們以前猜測的不錯，不過，我一直不明白爲什麼天山神尼竟會信任這個徒弟？」

呂奇功道：「這小子口甜舌滑，什麼人也騙倒，連你翟天星也要上當，何況是他師父？」

翟天星道：「有時作糊塗人也可作好事！」

四人包裹好敖霜屍體，便一同下山。

三月之後，翟天星上天山找天山神尼，却原來天山神尼巳死了兩年，那封親筆書函竟是王珏假冒神尼冒寫的。（完）

中篇俠義傳奇故事

高　皐・文
黃白石・圖

一指紅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在天井關附近一座茶棚，一隊人馬擁着一頂軟轎，領隊是一位藍衫公子，忽然一位白衣少年來到，幾招之下把藍衫公子的手下都摞倒在地，而藍衫公子却不和白衣少年對抗，而逕自走了，白衣公子把軟轎中的方旋救出來，……由荊州到監利的一條寬敞官道上，唐星正焦急地想搭船，好不容易有一艘船隻讓她搭上，船上主人是禽嘉年，雙方交談之際，唐星道出此行想到監利營救五哥方旋，但禽嘉年却說方旋可能巳被擄去雲台山，並自願與她一起前往雲台山，所以船經監利時並沒停留，直向雲台上駛去……

刀王遇刀客　有理說不清

來人中等身材，約莫五十出頭，臉色紅潤潤的，只是眉目之間藏有一股隱憂，他正是本屋的主人刀王樂善，一個名滿長江大河的武林高人。

他身後跟着一對少年男女，及老花子祁無害等三人。

他領先跨出大門，目光向白衣少年一瞥道：「少俠是找老夫？」

白衣少年道：「如果你是刀王樂善，那就不錯了。」

刀王樂善道：「那麼少俠是白衣刀客了，聽說少俠足跡所至，必然會帶來一片血腥，只要是使刀的武林同道，你必然不肯放過，請問這是爲了甚麼？」

白衣少年道：「不錯，我就是白衣刀客，其實江湖傳言並不可靠……」

刀王樂善道：「你說你沒有殺人。」

白衣刀客道：「我殺過人，但過招之時，刀槍無眼，這不能怪我。」

刀王樂善淡淡道：「少俠一定要找人過招？甚至除了你不再容許別人使刀？」

白衣刀客道：「我沒有說不許別人使刀，但找使刀的人試刀，也沒有甚麼不對，如果我被別人所殺，只怪自己學藝不精，沒有甚麼值得大驚小怪的。」

刀王樂善說道：「你找老夫也是要試刀？」

白衣刀客道：「閣下既稱刀王，在下如不試試豈不要遺憾終身！」

刀王樂善道：「老夫十年前就巳封刀歸隱，無法接受少俠的試刀，請原諒。」

白衣刀客道：「此話當眞。」

刀王樂善道：「老夫封刀歸隱，天下皆知，神丐祁無害就可以替老夫作證。」

白衣刀客略作沉吟道：「我不信。」

刀王樂善道：「你爲甚麼不信？」

白衣刀客道：「因爲你還有刀王的榮銜，你既稱刀王就脫離不了這個刀字，所以在下還要找你試刀。」

刀王樂善面色一變，說道：「你太迫人過甚了，少俠，難道你要我取消刀王的名號？」

白衣刀客道：「不取消可以，既是刀王就得接受我的試刀！」

此時立在刀王樂善身後的青衣少年忽然叱一聲道：「姓白的，我跟你試。」

刀王樂善面色一沉道：「胡說，你想找死？」

青衣少年說道：「爹，他實在太欺負人了……」

老花子祁無害搖搖頭道：「這可不是鬧着玩的，你從未習過武功，怎能代你爹跟人搏鬥？再說拿鋼刀可不比拿筆桿那麼容易，人家可不是來跟你比讀書的。」

老花子這幾句話說得十分明白，刀王樂善名滿武林，但他的子女却沒有習過武功。

這話聽來有點離譜，其實半點也不出奇。

練武的人多半好勇鬥狠，一言不合，立即拔刀相鬥，終至兇終末隙，遺恨終身，刀王樂善要他的子女棄武習文，並不是沒有道理。

但白衣刀客却不願就此放過刀王樂善，冷冷一哼道：「閣下倒眞懂得明哲保身，那你又何必愛惜刀王的頭銜！」

刀王的頭銜，是樂善身經百戰，出生入死而得來的，他愛惜它，只是當做一種紀念，一種回味罷了，白衣刀客硬逼着樂善放棄這點惟一的紀念，豈不是過份了一點？

樂善終被白衣刀客激怒了，長衫無風自動，顯得震怒已極。

白衣客刀哼了一聲，他的右手緩緩向刀把握去，他的神態原是冷酷的，此時殺機繞體而生，形象更是嚇人。

未來的結果將是刀下斷魂，血流五步，現存的八大使刀名家，只怕又要少掉一個了。

在風暴籠罩全場，人們冷汗挾背之際，老花子祁無害忽然哈哈笑了起來。

「慢來，慢來，這件事咱們還有個商量。」

這位老花子是怎麼啦，在劍拔弩張，危機一觸即發之際，他居然笑得出來，而且還說有個商量。

沒有人相信他有挽回狂瀾的能力，但却一起扭頭向他瞧去。

他的神態顯得十分輕鬆，脚下移動緩緩向白衣刀客走了過來。

「咱們已是老朋友了，你不會不承認吧。」

老花子會跟白衣刀客是老朋友，這不成了天下的奇聞。

但白衣刀客居然沒有否認，他那原巳握着刀把的右手竟也鬆了開來，刀王樂善瞧到此情形，不由暗暗的吁出一口長氣。

此時老花子又笑嘻嘻的說話了，而且像是長者責備晚輩似的。

「老花子知道你有痛苦，還可能身負奇冤，不過殺人並不能解決問題，告訴我，你的困難是甚麼，老花子帮你。」

白衣刀客年歲不滿二十，還是一個孩子，他獨闖江湖，舉目無親，他的冷酷可能是憤世嫉俗，也可能是被孤獨逼出來的。

如果他當眞感到孤獨，如果他當眞身負奇冤，能够有一個傾訴之人也是好的，更不要說有人帮助了。

因此，白衣刀客臉上的嚴霜，似乎要解凍了，他的嘴角輕輕的跳動了幾下。

但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老花子並沒有春風解凍的道行。

眉梢一揚，身形急轉，白衣刀客冷酷的神色沒有改變，他却不想再找刀王樂善試刀了。

但他的脚步還沒有移動，神情忽然一呆，因爲他瞧到一條熟習的人影，正向他立身之處急馳而來。

「啊，白少俠，你也在這兒？」

來人是七劍莊的五莊主方旋，他回過七劍莊，知道唐星爲了找他而私自離莊，以至七劍莊大批人馬投入江湖。

他担心唐星的安危，馬不停蹄的再度離莊，一路跟踪追尋，想不到又遇到了白衣刀客。

老花子是七劍莊的常客，一見方旋和白衣刀客打招呼，忍不住哈哈一陣大笑道：「來得好，老五，你面子大，替咱們留留客人。」

方旋道：「你錯了，老哥哥，白少俠是小弟的救命恩人，要不是他，小弟只怕早巳不在人間了。」

老花子道：「那好，你如果感恩圖報，就必須帮咱們留他下來。」

白衣刀客一怔道：「前輩，你這話是甚麼意思？」

老花子一嘆道：「不管是甚麼原因，你都不能與整個武林爲敵，何況江湖之上有很多事不是單靠武功可以解決的，你如果再這樣濫殺下去，只怕你大仇未報就胡裏胡塗的遭到暗算了，老花子叫五莊主將你留下，咱們替你拿個主意豈不甚好。」

方旋雖然還不知道其中詳情，但巳猜出一點端倪，因而雙拳一抱道：「少俠，祁大俠說的不錯，無論你有甚麼問題，有個人帮助研究一下，總比一個人摸索好得多了，留下來，好麼？」

白衣刀客道：「這個……」

刀王樂善向方旋抱拳一拱道：「老朽樂善，咱們雖是初識，對七劍莊老朽慕名巳久，難得五莊主俠駕寵臨，請與貴友到窩居歇歇，也好讓老朽盡點地主之誼。」

方旋道：「原來是樂前輩，久仰，白少俠，主人盛情難却，咱們就叨擾樂前輩一頓吧。」

白衣刀客雖是有點勉强，但他終於跟着方旋進了樂府，老花子暗中點點頭，他巳瞧出這一武林罕見的殺星，對方旋似乎別有一番情意，要想消弭這一武林慘禍，就只有靠方旋了。

× × ×

這間古色古香的書房，是刀王獨子樂心介平日讀書的所在，現在却有老花子，方旋，及白衣刀客在裏面聊天。

老花子喝了一口茶，雙目如電，盯當白衣刀客道：「說說你的問題吧，老花子別的不行，對江湖見聞總比你多一點。」

白衣刀客沉吟半响，終於搖搖頭道：「我沒有甚麼問題。」

老花子道：「咱們都是你的朋友，希望你能相信。」

白衣刀客道：「這個……」

老花子道：「怎麼，你忘記『渡頭鎖』了，對老朋友還用得着如此神秘？」

白衣刀客的臉色原是冷峻的，老花子一提到渡頭鎖，他的玉面之上，竟然無端的印上一抹紅暈。

旁觀的方旋大爲驚異，他絕未想到白衣刀客的神色竟然會有如此巨大的變化。

的確，一個被人目爲勾魂使者，冷酷殺手的白衣刀客，竟然會忸怩作態，像一個大姑娘似的，怎能不使方旋目瞪口呆，驚愕不已。

老花子微微一笑道：「你走過不少地方，也殺了不少人，結果呢，你得到了甚麼？你應該知道老花子對你絕無惡意，五莊主感恩圖報，更願意爲你赴湯蹈火，你如果還把咱們當做外人……」

白衣刀客道：「不，前輩，我只是，只是……」

老花子道：「只是有點不好意思，這沒有甚麼，江湖兒女嘛，應該洒脫點。」

白衣刀客訥訥道：「前輩說的是。」

老花子道：「那我要實話實說了，不反對？」

白衣刀客點點頭。

老花子目光一轉，瞅着方旋道：「五莊主可認識花鼓姑娘？」

方旋道：「久仰花鼓姑娘的芳名，可惜緣慳一面，聽說她出道不足半年，巳在江湖上掀起……」

老花子搖搖手打斷他的話，道：「江湖流言未可盡信，只不過她震撼黑白兩道，掀起滿天風雲却是眞的。」

方旋道：「聽說她殺人所用的武功，是百年前無脚神魔的獨門武功『飄紅綾』，這話可是眞的。」

老花子微笑着向白衣刀客瞥了一眼道：「這就要問花鼓姑娘了，老花子怎麼知道？」

問花鼓姑娘關白衣刀客甚麼事？老花子這一眼豈不令人莫測高深。

其實令人不解還在後面呢，老花子這麼一問，白衣刀客的俊臉竟然再度一紅。

方旋不傻，只是事出意外，沒有想到而巳。

現在他終於明白了，也大致想到了，他却雙目圓睜，硬是將白衣刀客瞧得低下頭去。

老花子忽然面色一肅道：「當年無脚神魔最厲害的武功並不是飄紅綾，它是像花鼓一樣的殺人利器……」

白衣刀客忽然猛一抬頭，道：「還是讓我來說吧，祁前輩。」

老花子道：「姑娘能够現身說法，那是再好不過了，咱們自當洗耳恭聽。」

白衣刀客自我介紹道：「我名范嬋嬋，先父范梵，人稱無敵神刀。」

老花子啊了一聲道：「無敵神刀范大俠就是令尊，這就難怪姑娘的身手如此高明了，聽說范大俠爲人所暗算，姑娘可曾找到兇手？」

范嬋嬋眼眶一紅道：「晚輩原在天池習藝，半年前回家省親，估不到父母巳被奸人所害，家園也只剩下一堆瓦礫……」

范嬋嬋是堅强的，但無論她如何堅强，一提到家破人亡的慘劇，她依然會悲不自勝，而語不成聲了。

方旋道：「姑娘可曾在瓦礫堆中找過？也許可以發現一點蛛絲馬跡。」

范嬋嬋道：「找過，惟一的發現只是這個。」

她由懷中取出一截殘鐵，雖是保存巳久，仍然閃閃生輝，方旋接過來端詳一陣道：「這好像是劍尖，也可能是刀尖，老哥哥你瞧瞧。」

老花子道：「這是刀尖，我明白了，姑娘專找天下使刀的，就是要查出殺父毀家的仇人。」

范嬋嬋道：「是的，前輩，但……」

老花子道：「姑娘，妳如果把老花子當朋友，就不要前輩晚輩的，叫我老哥哥或老花子都成。」

范嬋嬋道：「老哥哥既這麼說，小妹遵命就是。」

老花子哈哈一笑道：「這才對，哦，小妹，令師是那位高人？」

范嬋嬋道：「家師是出家人，法號蹈空，他老人家很少行走江湖，老哥哥只怕不會認識。」

老花子道：「眞正是奇才異能之士，多半摒棄塵俗，隱居於名山大川之間，老花子是俗物，自然沒有拜識令師的緣份，姑娘的飄紅綾是令師傳授的？」

范嬋嬋道：「是的，江湖上所稱的無脚神魔，正是小妹的太祖師。」

老花子啊了一聲道：「那麼小妹的花鼓……」

范嬋嬋道：「它名叫誅魂鼓……」

老花子雖然巳經猜出它是誅魂鼓，此時依然震駭得跳了起來。

六十年前無脚神魔橫行江湖，殺人無數，他用以造成空前浩刦的兵刃，就是那面「誅魂鼓」。

誅魂鼓的功用，與淸代雍正的血滴子異曲同工，但較爲靈便輕巧，威力較血滴子更爲驚人。

這項使人談虎色變的兵刃，被人目爲魔道，是嚴禁使用的，范嬋嬋使過幾次飄紅綾，巳然震撼江湖，使武林各派對她展開圍捕，如果知道她是無脚神魔的傳人，而且擁有禁用的兵刃誅魂鼓，後果的嚴重就不言可喻了。

魔道遺孽，武林同道必然會羣起而攻，那麼她的朋友呢？毫無疑問的人們也不會放過。

這些問題老花子能够想到，方旋自然也心中明白，問題是要挖底的是他們，現在底挖出來了，他們却目瞪口呆，一副不知所措的神色。

范嬋嬋哼了一聲，緩緩站立起來，道：「看來我該走了，告辭。」

方旋伸手一攔說道：「不，妳不能够走。」

范嬋嬋柳眉一挑，冷冷道：「你不讓我走？」

方旋道：「姑娘不要誤會，在下之意，是說咱們應該先計劃好了再走不遲。」

老花子道：「不錯，咱們不能盲人瞎馬一般的亂闖，這樣除了在江湖上造成更大的動亂，對姑娘復仇之事並無帮助。」

范嬋嬋面色一霽道：「多謝兩位的關懷，不過我還是要走。」

方旋道：「爲甚麼呢？范姑娘。」

范嬋嬋道：「魔道遺孽如同老鼠過街，人人喊打，小妹不想連累兩位。」

方旋道：「在下的命是姑娘所救，就算當老鼠也只好認了。」

老花子道：「姑娘不必担心，武林各派找的只是花鼓姑娘，對白衣刀客，他們並不想招惹。」

范嬋嬋道：「這有甚麼用，我還不是被老哥哥一眼就瞧出底細。」

老花子道：「這個不同，第一，咱們曾經相識，見面不只一次，無論妳怎樣改扮，輪廓及氣質是不能改變的，再說老花子也習過易容之術，所以能夠瞧出一點破綻。」

范嬋嬋道：「這麼說小妹的易容之術當眞太差了，前些日子改扮成青衣婆婆，也被七劍莊的六莊主瞧破。」

方旋愕然道：「青衣婆婆？妳也去過七劍莊？」

范嬋嬋道：「不錯。」

方旋激動的道：「這麼說來，姑娘救過在下兩次了？」

范嬋嬋淡淡道：「我很欣賞你獨鬥雲台三將的勇氣，所以才伸手救你，其實這沒有甚麼，希望你不必放在心上。」

方旋道：「好，大恩不言謝，在下記下了。」

老花子微微一笑道：「姑娘的易容術並不差勁，妳只是疏忽了一點。」

范嬋嬋道：「哦，那一點？」

老花子道：「瞧瞧妳的手，我就知道了。」

范嬋嬋果然伸出了她的雙手。

十指尖尖，白如羊脂，太美了。

像這樣一雙美麗的小手，男人絕對不會有。

老花子收回他的目光，道：「范姑娘！妳應該明白男人絕對沒有這麼美的手，只要是男人也都會被這樣的手所迷，我說它是破綻不會錯吧？」

范嬋嬋面色一紅，點點頭道：「多謝老哥哥指點，這的確是我的疏忽。」

老花子道：「姑娘只要改正這一缺點，並且不要輕易顯露誅魂鼓及飄紅綾，我想天下都可去得。」

方旋道：「老哥哥，你說范姑娘找仇家之事，今後應該如何進行？」

老花子道：「范姑娘，令尊生前可有仇家？」

范嬋嬋道：「先父秉性忠厚，應該沒有仇家，就算有，小妹也沒有聽到先父母言及，因爲小妹與舍弟長年追隨家師，只有每年年終，咱們姊弟才回家團聚。」

方旋道：「伯父母是怎樣與令師相識的？」

范嬋嬋道：「多年前先父母相伴至甘肅天魏山採藥，與家師相遇，因而結爲方外之交，後來家師到寒舍作客，見到小妹姊弟十分喜愛，因而收歸門下，並帶往天池習藝。」

老花子道：「令尊不知道令師的出身麼？」

范嬋嬋道：「知道，先父生性豁達，認爲武術同源，沒有甚麼正邪之分，何況當年太師祖爲報復雙腿被削之仇，才造成那次刧難，追根究底，錯在那些自命不凡的各大門派。」

方旋嘆息一聲道：「由於名利權勢的作祟，人世間的黑暗陰影，始終在此伏彼起，這是人類的最大悲劇。」

老花子點點頭道：「自私出自人類的天性，這是無可奈何的事，哦，范姑娘，妳可知道令尊有那些要好的親友？」

范嬋嬋道：「先父母都是孤兒，沒有什麼親友，據小妹所知，先父只有一個同門師弟，也就是名列當代九大名刀之一的斷水刀獨孤建，但小妹却從未見過這位師叔。」

老花子道：「斷水刀獨孤建可是一位名人，此人熱中名利，善於鑽營，在官場，在江湖，可以說無往不利，令人不解的是，正當他的事業達到巔峯之際，忽然封刀歸隱……」

方旋道：「老哥哥可知道他爲甚麼要封刀歸隱？」

老花子道：「沒有人知道是什麼原因，連馬塲的文管事也不明白。」

方旋道：「馬塲？甚麼馬塲？」

老花子道：「哦，是這樣的，獨孤建原在關外牡丹江之西六道河子開設了一個獨孤馬塲，馬塲管事文漱泉跟老花子有點交情，後來咱們在龍門相遇，他告訴我獨孤建封刀歸隱，連馬塲也賣給別人了，爲什麼會這樣，他一點也不明白。」

方旋道：「此事有多久了？」

老花子道：「兩年多一點。」

方旋道：「獨孤建去了那裏，文漱泉也不知道？」

老花子道：「這個我沒有問他，難道方老弟認爲此人可疑？」

方旋道：「不，小弟只是認爲范姑娘找仇家既是毫無綫索，咱們不妨到關外走走。」

范嬋嬋說道：「好，咱們就走一趟關外。」

老花子道：「你們兩人去關外，老花子在中原尋訪，咱們分頭並進，說不定會查出一點端倪。」

方旋道：「好，就這麼辦。」

范嬋嬋道：「方兄！七劍莊正多事之秋，你似乎不應撒手一走。」

方旋道：「這個姑娘放心，當今武林還沒有人能夠將七劍莊怎樣，但要請老哥哥替小弟帶個口信給我大哥，叫他們不必替小弟担心。」

老花子道：「好的，這件事包在老花子的身上。」

他們在樂家停留一宿，翌晨分道揚鏢，范嬋嬋與方旋聯袂北上，準備經徐州奔向山東省境。

夾溝是一個鎭集，位於蘇皖邊境，是由皖北到徐州的必經之地。

這天晌午時分，方旋與范嬋嬋在鎭上打過尖，然後牽着馬走向鎭口，由於街上往來之人很多，他們想出鎭之後再騎馬馳騁。

他們剛剛走出鎭口，身後忽然傳來一聲嬌呼：「五哥……」

方旋回頭一瞥，來人竟然是七莊主唐星。

在七劍莊，方旋與唐星是公認的一對，雖然他們之間並沒有任何盟約，但兩人已有超越師兄妹的情誼。

唐星私自離莊，獨闖江湖，就是爲了尋找她這位芳心默許的五哥。

她原以爲方旋被雲台山所擄，因而聽從禽嘉年的勸告，想去雲台山要人，現在陡然相遇，自是不勝之喜。

「五哥，你……咳，你可眞是急死人了！」

她是太興奮了，言詞之間有些詞不達意。

方旋懂得，也很感激，但他却平淡的道：「我不是很好麼，有甚麼好急的，這位是誰？」

唐星神色一呆，她覺得她的五哥有點變了，按往常來說，縱然不便擁抱親熱，也不至於這般冷漠。

莫非他變了心？

不，他的身邊只是冷氣迫人的白衣少年，那……

是了，看來問題是出在禽嘉年的身上，方旋的身邊沒有女人，却有一個年輕英俊的男人跟在她的身後。

唐星想到這些，立即轉身對禽嘉年抱拳一拱道：「多謝禽少俠相送，小妹已經找到我五哥了，就此告辭。」

這是下逐客令了，千里相伴，想不到唐星是這般無情。

禽嘉年神色不變的微微笑道：「五莊主名動四海，禽某只恨無緣識荊，難得在此巧遇，七莊主怎不替禽某介紹一下？」

唐星害怕方旋對禽嘉年誤會，他偏偏不肯走，甚至還要唐星介紹，這一份尷尬之情就不必說了。

方旋向禽嘉年打量一眼道：「在下方旋，不敢當禽兄的謬讚。」

語音一頓，扭頭對唐星道：「回莊去吧，七妹，別讓大家對妳担心，順便告訴大哥一聲，我跟這位白兄要辦一點事，辦完了會儘快回莊的。」

語音一落，翻身躍上馬背，但見蹄聲驟起，刹那之間已跟范嬋嬋去得沒有了影子。

唐星估不到方旋是如此的絕情，眼眶一紅，淚水就在眼珠子上打轉，如非強忍着，差點沒有落下來。

禽嘉年道：「唐姑娘，我認爲這件事兒有點古怪。」

唐星道：「甚麼事？」

禽嘉年道：「妳不認識這位白衣少年嗎？」

唐星道：「不認識。」

禽嘉年說道：「妳可曾聽說過白衣刀客？」

唐星道：「聽說此人專找使刀的麻煩，八大名刀之一的刀不留人也死在他的刀下，莫非那姓白的……」

禽嘉年道：「不錯，他就是白衣刀客，令兄跟他走在一道，問題可就不太簡單了。」

唐星道：「怎麼不簡單？」

禽嘉年道：「第一，白衣刀客滿身殺氣，是一個人見人怕的煞星，令兄跟他一道走，對七劍莊的俠義名頭只怕有些不妥，其次，白衣刀客行走江湖，目的只是殺人，令兄跟着他遲早會闖出大禍的，第三，白衣刀客殺人太多，當得是仇人滿天下，使刀的固然放他不過，聽說其他門派也因爲他兩手血腥而容他不得，令兄跟他交往，必然會爲七劍莊帶來災難，甚至身敗名裂也說不定！」

禽嘉年口若懸河，在滔滔不絕的述說，唐星的臉色却在一變再變，最後牙根打顫，身軀也在輕輕的戰抖着，禽嘉年語音才落，她忽然躍上馬背，放轡向方旋的去路馳去。

禽嘉年發出一聲狡詐的微笑，彈身躍上馬背，向唐星身後跟去。

他們一個前面走，一個後面追，彼此並未打招呼，但却保持一個不即不離。

待趕到曹村，夜色已經降臨，按常情是該落店了，但唐星只是打了一個尖，馬兒上了一點料，便乘着夜色急趕。

禽嘉年沒有作任何表示，只是亦步亦趨的跟隨下去。

此時夜風凄厲，路口已經瞧不到行人，只有一點朦朧的月色，尙堪辨識道路而已。

禽嘉年雙腿一磕馬腹，衝上來跟唐星走了一個並肩，他們誰都沒有說話，只有清脆的蹄聲在不停的响着。

良久——

唐星目注前方，輕哼一聲道：「爲甚麼要寃魂不散的跟着？」

禽嘉年道：「不放心嘛……」

唐星撇撇嘴道：「怕我走丟了？哼，我又不是小孩子，就算我走丟了，關你什麼事？」

禽嘉年長長一嘆道：「如果姑娘不承認我這個朋友，就不關我的事，唉，江湖險惡，處處都是坑人的陷阱，一個女孩兒家獨闖江湖，怎能不叫人担心！」

唐星道：「這……」

禽嘉年道：「唐姑娘放心，妳要怎麼做只管做，我不會礙着妳的，只要妳不攆我就行。」

唐星不再說甚麼，却禁不住輕輕地一嘆。

憑良心說，禽嘉年品貌俊秀，溫文儒雅，在武林來說，實在是一個不可多得的人材，就算託以終身，並不辱沒他唐星姑娘。

只不過她唐姑娘只有一顆心，這顆心早已被她的五哥拿去了，對禽嘉年難免有一種相逢恨晚的歉疚。

禽嘉年何嘗不知道這些，但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由於情有獨鍾，他就顧不得那麼多了。

當晚三更之後，他們才趕到了三堡鎭，此時人困馬乏，唐星尙無停歇之意。

禽嘉年勸說道：「在這兒歇歇吧，唐姑娘，就算妳不累，馬兒也撐不住了，跑倒了馬兒豈不是欲速則不達了？」

此時正好有一批旅客掌着燈在店前收拾行囊，唐星接受了禽嘉年的勸告，也就住了進去。

但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這一落店唐星竟然病了。

這位姑娘的身子原本單薄，雖然是武林世家，平素也是嬌生慣養的，像這麼冒着風霜，曉夜奔波，還是破題兒第一遭。

病情並不太重，只是嗓子啞了，鼻子不通了，兩頰一片嬌紅，神情顯得頗爲萎

頓。

不過她不想待在這兒，一大早就起來了，還是要去追她的五哥。

禽嘉年一見就知道她受了風寒，因而一嘆道：「唐姑娘！妳病了，咱們歇一天找個醫生瞧瞧。」

唐星只答了一個「不」字，付了店錢就翻身上馬，迎着剛剛昇起的旭日，一逕向徐州馳去。

待到達徐州，唐星的病情加重了，她雖是心馳千里，却禁不住倒了下去。

這一來可急壞了禽嘉年，他先找店住下，再請來醫生給唐星治病，自己衣不解帶的伺候着，一直過了五天，唐星才好了起來。

只是這一躭擱就躭糟了，不只是方旋去得更是遙遠，連他的去向也問不到了。

莫非他們去了雲台山？

這是一個很近情理的猜忖，因爲方旋曾經受過雲台山的暗算，他跟白衣刀客去找塲，在江湖上是十分常見的事。

只是他爲甚麼不找自己的兄弟姊妹帮忙？難道他是不願演成門派之爭？

不管什麼原因，唐星都應該到雲台山一行，於是，在第六天的凌晨，她就由徐州往東，逕向雲台山馳去。

禽嘉年自然像往常一樣的跟着，在途中他向唐星提出了一項忠告。

「唐姑娘……」

「什麼事？」

「妳斷定令兄去了雲台山？」

「我想不會差到那裏。」

「如果令兄沒有去雲台山呢？」

「那也不要緊，他們曾經暗算我五哥，就便向他們討個公道。」

「可是，唐姑娘，妳知不知道雲台山有些什麼人物？」

「我知道，山主辛三波，妻子高月眉，雲台三將石蒼龍，聶天梯，以及佛光和尚，這是他們的主要人物，你問這個做甚麼？」

「我是提醒姑娘，辛三波神斧無敵，數十年來在江湖罕有敵手，高月眉的三色劍，七巧針，都是當代一絕，雲台三將雖是差了一點，也都是成名已久的高人，再加上雲台山的部衆，咱們雙拳難敵四手，勝算的機會不多，所以……」

「你害怕？那你請吧，我並沒有求你帮我。」

「這麼說妳就太見外了，朋友相交，講的是一個義字，義之所在，雖千萬人吾往矣，何須要妳請求？」

禽嘉年情眞意切，唐星也有些感動，雖然她無法接納他的情意，却也不忍堅拒，再說，雲台山領袖黑道，高手如雲，她雖然並不怯懼，有一個帮手也是好的，因而也沒有拒絕禽嘉年的同行。

七天後的一個傍晚，他們趕到了海州，也是合當有事，他們剛剛準備進城，竟然迎面遇到雲台三將之一的佛光和尚。

唐星原本不認識雲台三將，却知道其中有一個是出家人，此時佛光和尚拖着禪杖，帶着四名抱着長刀的大漢，一望而知他必然是武林中人。

於是纖掌輕輕一帶馬頭，橫身攔住佛光和尚一行五人的出路。

佛光和尚一怔道：「做甚麼？女施主，莫非妳看中了貧僧？」

唐星冷冷說道：「我向你們打聽一個人。」

佛光和尚道：「誰？」

唐星道：「你是佛光和尚？」

佛光和尚道：「不錯，正是貧僧。」

唐星問道：「我五哥呢？他人在那裏了？」

佛光和尚道：「妳五哥？誰是妳的五哥？」

唐星回答道：「方旋，七劍莊的五莊主。」

佛光和尚啊了一聲，道：「妳找他？妳是誰？」

唐星道：「七莊主唐星，你們將我五哥怎樣了？」

佛光和尚哈哈一笑，說道：「妳應該明白跟雲台山作對的會怎樣，何必多此一問？」

唐星叱怒道：「你胡說，我五哥是何等人物，豈會栽在你們的手裏？」

佛光和尚道：「姑娘不信，貧僧也無可奈何，讓開一點，貧僧今天心情很好，否則妳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唐星冷冷道：「本姑娘的心情却不會太好，所以不能放過你這個佛門敗類。」

語音甫落，甩蹬飄身，長劍洒出一片晶芒，凌空撲了過去。

佛光和尚哼了一聲，禪杖以擧火燎天之勢，迎擊唐星的長劍。

禪杖是重兵刃，唐星的長劍自然不敢跟他硬碰，她以劍尖點向禪杖，嬌軀在翻落地面之前，雙腿一盪，連環踢出兩脚。

佛光和尚絕未想到唐星在身體懸空之際，會忽然使出連環雙踢的，他避過了一脚，但左肩依然中了一記。

這一脚十分之重，他一連退後幾步才能拿樁站穩，肩骨幾乎折斷，痛得他哼出聲來。

另四名大漢見狀一驚，在一片叱喝聲中，四個人一起湧了上來，看來他們是要依多爲勝了。

忽然人影一閃，這四名手執長刀的大漢，竟被人像抓小鷄一般的一個個抓了起來，再一個個的摔了出去，雖然要不了他們的老命，却也半晌爬不起來。

這自然是禽嘉年的傑作了，他正在用手帕擦手，好像他的手被這四人弄髒了似的。

這當兒佛光和尚可就瞧傻了眼了，他絕未想到像禽嘉年這麼一個斯斯文文的公子哥兒，竟有一身難以測忖的身手。

那麼今天他是栽定了，一個唐星他還對付不了，再加上一個禽嘉年，豈不篤定是個輸字？

大和尚可不是一個省油的燈，眼珠子一轉，就令他想出了一條妙計。

「咳，七莊主，妳這是怎麼啦？無緣無故的爲甚麼要找貧僧的晦氣？」

「哼，別跟本姑娘裝呆賣傻，我五哥呢？」

「這個……」

「怎麼，你不說？」

「這就難了，叫貧僧怎麼說呢？」

「揀你知道的說，如有半句虛假，雲

台三將就變做雲台二將了！」

「姑娘這是強人所難嘛，何況貧僧縱然說了實話，妳不見得就會相信。」

「我自信還能分辨眞僞，你說吧。」

「五莊主方大俠現在敝山作客，是敝山主夫婦的貴賓……」

「你胡說，薰蕕不同器，冰炭不同爐，我五哥豈會交雲台山這種朋友。」

「別這麼說，姑娘，雲台山也是江湖道上响噹噹的大號，再說世間的事難料得很，有時候情不可却……」

「情不可却？那是白衣刀客逼他？」

「這……姑娘果然聰明，令兄欠白衣刀客的情，那也是無可奈何的事。」

「哦，我五哥欠白衣刀客什麼情？」

「姑娘不知道？令兄被公孫世家暗算所擄，是白衣刀客救他的。」

佛光和尚說得活龍活現，不由得唐星不信，但她依然追問道：「我五哥跟白衣刀客在貴山作甚麼？」

佛光和尚道：「這個貧僧也不太清楚，可能是相親吧？」

唐星愕然道：「相親？誰跟誰？」

佛光和尚道：「咱們山主夫人有一個花容月貌的妹子，芳名叫高月魂，至於男方麼……咳，姑娘到敝山一瞧不就明白了麼？」

佛光和尚這麼一說，唐星不由芳心大急。

女人多半疑心較重，對男女之事也特別敏感，而且方旋對她冷冰冰的，再與佛光的話一印證，她那裏會不急。

「好，咱們去雲台山。」

雙腿一磕馬腹就待穿城而過，却被禽嘉年攔住道：「別急，唐姑娘，現在天色已晚，今夜無論怎樣也趕不到雲台山，咱們人疲馬乏，還是歇一晚明早再走吧。」

佛光和尚也勸道：「這位少俠說的不錯，姑娘再急也不在乎多躭擱一晚。」

唐星道：「好吧！」

禽嘉年忽然一指點出，封閉了佛光和尚的武功，同時微微一笑道：「對不起，大師，人心難測，咱們不能不防着點。」

佛光和尚明明瞧到禽嘉年一指點來，就是躲避不開，人家的玩藝太高，他雖是滿胸怒火却發不出來。

好在他們是要去雲台山的，只好到時候再找他們算賬。

當晚他們住在一個店裏，佛光和尚幾乎運了一夜的功，就是衝不開封閉的穴道，翌晨一早上路，大和尚的精神萎頓極了，就像生了一塲大病似的。

雙拳一抱，他冲着禽嘉年行了一禮道：「少俠，請高抬貴手，別叫貧僧丟人現眼。」

禽嘉年道：「這個麼，只好請大師委屈一下了，只要咱們能够平安的離開雲台山，在下一準替大師解開穴道。」

佛光和尚目蘊殺光，心頭惱怒已極，却一點也奈何不得。

當未末時分，他們趕到了雲台山，禽嘉年以傳音對唐星道：「唐姑娘，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咱們不能深入險地，只叫令兄出來相會就是。」

唐星見禽嘉年事事穩重，因而點點頭道：「好的。」

此地是一個險要的山口，過去兩箭之地是一片黑壓壓的房屋，山口立着一塊巨碑，上面寫着：「雲台山莊」四個劈窠大字。

山口的兩旁分別立着四名懷抱長刀的彪形大漢，不用說這兒已經是雲台山的禁地。

唐星勒馬停在山口，回顧佛光和尚道：「大師，勞你的駕派人通知我五哥，我就在這兒等他。」

佛光和尚道：「姑娘不進莊歇歇？」

唐星道：「不必。」

佛光和尚道：「那就請姑娘稍待片刻，貧僧這就去通知令兄。」

唐星道：「不敢勞動大師，只派你的手下去就可以了。」

這是要將佛光和尚留作人質了，否則唐星爲甚麼只讓他派手下回莊？

佛光和尚不傻，自然明白唐星的心意，但人在矮簷下，誰敢不低頭，他只得叫跟他一道的四人回去。

然後這位殺人不眨眼的和尚忽然嘆出一口長氣道：「唐姑娘，妳弄錯了……」

唐星道：「哦，我怎麼錯了。」

佛光和尚道：「在雲台山，貧僧只是一個小人物，如果姑娘要以貧僧護身，將是一個十分錯誤的打算。」

唐星哦了一聲道：「他們會不顧你的生死？」

佛光和尚苦笑一聲道：「不受任何脅迫，這是敝山的山規，何况貧僧的份量太輕，只怕帮不了姑娘的忙。」

禽嘉年冷冷道：「不管怎麼說，大師人情做到底，如果帮不上忙，咱們也不會怪你的！」

他說話之際，忽然吐指如風，將四名守衛山口的大漢制住，再回手點出一指，連佛光和尚也動彈不得了。

佛光和尚不禁愕然道：「你這是作甚麼？」

禽嘉年道：「你說貴山會不顧你的生死，在下倒要試試。」

他挾起佛光和尚，將他置於山口的正面，再招呼唐星下馬，兩人並肩在他的身後。

佛光和尚除了還能說話，全身已經無法動彈，他却牙根打顫，面如死灰的道：「唐姑娘，高月眉曾經偷襲過令兄，但令兄此時絕對不在雲台山，也從沒來過。」

唐星道：「你不是說他跟白衣刀客一道來的麼，原來你是騙我的？」

佛光和尚一嘆道：「貧僧以爲將兩位騙來就可報復受辱之仇，想不到竟落到這般地步，不看僧面看佛面，請兩位高抬貴手……」

禽嘉年道：「你說的可是眞的？」

佛光和尚道：「如有一字虛假，叫貧僧永墜地獄。」

禽嘉年冷哼一聲道：「大師是佛門中人，竟然投身黑道，作盡喪天害理之事，你不入地獄誰入地獄？」

他們說話之間，雲台山的人馬已經大批湧出，領頭的是一個腦滿腸肥的大胖子，他就是是雲台山主卒三波，一柄閃閃發亮的板斧插在腰際，這就是他的招牌。

（未完）

新派武俠傳奇故事

無名鎭

慕容美．文
黃白石．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無名鎭上丁瘋子的豆腐坊門前，排着不少人來買豆腐，其中一壺香茶樓老板娘也是常客，這天她又來買豆腐，趁人不覺將一小紙團遞給丁瘋子，原來她來暗遞消息的……玉鳳錢宛男來到一壺香茶樓和冷血殺手萬人屠會面，錢宛男請他殺死多事公子高凌峯，萬人屠欣然答應，立即趕去大發財客棧去找高凌峯，此刻，高凌峯正與玉樹公子謝雨燕在一起，高凌峯幾經艱辛，才獲得黃玉促織，給謝雨燕做藥引，謝雨燕服了藥，立見奇效，血脈暢通，風采煥發，但萬人屠却在此時出現，並要殺死高凌峯……

廟前懸首級　以爲貪者戒

院子裏又傳來一聲冷笑道：「醜媳婦總得見公婆！賴着不肯出來，老子就會放你小子過去？嘿嘿！」

玉樹公子謝雨燕暗提足眞氣，領先走出房門，他抬頭看淸來人面貌，不禁一呆道：「原來是雙龍堡的萬人屠萬統領？」

萬人屠手一擺道：「這件事跟你這位玉樹公子毫無關係，我要找的，是你身後那個姓高的小子！」

飛凌峯一閃身搶去謝雨燕前面，將萬人屠上上下下打量了兩眼道：「你是燕京三鳳請來的？」

「不錯。」

「你得了那三個丫頭多少好處？」

「那不關你的事。」

「當今武林中，你萬老大說起來也是個响叮噹的人物，幹嘛一定要替幾個不成氣候的毛丫頭出力賣命？」

「萬某人吃的就是這一碗飯。」

「只認銀子不認人？」

「不錯。」

「也不分是非黑白？」

「不錯。」

高凌峯眼珠子微微一轉道：「那麼，這樣好不好？不管那些丫頭出的是什麼價錢，本公子照碼加一倍，請你轉過頭去給那幾個丫頭一點敎訓。」

萬人屠道：「這個主意很好，不過事

情得一樁一樁的來。」

高凌峯道：「啊！什麼叫一樁一樁的來？」

萬人屠道：「今天且讓我依約定先取了你小子的腦袋，明天你可以委托你這位表哥，再聘請我萬某人替你去找那三個丫頭報仇？」

高凌峯道：「放你娘的大驢屁！」

萬人屠突然大跨一步，冷冷道：「你小子得先爲這句粗話付點代價。」

這位冷血殺手肩後斜揹着一把潑風刀，他身形已動，却未拔刀，這意思很明顯，對付一個像多事公子高凌峯這樣的人物，還用不着那麼愼重其事。

他只是對準高凌峯的臉頰揮出一掌。

這一掌去勢勁疾，牆脚下的幾盆月季花，竟給一下震飛了好幾朵。

多事公子高凌峯雖然明知道這位冷血殺手一身功力渾厚，如果正式亮出兵刃，傷敵取勝常在三兩合之間。但如今已是騎虎難下，除捨命一拚，已別無其他選擇。

砰！

雙方一掌接實，萬人屠神色如常，身軀紋風不動。

高凌峯則手臂痠麻，臉色發白，眼冒金星，連退三四步，方勉强穩定住身形。

萬人屠嘿嘿一笑道：「銀鳳錢麗麗那一身細皮白肉的滋味如何？小子，你小子來世做人，可要千萬記住：萬惡淫爲首，這世上就是一個淫字報應得最快！」

高凌峯不禁瞪大了一雙蛙眼道：「我什麼時候——」

萬人屠哼道：「各人幹的事情，各人心裏有數，老子只管受人錢財爲人消災，從不去理睬這種狗屁倒灶的是非曲直，你小子喊冤也好，想賴帳也好，一切都留到閻老五面前去辯解罷？」

不待語畢，身形突如脫弦之箭離地而起。

半空中，雙掌張合如鈸，夾着一股排山勁氣，宛若鷹擊鷄羣，對準高凌峯立足之處當頂罩落。

玉樹公子謝雨燕臉色大變。

但這位世家公子幼受家敎薰陶，拘泥不化，雖然心中驚急，却沒想到在這緊要關頭去助高凌峯一臂之力。

而高凌峯方面情形亦復如是。

這位多事公子一身輕功極佳，他這時如果抱定光棍不吃眼前虧的想法，來個三十六計走爲上計，相信冷血殺手萬人屠一定留他不住。

可是，正像玉樹公子始終沒想到兩人聯手對付這個冷血殺手一樣，這位多事公子也始終沒想到打不過還有逃跑一途！

這種情況之下，勝負結果，自是想像可知。

又是蓬的一聲，高凌峯倒下去了。

這位多事公子內力不敵，當胸承受一掌，登時面如金紙，血自唇角流出，只滾得兩滾，便告閉氣暈厥過去。

沒料到冷血殺手萬人屠居然並不以此爲滿足，疾上一步，抬腿便踹，顯然想將高凌峯當場置於死地。

玉樹公子謝雨燕熱血沸騰，目眥盡裂，再也忍耐不住了。

「畜生住手！」

他大喝一聲，飛身撲出，單掌一式天星印，疾拍萬人屠後背心！

萬人屠知道這位玉樹公子一身武功要比多事公子高凌峯高出甚多，萬萬大意不得，於是，顧不得趕盡殺絕，急忙返手接戰。

玉樹公子擅長九宮迷踪步，一套四象掌法，亦深具威力，如果不是因爲一身功力喪失太久，冷血殺手萬人屠縱然兇狠，也未必就能穩佔上風。

如今這位玉樹公子功力雖已恢復，眞元尚欠充沛，二十招一過，即呈後力不繼之象。

冷血殺手萬人屠江湖經驗老到，馬上就看出了玉樹公子的弱點。

他得意之餘，忍不住呷呷桀桀，又發出那種叫人聽了起鷄皮疙瘩的笑聲：「饒上一個也好，否則將來總是個麻煩……」

院牆上忽然嘻嘻一笑，接口道：「眼前的麻煩，就已够你老哥生受的了！」

萬人屠大吃一驚，迅速收掌側退。

看清來人是誰，這位冷血殺手不由得臉色大變，一隻右手不期然摸向肩後的刀柄。

這位在武林七大名殺手中排名第三的冷血殺手，一向自視甚高，連遇上五大名公子中的兩位名公子，他都不屑拔刀，是誰讓這位大殺手一下子變得如此謙虛了起來？

原來來的正是那位專爲別人帶來麻煩的浪子之王。

火種子唐漢！

玉樹公子謝雨燕看到這位火種子突然出現，幾乎比善男信女突然見到觀音菩薩顯靈現身還要來得興奮和感激。

當下再不理那位冷血殺手，逕向昏迷中的高凌峯快步走去。

唐漢一按牆頭，如風吹落葉般，悠悠然自院牆上飄身而下。

萬人屠拔刀在手，一言不發，蓄勢以待。

唐漢微微一笑道：「你是一位冷血殺手，我是個火種子，咱們之間，冷熱各走極端，如果相處得好，當可收水火相濟之益；相反的，如果彼此話不投機，便會立即形成水火不容。你萬老大是個聰明人，可明白我這幾句話的意思？」

萬人屠帶着戒備之色，冷冷道：「萬某人天性愚魯，不善打啞謎。」

唐漢微笑道：「如果你萬老大眞不明白，我當然還可以再說得明白些。」

萬人屠板着面孔道：「你說得愈明白愈好！」

唐漢微笑道：「既然你萬老大如此謙虛，咱們就只好來個開門見山了。譬如說：雙龍堡近年來表面上好像很少過問江湖中事，然據我火種子獲得的消息，實情顯非如此。能否請你萬老大談談雙龍堡這些年來的活動情形？」

萬人屠冷冷道：「沒有什麼可談的！雙龍堡的人行事一向光明正大，毫無秘密可言。」

唐漢笑道：「遠的不談，就說眼前吧，貴堡爲了追回一件天蠶衣，竟不惜唆使燕京三鳳向黃山大俠和天台鬼婆子等人下毒，這種行爲是否也該歸併於光明正大之類？」

萬人屠臉孔泛青道：「你小子管的閑事太多了。」

唐漢笑道：「如果江湖上每個人都像你萬老大所說的，行爲光明正大，無私人秘密可言，就算有人想管閑事，又從何處管呢？」

萬人屠潑風刀突然出手。

他的口才遠比他的刀法遜色，在他說來，揮刀實在要比動嘴輕鬆自然得多。

這位冷血殺手如今不但動了刀，而且一出手便是狠着毒招；跟他方才對付高凌峯和謝雨燕兩位名公子，好像完全變成了兩個不同的人。

他如今揮出的這第一刀，幾乎就是他整套刀法中最精絕的部份。

只見刀光一花，如電閃長空，整個小院子立即爲一股陰森的殺氣所籠罩。

唐漢一聲長嘯，眞氣引發，身形隨着疾拔三四丈高。

半空中，腰身一折，竟然空着雙手，向潑風刀帶起的一片光彩中投去！

萬人屠大喝一聲：「你小子找死！」

刀光一閃，如玉帶倒捲，疾掃唐漢腰身中段。

唐漢身形筆直瀉落，空中無處藉力閃躲，這一刀如給掃中，一個火種子無疑馬上就要變成兩個火種子。

已將高凌峯抱起退去一角的玉樹公子謝雨燕，見狀不覺心頭一凜，幾乎驚叫出聲。

好一個唐漢，果然不愧爲浪子之王！

只見他下瀉的身形，忽然一頓一橫，就在這最緊要、最驚險的一刹那，突然將身軀與刀光拉成兩條平行綫！

刀風呼嘯，抹身一掠而過！

萬人屠一刀去勢未盡，唐漢已搶入中宮，一掌拍上他的胸口！

這是一個誰也想像不到的變化。

這種變化即使有人想得出來，相信也絕不敢貿然輕易使用。

沒有人願意拿自己的生命開玩笑。

以這種方式化解敵人的刀法，不僅是開自己生命的玩笑，簡直是開大玩笑！

在那前後不及一彈指的短暫時光中，莫說萬人屠這等高手中的高手，就是換上一名普通的刀客，成功的勝算率，又有多少？

可是，這位浪子之王居然成功了！

× × ×

他以十五萬兩銀子賣出的武功秘密中，不知可有這一招？

× × ×

萬人屠張口噴出一口鮮血，臉如死灰一般。

唐漢這一掌，力道當然不輕。

但是，很明顯的，唐漢這一掌並未使這位冷血殺手完全喪失還手之力。而這時的萬人屠，竟然只踉蹌退出一步，但如發了呆似的，站在那裏一動也不動。

唐漢方才半空中那一式身形的變化，帶給這位冷血殺手的震撼太大了！

從這位冷血殺手此刻如醉如痴的神情看來，他的時光彷彿仍停留在方才的那一刻；他似乎仍在苦苦追想，唐漢何以能在那種情況之下，以一種近乎不可能的身形

變化閃開了他那致命的一刀？

對待一個像冷血殺手萬人屠這樣的敵人，唐漢當然不會客氣。

所以，他欺步進身，又結結實實的補了一掌。

萬人屠倒下去了，絕氣之前，眼光中只有驚恐和迷惑，而無絲毫痛苦之色！

他是個十足的惡漢。

也是個硬漢。

死亡帶給他的威脅，顯然遠不及因爲未能預防和化解唐漢那一招所帶給他的遺憾來得强烈。

難道這就是江湖人物的寫照？

江湖人物的生生死死，有時爭的就是這麼一點點？

× × ×

多事公子高凌峯，經過一番推拿，已經慢慢蘇醒過來。

唐漢走過去，取出一顆紅色藥丸，遞給謝雨燕道：「這是好多年前，我從青城狗肉道人那裏騙來的護心丹，這個愛管閑事的小子，傷勢看來不輕，弄點溫酒讓他服下去，三天包好。」

謝雨燕感激得眼眶發紅道：「這次多虧唐兄——」

唐漢搖搖手，笑道：「不必說這些，這次也只是碰巧遇上而已。這個姓萬的心狠手辣，壞事幹盡，就是不爲了你們兩兄弟，我一樣不會放他過去！」

謝雨燕猶豫了一下道：「聽唐兄適才的語氣，雙龍堡那批傢伙，目前難道眞的正在進行一些什麼爲害武林的勾當？」

唐漢雙眉微微一皺，旋又舒展開來，笑了笑，道：「這個你們暫且不必操心，要緊的是趕快換個地方，養好你們的身子，才是當急之務！」

他搖搖頭，又嘆了口氣，苦笑了一下道：「還有一件事，希望你們能够記住，戰場無君子，求勝第一。以後若再遇上這樣情形，千萬別像呆頭鵝似的，一個一個的等着人家輪流宰！」

× × ×

一向太太平平的無名鎭，忽然之間就像變成了一座殺人鎭。

首先是君山五毒兄弟，接着是黃山大俠向晚鐘，天台鬼婆子賴姥姥，如今再加上一個冷血殺手萬人屠，先後不到十天，連出八條人命。

這死去的八個人，全是當今江湖上的頂尖人物；也是當今江湖上隨時都可以要了別人性命，而不該被別人要去性命的角色。

這些命案究竟是怎麼發生的？

眞正清楚的人不多。

想追究的人也不多。

因爲大家都知道，只要鎭上無奇不有樓那種奇異的交易存在一天，這類事情遲早總會發生。

同時，在某種情況之下，偶爾死上幾個人，有時候也不一定就是壞事情。

有些地方本來就靠死人才會發達繁榮；有些行業本來就要靠死人才會財源滾滾。至少無名鎭便是這樣一個地方；無名鎭上的各種行業，便是這一類的行業。

如果無名鎭一年到頭太太平平，永遠沒有離奇刺激的轟動事件發生，那就像一個賣笑的女人不肯換裝塗抹一樣，試問這還有什麼吸引力？

誰還會不辭跋涉，遠遠的跑到這片荒涼的山區中來？

× × ×

江湖上，生生死死，打打殺殺，雖然不算什麼新鮮的事，但那也要看當事人是誰。

無名鎭上，江湖精英薈萃，死去幾個知名人物，也許算不了什麼新鮮事。但如果一旦以離奇的死因和死法，忽然死去一名不該死的小人物，情形就不太一樣了！

× × ×

廟，是善男信女表現虔誠的地方；也該是個只聞鐘鼓梵唱、香烟繚繞、佛相莊嚴、肅穆無華的地方。

然而，說也奇怪，天下各處大小城鎭的廟宇附近，却經常都是三教九流，龍蛇混雜的地方。

有人在這裏指點迷津，也有人在這裏設局詐財。

有人在這裏賑災濟貧，也有人在這裏出賣青春。

有人在這裏販賣食品，也有人在這裏隨地吐痰便溺！

這裏經常是一個城鎭的墟市集散地；是一個城鎭最熱鬧也最混亂，最令人厭惡而又是大家最喜歡去的地方。

無名鎭上的大廟口，也不例外。

× × ×

鎭上這座廟，就叫「大廟」。

就連鎭上燒香燒得最勤的人，恐怕都弄不清楚這座大廟裏究竟供奉的是什麼菩薩。

不過，這一點並不重要。

橫豎只要多燒幾炷香，多磕幾個頭，能求個丁財兩旺，萬事如意就好了。管他什麼菩薩，還不都是一樣？

× × ×

大廟裏只有廟祝，沒有和尚。

這座大廟的廟祝姓尙，沒有人知道他的名字，大家都喊他「尙半僧」。這個外號取得很有意思：「尙」是「和尙」兩字的一半，稱之「半僧」，誰曰不宜？

尙半僧是無名鎭上最卑微的小人物之一，他在鎭上的地位，僅比方老頭和槓子頭呂炮稍稍高出一籌。

但這個小人物却是鎭上相當富有的少數幾位財主之一。

大雄寶殿上，那隻只開了一個小口子的大木箱，便是他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寶庫。

每逢善男信女們往木箱裏塞香油錢，他便在旁邊高聲唸着阿彌陀佛，一臉至誠，令人感動，好像這些塞進木箱的錢，最後都會變爲香油燭紙，由菩薩們慢慢享受似的。

實際上這些錢最後都進了誰的荷包？都作了些什麼用途？只有尙半僧一人心裏清楚。

他是廟後胡大娘院子裏最好，也是最闊的客人。

廟後有道後門，直通幽巷，既方便，又隱僻，胡大娘那邊只要來了新姑娘，或是姿色特佳者，第一個嚐鮮的人，多半便是這位經常口唸阿彌陀佛的尙半僧！

× × ×

晚上，廟外是夜市的天下，燒香的人很少，所以尚半僧每天都睡得很早。

睡得早的人，起床自然也早。

今天，像往常一樣，尚半僧很早就起了床，心情則比平日來得愉快。

因爲今天是四月十五，又是個燒香的大日子。

在尚半僧來說，每逢初一和十五，都是大日子，也是好日子。每個月光是這兩天的香油錢，便足夠他在胡大娘那裏的全部開銷而有餘！

× × ×

今天是個好天氣，這位尚半僧心情又增加了幾分愉快。

天氣好，燒香的人多；燒香的人多，香油錢就多，這是一定的道理。

初一十五碰上這種好天氣，眞叫他想不高興都不行！

尚半僧打着呵欠，拔出門閂，打開廟門。

廟門一開，尚半僧便看到了一根大竹桿；竹桿豎立台階前，正好擋住了進出廟門的通路。

尚半僧有點驚訝，也有點惱火。

大廟門口豎根竹桿，成何體統？眞他媽的混蛋！

竹桿很粗很長，中段懸着一幅黃布條，上面好像還寫了有字，尚半僧站在背面看不清楚，於是他仰起頭來，朝桿頂上望去。

桿頂上有個圓滾滾的東西，好像還在滴水。

他原以爲是信徒許願點的天燈，滴的是燭油，等他瞇起眼縫瞧仔細了，才赫然發現竟是一顆毛髮蓬鬆的人頭！

一顆尚在滴血的人頭！

尚半僧臉色發白，兩隻手比他前晚撫摸那個剛才蘇州來的小妞兒時抖得還要厲害。

他的雙腿雖然巳有點不聽指揮，但還是像踩高蹺似的走了出來。

他急着想看看這是誰的人頭？爲什麼要掛到大廟口來？

尚半僧終於認清了，不覺脫口駭呼：

「夏雨順？是無奇不有樓的管事，夏雨順夏八爺！」

是誰殺了這位夏八爺？

尚半僧終於也看清了。

殺人的人，不是別人，正是這位夏八爺的老東家：白天燈白大爺！

因爲黃布條上的一行大字寫得明明白白。

『貪不義之財者戒。白天燈啓。』

× × ×

一壺香茶樓今天更熱鬧了。

巳牌未盡，即告滿座。

平常這個時候，能有個六成座，就巳經算是很不錯的了。

今天一壺香的生意如此興隆，可說都是拜對面大廟廣場上，那顆高懸在一根大竹桿頂端的人頭所賜。

白天燈白大爺不是個歡喜殺人的人，就算他犯了手癮，他也絕不會先從自己的親信開刀，這是三歲小孩也懂得的道理。

所以，關於這名夏管事的被殺示衆，大家馬上就得到一個一致公認的結論：這姓夏的一定犯了什麼不可原宥的大錯，一定死得不寃杜！

如今大家所談論的話題是：這姓夏的究竟犯了什麼錯？他貪了誰的不義之財？

× × ×

刁四坐在帳櫃後面，面前仍然放着那把景泰藍細瓷長咀茶壺。今天的生意雖然好得出奇，但却似乎並沒有爲這位刁大老板帶來多大的喜悅。

這是可以想像得到的，只要他還喝得起人參茶，無論營業好壞，都無關緊要。

就算生意天天這麼好又怎樣？

夠喝一壺人參茶？

就算生意天天這麼好又怎樣？

夠喝一壺人參茶？

他今天坐在那裏，雖然見人招呼，但笑容全是擠出來的。

誰都可以很明顯的看得出來，這位有着一個年輕嬌妻的刁大老板，看上去比前幾天似乎又憔悴了不少。

是人參茶的功效不彰？

還是支出超過了收入？

× × ×

四名彪形大漢相繼登樓，刁四依慣例含笑招呼：「四位大爺好！請坐。」

他話一出口，臉上迅即變了顏色。

人家來喝茶，當然要坐。

可是，樓上就這麼大一點地方，張張桌子都坐滿了人，他要人家坐在那裏？

走在最前頭的那名方臉大漢，在帳櫃上放下一隻小牛皮紙袋，輕輕一推，送去刁四面前，跟着又以雙指夾住紙袋的一角，將紙袋翻了個身。「我們要泡四壺雙龍茶！」

一壺香茶樓，各種名茶都有，就是沒有什麼雙龍茶。

刁四臉色又是一變。

而這一次，他並不是因爲樓上巳沒有座位，同時也泡不出什麼雙龍茶來而感到心慌。

他巳看到了牛皮紙袋背面那個鮮紅的

練功秘訣之四十五

竹葉手

靈空子・文

竹葉手又名鐵沙掌，爲專練掌面擊人之一種功夫，與練拳之馬鞍功練指之點石功爲用相同，亦死手也。

其法先用粗布製成一袋，約二尺見方，中貯鐵沙，集以尖銳之鐵片，初重三十斤，更以堅木爲架，高二丈以外，以巨索繫沙袋懸于架之居中。

練者立于架側，站定騎馬步，與掌從擊之，因鐵片尖銳，鐵沙粗糙之故，最易傷手。

初練時必須用藥洗手，百日後始保無虞。

百日須換藥三次，即第一次洗三十三日後，棄去藥渣，仍依原方配合洗之，三十三日後，更換一次也。

上手之初，每擊一下，袋僅微微宕動而巳。及後漸宕漸遠，由數寸而數尺，以至于能宕出一二丈，在鐵沙袋宕回之際，即擧掌從旁攔之，毋使宕向外側，待袋着掌，即用力向前擦之，或向後挫之，使袋在面前不住旋轉，轉定之後，再拍之向外，宕回時更如法挫擦。

練至不覺費力時，將鐵沙加重二十斤，如法練之，數月以後，再加二十斤，直加至能將重一百五十斤之鐵沙袋，隨手拍出，任意挫擦，旋成圓花，而不覺費力，功夫巳臻絕頂，前後約須時三四年。

此功練成之後，其手即不能復作他用。

蓋觸物則物毁，觸人則人傷，雖不似井拳功一指禪等陰功，可以遙遙傷人。但一抵觸之間，亦可以立致死傷，與鐵砂掌等，其效相同，故學者宜以左手練之也。

雙龍圖記。

冷血殺手萬人屠前幾天到達時，也是遞給他這樣一隻紙袋，就像以往幾次雙龍堡來人交給他的一樣；在他來說，看到這種紙袋，便等於一筆財富從天而降。

刁四娘很快的提起那隻紙袋，人也跟着從椅子上站起，露出一臉巴結的笑容道：「是！是！是！四壺雙龍茶。四位大爺請跟我來，後面還有一副座頭。」

× × ×

茶樓後面並沒有空着的座頭，只有一個收拾得相當潔淨的房間。

它是刁四夫婦的臥室。

臥室裏有床，也有桌椅；四名大漢走進這個小房間時，房裏那張紅木大床上，正斜躺着一個美麗而又年輕的女人。

但這個女人並不是刁四家的。

她是玉鳳錢宛男。

刁四將四名大漢帶進房間後，立即轉身退去。他沒有吩咐伙計泡茶，雙龍也好，雙虎也好，他什麼茶都沒有泡。

因爲他知道對方此刻需要的不是茶水，而是清靜。

玉鳳錢宛男從床上坐了起來，緩緩掃了四人一眼，皺眉道：「四位大概巳聽到萬統帶不幸失手的消息了吧？」

方臉大漢點頭。他似乎是四人中身份較高的一個。

「是的，我們聽到了。」他回答，聲調低沉：「我們昨晚巳經去過夢鄉，據說包下那座院子的客人，是兩位年輕的闊公子。」

錢宛男道：「不錯，那兩人正是玉樹公子謝雨燕和多事公子高凌峯。」

方臉大漢道：「我們萬老大去夢鄉幹什麼？」

錢宛男道：「找多事公子高凌峯。」

方臉大漢道：「三位姑娘，要找的人，不是說好了是那個什麼風流娘子嗎？」

錢宛男道：這是我們見了萬統帶之後，臨時改變的主意，萬統帶也表示完全同意。」

方臉大漢忍不住皺起了眉頭道：「我們萬老大的一身功力，三位姑娘是知道的；如說我們萬老大是死在這一對表兄弟手上，實在叫人難以相信。」

錢宛男沉吟道：「是的，我們三姊妹也是這樣想。我們猜想，當時一定另有外人從中插了一手！」

方臉大漢道：「三位姑娘猜想這個人會是誰？」

錢宛男道：「我們猜想這個人不是火種子唐漢，便是無眉公子張天俊！」

方臉漢子搖頭道：「決不會是無眉公子張天俊。」

錢宛男道：「何以見得？」

方臉大漢道：「我們萬老大不是死於劍傷。」

錢宛男道：「那就只剩下一個火種子唐漢嫌疑最大了！」

方臉大漢道：「這小子如今住在什麼地方？」

錢宛男道：「他在無名老棧訂了一個房間，房錢都付清了，却沒進去住過。前一陣子，他一直跟風流娘子岑今珮那個騷貨住在一起。」

（未完）

香飄血雁

御用殺手故事之二

黃鷹·文
黃白石·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常護花與香芸同遊莫愁湖，徜徉於湖畔勝棋樓附近，憑弔古蹟，眺望名勝，正在兩人遊興方濃之際，西門逸突然從岸邊的蘆葦叢中無聲無息地冒出來，他的右手已被常護花打成殘廢，這時他左手捧着一盒飛蜂針暗器，正對着常護花背後準備發射，常護花身處險境，却完全沒有發覺，螳螂捕蟬，豈知黃雀在後，就在這刹那，冷冰却從水中冒出湖面，靠近西門逸，從背後一劍刺過來，西門逸立即向前仆倒，氣絕身亡，飛蜂針射滿一地，冷冰如得手後，旋即潛水遁去，當常護花驚覺時，不禁驚出一頭冷汗，香芸急問他有無受傷……

貪得不義財　賠上一條命

香芸雖然看出常護花並沒有受傷，還是關心的一問。

常護花搖頭。「幸好他下手的那剎那被暗算，否則，你我只怕難免傷在飛蜂針之下。」

香芸道：「聽唐伯伯說，他們秘製的飛蜂針只有一具，却被不肖子弟賣到江湖上，想不到原來就落在他手中。」

常護花笑笑。「看來我們的運氣眞還不錯。」

「他是必因爲斷臂之事來暗算我們，還說名門子弟，原來也是如此卑鄙。」

「想想那隻魔手的寶貴，對他的重要，也難怪他有此一着。」

「殺他的人不知又是什麼人?」

常護花沉吟道：「那若是我們的人，不會避不見面，以常理推測，那應該就是他的仇敵。」

「却是這麼巧，竟選擇在這個地方下手。」

「西門逸全神貫注，一心要暗算我們，在他的仇敵來說，這也是殺他的好機會。」常護花目光再落。「這個人的水性非常好，一擊正中要害，也絕無疑問是一個殺人好手！」

香芸目光轉落在西門逸後背上。「他是的——」

常護花的目光却在這時候一緊，盯着十數丈外露出湖面的一枝蘆葦，那枝蘆葦繼續往前移動，一葉輕舟，同時向蘆葦盪來。

水花一朵濺開，一個人從水裏冒出來，躍上輕舟。

那葉輕舟隨即遠遠的盪開去，那個人在舟上緩緩的回頭，相距如此遠，常護花當然看不清楚那個人的面目。

輕舟更遠，常護花終於回過身來，香芸輕笑一聲。「常大哥，你是要看清楚他的面目，好得以後報答他的恩德。」

常護花亦自一笑。「他若是知道這一擊竟然會救我一命，說不定會難過得要死，我相信不久我們也總有碰頭的一天。」

香芸詫異道：「你以爲他也是你的仇敵?」

常護花道：「這絕無疑問是一個有計劃的行動，用這種方法解決對手的相信也不會是什麼好人，不是有這樣的一句話——正邪不兩立?」一面說一面走過去拾起那個鐵盒子，目光接落在地面那些洞上。「飛蜂針果然厲害。」

香芸道：「唐伯伯時常爲失了這一具飛蜂針担心，現在可以放心了。」

常護花笑道：「有驚無險，又能够了却他老人家這個心願，今日的被襲，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香芸含笑點頭，他們終年在死亡的威脅下，早已學會處變不驚。

車把式已然從那邊掠到來，還有幾個漢子亦從不同的方向掠至，香芸笑望了那些人一眼，道：「義父就是不放心，當我們小孩子一樣，要那麼多人暗中照顧。」

常護花道：「我們遊山玩水，等如給他們添麻煩，經過這兩次的事，還是呆在屋子裏好了。」

× × ×

「我本來也想你們呆在屋子裏，但現在又改變主意了。」龍飛在知道勝棋樓前的事後，却是這樣說話。

香芸忙問：「是不是有什麼發現?」

龍飛頷首道：「西門逸出現在這兒的原因……」

「是爲了什麼?」香芸追問：「與天地會是不是也有關係?」

龍飛道：「韃靼爲示友好，遣了王子托歡來朝，並帶來一顆玉璽，據說是秦朝之物，上刻有李斯寫的『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八個小篆，是一件寶物。」

香芸詫異道：「這……這跟西門逸有何……」

龍飛道：「消息傳來，托歡此行，還要訪尋一個高手匠人，到宮中刻一幅天魔壁。」

香芸道：「西門逸就是這個人?」

龍飛道：「可是西門逸的消息竟然會如此靈通，還有，以他的冷傲，竟然會南下毛遂自薦，是不是也很奇怪?」

香芸道：「義父懷疑那是天地會的主意，西門逸早已是天地會的人?」

龍飛道：「這個可能性很高。托歡一路走來，沿途均有我們的軍兵官員護送接待，別人要接近他，絕不是一件易事，但那是他刻意尋訪的人，可就不同了。」

香芸沉吟道：「托歡若是被刲，韃靼必然大興問罪之師，而朝中的叛臣亦必然把握這個機會攻擊義父，最可怕的，還是他們與天地會韃靼聯合起來，裏應內合，那……」

「我担心的正是這件事。」龍飛笑了笑。「現在却因爲西門逸遇上了你們，斷掉了那隻魔手，迫使他們不能不改變主意。也所以，他們怒將西門逸殺掉。」

香芸道：「西門逸雖然斷掉了那隻魔手，容貌並沒有改變，應該還有利用的價值。」

龍飛道：「托歡即使知道有西門逸這個人，亦未必知道他是個什麼模樣，那難免先要他表現一下彫刻的技術，他魔手既斷，又能夠表現得出什麼?又如何取信托歡?」

常護花插口道：「這若是事實，身負如此重任，西門逸也還要惹事，的確是一個難以寬恕的過失，也難怪天地會非要殺他不可。」

龍飛頷首道：「能夠作出這個決定的，不會是一般身份的人，只怕天地會會主也已來了。」

常護花道：「那是說，天地會在這附近必然有一個巢穴。」

龍飛道：「我們已經找了多年，却是一些綫索也沒有。」

香芸笑接道：「因爲我們不能夠將每一分每一寸的地面都翻開來。」

龍飛笑笑道：「那未必一定在地底的，也許我們每一天都會經過，只是他們的僞裝做得很好，不易瞧出來。」

香芸嬌笑道：「義父又來說那番道理了！」

「那番道理?」常護花脫口問。

香芸反問常護花。「你可看得出眼前有多少根睫毛?」

常護花一怔。「看不出，也從來沒有去數。」

「可不是，一個人連近在眼前的東西也未必看得清。」

常護花點頭，轉回話題道：「西門逸被殺，無疑就是說，天地會已擬好另一個計劃的了。」

「不錯——」龍飛笑了笑。「除了這件事之外，我實在想不出還有那件事可以令他們挽回人心，又可能令他們達成希望的了。」

常護花道：「那麼，我們應該怎樣應付?」

龍飛道：「我已經派了人前去知會護送的官員加强戒備，可是仍放心不下。」

香芸道：「義父是要常大哥去走一趟麼?」

龍飛道：「還有長風。」

香芸奇怪問道：「五哥什麼時候回來了。」

龍飛道：「我只是叫人通知他立即將一切交下，趕程去接應。」

香芸道：「五哥曾經在韃靼住過一段日子，對於韃靼族人的生活習慣等等，甚爲熟悉，自是容易與托歡手下的人混在一起。」

龍飛笑笑問：「你五哥是怎麼樣子，可會讓常大哥弄清楚。」

香芸道：「我已經告訴他五哥的特徵，又給他看過五哥的畫像的了。」

常護花看似要說什麼，却給龍飛搶在前，道：「你不說，我也記得你的記性很好。」

常護花一笑，只是問：「我們在什麼地方會合?」

「洛陽——」

「托歡南下，似乎不必經過洛陽。」

龍飛道：「據說他希望能夠看看龍門石窟，對於他這個希望，我們當然不會忍心拒絕他。」

常護花道：「這個人對彫刻顯然眞的甚感興趣。」

龍飛道：「你到了洛陽，長風自然會與你聯絡。」一頓輕歎道：「你們到得還

是時候就好了。」

常護花一怔道：「天地會的人可能會搶在我們之前採取行動？」

龍飛道：「若是在殺西門逸之前，他們已經擬好計劃，那必然會搶在我派去的信使之前，護送的官員不知道嚴加防範，必予他們以可乘之機。」

常護花道：「不管怎樣，我們都不會讓他們得逞。」

龍飛點頭道：「西門逸的死，對我們本來是一件好事，那非獨讓我們知道他們的陰謀，而且因爲沒有西門逸，不得不改變計劃，但西門逸若是沒有死，我們便可以肯定他們在京城動手，也容易防範得多，現在可不知道他們將會採取那一種行動了。」

香芸道：「義父不放心常大哥麼？」

龍飛笑了笑。「不放心，怎會叫他去？你別老是幫着他說話，總要看一看我這個義父。」

香芸雙頰飛紅，別過頭去，龍飛看在眼內，大笑起來，笑得很開心，但眼瞳中隱約仍然有一絲憂慮。

事實他並非過慮，在殺西門逸之前，天地會的確已經擬好了另一個計劃，而且已經開始了行動。

天地會的行動一向都非常迅速，何況又搶在龍飛派出去的信使之前？

× × ×

洛陽是一座名城，也就是所謂東京，與西京的長安，同垂不朽。

這當然有它優厚的條件，它既有黃河、洛水、伊水三條大川的灌漑，又有成臯、函谷、伊闕、孟津四座雄關的險固，所以先後成爲東周、東漢、曹魏、西晉、後魏、隋及後唐的國都。

也因此，天下無事，則洛陽泉流之潔，園囿之盛，實甲天下，但若天下有事，則洛陽亦必然先受兵燹。

出洛陽南門數里，渡洛水，往西南大道行，平原十里，就會發現一帶紅牆紺宇，翠柏掩翳。

那便是關陵，漢建安二十四年，曹操以王禮葬漢壽亭侯關羽的所在，塑像共五尊，首殿像高約丈餘，冕旒拱笏而坐，次殿爲武裝，高與前像同，三殿爲黃袍文裝，左邊是臥床小憩，右邊是秉燭觀書，都塑得神采奕奕，凜凜有生氣。

陵正中矗立一塊石碑，大書：「忠義神武靈佑仁勇威顯關聖大帝陵」。

托歡知道有這個人，但對於這些塑像似乎不甚感興趣，略爲一看，便自一旁休息去了。

遊龍門的人多半在關陵休息一下，瞻仰一番。

太守喬裕只道托歡是意在觀賞中原名勝古跡，原準備將關陵詳細介紹一番，看見他不甚感興趣，也省了這番唇舌。

那個托歡據說三十還沒有，却長了滿臉鬍鬚，看外表極其慓悍，隨行武士亦大都虬髯繞頰，一個個都是彪形大漢。

喬太守對於這些人並無多大好感，但上有令下，不能不小心守護這個韃靼王子，由關外一路護送下來的將兵，就更加審愼。只是一路下來，俱都平安無事，難免亦會鬆懈一些。

休息了片刻，一行人離開關陵，繼續前行，直往龍門。

× × ×

黃河的鯉魚素負盛名，鯉魚跳龍門，更就是傳誦千古。

龍門的形勢在黃河事實也異常突出，東西兩巖隔江遙峙，伊水由此北流，兩山中缺，望之如闕門，故又名伊闕。

佛洞多在西巖，林壑如畫，既高且秀，一路行來，到處水聲，萬谷响應，兩山都有瀑布湧入伊水，伊水以外又有黃河水鳴濺濺，寺宇亭榭，倚崖而立，跨水欲飛，景色淸靈。

托歡走着，終於忍不住讚一聲：「好地方——」

他的漢語雖然不甚正確，但每一個人都聽得懂，接又道：「我們那兒雖然很不錯，比起中原，却大大不如。」

喬太守笑道：「這是天工，石窟那兒雖然盡是人爲，亦不遑多讓。」

「正要見識。」托歡大笑前行。

× × ×

龍門石窟，被稱爲佛教石窟藝術的瑰寶，重要的石窟有二十一個之多，壁間鑿滿佛像，最著名的還是三、十九與二十一等三個。

第三個石窟名賓陽洞，北魏時開鑿，規模宏大，彫飾壯麗，是龍門的精品，南北廣三十六尺，東西深三十三尺，中刻釋迦像，面輪稍長，眼如纖月，唇露微笑，髮作波紋，衣摺遒勁，褶痕流暢，背光作圭形，中飾蓮花等花紋，氣象雄偉。

托歡在像前停下，歎爲觀止，呆了好一會，却竟說出了一聲：「可惜」來。

喬太守一旁不由問：「可惜什麼？」

托歡笑笑，不答反問：「這是第三個，第十九個也是這樣子？」

喬太守道：「不一樣。」

托歡接問：「美不美？」

喬太守點頭：「美極了。」

「我們快去看看。」托歡興致勃勃。

× × ×

第十九個石窟乃奉先寺基址，宏大爲全山之冠，自山頂直下，廣袤約百二十尺，據說唐高宗咸亨三年建像，武則天捐助脂粉錢二萬貫修成，盧舍那佛連台座高五十尺，方座角隅刻四大天王及諸天神天將像，左右雕菩薩巨像各高三十餘尺，釋迦佛像一座宏偉莊嚴，衣紋淺刻盤旋，極其雄勁，背光火焰浮雕，宏麗絕倫。

托歡來到像前，呆看了一會，又是一聲：「可惜。」

至於可惜什麼，他仍然沒有說。

× × ×

第二十一個石窟名古陽洞，是龍門最初的石窟，代表北魏遺制的傑構，廣二十三尺，深三十尺，釋迦佛坐像高約十五尺，作風與唐代顯然不同，衣裾垂於座台三面，台下左右雕石獅，背光浮雕小佛火焰，甚爲沉構，南壁三層各刻大小龕多所，北壁情形略同，這些大小佛龕，裝飾富麗，琳瑯滿目。

「可惜——」托歡第三次說出這兩個字。

「實在可惜。」另一個聲音即從上方傳下來。

所有人齊皆一怔，托歡也不例外，霍地轉身，抬首望去，四個侍衞同時掠到他身旁，一個個手按刀柄。

他們這才發現第三層石壁的一個佛龕中，赫然坐着一個活人。

那是個青年，面色蒼白，靠坐在石壁上，右手拿着一柄小刀，左手抓着一個木像，身前一大堆木屑，竟然是坐在那裏彫刻。

衆人看清楚，更加詫異，托歡反而興緻大起，笑問：「你懂得彫刻？」

青年冷應道：「若是不懂得，坐在這裏幹什麼？」

喬太守喝問：「你到底是什麼人？」

青年不答，喬太守面色一沉，道：「來人——」

打歡突然揮手阻止道：「喬大人暫且息怒。」一頓轉問那個青年：「你可惜的是什麼？」

青年道：「我自關外長途跋涉到來，原是因爲聽說這地方的雕刻工藝巧奪天工，希望能夠從中吸取一些前輩的技巧。」

托歡笑道：「你是說這些佛像的技巧不足，可惜白走了一趟？」

青年頭搖道：「我只是可惜這些彫刻的技巧雖然好，却不能從中得到任何的好處。」

托歡道：「彫刻到底不是眼見功夫，若是來這裏看看，便有所成，只有小孩子才會相信。」

青年道：「我看來像是個小孩子？」

托歡一笑，問道：「那你可惜的到底是……」

青年道：「我什麼都刻過，最不感興趣的就是佛像，這裏的全是佛像，而且好像還全是公的。」

托歡大笑，他可惜的也正是這一點。

青年微感錯愕的道：「你也是因此而可惜？」

托歡點頭道：「瞧你還順眼，不管你現在刻的是什麼，我都跟你買下來。」

青年大笑道：「無論我刻的是什麼，都能夠賣得很高的價錢，瞧你還順眼，這件東西我分文不要，送給你！」

托歡一怔，問道：「你知道我是什麼人？」

「什麼人在我眼中也是一樣。」

「想不到中原也有你這般豪邁的人，我交你這個朋友。」托歡大笑不絕。

青年一聲「接着」，將手中那件東西拋向托歡，托歡手急眼快，伸手接下，目光一落，脫口「嗯」的一聲。

那赫然是一個天魔女的木像，身形窈窕，面目栩栩如生，雖然是一個木像，竟然充滿了誘惑。

托歡反覆細看，露出了極其喜悅的神色，如獲至寶。

青年笑接道：「這個是母的，母的一般比公的要動人。」

托歡道：「這個是天魔女。」

青年道：「你既然不喜歡看公的，這個天魔女你一定會喜歡。」

托歡大笑，道：「喜歡之極，想不到你竟然有這般好本領。」

青年道：「這悶着隨手刻來，算得了什麼？」

托歡道：「這是說，你若是全神貫注，全力而爲，便刻得更好。」

青年傲然道：「理所當然。」

托歡目光一落一抬，道：「高姓？」

「西門——」青年雙手抱着後腦，靠着石龕壁臥下來。

托歡又是一怔，道：「長白西門？」

青年道：「除了長白西門的人，放眼天下，還有什麼人有這個本領？」

托歡長歎道：「久聞長白西門的人精通彫刻，信手彫來，便這般可愛，盛名之下，果無虛士。」

青年道：「看你的樣子，並不是中原人氏，也知道長白西門？」

托歡道：「我還知道長白西門，以西門逸最是不凡，可惜我數度去函邀請，都沒有答覆。」

青年輕「哦」一聲，托歡接問：「未知兄台與西門逸如何稱呼？」

青年道：「你沒有見過西門逸，也不知道西門逸怎麼樣子？」

「據說是年輕人，平日足不出戶，埋首彫刻。」

青年忽然笑了笑。「我知道你是什麼人了！」

托歡有點詫異，道：「是麼？」

青年道：「遠道由韃靼走來這裏，只看到這些佛像，難怪你要說可惜。」

托歡一怔，突然道：「兄台莫非就是那位西門逸？」

青年只是道：「你我都喜歡彫刻，也不約而同跑到這兒來看佛像，也可以說是緣份啊！」

托歡大笑道：「我早懷疑會不會是你的了，果然是。」

他笑得很開心，左右那些韃靼族武士看見王子這樣開心，亦無不一臉笑容。

喬太守却是一臉詫異之色，對於這個韃靼王子的喜惡，他並不清楚，也不感興趣。

托歡接道：「我們數度相邀，都是出於一片誠意，何以……」

青年道：「我無論做什麼都是先看心情，再看對方有否誠意，還要看對方是否順眼。」

托歡道：「那是我錯了，應該親自走一趟。」

青年道：「你這個人看來還不錯。」

托歡喜動形色，道：「那我現在重提前議，兄台是一定會答應的了。」

青年考慮了一下，點頭道：「好，反正這陣子閒着也是無聊。」

托歡撫掌大笑。「爽快爽快，我一向最喜歡就是你這樣爽快的人，無論你要多少酬勞，我都會答應你。」

青年道：「有你這句話，我只要你供應那段時間的食宿。」

托歡一怔，大笑不絕，他事實一向喜歡爽快的人，這個「西門逸」的每一句話都令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快樂，他雖然沒有說出口，已暗自決定事成之後一定重重的酬謝這個「西門逸」。

眞正的西門逸並不是這種人，托歡當然更不知道眞正的西門逸已因爲好色誤了天地會的大事，被冷冰如一劍刺殺在莫愁湖畔的勝棋樓前。

這個假冒西門逸的當然是天地會的人，天地會顯然已考慮到很多方面，這個人與西門逸事實有七分相似，再加上一樣的裝束，可以騙到曾見過西門逸的人，除非那兩人是西門逸的好朋友。

但據他們調查所得，西門逸一向深居簡出，也甚少談得來的朋友。

那個天魔女的木像事實也是出自西門逸的刀下，石龕上的木屑與那個木像並無任何關係，青年也只是在裝腔作勢。

也只有那樣的木像才能夠騙信托歡，先入爲主，其他的更加容易解決。

托歡現在果然深信不疑，只要能夠接近托歡，事情便已經成功了一半。

天地會的人到底準備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採取行動，擄刦托歡？

× × ×

托歡大笑了一會，看見青年仍然坐在石龕上，奇怪問道：「你既然答應了，怎麼還不下來？」

青年左手一揚，道：「我在刻着一樣東西，還差一點兒才完工。」

托歡忙問：「什麼東西？」

青年道：「不可說。」

托歡又一怔，怪笑道：「那必然是很妙的東西，可否先給我瞧瞧？」

青年微笑道：「不是不可以，只是這個東西，一個人瞧瞧有趣，衆目睽睽之下，可就不是味兒了。」

托歡一陣怪笑，道：「這個容易——」身形暴長，掠了上去，他的輕功居然也很不錯。

沒有人阻止，也沒有人來得及阻止。

石龕甚寬闊，坐兩個人綽有餘裕，托歡在青年對面坐下，撫掌道：「現在可以給我瞧瞧了。」

青年一笑，那隻已縮回袖內的左手又伸出來，那之上果然有一樣東西。

托歡目光及處，當場一怔。

那並非木刻，看似是玉彫，但細看之下，又不像是玉彫。

是一隻白色的獅子，彫工雖然還不錯，與那個天魔女卻是根本不能相提並論。

托歡已經留上心，但瞧來瞧去，也瞧不出這件東西妙在那裏。

「瞧出來了？」青年笑問。

托歡搖搖頭，青年笑接道：「你先瞧清楚這隻獅子的雙睛。」

托歡凝神望去，也就在這刹那，一股濃烟突然從獅口噴出來，正噴在托歡的面上，托歡一聲驚呼，一陣天旋地轉，身子便要往下墮去，青年及時一脚伸出，左手接一探，抓住了托歡的右臂，再一穿，將托歡攔腰抱住。

這不過很短的片刻，托歡已經差不多完全昏迷過去。

與之同時，石窟的很多佛龕都冒出了濃烟，整個石窟迅速迷離在濃烟中。

托歡一聲驚呼，各人已經知道不妥，兩個托歡的侍衛叫着當先往上撲去。

他們才拔起身子，兩股濃烟已然射在他們的面門上，一閃不開，驚呼聲中，一齊墮下，掙扎起來，但隨又倒下去。

喬太守面色大變，大叫來人，一聲未已，他自己已迷失在濃烟中，那些韃靼武士與及護送托歡的軍兵無一例外，亂做一堆。

他們不知道濃烟是否有毒，最少有一半的人倉皇往窟外奔去，在窟外看守的軍兵聽得呼叫，亦紛紛衝進來，更加混亂。

濃烟中那些大大小小的佛像每一個都好像活起來，十數個白衣人從佛像後掠出，在窟中飛來飛去，一股股濃烟從他們的手中射出來。

烟白衣白，石窟亦大部份是白色，那些白衣人看來是那麼虛無，眨眼間已經在白烟中消散。

濃烟跟着往窟外狂湧，衝前的軍兵不少往後倒退，他們隨即發現十數團不太大的白烟從幾個佛龕中冒出來接往上升去。

然後他們突然發覺那其實是十多個白衣人，護着一個緊摟着托歡王子的青年往峭壁上遊竄上去。

峭壁上亦同時出現了數十個人，却是一身青綠色，與青草綠葉混在一起，若非開始有所動作，實在不容易看出來。

他們的手中抓着白色的繩子，繩子的一端赫然繫在那些白衣人的身上。

那些白衣人的行動都相當敏捷，再加上有人在上力扯，上升得更加迅速。

那些軍兵都帶備弓前，但投鼠忌器，只恐傷了托歡，惟有往上攀登而追。

到他們追至那面峭壁之上，那些人已然不知所踪，只留下十數條白繩子。

濃烟這時候已然消散，雖然沒有毒，上至喬太守，下至那些軍兵一個個無不面上變色，托歡在他們的保護下被人擄去，這個罪又豈是他們所能够承担得起？

最恐懼的當然是喬太守，一面派人封鎖各處通道，漫山遍野搜索，一面廣佈綫眼，同時飛騎快使急將消息送給龍飛。

跟着他大着胆子將那些韃靼武士軟禁起來，不讓他們將消息送回去。

日後他那頂烏紗也就會憑這個決定保下來。

× × ×

托歡被擄的消息才送出洛陽，常護花已到了。

第一個他要去的地方是白馬寺，根據魏書釋老志記載，白馬寺是佛教傳入中國後，在中國建的第一座佛寺。

白馬寺氣象宏偉，第一進山門左右有大石獅子一對，第二進天王殿，左右塑四大天王，第三進大殿，額題「萬寺靈光」，中塑釋迦佛，左塑文殊，右塑普賢，第四進法堂，爲大雄寶殿，中塑釋迦佛，左藥師，右彌勒，東西分列十八羅漢，第五進接引殿，中塑西方三聖，第六進在高阜，地名清涼台，中爲毘盧閣，左爲攝摩騰殿，右爲竺法蘭殿。

常護花一進山門，即有寺僧接待，一進一個，一個接一個，將他送上清涼台，那些寺僧與一般寺院的看似並無分別，事實都是龍飛一手訓練出來的殺手。

他們也眞的是僧人，來自嵩山少林寺，由皇帝以密旨召來。

萬川歸海，嵩山少林派一向被認爲天下武術的發源地，也是武林正道的代表，這一次應召派弟子下山，其實還因爲他們亦已感覺到天地會的威脅。

天地會的勢力雖然還未侵迫少林寺，但不少少林派的弟子被天地會網羅，却是

不容否認的事實。

掌門無相大師，早有耳聞，到龍飛將一份名單送上，才知道事情比他想像的還要嚴重得多。

明白了天地會眞正的企圖，無相大師在考慮了三晝夜之後，終於決定接納龍飛的建議，讓少林僧下山帮助平亂。

他們絕無疑問都有一身武功，但進入行宮受訓之後，才知道只憑武功仍然不足够。

到他們離開行宮，非獨已能够充份發揮他們的武功長處，而且學會了如何應付各種突如其來的襲擊，學會了如何把握那刹那去殺人。

將一羣僧人改變成殺手，龍飛也甚感不安，只是事情到了這個局面，已沒有他選擇的餘地，他總不能讓這一羣心地善良的僧人白白送死。

那些僧人當然也明白龍飛的苦心。

幾個大寺院隨即變成了龍飛的秘密基地，龍飛甚少動用到這些少林僧。

主要是還沒有這個需要，他也不想天地會太清楚他這方面的能力。

這一次，常護花却受命於必要時動用這些少林僧，無論如何也不能讓托歡落在天地會手上。

清涼台上風吹甚勁，一個白衣青年僧人臨風獨立，飛鶴般獨立在欄干前面，看着常護花走上來。

青年僧人眉清目秀，秀麗脫俗，加上一襲月白袈裟，更顯得飄逸，彷彿不着半點人間烟火。

接引的僧人在台下退回，常護花獨自上了清涼台，迎風步向那個青年僧人，青年僧人同時迎前，合十道：「常兄？」

常護花一欠身。「五哥——」

青年僧人一笑道：「這不像出家人的稱呼。」

「大師——」

「叫長風也一樣。」青年僧人正是龍飛的第五個義子樂長風。

「不敢——」常護花接問：「據說大師已到來多時，可是出了事？」

長風道：「托歡已然給天地會的人擄去了。」

常護花一驚，問道：「是什麼時候的事？」

「三個時辰之前。」長風道：「托歡午正到達龍門石窟，就在古陽洞內被人擄去。」

常護花望着將落的夕陽，道：「他們果然選擇在龍門石窟下手。」

長風微喟道：「我也考慮到有此一着，一到即趕去，但仍然遲了一個時辰。」

常護花道：「天地會的人一直搶在我們之前，他們的消息事實也靈通得很。」

長風道：「計劃也很周密，竟然利用長白西門逸的天魔女木像誘托歡上當。」

常護花道：「西門逸已經在莫愁湖畔死了。」

長風一怔，道：「那人不是西門逸？」一頓霍地轉身。「來人——」

一個僧人應聲從那邊殿堂奔出，奔到長風身前，長風隨即吩咐道：「查名人譜，看這附近有那一個青年與他們描述的在石窟出現的那個青年相似。」

僧人應聲急退，長風接對常護花道：「大概就是因爲西門逸出了亂子，迫使他們提前採取行動。」

常護花又問道：「其他方面，可否有綫索？」

長風道：「從窟內遺留的碎片看來，那是火霹靂曹昊造的烟丸。」

常護花道：「曹昊當年因爲救我，背叛天地會，死在惡僧無情的手下，那些烟丸相信並不能查出什麼來。」

長風點頭道：「峭壁上留下好些繩子，也是一樣找不到有何特別的地方，他們雖然行動倉猝，絕無疑問，仍然是有一個很不錯的計劃。」

常護花雖然還未知道經過的情形，却已從香芸口中知道長風的性格，他說很不錯，那就是眞的是很不錯的了。

長風接道：「這個計劃只許成功，不許失敗，他們所用的必然是高手，才能够確保無誤，只要是高手，名人譜上應有記載。」

常護花道：「他們應該考慮到我們有此一着。」

長風道：「這三個時辰下來，我們的人並無其他的發現，那已是我們惟一的綫索。」

常護花道：「只怕這個人現在已經被滅口。」

「那也許是他們的要人。」

「如此行踪必然隱秘，我們却必須在極短的時間內將托歡找出來。」

長風歎息道：「義父因爲我性格急躁，不够冷靜，所以要我入寺院修行，可惜到現在仍然改不了多少，否則，既知道西門逸斷臂，便應該想到天地會不可能再用此人，怎會等到現在才翻閱名人譜。」

常護花道：「相信還不太遲。」

長風仰首道：「幸好我們一切禦防的工作還做得不錯，一接到消息，我們的人已經將周圍封鎖，相信他們還未能够將人送出去，縱使消息已傳到京城，義父在短時間內應該可以將那些人穩住。」

常護花完全同意。

至於在這個短時間之內，他們是否能够將事情解決，現在得看名人譜的了。

× × ×

名人譜可以說是一個絕後空前的工作，所耗費的人力、物力、財力實在難以估計。

南七北六十三省任何一個地方，只要稍爲有名的人都被修編入譜內，詳加解釋，最難得是，大都附有肖像，一經翻查，即可知道那個名人有何特徵所長，相貌怎樣。

這份名人譜按月補充修正，又被抄錄十二份，分存在十三省官方的秘密基地中以便查閱。

白馬寺的一份名人譜，就放在毘盧閣，幾乎放滿了一閣，分省之外，又分縣，分姓。

洛陽一地名人甚多，爲審愼起見，由洛陽到京城一段路所住的名人亦給找出來，十二個僧人花了半個時辰，終於找出了五個近似的人。

再經過詳細的分析，他們看準了兩個人，在兩個時辰之後，再將一個人剔出。

剩下的一個姓葉名濤，乃峨嵋俗家弟子，現年二十七歲，在洛陽附近頗負俠名，與官方並無任何關係，與天地會據說也沒有。

所以有這個記載，當然是因爲這之前他們都沒有留意葉濤這個人。

× ×

名人譜這一次絕無疑問又幫了常護花長風一個大忙，可惜的只是，這件事雖然是葉濤做的，他們要找這個人的時候，這個人已然進了鬼門關。

他們其實也不算太遲，只不過遲了五個時辰。

在五個時辰之前，葉濤仍然生龍活虎，雖然挾着托歡，仍能夠在山野林間跳躍如飛，那些白衣人只是替他開路，掩護他似的離開。

到了大道，一輛馬車已等在那裏，車廂門開處，是一身白衣，書生裝束的冷冰如。

葉濤將托歡往車廂裏一拋，身形一縱，亦掠了進去。

車廂門立即關上，馬車起行，迅速離開。

與之同時，那些白衣人亦紛紛換過不同的衣衫，在林中拉出預備好的坐騎，絕塵而去。

× × ×

馬車馳出了三里，已到了水邊，聽到了水聲，葉濤露出了笑容，道：「一上船，我們便完全安全的了。」

冷冰如冰冷的臉龐亦有了笑容，道：「這一次，幸得葉兄，事情才能夠如此順利。」

葉濤笑道：「其實這件事也沒有多大困難，但若沒有這個胆量，人未到手先自慌了，也是沒用。」

冷冰如輕歎一聲，道：「以葉兄的才智武功，若是肯加盟我們，才是我們的最大收穫。」

葉濤搖頭道：「小弟還是喜歡無拘無束，但以後再有好像這樣既輕鬆又容易賺錢的工作，第一個可得要先考慮小弟。」

「一定。」冷冰如含笑點頭。

葉濤接問道：「剩下的那一半酬勞，不知道冷兄準備好了沒有？」

冷冰如道：「已經準備好了，等一會下了船，葉兄大可以拿這輛車子將錢搬回去。」

葉濤道：「好主意，只不知，這輛馬車是不是送給小弟？」

冷冰如道：「這輛馬車值得多少，葉兄儘管拿去。」

「爽快！」葉濤撫掌大樂。「難怪做生意的人總喜歡有實力又豪氣的主顧。」

冷冰如接道：「葉兄若是肯加入，將來更會享不盡榮華富貴。」

「冷兄一番好意，小弟明白。」葉濤搖頭。「只是小弟從來只知道現在不問將來，冷兄與我相交日子非淺，應該很清楚小弟的爲人。」

冷冰如歎息：「那實在可惜得很。」

葉濤笑接道：「現在才是最重要的，這些酬金已足够享受好一段日子，若是入了天地會，像冷兄這樣終日奔波，還有何樂趣可言？」

冷冰如道：「小弟寄望將來。」

葉濤大笑道：「天曉得將來怎樣？」

笑語聲未落，馬車已然停下來，葉濤推窗一望，道：「船就在江邊。」

冷冰如探首望去，道：「錢也給搬上來了，葉兄點清楚。」

「不用了。」葉濤笑接道：「看看却還是要的。」語聲一落，將車廂門推開，掠了出去。

冷冰如沒有作聲，嘴角現出了一絲森冷的笑容。

葉濤若是看見這笑容，一定會小心防範，可惜他沒有，下了馬車，頭也不回，直向江邊走去，他只看現在，所以他眼中現在也只有那些酬金。

在江邊泊着一艘單桅，外表毫不起眼的船，跳板已放下，在跳板之前，放着一個不太大的鐵箱子，兩個漁家裝束的漢子，站在箱子左右，看見葉濤走來，俯身將箱蓋打開。

放在裏面的是排列整齊，白花花的銀子，葉濤目光及處，立時笑花了眼睛，大笑中一個虎跳，躍了過去。

這個動作在冷冰如意料之內，他們是好朋友。

葉濤却既看不出冷冰如的表情，也看不出他要落脚的地面已挖了一個既深且闊的洞，一個虎跳，雙脚落下，猛覺地面一軟，地洞裂開，整個人已往下墮去。

這一驚非同小可，葉濤一聲驚呼出口，眞氣急提，也就在這剎那，那兩個漢子雙手一掀，白花花的銀子暴雨般向葉濤打去。

箱子上一層是銀子，下一層却是老大的一塊鐵，跟着向葉濤當頭砸下。

葉濤一口眞氣完全被那些銀子打散，身形直往下飛墮。

那個地洞上寬下窄，兩丈以下，盡被水淹，也不知還有多深，葉濤墮入水中，旋即消失，但很快冒出來，正迎着那塊巨鐵，一下異响，頭顱被砸裂，又沉了下去，那些銀子亦落了下來。

那邊山坡上同時推下了十數輛木頭車子，上面都堆着一籮籮的砂土，到了洞旁，一齊傾下。

葉濤這時候又從水裏冒出來，血流披面，看着那傾下的沙土，不由慘叫起來。

他的慘叫聲迅速被沙土掩沒，更多的砂土繼續傾下，在極短的時間，那個地洞已然給塡平。

冷冰如這時候已然從馬車上走下來，脚踏在地洞上，歎了一口氣。「我叫你寄望將來，當然有道理，好像你這樣的聰明人，應該想得到。」

大笑聲自船上响起，雷破山從艙中鑽出來，大笑道：「你們的交情也許太好了，這種當，我就絕不會上的。」

冷冰如道：「這個人其實很有用，可惜連我這個老朋友也不能說服他。」

雷破山道：「幸好他沒有給你說服，否則大好一個陷阱，豈非要浪費了。」

冷冰如接着問道：「我們花了多少銀子？」

「一百兩多一些，但只要挖開這些泥土，便可以要回來了。」雷破山接着搖頭：「可惜我們沒有這時間。」

「這實在可惜得很。」冷冰如再問。「燒屋子的人走了沒有？」

雷破山道：「這時候，姓葉的三個窩相信已經被燒爲灰燼。」

「沒有第四個的了。」冷冰如把手一揮，兩個漢子奔過去馬車那邊，迅速將托歡抬了下來。

雷破山目光一掃，道：「小心一些，這個人值錢得很，我們的功名富貴說不定都在他身上的了。」

冷冰如再吩咐。「將馬車驅到那邊斷崖毀去。」

車把式應聲驅車奔出，冷冰如再問雷破山：「是否依照原定的計劃行事？」

雷破山搖頭：「飛鴿傳來消息，龍飛的人已封住了下遊，並且一路搜上來。」

冷冰如一怔：「他知道我們已經成功了？」

雷破山道：「那有這麼快，只是他先作好防備，以防萬一。」

冷冰如冷笑。「好一個龍飛，果然不是容易對付。」

「水上如此，陸上想必亦已關卡林立。」雷破山吁了一口氣。「幸好我們亦已經考慮到有此一着，另外安排了藏人的地方。」

「是那兒？」冷冰如笑問。

雷破山大笑道：「你果然是一個聰明人，由現在開始，我非要加倍小心防範不可。」

冷冰如道：「你放心，我是絕不會像坑殺姓葉的那樣坑殺你的。」

雷破山道：「這我就更加不能放心了。」語聲一落，又自大笑起來。

冷冰如目光轉處，道：「這一段水路，應該是安全的。」

「龍飛的消息大概還未趕及送來。」

「所以我們才會輕易走到來這裏。」

雷破山接道：「喬太守也不是那種聰明人。」

冷冰如道：「應該不是。」

說話間，托歡已然給送進了船艙，冷冰如亦移步走上來，那些推着木頭車子的漢子亦自將車子推走，岸邊一帶，除了地洞那兒的泥土較新之外，並沒有任何足以引起別人疑心的東西留下來。

冷冰如背負雙手，縱目一看，道：「可以走的了。」

跳板立即被收上，船迅速離岸，風帆一張，順流而下，如飛離開。

× × ×

夜深沉。

白馬寺清凉台中的毘盧閣仍然有燈光，明亮的燈光之下，常護花長風正在聆聽來自各方面的報告。

「葉濤昨夜子時前仍然在城中珍珠閣與紅人玉娃在一起，是給兩個人突然到來請走。」

「那兩個人衣飾華麗，出手豪爽，所以鴇母才斗胆讓他們驚擾葉濤。」

「據說當時葉濤顯得很興奮，離開珍珠閣之後，望東而去，沒有人知道去了那兒。」

「這個葉濤生性風流，揮金如土，極之懂得享受，據說只要許以重酬，無論什麼事他都肯做，雖然出身名門，聲譽極劣，但偶然也做些俠義之事，在正派武林人，尤其他同門的眼中，却是一個俠客。」

長風聽到這裏，笑了笑。「那麼我們這之前得到的資料，必然是從他的同門那兒得來。」

常護花亦笑道：「但可以肯定，這之前他的確與天地會並無多大關係。」一頓接問：「葉濤離開珍珠閣之後，一直都沒有再次出現？」

「不是，在今天早上，有人看見他乘馬車回到城北家中，而且從車廂內搬了一個箱子下來，獨自搬了進去，至於什麼時候離開，可就沒有人知道了。」

常護花道：「也是說，那就是最後的一次出現？」

「每一天他都會到幾個地方，那已成了習慣，可是今天回家之後，每一個地方都不見他前去……」

「他家裏有什麼人？」

「三個家都各僱有一雙年老夫婦。」

常護花一怔：「這個人在城中一共有三個家之多？」

「分別在城東、北、西。」

「狡兔三窟，這個人應該有點小聰明，」常護花微微頷首。

長風道．「只是小聰明而已，否則他根本就不會替天地會做事。」

常護花回問．「你們有沒有設計偷進去那三間屋子看看？」

「那三間屋子都在正午突然起火，一發不可收拾，現在已經給燒成瓦礫。」

「不好——」常護花脫口一聲。

長風目光一寒。「葉濤我看現在已凶多吉少的了。」

「他們在午時燒屋子，可見一開始便已經準備事成之後，殺人滅口。」常護花沉吟起來。

「好像他那麼聰明的人，怎不考慮到可能會有危險？」

常護花沉吟着道．「事情的本身便已經够危險的了。」

「不錯，他仍然答應，只怕除了天地會方面許以重酬之外，找他做這件事的人，只怕是他非常信賴的好朋友。」

「那個箱子所載的只怕就是給他的酬勞，是銀子金子也好，他寧願收取現成的酬勞，可見得他並不容易相信一個人。」

常護花又點點頭。「這是一個好現象。」

長風亦自點頭道．「疑心重的人無論如何也應該有些防備的措施才是。」

常護花道．「天地會的人大概也考慮到這一點，索性將他的屋子完全燒掉，那即使葉濤留下了什麼東西可能對他們不利，也必會付諸一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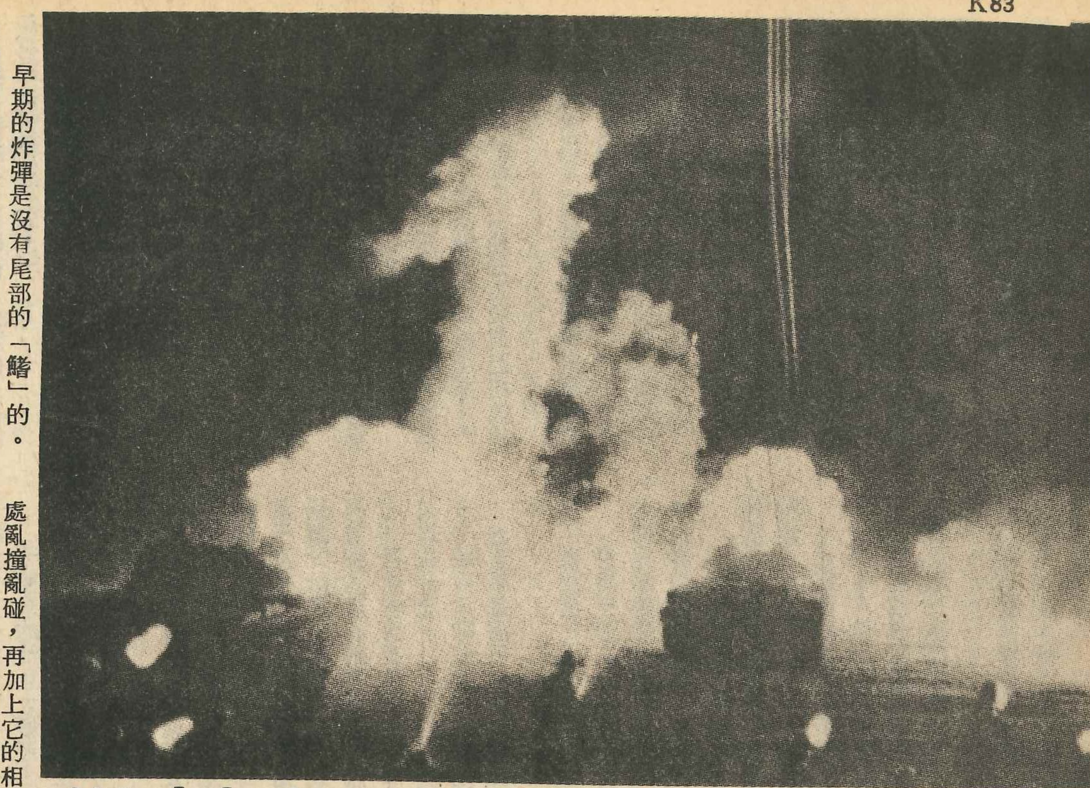
長風道．「葉濤應該不會將那些東西隨便放在屋內。」

常護花會意道．「你是希望他有一間密室什麼的？」

「還希望那間密室除了放錢之外，還放着我們需要的東西，而且沒有給天地會的人找出來。」長風道．「也許我會很失望，但無論如何，我仍然建議將那三間屋子徹底的搜查一遍。」

常護花完全同意，這也是他們目前惟一的辦法，到現在爲止，托歡下落仍然沒有絲毫綫索。

（未完）



燃料空氣炸彈——窒息彈

武器科技／刀戈譯

早期的炸彈是沒有尾部的「鰭」的。（「鰭」即是穩定翼。）沒有「鰭」的炸彈，通常都不會有較高的命中率。當炸彈從飛機上面投下時，它像一塊石頭似的到處亂撞亂碰，再加上它的相等於飛機的飛行速度，於是使炸彈更難命中目標。到了一九一五年，軍火專家發現了如果尾部加上了穩定翼，可以使炸彈較易擊中目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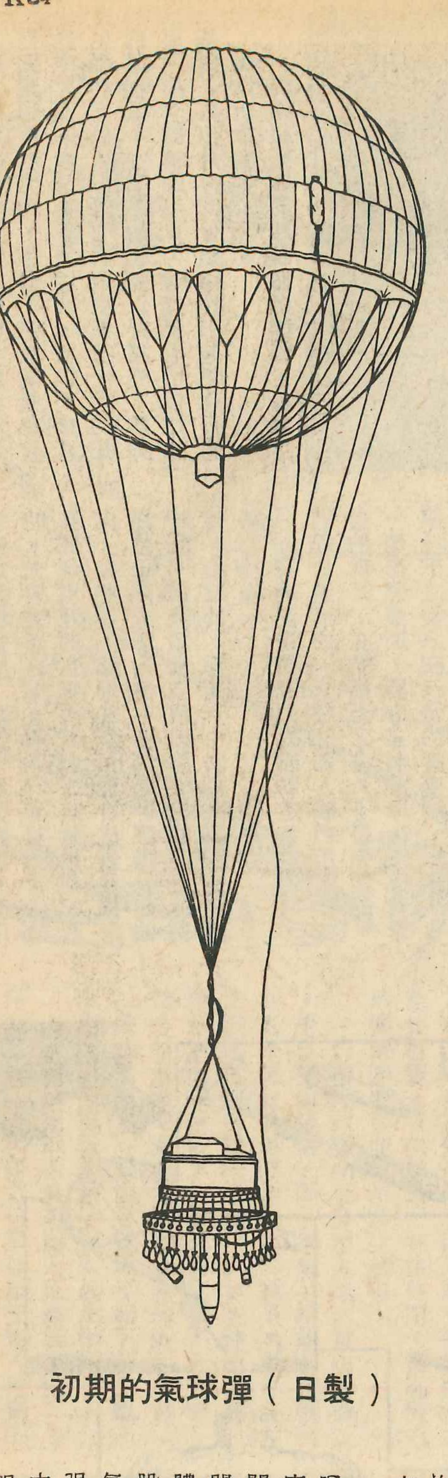
法國首先製造了普通用的炸彈，重二十二磅，五十五磅和一百一十磅不等，但德國和英國對這些小型炸彈並不感到興趣，原因是他們的轟炸機太大，炸彈太細，殊不相稱，結果，法國也減少了製造這小型炸彈的趨勢，改向七十五毫米的炸彈發展，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

說到炸彈的信管，以英國和法國較為進步，一般炸彈和炮彈，祗是採用下列三種火藥中的一種，一種是安全性較為高的，殺傷力中等的TNT，或「阿米圖」（AMATOL），第三種則是「特勞」强力炸藥。「阿米圖」在第一次大戰時最為流行，普通採用。其後，世界一切都進步了，中等爆炸藥的炸藥逐漸改進，變為强烈炸藥，「特勞」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產生的。「特勞」炸藥和TNT相似，但威力大得多，同時也更為敏感，因此危險性也相應增大。當炸彈採用「特勞」炸藥時，必須裝上「引爆器」，「引爆器」裏面包括信管和水銀。這種裝置具有高度敏感，所以安裝時要特別小心。「引爆器」和信管是預先安裝在炸彈上的，才讓轟炸機携帶。當炸彈從空中投下，擊中地面時，「引爆器」給「一管針」碰着，點着了信管，於是引起火藥爆炸。

早期的「碳化彈」和「拖拉彈」是有特殊裝置的，那就是在炸彈的尾部裝上一隻小風車，當炸彈墜下時，小風車便旋轉起來，當小風車旋轉至某一個數目時，炸彈便會爆炸。所以這種炸彈在轟炸機上的時候，是有一個特殊的掣來阻止小風車的轉動的，到了需要投彈時，才把小風車的掣收起，炸彈往下墜落，小風車跟着旋轉，早期的「風車炸彈」是有發條的，要用人手去「上陣」，所以機上不能多帶「風車彈」，一般只帶兩枚，用繩縛住「車葉」，防止它轉動。需要投彈時，機師才用小刀把繩割斷。這是最原始的投彈方法。所以如果「小風車」的旋轉數目未達到標準，而炸彈已落到地面，它是不會爆炸的，這種炸彈有它的優點，也有它的劣點。

其後，「割繩投彈法」逐漸改良，改為機械控制，起初炸彈是裝在機外的，後來才裝在機內的「彈槽」。此時，各國都掀起了一陣炸彈設計熱，一九一五年至一六年間，英國皇家兵工廠大事製造大型炸彈，起碼五百八十五磅的，使未來的大型轟炸機相得益彰，至於二十磅的「拖拉彈

①Herat 彈②H 巴彈③德國碳化彈④Puw 彈



初期的氣球彈（日製）

」是秋扇見捐了，改用同等重量的「谷巴彈」，「谷巴彈」有猛烈的爆炸力，全重二十四磅，彈壳重二十磅，「阿米圖」炸藥重四磅，彈壳鋼造，尺碼是二四．四吋乘五．一吋，爆炸信管裝在彈頭內。

德國早期的「碳化彈」也是採用「風車式」信管的，一九一五年德國的「空軍發展局」發明了投彈指示計，裝在「攝百靈」戰鬥機內，又製造了一種新型炸彈，名叫PUW彈。PUW彈外型異常美觀，呈流綫型，全重三百公斤，長二千七百五十毫米，直徑三百六十五毫米，是其他炸彈的原型，信管在彈頭，彈壳用精鍊鋼製成，投下時，彈身旋轉，貫穿力極强，尾部有傾斜的穩定翼，令彈身旋轉，因此信管可以利用離心力引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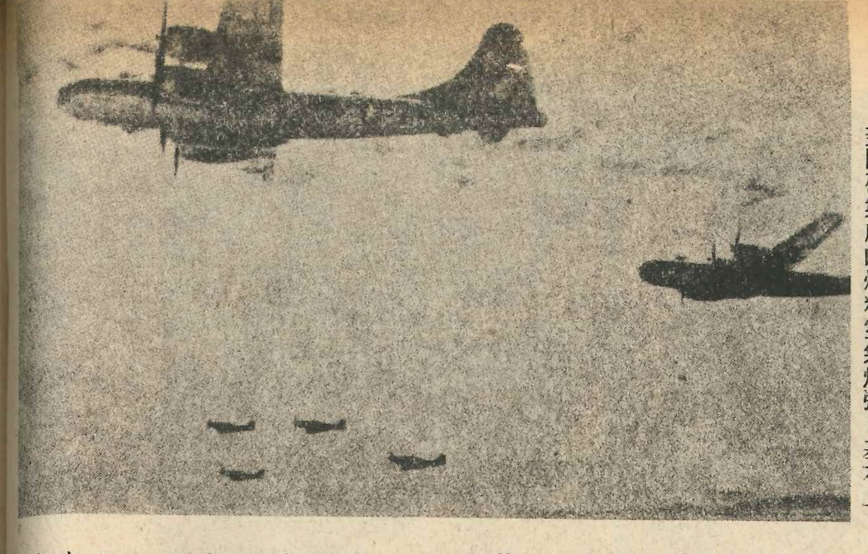
但當時其他國家的炸彈是垂直地裝在飛機上面的，尤其是英國的炸彈，它是垂直裝在機身或機翼上的，法國炸彈則垂直裝於「彈槽」內，而PUW彈，却可以水平地由轟炸機携帶，這樣可以減少空氣阻力。後來，PUW彈被匈牙利空軍大量收購，而義大利則把它改為魚雷，並加上厚壳。

在世界第二次大戰期間，德國銳意發展燃燒彈，種類繁多，具有高度爆炸力，每枚重量是二十磅至四十磅，由轟炸機携帶，美國初期的燃燒彈以汽油製成，再實以炭粉，配上一個「風車葉」信管，用途不廣，效能不若四十磅的磷製燃燒彈，專門用來射擊天空中的氣球，磷製燃燒彈上附有計時器，可以在指定任何高度的高空上爆炸，爆發後，磷質火花四射，二百五十碼直徑內的物體，碰到了這種火光，即會燃燒起來。

法國第一枚燃燒彈也是以磷為主要製劑的，其他燃燒彈則塡以棉絮，白蠟油和鉀。德國初期的燃燒彈亦注入汽油，火油，或其他易燃液體，後來改良為一種化學液體，燃燒時溫度高達攝氏三千度。不久，德國又發明了一種輕量的燃燒彈，重量僅二公斤，用來對付步兵，這種燃燒彈的外壳含有「鎂」質，當燒熱時能發出强光，它的橫切面是六角形的，這樣可使大量炸彈放在一起不會浪費空間。

人們對於炸彈裏面的東西，主觀地認為如果不是TNT炸藥，便是「阿米圖」，或者硝銨炸藥等等，但實際上，除了這些凝聚狀態的炸藥之外，還有許多東西也可以引起爆炸的，例如易燃的固體粉塵—微細的鋁粉，煤粉等，懸浮在空氣中，要是條件合適，也會引起爆炸的。甚至，人們在很早的時候，在生產的實驗中，便已經發現某些可燃氣體，如果和空氣按一定比例混合後，也一樣會發生爆炸，工人從採煤，採油和其他化工的生產中，都有過這種經驗，同時對於這種爆炸的原因和條件，也進行了研究。研究的結果，一方面固然用來保障礦工和油工的安全，同時也在軍事上，完成了一種所謂「燃料空氣炸彈」（FAE），這種新武器，從一九六七年起，已經多次在戰場上使用了。

燃料和空氣混合在一起為什麼會爆炸呢？道理是炸藥這種物質，必須能夠在一定的條件下產生化學反應，並在極短的時間內釋出大量的熱和大量的氣體繞行。在開始的剎那間，這些氣體只會佔據很小的體積，但由於急劇地加熱，它就會變成一股高溫高壓的氣體，隨後，這股高溫高壓氣體對周圍的物質，予以影響，於是產生强烈的爆炸，從化學成份方面來說，炸藥中一般都含有可燃元素和助燃元素，前者如碳，氫等就是，而後者則只有氧。當兩者發生急速的氧化反應時，便產生了一氧



化碳，二氧化碳，水和大量的熱。在環氧乙烷，環氧丙烷等可燃氣體中，他含有氧燃元素和助燃元素，不過，這些碳氫化合物中，氧的含量是不足夠的，所以不會產生爆炸，但是，當它們跟空氣按一定的比例混合後，空氣中的氧氣正好補充了該彈裏面所含的氧的不足，這樣便有了爆炸的基礎，再由外界的一定條件引起氧化反應，爆炸便會發生了。

美國研製成的燃料空氣炸彈，基本上是把一種揮發性的液態碳氫化合物（常溫常壓或常溫加壓）放在一個殼體內。使用時，先將殼體炸開，液態的碳氫化合物就擴散到周圍的空氣裏，形成無數微小的液滴，這些液滴隨即和空氣混合成霧狀的懸浮體，形成了一個「霧團」。經過一定的時間，當液體和空氣達到一定的混合比例時，由位於「霧團」中的另一個引爆裝置將它引爆。

我們使用飛機投擲燃料空氣炸彈時，過程是這樣的。這種炸彈，我們所需要知道的就是，在結構上，它是子母彈型的，一個母彈裏面，裝有三個子彈，飛機將母彈投下之後，在一定的高度中，母彈便會自動爆開，飛出了三個子彈，這三個子彈都是裝有降落傘的，所以它們能够以一定的速度——大約每秒鐘三三米——下降。這麼一來，可以避免了速度太快，撞着地面受到破壞，同時又保證了子彈體在正確的着地方向。在每個子彈體的底部，有一枚一．二米長的探桿，這是一種觸發引爆信管。當子彈體降至地面以上一米多高時，探桿着地，引爆信管產生作用，引爆了子彈體中心的柱狀炸藥，把子彈殼體均勻地炸開。在子彈的圓筒形殼體中，盛有三十多公斤的液體環氧乙烷。爆炸後，這些環氧乙烷四下飛濺，於是那些霧點便和空氣迅速地混合，形成一個直徑約一五米，厚約二．五米的蛋糕狀霧團，籠罩着地面。與此同時，本來裝在子彈體內的另外兩個引爆裝置也隨着殼體的炸裂而被拋了出來，落在霧團裏，經過一百多毫秒的時間後，它們開始爆炸，從而引起整個霧團的爆炸。

現在，世界幾個大國對於燃料空氣武器已經在積極研究中，目的在把它改進和擴大用途。他們有意把這種武器製成各種航空炸彈，火箭彈，以及多種戰術導彈的戰鬥部，用來在戰場上殺傷有生力量，開闢場地，清除障碍，排除地雷，破壞對方的裝備和設施等等。有人說，燃料空氣炸彈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和小型原子彈相比的。

燃料空氣炸彈和世界第一次大戰時法國發明的氣體彈是不可同日而語，當時這種氣體彈只用於七十五毫米的野戰炮，他的編號是M—1879。這是一切毒氣彈的雛型，裏面載有壓縮毒氣。當爆炸時，壓縮毒氣所產生的力量，把彈殼震裂，毒氣散發出來。不過，這種氣體彈又跟窒息彈不同，當窒息彈爆炸之後，周圍數百公尺直徑裏面，所有的氧氣都給吸去了，使人窒息而死。

飛機投擲燃料空氣炸彈過程示意圖①拉出子彈②伸出探桿③形成霧團④起爆

少林武技秘辛

海南俠隱記

蹄風著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嘉道年間，朝廷派左承德南下探清洪門底細希望能把少林派中人消滅……在海南島某地一藏王廟中隨同左承德南下的萬壽道長，鐵臂猿張黑虎等，正以藏王廟爲據地，四下探查少林中人的踪跡，而謝贊標和洪秋兒來到附近村落，從黎民口中得知近來附近常有一隻怪物出現騷擾村民，那夜怪物又出現，贊標秋兒全力對付，怪物不敵乘機逃去，贊標秋兒知道那是人所扮成，遂上藏王廟探查，誰知却爲敵方擒獲，好在飛雲，洪熙官等人想得好計策，使四人幸免於難，後來飛雲、洪熙官等人攻到藏王廟，把萬壽道長、鐵臂猿殺死。

黑面哪吒計破絕光拳

廣東省西南地區，從地圖上看去很像一條魚尾；右邊是雷州半島，左邊欽廉兩縣所在。這處地廣人稀，山高林密，沿岸海港棋佈，西北就是廣西邊境的十萬大山，南岸海灣叫龍門港，有一個小島伸出，這就是白龍尾。

當地民風強悍，向來是盜匪出沒的地方，官兵也莫奈伊何。因此那一帶村落，龍蛇混集，殺人越貨，視作等閒，混亂情形與美國西部開闢時多少相似。

白龍尾村有兩百多戶人家，背山面海，平日也頗繁盛。那一年來了姓胡的兄弟兩人，老大是個三十左右的漢子，面目非常醜惡，他生得一個血盆大口，伸出兩隻獠牙，面色紫藍，雙眼長滿紅根，令人駭怕，村人暗地裏都叫他作「黑煞星」。老二模樣却不同，只有廿餘歲年紀，却生得氣宇軒昂，虎背熊腰，對人甚是和氣。

胡老大雖然面目兇悍，但嫉惡如仇，平日好打不平，附近一些無賴歹徒，鼠竊狗偷，常給他打得皮破血流，一時都歛跡起來，不敢再到白龍尾來惹事，漸漸地村裏人對他都存着敬畏的心理。

他們兄弟住下不够一年，便幹了兩件大快人心的事：一次是龍門港一個土豪，帶了數十個兇徒來白龍尾村向漁戶收埗頭錢。胡老大單身出到村口等候，把他們打得七零八落，那惡霸也被毆到面青唇紫，門牙也脫落，便狠狽遁走。又一次是漁民崇奉的天后誕，白龍尾村舉行盛大的廟會，沙灘上蓋起十數丈高的牌樓，遠近都來到看熱鬧，港灣裏泊滿了花尾渡船，岸上更是萬頭湧動。剛巧那天欽州守備的公子也僱船來趁熱鬧，他帶着了一班打手到處亂闖，竟和戲棚裏的人衝突起來。隨來的打手平日把小民欺慣了，便一窩蜂湧上戲台，逢人便打。他的從人裏有一個叫五花蛇的，也懂得幾手武藝，這時在人叢裏大打出手，乘機把婦女撫弄侮辱。

胡老大看到，立刻怒火上沖，一聲叱喝，扯下戲台上的門簾來作武器使用，眼看兇徒一個個給他打下戲台。五花蛇正想

走避，巳給胡老大從後一招餓虎擒羊，輕輕地挾到棚外，那處正是牌樓的所在。胡老大挾着他一路攀緣上棚頂，那裏豎着一座鳳尾寶珠，他把五花蛇擧起掛在寶珠的尖頂上。當時戲棚外聚了成千成萬的人，有認得守備公子的，却勸他向胡老大求情。那花花公子覺得沒法，便走來向胡老大陪說不是。胡老大當着衆人面前把他告誡一番，要他捐出一千兩銀子來作廟裏香油，才把五花蛇解下來，像毫不費力。

胡老大兄弟威名，從此遠近皆知，各處豪傑，也有到來結交的。不久胡老大便組成了「白龍兄弟會」，各路爲首的兄弟一共有二十人，都是江湖上好漢。這個白龍兄弟會是照洪門規矩設立的，宗旨是「除奸清霸，濟弱扶危」，漸漸有不少人加入。所有高雷廉瓊一帶，都是白龍兄弟會的勢力範圍。從前是寸步難行的地方，現在不論水陸兩途，只要插上一面白龍會的旗幟——繡上一條白龍的黃色三角小旗，便可以通行無阻。

近年胡老大兄弟時常外出，有時一個月才返來一次，白龍會裏的兄弟見面時也常談及他們的黑大哥出身，但都沒人清楚，大家又不敢問他，只好胡猜亂測，一直藏在心裏。

這天胡老大回到村裏，召集各兄弟見面，大家正在開懷暢飲，忽聽外面人聲鼎沸，守衛的喘着氣奔進來，叫道：「不好了，山賊到來了！」胡老大急同各兄弟走出村前一望，果然遠處現出一條火龍，隱約見到一隊人馬飛奔前來。

當時白龍會衆兄弟見山賊人馬衆多，都有點驚惶。胡老大看清楚了賊人旗號，先着人把閘門關上，跟着飛身上到碉樓，向從人手裏接過風燈，擧起來上下揮動，看他樣子像是用燈光發出訊號。村外的人馬似乎看到了，便有三騎人馬跑到閘前，大聲喊道：「是黑面哪吒大王嗎？請出來答話。」胡老大巳從碉樓走下來，着打開閘門，他個人挽着風燈，走近那幾個人面前，口裏說了幾句話。坐在馬上的人便都翻身下來，拜倒在他面前。胡老大把他們扶起，跟着跨上馬鞍，緩緩走進人馬叢中，所過之處，賊衆都擧起刀槍呼叫起來，聲震山谷。直到胡老大回馬返村來，那隊人馬才風捲殘雲一般地走了。

白龍會各兄弟這時才曉到他們的首領便是幾年前威震十萬大山的黑面哪吒胡友德，是沒人不知的江湖上風雲人物。那時只聽到他忽然離開了十萬大山不知去向；料不到他會來到白龍尾村活動，黑煞星胡老大便是他的化身。

黑面哪吒胡友德見部下各兄弟都巳曉得他的來歷，便不想再作隱瞞，於是說出他的出身，他道：「我胡友德這半生都是在艱苦裏奮鬥長成的，我父親便是當年專打機房仔的胡惠乾，我生下來時就是這樣醜陋怕人的。當我長到七歲時父親便送我到福建少林寺至善禪師那裏學習武技，至善師傅是最喜歡小孩子，他見我長得堅實，又吃得苦，因此悉心訓練我的武藝底子。我在少林寺習技五年，便遇到我父親在廣州被害。後來我跟弟弟繼祖回去奔喪，官兵便大破少林寺，我們幸而逃避過了。不過武當派那一班仇人，仍然到處訪查我兄弟的下落。那時我只不過十四歲，巳長大得成人一般，便帶着弟弟繼祖到處避匿，終於流浪到了廣西邊境，跑到十萬大山一股草寇處入夥，後來因爲分贓爭執，我一怒便把兩個寨主都殺了，跟着一不做二不休，兄弟兩人帶着幾十個人馬，半年間把十萬大山幾百里內的草寇都打平了，自己當起總寨主來。幾年間招聚了千多人馬，部下都叫我作黑面哪吒。」

胡友德說到這裏停了一停，似在回想當年，跟着又道：「這樣一直幹了十年寨主的生涯，便給我的師叔洪熙官知道了，他和飛雲師伯來到十萬大山，勸我不要再幹殺人放火的勾當，他又說出了洪門會的宗旨，叫我不要忘記父仇，大家合力把異族驅除，復興漢族。我兄弟兩人終受到他們的感動，所以才離開十萬大山，跑到這裏來。飛雲師伯是南粵方面洪門的主盟人，昔日的少林中人現在都巳加入了洪門，到處設立了秘密組織。不過最近我們的行動，巳給皇帝老頭兒注意到了，聽說巳派遣了鷹爪子到廣東來，要把我們暗地裏消滅。說不定這裏不久也會給鷹爪子尋上門來，各兄弟今番回去定要時刻當心。」

胡友德剛說畢，便有一個人忽忽走進來，各人一看，正是他的兄弟胡繼祖。原來繼祖剛在海南島跟飛雲等人破了藏王廟，把鐵臂猿張黑虎和老道萬壽都殺了。當下繼祖對各人說道：「聽說左承德派來的卓木吉，是宮裏的武士，同來的還有馬雄方德等人，他們會先到欽州，帶領人馬來龍門港把我們圍捕。因此飛雲師伯敎我趕回來說知，到時如此如此，便可給他們一些厲害。」胡友德聽了，立刻照飛雲指示，調動人馬，各兄弟也都紛紛回去，準備厮殺。

左承德自從奉了密旨到廣東來辦案，轉眼半年，聽說張黑虎和萬壽道士兩人，在海南島要煉什麼追魂劍，反把偵查少林派行動的任務丟開，因此便着鐵腿孫昌趕程前去監督着兩人。孫昌去了不久，左承德又接到雷州守備的文書，報告日前被刦的庫銀巳起獲了一批，從捕到的刦匪口供裏，獲悉洪熙官胡繼祖等都是主犯；胡繼祖的兄弟胡友德，便是官府懸重花紅通緝的十萬大山匪首黑面哪吒，現在又在龍門港活動。左承德得見事情重大，便立刻召集白安福卓木吉等一班人到來商議。

你道左承德怎會有這樣靈通的消息呢？原來往日官府雖然沒有特務的組織，可是各州府的捕快歷代相沿都有他們暗查的手法的。他們用金錢收買一些地方無賴流氓，有時也利用客店茶館做眼綫，所以很多時都破獲了重大的案子。今次左承德是以欽差的身份到來，地方官越加要賣力。閒言少敍，左承德和各手下經過一番商量之後，便派遣京裏同來的武士卓木吉，帶同將軍府捕頭方德，八旗標統馬雄等前往雷州府，會同張黑虎孫昌兩人，準備先到龍門港將黑面哪吒胡友德捕獲，然後一起到廉州七星嶺去，把匿在那處山峯的青草和尚生擒，解回來廣州訊辦。

他們被派的三個人當中，卓木吉是宮廷敎練，又是天山派的名手；馬雄是白眉道人的門徒，昔年在西禪寺用絕光拳打傷過謝阿福，刀斬洪熙官的便是他，如今雖

已上了年紀，望去仍似四十許人。那個捕頭方德是方魁的兒子，武藝了得，十幾年前便巳隨着父親攻破少林寺，立下大功，他們奉命後即日登程，先派馬快帶了文書前往海南知會張黑虎等，這便是前文說過給胡繼祖部下截獲的那帶信人。他們三人這時還未知道張黑虎和萬壽老道都巳葬身藏王廟的瓦礫中；鐵腿孫昌也因感飛雲相救，巳投身過少林派効力。他們不日到了海康城，雷州守備陸元禮立刻從徐聞趕來迎接，安排他們住下。

過了兩天，便有人從海南帶信來要見卓木吉，方德先把來人的對牌繳驗，見是將軍府的，他自然認得。但那帶信人不是原來的名字，詢問之下，那人稟說因爲原日的馬快病倒了，他是張黑虎底下的人。方德也是有些能幹的，向來人一再詢問，連見面口號都問清楚了，見沒有什麼可疑，才把信收下來。三人打開一看，是萬壽道人的筆蹟，內裏「說現時正探得洪熙官父女的組織所在，不能馬上離開；要捕捉胡友德，有官兵可調用，不必定要他們前來。」信末又有孫昌加上的幾行字，說他不日便前來，同往七星嶺，以後有信可照舊帶來五舖墟花背子的店裏。尾後畫了押。方德以前也曾曉得花背子的客寓是個傳遞信息的機關，又見是各人親筆，所以絕不懷疑。但看孫昌的語氣，似乎着他們不必等候同往龍門港。這晚大家在陸守備的家裏商量一番，決定明天便出發，由陸元禮撥出兵船五艘，水兵五百名聽他們調遣，又請了幾個嚮導，佈置停留。

五艘兵船由徐聞開到龍門港也要兩天多水程，到了第三天下午才駛進港口，便不時見有響箭發射到高空，方德知道這是賊黨報出的訊號，便曉諭各官兵戒備。黃昏時候，白龍尾巳在望，馬雄吩咐直駛到村前停泊。卓木吉留下一部官兵在船上接應，着馬雄指揮，自己和方德領着幾百人直撲村裏。只見到處關門閉戶，鴉雀無聲，搜遍了兩百多人家，不見一人。方德心裏好生詫異，好容易才在港內蘆葦叢中，搜出一隻小船來，船裏蜷伏着一個老漁人，問了一番，他才用手指着東面的山嶺，原來是個聾啞的，方德無奈，着人上到桅頂張望，果然那方面山腰處似有人馬，便同卓木吉帶着官兵直向山裏進入。那山嶺中間有一條深坑流出海去，兩邊峭壁，山路迂迴，他們跋涉到半山，看看巳經沒有人影，只留下灰燼，食物殘渣，分明午炊前還有人在處的。方德展開輕功，一口氣跑到高崖，四下一望，那些人馬又轉到山後去了，他回來對卓木吉說知，看看官兵時，他們因爲不習慣船上生活，都巳十分疲倦地倒在山坡休息。他兩人看到天色巳晚，究竟兩個都不是帶兵官出身，便擇山澗旁一處樹林，下令搭篷造飯紮下休息。

這時暮色四合，滿山虫聲，方德暗暗和卓木吉耳語，跟着換過夜行衣，帶着隨身武器，兩人展開爬山越嶺的功夫，一路望嶺後竄去，眺望前面四處一片漆黑，並無半點燈火，卓木吉練過夜眼，他看到危崖下面樹林，似有人影閃動，便向那邊飛身躍落。看看臨近，峭壁之上突然有一團黑影直滾下來，卓木吉喊聲：「快躲！」說話未完，烟塵滾動，山石橫飛，一塊巨石迎頭滾下來，兩人閃避迅速，只聽到雷響一般，山石直滾到坑裏。方德揑了一把汗，仍往前奔，又一團黑影從澗裏竄出來，閃電般直撲面前，風聲先到，方德拿刀一擋，噹一聲，火星發出，看看是個身材不高的人，左手拿一柄大斧，右手執一枝像是三稜銼，腕力相當沉重。方德說聲「厲害！」急退後幾步，叫道：「來的可是黑面哪吒？端的自來送死！」

那人只回答：「入你娘的臭狗子，誰要你問！」又一銼刺來。

後面卓木吉一飄身擋上來，他使的是一雙鍊子九齒錐，是兵器裏最難出手的。立時鍊子錘一圈一掛，迎頭擊向對方，那人今番用斧來招架，嘩喇一聲，給鍊子錘搭上了，黑暗中只見他急用三稜銼刺來解招，那邊手用力想拉脫鍊子，那知卓木吉出手獨步，他只側身避過三稜銼，右手運錘又到，這一錘橫飛過去，眼看那人回手招架也來不及了。

驀地裏崖石又跳下一人，像渴馬奔泉，單頭棍斜裏一挑，練子錘反彈向卓木吉面前來，只聽那人喊道：「看二爺今天取你狗命！」卓木吉急退後兩步，先前的鍊子錘也給持斧的脫開搭結了，便乘勢收回來。旁邊方德早巳雙刀直削過去，和持棍的交起手來，卓木吉也回身再戰，空谷裏不時發出兵器撞擊的迴聲，打破了沉寂。雙方混戰了十幾回合，黑夜裏都不敢太過接近，山坡又險，　家都是躍前退後。忽然山腰處火光冲天，是官兵紮營所在，火光熊熊，樹林發出逼迫之聲，映着澗水通紅。方德有點心慌，趁火光看清對手時，是個廿餘歲青年，使得一手好棍法。再望望和卓木吉交手的人，亮着火紅眼睛，分明妖魔降世，暗想這個才是黑面哪吒。此時山下鬧成一片，兩人也無心戀戰下去，卓木吉運起一對鍊子錘，十字迴旋，風聲虎虎，乘黑面人不敢直擋，抽身便躍出圈外，叫聲「便宜這厮。」方德也把雙刀交加起來，擋着棍尾斜裏一夾一送，閃身便走，對方哈哈大笑，也不追來。兩人連竄帶跳，返到帳幕來，巳燒得七八，樹林裏的火仍燃着，兵士衣服大都燒焦了，有些走避不及，被火灼傷的也不少。急急點名集隊，燃起火把，乘夜下山。到了村前，還未走近沙灘，便見村門大開，一股人持火把衝出來，約有兩三百人，一時殺聲震天，刀槍並擧。那些官兵都急急如喪家之犬，拚命奔到船上去。卓木吉和方德立刻展開兵器，把那一股人擋着，一面吩咐立刻開船。方德一雙刀殺入人叢，端的厲害，因此，將那股人擋着；但後頭的立刻分散開來，直衝到沙灘，想撲向兵船。卓木吉見來勢兇猛，馬上躍到船頭，從人遞過一簇短矛，他飛箭般連續拋出，一矛連中幾個人，沒一桿虛發，那前頭的幾十人都仆倒下去了。瞬間船巳離岸，方德才從人叢裏奔出，一躍上船，總算脫離險地。

卓木吉和方德上到船來，四下裏找尋，都不見馬雄踪跡，心裏好生奇怪。這時有個兵官遞上一張字條，是馬雄留下的，內裏說他帶了部下到村裏去，着方德和卓木吉乘小艇到村尾岸邊，前來接應，不可有誤。兩人看了，都猜不着馬雄輕身到村裏幹什麼，但向來佩服他的計智過人，今

香定有作用。便不敢怠慢，等待船到海心，便放下小艇來，只帶了幾個水手，黑暗裏扒向村尾蘆叢葦中等着。

　且說黑面哪吒胡友德這次佈下計謀，原想把卓木吉等三人和官軍一網打盡的，幸虧他們都有些眞本領，應付得好，不致全部中伏。胡友德兄弟從山上趕到沙灘，看到丟滿旗幟刀槍，想見官軍的狼狽情形。這次雙方都互有死傷，便命繼祖率領各人守着沙灘，防官兵轉頭到來暗襲。他自己也帶着幾個兄弟，回村裏去，他住的地方是一間石屋，才踏進屋裏，迎面便蓋來一件東西，是一面大魚網；他急喊出一聲：「有伏！」想拔刀時，那面魚網已迅速收緊，把他成身裹纏着，一時不易擺脫。黑暗中天階閃出一人來，一個箭步走到他身旁，舉手向他腦後一按，那地方正是人身穴道，黑面哪吒給他一點，立刻混身麻木，動彈不得，那人舉動眞像攝青鬼一般，迅速地連人帶網放在肩上，縱身上瓦面去了。當黑面哪吒喊出一聲時，跟在後面的一班人正想上前援救，忽然屋上又躍下幾十個人來，都是手持單刀，一窩蜂上前攔着，混戰起來，再看屋裏時，黑面哪吒已不見了踪跡，那一隊人且戰且走，直把黑面哪吒的手下引到村前沙灘，也有幾個被斬殺了的，其餘的都紛紛撲水向兵船游去。原來把黑面哪吒刦去的正是馬雄，他是白眉門下一流高手，而且胆智過人。他把黑面哪吒揹到村尾，胡哨一聲，蘆葦裏划出小船來，方德等已在該處接應，他們把黑面哪吒加上細綁，飛掉向大船便去。

黑面哪吒被解到雷州，那時孫昌已來了兩日，他和卓木吉等大家見面，都向馬雄慶功。第二天便把黑面哪吒提堂審訊，他只是不跪不言，雷州府尹算是主審官，立刻擲下簽來喝「打！」十幾個皂卒想把他按下來，總是沒法。只有前後執起大棍，亂毆一番，打到衣服都裂開，片片落下來。他仍是哈哈大笑，說道：「你們打够了嗎？」那些皂卒再提棍打他時，但見他舉起枷着五十斤鐵鎖的雙手來，左右向外一揮，幾根木棍都折斷了，這時馬雄坐在府尹旁邊，拍案大怒道：「賊骨頭！你拿鐵布衫金鐘罩來炫耀你老子嗎？好！看你爺手段。」一面離座想走到堂下，孫昌忙把袖子一拉，說道：「馬標統，何須動氣，且饒這廝幾天，我們不是還要趕着往七星嶺嗎？不如把他收下牢裏，待拿到那賊和尚時再一起算帳。」馬雄聽了，見到孫昌是左欽差聘來的，要給他些客氣，便憤然坐下來。他那裏知道這時的孫昌已是少林派的間諜呢！

　七星嶺位於雷州東北部，夾在城月遂溪兩地的中間，由海康城出發，也要一兩天才到達。當下陸守備調撥人馬，吩咐部下預早開到七星嶺數十里外，將各處路口把守，他和卓木吉，馬雄，方德，孫昌等一行五人，都扮作客商模樣，乘馬登程。剛離海康城未幾，孫昌說有要事忘記去辦，便拉轉馬頭，着各人在城月鎮相候。馬雄問他回去辦什麼要事時，他說是張黑虎託帶幾句口語，那人就在城外不遠，大家聽了，只有囑他趕速前來。

　第二天下午，大衆抵達城月鎮，陸守備已同部下兵官取得了聯絡，到晚上孫昌果然趕到了。他們歇過一宵，第二朝便結束停留，各携武器，乘馬直趨七星嶺，那一帶都是荒山峻嶺，未過中午，已經來到一座高山，十分險峻。嶺上羣峯屹立，半被雲亘，看上去重重叠叠，峯上有峯，連日光都遮蓋了。陸守備說聲「好峭的嶺子！」看卓木吉四人時，已展開輕功登山，像平步青雲一般，向着峯嶺爬去。陸文禮未習過輕功，惟有抽出腰刀來，跟在後面，步步提防。

　且說卓木吉等四人到了羣峯之上，這裏一片平陽，滿山都是岩石，望去像八陣圖一般。前面又豎起一個山峯，形勢更加險惡，突然有虎嘯的聲音傳來，仰望峯巔處，一頭猛虎眈眈望下來，旁邊一個老僧人站着。馬雄立刻指着峯頂說道：「就在那裏！」四個人風捲一般，飛奔嶺上，瞬已到達。他們向四處一望，那裏有人的影子，岩石上伏着一頭斑斕猛虎，見他們走近，狂吼一聲竄下峯去了。四人不期都叫起來：「難道剛才見鬼！」馬雄四下裏張望，脚下茫茫雲海，山風過處，雲隙露出山腰來，似有人蠕蠕行動，正是先前看到的老僧，他今次身旁却站着一個大猿猴，四人都看得清楚，急忙間，一齊展出燕子穿雲，連竄帶跳向山腰奔落，但轉眼間那個老僧人已沒有踪跡了。四個人分頭搜覓，只見那猿猴蹲在岩石上，咧開口來像是向他們嘲笑。方德摸出袖鏢打過去，那猴子似有人性一般，閃身躲進岩洞去了。那時一陣風送來人聲，微微聽見巔峰有人在說說：「馬雄，老衲等着你呢！」四人仰望時，高峯處青草和尚臨風站着，今番看得眞切，四人怒氣沖天，一口氣奔到峯頂，這時僧人又不見了。只聞脚下山腰哈哈大笑，雲海迷朦，看到青草和尚向着他們招手，今番卓木吉有了主意，着馬雄方德兩人追下山去。

　馬雄方德落山未久，卓木吉回頭一望，崖石叢裏閃出一人來，一陣風到了面前，鐵禪杖跟着便到。口裏說道：「番子，你自來送死，勿怪老僧開殺戒！」卓木吉立刻揮動鍊子錐招架，交起手來。和尚身輕似燕，飄來飄去，可是鐵禪杖絕不放鬆，殺得卓木吉渾身是汗；加以剛才奔上奔落，已有點吃不消。他心想馬雄又已走開，看孫昌時，已展開雙劍向和尚夾攻，心裏才放鬆下來。只見青草全無懼容，前後招架，才七八合，禪杖好似一條虬龍向自己撲來，練子給打斷了，錘子脫出飛到半空。孫昌一躍過來，把雙劍擋着禪杖，喝聲：「和尚休得猖獗！」卓木吉給孫昌解了險招，暗暗揑一把汗，正揮出剩下的一個練子錘向和尚脚下掃去，冷不防身旁的孫昌一脚斜襲過來，閃電一般，卓木吉避無可避，給他一脚掃下石崖，底下千尋峭壁，轉眼間已跌成一團肉餅。孫昌有名的鐵腿，看準出脚，來勢千鈞，任卓木吉有一身本領，也難提防，這便是飛雲大俠老早佈下的奇謀。

　一筆難敍兩頭，且說馬雄方德兩人奔下山腰，看前面亂石堆裏掩映有三個人影。兩人舉起刀來，喝一聲奔前，便見有兩人跳出來，都持着齊眉棍，衝向方德。

　馬雄在後急忙上前助戰，岩石後又閃出一個老漢來，一劍擋着，喝道：「馬雄

，認得洪熙官嗎？」馬雄連忙展開一套花刀，這便是昔日胡惠乾用來打敗武當三門人的刀法，像蝴蝶穿花，左右盤旋。洪熙官招架了幾手，似乎敵不過，一蹲身把劍刺向馬雄，底下掃出一脚，名葉底偷花，專向下陰挑上。馬雄趕忙躍高避過，洪熙官已乘勢把脚收回，抽空轉身便走。馬雄那背放過，一直追上，轉過山坳，看着洪熙官向草叢裏一竄便不見了。馬雄暗笑一聲，心想：「你往那裏躲！」提刀上前，忽覺腦後一股風到，轉身一望，樹林裏走出一個妖怪來，定睛看時，正是黑面哪吒。他赤着上身，雙手分執板斧三稜銼，直劈過來。馬雄大吃一驚，暗念道：「難道我今天見鬼？他分明被我擒到放在牢裏，那會走來此地！」不敢怠慢，拿朴刀一圈一擋，架開板斧，撥過三稜銼，來個退跳，一刀劏進，底下跟着展開「連橫掛腿」，這幾手也端的厲害。

　黑面哪吒急側身閃過，坐下馬來，板斧擋在前面，三稜銼乘他出脚，直向腹部刺去。馬雄立刻雙腿收回，變成「雙龍過步」，一轉便到了黑面哪吒背後，又想施出點穴手法。那知黑面哪吒早已扭轉身子，板斧從腋下抛出，兩人殺得難分難解，論武技是馬雄老到一些，論氣力就胡友德勝一籌，而且馬雄跑了半天，已經有點疲倦，因此殺個平手。兩人由山腰打到山口，足有半個時辰，馬雄已是滿頭大汗。暗想：「殺他不過，要用計取他。」便道：「黑面哪吒，你是好漢的，敢放下武器來大家比過拳脚嗎？」

　胡友德雙目通紅，咬牙切齒，應道：「難道老子懼你，看你今天死得瞑目。」抛開板斧，三稜銼也丟落地上，倒退幾步，雙拳一舉。馬雄也把刀插回腰間，立刻展開一個「帶馬歸槽」架式，等他過來。

　你道馬雄怎麼要胡友德比拳呢？原來馬雄有一手絕技叫「絕光拳」，是白眉道人特別傳給他的，是內家拳技中最厲害的一手。運用時把全身內勁放到指尖，握起拳來，像搖櫓一般；當雙掌放開時，十個指尖都震盪着。只要離敵人眼前一尺之內，暗勁射出，觸到人人便感到眼花繚亂，如果給指尖彈到，只須微微貼到眼皮，眼珠立時破裂；就是相隔幾寸，眼球的組織也會受到暗勁摧毀，瞳人便散亂，這一生雖然不死，也休想再見光明，所以叫作絕光拳。馬雄見黑面哪吒中計，當堂心裏大喜。却不知胡友德今番是將計就計，心裏有數，反爲鎭定起來。原來先幾年飛雲大俠早已料到胡友德總有遇到馬雄的一天，因此敎給他一套破絕光拳的手法，是拳法暗器並用的，使起來以暗勁拒暗勁，雙掌放平，左右來回橫截，保護着面部，運動的路綫像個倒放的「8」字形，兩孔就是雙眼的部位。飛雲又製成一具「鐵指套」，類似婦人縫衣用的頂針箍，一邊附有鋼片，戴在尾指上。遇到絕光拳放出指尖來的一剎，雙掌便切過去，那倒放「8」字形的來回速度，剛把對方十個指頭割着，鋼片拖過，指頭便給割下來。這種「切結掌」是飛雲創出的，他敎胡友德平時練習，料不到今番果然用得着。

　馬雄和胡友德拳來脚去，大約十餘回合，只見胡友德虛晃一拳，轉身退了幾步，乘機戴上鐵指套。馬雄以爲他敗走。忙趕追前，胡友德又回身接拳。馬雄不願拖延，便運起內勁來，雙拳一緊，直逼到胡友德面前，待機發出絕光拳。忽見胡友德拳法也是一變，運起雙掌，煞是奇妙。馬雄不知這是破他絕光拳的毒手，看準便伸出雙拳，十指彈出，一股風直射胡友德。說時遲，胡友德把頭一縮，運行雙掌。衝向十指，如封似閉，立刻聽到馬雄慘叫一聲，十個指頭都被切斷。痛澈心髓，眼底一花，胡友德雙掌已迅速變成牛角搥，向他額角兩邊撞落，當堂暈在地上。胡友德新仇舊恨，那裏饒他。順手拾起板斧，向他頸上一揮，取了首級。止，已是不及。

　回頭說到方德戰着謝贊標胡繼祖兩人，他單刀迎着兩根單頭棍，使盡全身本領，交個平手。只望卓　吉馬雄趕回救應，誰料半個時辰，總沒見有消息。忽然山背轉出兩人，把一件東西迎面擲過來，方德連忙拿刀迎着削去，斬開兩邊。細看時是馬雄的頭，鮮血未乾，當堂嚇到魂飛天外，手中一慢，謝贊標的梅花棍閃電般點來中了右脅，「喲」一聲鮮血從口裏噴出來，胡繼祖想再掃一棍時，洪熙官上前喝止，對繼祖說道：「卓木吉馬雄都死了，且饒他一命。往日他一家人都給你父親殺却，剩下他父子二人，到今時他父親方魁也已身故多時，我們得饒人處且饒人，不要把方家殺絕。」謝贊標的一手梅花棍是佛山阮家眞傳，只有阮家的藥丸可救。當下贊標聽洪熙官一說，便從身畔摸出兩顆藥丸擲下，放他一條生路。

　那個守　陸元禮本是個無能之輩，他剛才跟到半山，見卓木吉等幾個人奔上奔落，也不知他們弄什麼玄虛，便索性坐下來等候。過了不久，崖頂忽然跌下一個人來，瞬已骨肉模糊，上前看時，還認得是卓木吉。他一驚便飛奔上山，向空發出响箭。又過了一個時辰，才見部下官兵趕到，他帶領着登山四處搜索。但見雲橫嶺表，已沒半個人踪，部下尋到了奄奄一息的方德，又發現馬雄的屍身，已被割去頭顱，奇怪的就是孫昌不知那裏去了。

　書中交代，這一次決鬥，少林後代叫作「七星嶺報血仇」。上一回說到飛雲等破了藏王廟之後。便已定下奇謀，把當日賺到萬壽的回信着孫昌加上兩筆，派人扮送信人投書，又着孫昌前往接應。不料馬雄用計捉去胡友德，幸得孫昌中途回馬前往海康牢裏將他放出。當卓木吉等抵達七星嶺時，峯頂那個僧人確是青草和尚，但山腰那個是飛雲假扮的，愚弄他們上下奔跑。但經這一役後，青草和尚已不能再在七星嶺修煉，孫昌也只有跟着洪熙官到海南去，暫匿一時。胡友德兄弟也回去白龍尾，獨有飛雲大俠，他要往廣州海幢寺走一遭，探聽左承德下一步的行動。

少林俠士夜探將軍府

　廣東北江連縣猺山區，是一個小數民族聚居的區域。昔日苗翠花的父親苗顯，是猺山裏傑出的英雄人物，很得山區人的愛戴。這時苗翠花與永春三娘都上了五十年紀，見洪秋兒自從刺殺高進忠之後，便隨着飛雲大俠往海南依她父親洪熙官，許

久未有消息，心裏正在十分惦念。

忽然下人報道：「外面有一婦人到訪。」翠花出去相見，却是五枚師姑往日徒弟小雲。昔日五枚每歲帶着小棠小雲兩個小徒，到河南海幢寺擺設「梅花樁」，結交武林朋友；那時方世玉是五枚最心愛的門徒，所以苗翠花認得小雲。到了五枚給官府威脅同去破少林寺，這時小雲已離開五枚，沒有參加和少林派對敵，因此苗翠花一向對小雲還不至有甚麼惡劣印像。今次見她突然遠道相訪，心裏未免有點突兀。小雲似乎已看出翠花對她懷疑，坐下不久，便開言道：「小妹今次跋涉到來，爲的是佛山阮家央我報訊，據阮老六探悉，皇帝老頭兒又派了甚麼左侍衞來廣東，要把少林派滅絕。因此飛雲和洪熙官等幾位師叔，都已到了海幢寺，等候兩位姊姊前往會面。」翠花和三娘見她說得入情入理，兩人又恃着武藝高强，也不再加考慮，第二天清晨便一同動程前往。

她們三人僱了船循連江駛出陽山，經連江口到黎洞；到那處轉船沿着小北江水道向清遠、三水進發。這一段水程，也要七八天才到得佛山。船行了幾天，永春三娘是細心人，她發覺沿路都有篷船尾隨着，形跡有點可疑；到連江口時，又見小雲早已備下了船。便向小雲問道：「妹子是有同帮旅客作伴嗎？爲甚麼早就僱了船。」小雲忙解釋道：「這裏小北江地面，客商雲集，小妹來時便包了船的。那些客船一道同航，想是避免路途寂寞。」兩人聽了，便不以爲意。

那晚翠花在她的臥艙發現了字條一紙，筆劃娟秀，壓在枕邊。取來看時，紙上寫道：「提防小雲誘進虎口。」只這八個字，下面畫上一朵芍藥花。急找三娘商量，三娘道：「小雲這番到來，雖說是阮老六差遣的，可是她十幾年來的行動，我們都不清楚，看來也須提防則個。」翠花也覺得小雲行動可疑，但不知誰個暗裏留字通知。兩人給這字條提醒，都相信內裏定有原因，只好小心戒備。

到第二晚，船過了清遠，那處水流湍急，兩岸都是峭壁。翠花、三娘兩人夜裏睡不着，看着江上景色，滿天星斗。忽然遠遠一葉輕舟如箭駛來，察一聲一枝袖箭打在船篷，箭頭處附有一封書。翠花一躍上篷，取下一看，紙上寫道：「小雲是馬雄妻子，馬雄已喪在少林派手裏，她今次到來爲的是復仇。如明晚設酒，不可沾唇。」底下又繪上芍藥花。兩人看了，心裏十分納悶。三娘說：「我們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且細看事實。」

這晚船到蘆苞，小雲果然着船戶上岸買了酒肉回來，說要一敍舊情。翠花和三娘推辭不得，只有暗裏提防。小雲殷勤相勸，見兩人酒不沾唇，便起身來道：「兩位姊姊嫌酒冷了，待我暖過一壺來，相敬一杯。」說罷走進後艙打酒。一會拿過一壺酒出來，當着兩人面前，注滿了三杯。翠花看準，詐作不覺把燭台推倒，小雲忙放下酒壺，俯身拾取。三娘乘機把小雲的酒杯和翠花的酒杯掉過來，翠花會意。小雲把燭燃上，又來勸酒，三娘道：「你是主人，先和翠花妹子乾一杯，隨後再和我喝罷。」小雲見央求三娘不來，便遞起酒杯向翠花敬着，翠花却提起杯來，兩人一飲而盡。輪到三娘，小雲又提起酒壺一手傍着，輕輕一轉，斟過了自己面前提起杯來，立刻面色大變，額上汗珠如豆般落下。三娘翠花覺時，見她面上血管暴脹，跟着身子搖搖欲墜，兩人忙把她扶到艙裏躺下，三娘故意說道：「妹子醉了。」

怎知這時候，小雲已不能說話，氣息如絲，轉瞬間已是香消玉殞了。兩人驚得一身冷汗，急打開壺蓋一看，原來內裏是分開兩格的，造得十分精巧。壺底處有兩個半月形的凹入小孔，只要把手指在下輕輕一轉，內裏的格子便翻過來。翠花忙把酒倒進水裏，兩人回頭看時，驀地裏小雲只剩回一襲衣服，血肉都已化成膿水，流滿了一艙，瞬間變成一具骷髏。兩人看得心驚動魄，三娘說道：「我聽聞老輩說過，往日雍正魔王有一種殺人滅屍的『血滴子』，想便是這東西。但小雲怎會拿來害我兩人呢？這事定有蹊蹺。」兩人究竟多見世面，便到艙裏拿出刀來，走進後艙，見幾個船伕正想放下小艇逃走，便一刀一個，瞬都結果了，又把小雲的骸骨投下水去。剛收拾乾淨，聽到外間水聲微响，一葉輕舟從暗處駛來，兩人認得是昨夜飛箭傳書的小船，船上一個年青女子撥着雙槳如飛而來。看看臨近，那女子向翠花和三娘招手，低聲說道：「快過船來！」兩人草草檢出行囊，躍下小船。那女子更不打話，舉起雙槳，瞬已駛近灘邊，飛身先上岸去；那處荒野山坡十分僻靜，兩人也隨着女子登岸。一路登山涉水，走到天明，才揀了一處樹林歇息。

苗翠花和永春三娘看那女子年紀不過廿二三歲，身段輕盈，但看落並不相識。那便上前先謝過救援之恩，敍起姓名來。那女子說道：「兩位師姐難怪不識，小妹是五枚師姑最後收歸門下的弟子，名叫孫小紅，我父親是湖北鐵腿孫昌。五年前我便去了雲南白鶴山習技，那時五枚師傅正在悔恨殺害同們終日嘆息。後來她悉心把我教導，要我將來替少林派效力，好洗脫她的罪愆。今次她接到廣東洪門請救信息，知道左承德請了他的師傅清化上人前來廣東，宮裏又派了幾個武士隨同帮助，他們都是宮裏一流的武術名手，名字叫『錦花豹子李長春』，『火二郎林家泰』，『鐵綫拳曾山』；還有廣東武擧人白安福保擧的兩個武林人：一個是三水佛家拳的入室弟子蔡忠，其他一個是東莞麥家拳的創始人麥洪武，聽說這兩個人都不過被白安福威脅出來，並非願意和少林中人作對的。我師傅五枚清楚了這次廣東海幢寺請救的原因，所以才派小妹下山，前往海幢寺見各位師叔，臨行老人家又吩咐我順道往廣州西城外蓮花庵拜見小棠師姐，探問消息。因爲小棠師姐是她的大弟子，向來不問世事，她和小雲是同師習技姊妹，素有往還，小雲凡事都和她商量的。我到海幢寺後，見過了五位座主，飛雲大師伯也來了，對我這次赴洪門的號召，都非常歡喜。後來飛雲大師伯把我提醒，他說小雲十幾年前便嫁了白眉的弟子馬雄，一直做着標統夫人，助着丈夫和我們少林派作對，外間人是很少知道的。他着我快些往見小棠師姐，試探小雲近日消息。我便往蓮花庵

，果然問出端倪。據小棠師姐說：『小雲自從知道丈夫被害，不久便聽說她去了連縣猺山。』我想她這次行動決不會是好東西的，因此馬上回報飛雲師伯，他便猜到小雲要來賺你們了。教我跟踪前來打聽，伺機保護兩位師姐。我到連山時，小雲已進入了猺山和你們見面，我只好暗裏跟下來，就在琶江口時，見她和幾個像公差模樣的人來往；夜裏又在一艘船會面。我聽到她說：『要是他們疑心時，便把血滴子拿出暗算，教她們屍首也滅跡。』後來那些公差用小艇載她回到你們船上去，我曉到她要暗算你們，所以我才留下字條，教兩位提防。現時這班公差還在幾艘船上跟着，就是剛才兩位殺死的船伕也和他們一路的。請兩位師姐恕我來遲了，教你們吃了一驚。」翠花和三娘聽了，不禁捏一把汗。心想險些給小雲暗算了性命，便又謝過了孫小紅冒險前來救援。那孫小紅自小習武，人家叫她做紅芍藥。當下小紅又把這次飛雲和洪熙官等在海南消滅了藏王廟那處鷹爪子的機關，與及父親孫昌怎樣投身少林派，釋放黑面哪咤胡友德，計殺卓木吉的經過敍述一番。翠花和三娘才知道張黑虎馬雄等都已喪在少林派手裏，更是欣慰。到了天明，她們三人找個村莊人家歇息，又換過了客籍人村婦衣服，然後動程回到廣州。

話分兩頭，且說北京的少林門人鐵鴛鴦謝山，打聽得清化上人到廣東的消息，便一路暗裏跟踪。他曉得清化的法術厲害，隨行的又有一班宮庭武士，不敢輕於造次。因此沿途沒法下手，只有晝夜兼程趕到廣州，把情形向海幢寺五位洪門座主報告。這時飛雲大俠剛從七星嶺趕到，孫小紅也奉了五枚師姑之命，下山相助，羣雄聚首，便擇日在寺裏的地下機關擧行一次洪門會議，主持這次會議的是鐵頭和尚、智海禪師、雲裏錦鄧秀、神劍手李來風，小雙電徐傳等五座主，各路主盟人有飛雲大俠、謝山、陸采、孫小紅等十人。大家歃血爲盟，燒過黃紙，行過了當日洪門聚義的儀式，宣讀「天地親師，禮義廉耻，漢家兄弟，合力扶持」的四句誓詞。謝山便起來報告藍丁夜探皇宮捐軀和清化到廣東的消息；飛雲也把粵南各兄弟消滅張黑虎卓木吉等經過說出；孫小紅最後也站起來，把五枚收到洪門請救信符派她下山，同時探得小雲去了猺山的消息向大家述及。各人聽了，便商量對付左承德和清化上人的計劃，決定派孫小紅趕往北江猺山。這便是上文說的跟踪小雲把苗翠花永春三娘兩人救出的一回事。又派陸采往南路調取洪熙官、孫昌、洪秋兒、胡繼祖、謝贇標等趕來廣州救援。飛雲認爲海幢寺機關已給鷹爪子探到了，說不定會尋上門來，主張各人暫時到花埭松廬藏身。那處是一所近着白鵝潭的園林，地方幽靜，大家自然贊同。神劍手李來風和清化是死敵，他請纓前去把清化刺殺，初時鐵頭智海兩人都不贊成，可是拗不過李來風，只有派飛雲、徐傳、鄧秀三人同往接應。

謝山昔年在北京天承寺和智海禪師是生死之交，這次開過會後他便隨智海返到彌勒寺。說到藍丁喪命，兩人都非常痛惜。不料，門外有人在那裏偷聽，智海謝山都未發覺，因此伏下後來左承德圍搜彌勒寺的禍根。

如今說到左承德方面，自從他的師傅清化上人到後，便擇了將軍府後座一帶樓房作清化的靜室，那地點在越秀山麓，也是當日廣州市政府的後壁，有條街道叫作「後樓房」的地方。清化有八個小沙彌隨來，都是他的小徒弟，練得一身武藝，終日在身邊伺候着。左承德又引見了白安福、何彪、李洪等人，不日蔡忠、麥洪武也奉了將軍諭旨到來謁見，左承德招呼他們和京裏來的武士一起住在將軍府裏，以便差遣。一面和清化上人，白安福等日夕商量，要將廣州的少林餘黨一網打盡，解散各地洪門組織，把爲首的人緝捕，好替死去的張黑虎、馬雄等人報仇。

那天海幢寺主持鐵頭和尚，忽然奉了將軍諭旨，說皇上派了替身僧到寺進香，那個替身僧就是清化，知道來意不善。原來海幢寺昔日有過一段事蹟，就是清初有一位皇叔隱姓埋名在寺裏掛單。昔日海幢寺掛單僧常有好幾百人，燒飯的大鑊，要三十個人担水才注得滿，所以「海幢寺大鑊」變了一句口頭禪。那個皇叔的法號叫澹歸，在寺裏掛單幾年，打破了不少吃飯的碗子。有一天忽然欽差大臣來到寺裏，見了澹歸便跪下來，說要迎接他返京去。澹歸臨行時對當家僧說，不日他一定賠還打破過的飯碗子。澹歸去了不久，果然由御窰燒回一批飯碗送給海幢寺。這些碗子欵式雖然粗樸，但質地却是堅實雅緻，每個碗都刻上澹歸兩字，後來便都成了古董。從這時起皇帝便把海幢寺作了皇帝供奉寺廟，御筆題了「勅供」兩字的匾額，每年都有官員前來叩謁。

這天清化上人帶了隨從儀伕到海幢寺，將軍乘馬替他開道，儀容非常壯觀。清化穿了黃袈裟，坐在八人大轎裏。鐵頭和尚帶着衆僧人迎出寺門，叩伏地上。那些侍從一直把黃氈鋪進大雄寶殿，清化帶着八個小沙彌，先在聖旨匾額面前叩拜一番，然後步入大殿，向三寶進香，宣頌梵經。鐵頭領着衆僧人在旁稽首，殿外圍滿了掛單僧人，飛雲、鄧秀、徐傳都混在衆僧裏面，監視着清化行動。李來風昔日是宮裏劍客領班，恐清化認得，不敢露面。

清化上人拜過了三寶，便步向後殿參觀，四周探視。當他行到了後園，鐵頭便想領着轉身。清化問道：「大師，那邊是什麼地方？」鐵頭應道：「啓稟聖僧，那處園子是些掛單僧洗澡晾衣之所，恐有污聖體。」清化並不理會，帶着小沙彌一路向假山行進，那處地下正是秘密機關。只見清化有意無意地把錫杖點到地上，轉了一圈才返身出園外去。鐵頭送到山門外，清化臨上轎前對鐵頭俯身合掌一揖，雙掌微微推向外邊，鐵頭正俯身還禮，當堂打了一個寒噤。

鐵頭回到寺裏，飛雲和各座主都到來探問消息，鐵頭把僧衣卸下，裏面混身護了鐵甲。不料衣才卸下，鐵甲便片片散開，落到地上。鐵頭說：「那妖僧端的厲害，他施的是『法華掌』，怪不得他一揖時有一股陰風襲來。」忽然管園僧來報，假山下那問地下室倒塌了，裏面支柱全部裂開，像斧劈一般。飛雲和各座主忙往察看

，不禁吐舌。鐵頭說：「我們機關早給妖僧探到了，他方才運起『千斤墜』來，從錫杖施力，毀拆了地下室，看他的功夫當有八十年的造詣呢。」大家正商議把機關遷到花埭松廬去，忽然一個僧人喘着氣走來，說道：「各位座主，今次糟了，智海師傅已給鷹爪拿去了！」各人看時，來人是彌勒寺的當家僧明修，是智海禪師的弟子。鐵頭把他拉到方丈裏去，細問情由。才知道左承德早已派人混進寺裏管理膳房，朝夕遞送齋筵，探取消息。今次謝山跟蹤清化南來，到廣東後便往見智海，把藍丁夜探皇宮失手經過，訴說一番，也給奸細聽到了。今早有幾個人闖進寺來，要見智海，知客僧見來人滿面殺機，急通知智海躲到半山亭去。那料亭裏早已臥着一人，大笑起來說：「智海，我老左等候多時了。」智海匆忙間未帶武器，便解下腰帶來，準備抵抗。那人霎一聲拉出劍來，寒光閃爍。跟着飛身躍過來，劍隨人到。智海一根腰帶裹着全身，招架了幾手，已給那口寶劍把帶子截去幾段，僅剩回兩尺多長。智海抽身展出飛行本領，兔脫般向山上走。那人輕功非凡，如影隨形，早已攔在智海面前。這時智海後又有一人，他拿着一枝畫戟，凌空丈許，從頂上刺落，畫戟把智海手裏剩下來的腰帶一捲。智海前後受敵，正想閃身躍開，已給先前那人一劍戮在腿上，當堂跌倒，背後畫戟也落到他的頸上，這時任智海有三頭六臂，也不得不束手就擒。跟着官兵便把前後寺門封閉起來，逐個僧人查問，寺裏各處都經過搜索，那個報訊的明修，幸早就逃出來，才能夠奔到海幢寺報訊。

當下各人都面面相覷，飛雲開言道：「我看今次前往彌勒寺的是左承德親自出馬，那個執畫戟的是火二郎林家泰；最先進寺裏的幾人可能是李長春曾山那班傢伙。他們因查出藍丁是智海的徒弟，藍丁夜進皇城，犯了大逆不道，所以名正言順地包圍彌勒寺。不過他們對海幢寺是沒有什麼證據，諒一時尚不敢造次，我們必須設法先把智海救出來。」

這天晚上，將軍府後樓才交四鼓，便有幾點黑影從樹上飄下來，狐狸一般竄近清化上人的靜室外。這正是神劍手李來風、飛雲大俠、雲裏鄧錦秀、小雙電徐傳等四人乘夜到來。靜室前有一度鐵欄把靜室圍着，護上鐵絲網，高有丈餘；徐傳先行越過鐵網，抓着簷角，向室裏一窺；內面黃帳低垂，看不到什麼。他便轉到欄杆外去，從窗隙偷視，樓裏重門疊幔，見到後堂有人趺坐，正是清化妖僧。徐傳不再遲疑，摸出他的「連環袖箭」，輕輕撬開窗子，就要發射。忽然樓內四處鈴聲響起，一股强光射出來，徐傳心知不妙，立刻轉身凌空縱起，想躍出鐵欄。那料清化已出現在面前，展開大衣袖向徐傳一揮，一股陰風，把徐傳刮起落到鐵絲網內。徐傳這時雖然身不自主，但神智尚清，連忙抓着鐵絲，再想縱起。突然手觸之處火花從鐵綫爆出來，頓覺全身震顫，已給鐵網吸着，暈了過去。飛雲等在外看得分明，只見神劍手李來風從腰畔抽出軟劍來，箭一般直躍樓頭，口裏喝道：「清化老妖，認得李來風嗎？」劍光已捲到清化跟前。飛雲這時匿身樹上，也發出三枚「蒺藜毒彈子」射向清化，三點寒光直奔清化面前，看看打中。好個清化上人，他不慌不忙，左手衣袖一拂，三枚蒺藜彈子給撥落地上；右手從袖裏拿出一面大銅鏡來，退後兩步，將神劍手的軟劍一擋，噹一聲那軟劍竟被銅鏡攝着不放。李來風覺到一股暗勁從劍身透過來，手臂通痲，沒法把劍拉回；只得飛出腳來，用盡平生氣力掃向清化。忽然清化將鏡向前一推，先前那股暗勁像刀鑽一般，直透全身，腳下當堂軟癱無力，雙足震動，看看支持不住。李來風究是武功根底上乘，練過「易筋經」，這時急將身憑着欄杆，腰部一翻，一個觔斗打向樓外，舉動眞和閃電一般，更乘着翻起時雙腳向清化面門一拂，竟把清化面上的三綹長鬚扯去一把。大概他痛得厲害，手上銅鏡一鬆，李來風便把軟劍脫開，看看就要飛身落到鐵欄外。不料身體翻過鐵網時，下面有一股吸力，把軟劍一攝，跟着連人也墮到網裏去了。

這處一筆難書兩頭，當先前徐傳被清化掃下鐵網時，園裏四處火光照射，樓下立刻竄出八個小沙彌來，都持利劍長鈎，一把搭着徐傳拖進樓裏。雲裏錦鄧秀這時已按捺不住，把衣帶一拂，迎風展開，像是一匹紅雲。原來鄧秀的得名，是因爲他並不使用兵器，他身上的丈六紅綾帶便是厲害的武器，展起來隨意軟硬曲直，可以把樹幹拉倒，屈曲時又可以搭着樓欄屋脊，飛身上瓦。這時他躍過鐵網，紅綾帶向八個小沙彌掃去，那八個小沙彌也身輕靈活，仗劍左右跳躍，把徐傳圍在中央。

飛雲樹上看見鄧秀跳過鐵欄時不受吸攝，心裏便有了主意，他忙把「飛雲索」拋出來，向墮在網裏的李來風一套，凌空拉起來，到了樹上。李來風這時才回復神智，幸而手裏軟劍沒有失落。兩人看鄧秀時，一條紅綾帶蛇龍飛舞一般，只見一片紅光，瞬已將兩個小沙彌的劍捲去，一個沙彌又給他捲到半空裏，跌個半死。

忽然園外一陣風聲傳來，遠遠處有幾點黑影撲前來，飛雲暗想：「三十六着，還是走爲上着。」便喊出一聲：「合字風緊！」各人聽到，便急急逃了出來，連夜返到海幢寺去了。

鐵頭和尚正同謝山明修兩人等候消息，見又被抓去了小雙電徐傳，心裏越加煩悶。還是謝山有些主意，他說：「今天清化臨走時，向鐵師施出『法華掌』毒手，他料不到鐵師內裏穿上鐵甲，以爲必死無疑。不如將計就計，明日便宣佈鐵師圓寂，暫躲一時。」各人也認爲好計。第二天清晨架起柴棚，把一頭驢子焚化了。照佛家圓寂儀式，把骨灰葬在寺園裏。又留下明修混在寺裏，其餘飛雲、鐵頭、謝山、鄧秀、李來風等都躲到花埭松廬來。左承德據報，果然帶領從人前來海幢寺察看，表面上說是弔唁，其實是到來打探消息。看見鐵頭遺體經已火葬，心裏將信將疑，只得回去對清化報告。過了幾天，孫小紅、苗翠花、永春三娘到了廣州，三人仍舊客籍打扮，入到海幢寺，明修急帶她們前往花埭松廬，和飛雲等見面。各人見她們無恙到來，都安慰了一陣，翠花又把小紅在蘆苞相救始末說出，各人聽了，都贊小紅胆智過人，飛雲因和孫昌在雷州訂下生死之交，對小紅更是親熱。

這晚孫小紅聽說近日官兵破獲了彌勒寺，把海智捕去，小雙電夜探將軍府，落在清化手上，憶起師傅五枚臨行時的吩咐，便對鐵頭各人說道：「姪女下山前，師傅已曉到清化要來廣東，那時她曾說：『清化的邪術很是厲害，恐怕各同門會敵他不過，但我知道那妖僧的來歷，有一個方法可以把他制服，屆時可把劍柄扭開，看我寫下的錦囊。』姪女現時才記起，請各位師叔拿去看看。」說罷便從身畔取出一柄短劍來，是一柄鑲作十分精　的匕首，柄上嵌了兩片羊脂白玉，劍鞘刻上了幾行蝌蚪文字。飛雲接過端詳了一會，又把劍抽出來，燈下寒光閃閃，端的好劍。那劍身鑄上八個梵文，近柄處鐫着小金印。只見飛雲把劍柄的白玉一旋，果然露出一個孔來，裏面藏有一片白紙。各人急忙圍上前來觀看，那紙寫着：

西藏雪峯　　老僧潛踪
劍鞘文字　　得遇神翁

下面敍有兩行小字，那是：「珠穆雪峯高二萬仞，去者須有雪地飛行本領，日服雄黃，帶護眼罩；夜間朝北斗向峯頂行，自有奇遇。」飛雲一連念了幾遍才道：「這是五枚師姐的暗示，她知道清化的根底，叫我們到西藏雪峯去見老僧，念着劍身的八個梵文，當有奇逢。聽說清化原是朝廷從西藏聘來的黃教喇嘛，服了長生不死之藥，那雪峯神僧定是是和他有密切關係，我看找到了自能將清化制服。」各人聽他說得有理。當下李來風、鄧秀、飛雲、小紅四人都爭着要去雪峯，鐵頭只得拈鬮來決定，選出兩人前去。

喜馬拉雅山最高峯處，像一座雪屏風。長年寒風凜烈，經年積雪不解，人跡罕到。這時有兩個全身裹着獸皮的人在山上如風一般滑走，這便是飛雲和孫小紅。小紅忽見雪地上有巨大足印，似屬雪熊留下。飛雲審視，覺得足印是兩足立行的，像穿上了腳套，那步伐的距離，看去是個很好武功的人留下的，否則不會走得那麼氣勢如虹的。飛雲趁着了月色，拿劍鞘吹起，那鞘中有孔，便發出一種像是號角的聲音，震動山谷。過了一會，果然聽到有輕微的腳步聲，遠遠一個巨大白人隨風而來，瞬已站到兩人面前。飛雲口裏連忙念着那劍身鑄上的八個梵文，一連幾遍。那巨人立即凝視着兩人，伸出臂膀來招手，意思着他們走近。飛雲見他沒有惡意，便先走上前去一揖。那知一瞥間那巨人已化成了一個老僧，身旁脫落一襲白熊皮，腳上仍穿上一對很大的熊掌足套。兩人細看老僧人，眼光十分慈祥，但面上長滿了白毛，辨不出鬚髮，一種說不出的莊嚴氣度，兩人不由得都跪在雪地上，飛雲又把寶劍呈上，那僧人接過來反覆審視，看着劍鞘文字，竟落下淚來。他把兩人扶起，然後詢問來意。孫小紅當下便把始末說了一番，老僧知道她是五枚師姑弟子，便把他和清化的前因後果，說了出來。

原來西藏佛教區裏各大廟宇的得道高僧，一到上了年紀，便潛踪到「法地」去，歷來都沒有人知道他們藏身之所。只有那高僧的大弟子，在師傅臨行前夕，傳授他一些啓示，將來到他修了道行想歸隱時，便從啓示句中推敲，找尋前往「法地」的路徑，這時他又照上一代的做法將啓示告知後代弟子。所謂「法地」，便是雪山高峯人跡罕到之處，那裏有一個小天地，住着的有些竟是千年修道的隱士。據老僧說，他們有一種人體解剖術，只要把人體裏一部腸臟和衰老機能割去，以後便可長生不老，飲水便可延長壽命。以往各廟高僧能夠悟出啓示句語，覓路到得法地的，十中無幾。但到得法地時，經過解剖，便可以不吃人間烟火，保持生命機能，永遠生活在一起，另成一個遠離塵俗的小世界。他們每夜在斗轉星橫的時候便穿了白熊皮，踏上雪靴，到峯頂呼吸，採取月華霧氣，鍜鍊體力，有時給探險隊偶然尋到了足印，便以爲是雪地獸跡，也有想像是一種雪人。這次飛雲和孫小紅遇到的老僧，來到法地不過五十年，但他有一股塵世讎怨，久存心間。原來老僧從前是「日額則大廟」的高僧，法號「天蟾喇嘛」。當他臨歸隱法地之前，有兩個弟子，名叫法雷、法華。那時剛巧清高宗派了欽使到後藏聘請有技能的高僧，天蟾便遣大弟子法雷前去，臨行給他一柄黃教鎭寺寶劍，代表着黃教權威，宣揚法教。不料二弟子法華存心叵測，暗中跟隨師兄法雷，在青海途中展出最厲害的「黃沙掌」把法雷暗算，法雷因沒有防備，給他打中。法華便奪去了度牒法杖，又搶去駱駝，直到京裏謁見高宗，拿出牒文，自稱清化上人，他還未知師兄法雷身上有一柄黃教裏的寶劍，法雷身受重傷，但他道行堅定，能把元神留在不散，暫延生命，走到附近有人踪的地方想寫下遺言。恰遇五枚師姑這時雲遊到青海，結廬在瀚海裏潛修，因此救起法雷，知道了這一段仇怨。這時法雷乘夜在劍鞘刻上了兩行記仇文字，過了兩天軀體腐爛，元神留不住了，跟着便死去。五枚本想把寶劍送去日額則交還天蟾，可是一直給世情纏着，而且往藏路途十分崎嶇，想託人帶去時，又恐防失落。後來遇到前往進香的人，才替她帶信通知天蟾。那時天蟾已推尋到往雪峯的路途，正準備歸隱法地；臨行時他留書五枚，託她探聽法華的行踪，伺機替他的大弟子報仇。當時五枚料不到清化就是法華。同時，天蟾的信也很久才輾轉傳到五枚手裏，所以一直擱了幾十年。現在飛雲等千辛萬苦尋了到來，天蟾雖日久忘了塵俗，但看到了法雷寫下的記仇文字，便重惹起了心中怨氣，認爲佛家因果，不能不報。天蟾喇嘛又告訴了孫小紅，說法華壯年時，曾到義國學習物理化學，能製造雷電。他藉此騙人是法術，其實只是西洋發明一種物理，那種物理遇到五金便發生吸攝作用，清化的銅鏡也是蓄有電力的，附有開閉的暗鍵，只要持手處用木造成，自己便不會受到震動了。兩人聽了，方才曉到清化施出的不是什麼邪術，他不過在室裏裝上了電磁石，如果身上懷着武器的人走近，他便知道，那種照人不能開目的强光也是電力發出的，外面鐵網也都藏着高度電力，所以越過的人便跟着手裏的武器一同攝到網裏去了。

這天晚上，天蟾喇嘛便同飛雲、孫小紅兩人下山，取道到廣東去。（未完）

超人

超人的故事／馬雲・文 黃白石・圖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超人章日明，力大無窮，更會飛行。由於他毀壞別人的汽車，阻差辦公，拒捕、毆警、奪警槍……犯下一連串罪行，被警方出動陸、空警力追捕。本來，他是會飛行的，可以高飛遠走，警方根本奈不了他何。可是他爲了拯救他父親脫離監獄，以及拯救被洪發父子擄去的六嬸，因此他不想離開此地而東躲西藏。在警方的嚴加跴緝下，他已走投無路，迫得又爬上村姑阿蘭的「樹頂屋」內躲藏起來，及至阿蘭回來，章日明便把自己的遭遇告訴她，並請教阿蘭如何才可以救出他父親和六嬸。阿蘭畧一思索後，便教他如此如彼……

利用超人刧銀行　全市爲之大轟動

軍警們因爲事先受到上司的忠告，這時候都小心翼翼，步步爲營。

相反，章日明却高舉着雙手，絕未露出半點惡意，亦無反抗的企圖。

章日明就是如此這般的被捕了。

也許是因爲太過容易了，所以一些高級警官聞訊，幾乎不敢相信這是事實，等到他趕到現場來，親眼見到章日明被警員加上了手鐐，警官們才悄悄舒了一口氣！

儘管如此，警方仍不敢過份大意，他們將章日明囚於一輛警車之內，手和脚分別加上了手鐐之外，還將手鐐扣在車內的椅子扶手之上。

章日明心裏覺得好笑，如果他要逃走，豈是這些東西可以將他留難！

返回市區，又是一番轟動。

新聞界的消息靈通，大批記者巳候在警局門外，但是，警方高級負責人經過商議後，總覺得章日明是個高度危險的人物，所以決定不讓記者們會見他。只由公關人員發佈了極簡單的消息。

豈料如此一來，新聞界越覺神秘，分別把章日明描述得萬二分神奇，簡直就像個擁有三頭六臂的人一樣。

章日明終於被關進牢中去了。

他突然有些後悔，也感到懷疑，到底對阿蘭這辦法是否收效？萬一洪氏父子不肯出面救他，那時又怎辦？

他還未經過法庭的審訊，所以暫時只是被羈留在警局裏面，除了手鐐脚鍊之外，外面又是關防重重，這情形他想逃出去，簡直難乎其難。

突然傳來消息，說是有位律師與警方交涉，要求將他保釋出外候審，但是却給警方拒絕了。

章日明心裏想：這樣子下去，後果將會怎樣？

章日明有點心煩意亂，在牢中默默地想，獄外數名武裝警員却荷槍實彈監視着，即使是警局裏的人也不准接近那一帶。

走廊上面傳來步聲，一位高級警官，陪住一名律師進來了。

律師是受委託前來探望章日明的。他們通過了關防重重，進入牢中來，律師獲准進入最後一度閘門，單獨會見章日明，警官則候在閘門外。

律師忽然低聲問：「你自己可有辦法逃出去？」

章日明立刻意會：「洪發先生他們在何處？」

律師道：「我受他所託，如果你能逃出去，就撥這個電話號碼找我，我會帶你去見洪先生？」

章日明於是接過了一張咭片。

那張咭片上面除了印上了律師的姓名之外，還有他的地址和電話號碼。

章日明只瞥了一眼，就將一組電話號碼記憶在腦海之中，其實連他自己也不明白，爲什麼未讀過書，竟會識字？就像他具有飛天本領和刀槍不入的神奇一般，同樣令他自己也感到萬分迷惑。

當那律師走了之後，有一名警官立刻進來，將他搜查了一遍。

那張咭片固然被取去了，警官同時亦口頭警告他：「你的邪門把戲我們都知道了，希望你保留有用的生命，否則我們被迫用武力對付你，你切不可再嘗試逃走，因爲你不可能永遠如此僥倖的！」

章日明剎那間也失去了自信心，不知他自己能否再保有過去的神奇力量，因此，當警官離去了之後，他就試用手指去捏那條粗大的脚鍊，結果，脚鍊被捏得彎曲了少許，假如他再用多一些氣力，肯定會斷折。

至此，他已是心裏有數。

到了晚上，他一直受到警方的嚴密監視。吃的喝的固然有上好的招待，就是住的也好，最少比起其他犯人來，總算好好得多了。

章日明故意表現得十分馴服，但警方對他的防範還是一樣嚴密。

他決定以逸待勞！

那天晚上，他按兵不動！

翌日，章日明被人押進一間警官辦公室去問話。

就在他被帶離羈留所的時候，他突然對那位警官說便急，要求到洗手間去，警方似乎沒有理由拒絕他這項合乎常理的要求。

洗手間內內外外，如臨大敵，一片緊張氣氛！

章日明要到厠內去，警員們沒有理由爲他服務，惟有開了手鐐，只留下了脚鍊，但厠所外面，却派了三名手執長槍的警員把守。

一名警長則彎下腰來，盯住門脚下可見到的一雙脚——章日明那雙戴住脚鍊的脚。

突然間，那位警長叫了起來：「喂，你幹什麼？不准動它！」

原來他看見章日明正動手把脚上的鐵鍊弄開！

門外警員紛紛衝進來！

有人用力敲打厠所的門，也有人見到一條人影已爬到隔隣去了。

突然「錚錚」連聲！章日明果然自隔隣一格厠內衝出，舞動着手中鐵鍊，有如出柙猛虎，守在門前的數名警員，首當其衝，先後被擊倒。

警員們鳴槍制止，但是人影一掠，章日明已衝破窗門，飛身越窗而出。

警方雖然事前已有了準備，却想不到章日明的動作快得出奇，當他們追到外面去的時候，有人說另有一輛車子在警局門外等候着，將他載走，也有人說章日明已飛上了天空，其實所有警方人員都感到萬二分的驚奇，因爲眨眼間功夫，他們就失去了章日明之所在。

說他騰空而去的人，完全是因爲章日明被渲染得過份，反而說他被一輛汽車載走的人說得很有根據，他們說出了車型，車號和車身的顏色，因此警方迅速通知全市巡邏警車注意此車的下落。

一輛警車不久就在一處路口見到那輛黑色大房車，立刻拉響警號追去。

這一種牌子的黑色大房車市面上有很多，所以警車上的警方人員只希望追得接近一些，看看車牌編號是否在逃的可疑汽車。

但是，怎料到警號一响，那可疑房車便加速疾馳向前，快得令人驚奇，於是警車上的警官肯定那就是他們要追踪的目標，透過無綫電通訊系統，通知其他警車加入兜截行動。

那黑色房車開得很快，轉眼之間已拐進了另一條橫街！

警車急急追了過來，却想不到一輛巨型貨櫃車突然横在路口。

「轟隆」一聲！

警車撞在巨型貨櫃車的車身之上，有如一個冒失小孩碰在一名巨無霸身上一樣，在馬路上翻了幾個觔斗，警車上的警員都受了傷！

混亂中，巨型貨櫃車上跳下一個人，他的動作快如閃電，急急騎上一輛電單車之上，朝另一邊街口逃去無踪。

馳援的警方人員一邊急於搶救同僚，一邊要追查巨型貨車的車主，他們深信事情絕非偶然，可能是有人蓄意阻止警車的追踪。

就在警方人員忙個不了之際，突然有一名司機匆匆趕至現場，原來他就是巨型貨櫃車的司機，他向警方强調整個事件並不知情，當時他只是將車子停於道旁，下車到隣近一間快餐店去去購飲料，想不到車子却被人開動。

儘管如此，警方還是將司機帶回去調查。

另一方面，又有另外一輛汽車在兩條街位以外的彎角處，發現了那輛被追捕的黑色大房車，可惜車內却空無一人，但車號、車型完全符合了。

大批警方人員聞訊趕至現場，將附近一帶街道封鎖，一時之間，如臨大敵！

警方人員在那兒展開大規模搜索，可惜一無所獲。

後來有人告訴警方人員，較早時有幾個人慌慌張張的，在這裏換車，於是警方人員根據此人口供，追踪一輛銀色豪華房車。

那輛豪華房車不但車型特別，編號也易記，所以警方認爲要找到它之所在絕不困難。

果然，不久之後有一輛警車在半山區

遇上了該豪華房車，立即將它截停。

但是，警車上的警官很快就感覺得到，若非情報錯誤，就是被人存心戲弄。

那是一位爵紳的座駕車，難怪車牌編號也這麼特別，當時車內除了該著名爵紳之外，還有一位高官，他們都十分生氣，因爲被警方人員截查，對他們來說，認爲是非常失體面的事。

警車上的警官惟有再三道歉。

事後警官透過警車上的無綫電通訊系統，追查那名提供情報的「途人」但是，那名途人轉眼之間不知去向。

警方白忙一場，毫無所獲。

表面上，大批警方武裝人員從那兒撤退，實則却是外弛內張！

一名外籍警司泰萊，曾被人稱之爲神探。

警方領導人鑑於一名如此富有傳奇性，而又具有新聞價值的「疑犯」竟然可以在軍警林立的情形底下逃之夭夭，因此感到十分尷尬，所以就立刻命令有「神探」之稱的泰萊，帶了一班便衣探員，趕到現場部署。

就在現場那條街道上，一幢多層大厦其中一個住宅單位，這時候正有人居高臨下，自窗口俯視街道下面的情形，這個人就是洪發。

洪發躲在窗簾後面，向屋子裏的人，提出警告：「看情形他們還是死心不息，大家必須小心提防。」

屋子裏的人包括有洪發的兒子洪文昌，以及他們的手下們，此外就是章日明。

章日明是由洪氏父子派人候在警局附近，將他及時救走的。

但事實上章日明並不感激他們，因爲就憑他的本領，他要擺脫警方追捕，實在是易如反掌的事。

無論如何，章日明總算達到了他預期的目的了。

他問洪文昌：「你用什麼方法把我爸爸救出來？還有六嬸，她現在何處？」

洪文昌道：「你且慢焦急，我們做事應該按步就班。你先替我們做一件事，待我們有了錢之後，就可以去把你爸爸救出來。」

洪文昌於是把一些圖則展示。

章日明面對那些圖則，左看右看還是看不明白。

洪發由窗口那邊回到圓桌旁邊來，對章日明說道：「這是一個寶庫，只要我們弄開它，就會變得非常富有，你想救你爸爸，必須小心地把這件事辦好？」

洪文昌則對他說：「你爸爸的事須要許多錢才可以解決，因此這一次的行動，將是救你爸爸的第一步，你必須全心全力去辦！」

章日明道：「我從未做過這種事，怎曉得怎麼辦？」

洪文昌道：「放心好了，一切自有我從旁協助。」

章日明道：「我希望快些見到我爸爸，你們什麼時候開始？」

洪發又回到窗前，朝街道下面瞥了一眼，道：「警探仍在附近盤查，假如晚上他們仍未撤退，我們就要另想調虎離山之計。」

洪文昌將那些圖則攤放在圓桌之上，對章日明解釋：「依照原來計劃，我們應該在昨天晚上開始行動，可惜與你失了連絡，所以今晚一定要動手。」

洪文昌又告訴章日明，這是那幢大厦的形勢圖。他們爲了進入該大厦，必須先行了解整個形勢。

那是高達二十多層的金石銀行大厦，單看外形，它的確稱得上固若「金」湯，穩似磐「石」。

洪氏父子又向章日明解釋，這是全市擁有現金最多的銀行，再加上地牢內私人存於出租保險箱裏面的金銀珠寶和現金，無疑就是一座寶庫。

金石銀行除了有他們自己的保衞隊之外，還有嚴密的電子儀器監視着銀行各處出入口，此外又有直接通往警局的警報系統。

因此，如果要動他們的腦筋，除了要詳盡的計劃之外，還要有精密的行動。

金石銀行的保安控制室設於十一樓，那兒是大厦的中部，可以居高臨下，俯視街道上四週的環境。

控制室內，有着一系列電眼監視網，每層樓、每一處出入口，都有傳眞鏡頭對準，一日二十四小時都有專人坐在電子螢幕之前小心監視。

金石銀行獨立建築於市中心區，那兒每到了晚上，行人稀少，所以任何人要接近它，都難免會被保安人員發現，但洪氏父子偏偏要向它動腦筋，似乎有些妙想天開。

洪文昌指住圖中另一幢大厦說：「你有飛天本領，我們就是想利用你由對面這一幢大厦的天台，先飛到金石銀行大厦的天台去，然後你必須將電梯弄停。」

章日明反問道：「爲什麼要把電梯弄停？」

洪文昌道：「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步驟！」

洪文昌把桌上另外一份圖表攤開，對章日明說道：「他們把保安部門設於中層的十一樓。

是爲了方便居高臨下的監視四面的街道，以及在最迅速的第一時間內，抵達大厦各樓去，包括了天台，假如保安部設在樓下，高層出了事，他們可能浪費太多時間，晚上，他們連天台也鎖上鐵閘，即使明知這是違反消防條例，但是，消防人員根本就沒有理會他們，現在我要你先把電梯弄停，目的是要誘使他們將天台鐵閘打開，只有這樣你才可以進入大厦之內。」

除了章日明之外，其他在旁的人也都聽得明白。

洪發在旁補充說道：「我們已詳細調查過了，除了天台之外，其他入口都很難動腦筋，所以這個辦法應該最理想，日明，你進去之後，盡可能避免動粗，直至我入去爲止。」

章日明唯唯諾諾。

洪文昌回頭問他父親洪發：「警探們撤退了嗎？」

洪發又朝街道下面俯視片刻，然後對各人說：「如果我沒有看差，停在路邊的黃色私家車就是便衣偵探用的汽車，看情形他們仍在附近搜查。」

洪文昌於是對各人說：「那麼我們就等到入黑再說。」

×　×　×

警方的泰萊警司，正帶領着一班幹探，在附近一帶明查暗訪。

他們認爲這兒附近值得懷疑是有根據的，首先是由於洪發安排那個向警方提供假情報的人，所提的口供有了破綻——當時他的目的無非令警方人員摸錯方向，離開那處街道。

等到警方發覺情報是假的，警探們難免會問：爲什麼會有人故意向警方提供假消息？自然是另有詭計，警方就憑此肯定此中大有文章。

因此，泰萊警司決定要在附近作一次地毯式的搜查，但是他的上司却不批准，同時他們亦相信法庭不會批准警方這一項擾民行動，泰萊惟有根據各方面的綫索，追尋那個提假消息的男子的下落。

他們一直在附近街道上查到黃昏，仍無頭緒。

突然有個男子從附近一幢大厦內出來，他很快就被一名警員認出，他正是今天向警方提供假消息，以致令到警方開罪了一名爵紳的人，那傢伙垂頭喪氣的，匆匆朝街口那邊走了過去。

一名探員趨前把他攔住：「朋友，你好？我是便衣警員。」隨即出示了警員證件。

那男子面色大變。他想走，但很就被其他二名探員抓住！

那男好苦笑一下，反問三名包圍着他的探員：「我犯了什麼罪名？」

「向警方提供假消息，」爲首一名探員說：「我們想知道你有何目的。」

那男子道：「警方不斷叫出改善警民關係的口號，我以爲把見到的告訴你們，只是盡了做市民的責任，想不到你們會這樣對待我。」

「你應該認得我吧，雖然我現在已改穿上便服。」一名警員提醒他，「我記得你在現場告訴我們有關一輛豪華房車的故事，事後我們才知道那輛勞斯萊斯汽車是屬於一位爵紳的，而且在事發前後，從未經過這一帶街道。現在我們要知道你爲什麼要故意向我們提供這種假消息？除非你有合理的解釋，否則我們就拘捕你！」

那男子抓抓頭皮：「我只能承認我憎恨那位倡議禁賭的爵紳，其實當時我根本什麼也見不到。」

這時候，又有一名探員走過來：「警司叫你們將這傢伙帶回大厦裏面去。」

原來當探員們追捕那男子時，泰萊警司已帶着另一班人到那幢大厦去，與大厦管理員連絡。

現在警司就是要管理員認出這人是住在乜厦內那一個單位的。

管理員打量了他一遍，最後還是搖搖頭：「我並不認識這個人，他好像不是住在這裏的吧？」

警司回頭問：「你叫什麼名字？住在那裏？到這裏來幹什麼？」

那男子道：「我叫呂木，住在對面海，來此探朋友，這又有什麼不妥？」

一名探員生氣地說：「探朋友怎可能在此躲上大半天？分明說謊？」

「好，好！」警司說：「就相信你來探朋友吧，請告訴我們，你的朋友住在何處？」

「嗯……」呂木又感到爲難起來。

一名探員想動手揍他，但他的上司制止！

×　×　×

躲在這幢大厦其中一個單位的洪發父子等人，不但知道呂木被截查的事，而且一直注意着事態的發展。

呂木是洪發一名手下，是由洪發故意派出去的，因爲警探苦纏不休，他們担心影响大局，於是洪發靈機一觸，惟有施苦肉計。

但是除了洪發之外，連他的兒子洪文昌在內，都一直在担心他弄巧反拙，事實上警方已下定大決心，希望從呂木身上找出罪魁禍首來。因此呂木現在就被迫帶着警方人員上樓去。

呂木儘管不大願意這樣做，但在警方的輭硬兼施下，也惟有帶着他們去敲一度門。

押解着呂木的警方人員難免感到奇怪，爲什麼他棄電鈴不用，却要在木門之上敲了三次連續的兩下呢？

但是，警方人員的驚奇也未完，那度門已打開了，然後就有人把鐵閘拉開！

那開門的人正跟呂木打招呼，埋伏在外面的警探們已一湧而入。

那開門的人一邊想逃走，一邊想呼叫，但却被警探及時制服了。

呂木反而顯得異常地冷靜。

屋內似乎有許多人，有男人也有女人，他們正紛紛逃走。於是，秩序亦爲之大亂。

有些人逃向屋外，有些則逃往後面去，原來這裏最少也有幾處出口，因此警探們要抓人，也就更加感到吃力了，他們只好見人就捉。

這兒到底是什麼地方？

有經驗的警探一看就心裏明白，這兒只是一個地下賭場而已。

但是，那外籍警司既然一聲令下，警探們也惟有奉命行事，動手捉人。

秩序雖然一片混亂，但是，警探們仍然抓住了十多個男女賭徒和開賭的人。

可惜他們都不是泰萊警司所希望找到的人。

於是焦點又落在呂木的身上。

但是呂木也有他的合理解釋，他本人原是一名賭徒，也是這間地下賭場的常客，當警方人員出現於外面街上時，呂木生怕警方人員久留之下，遲早會發現這非法場所。因此，他靈機一觸，將假情報向警方提供，目的無非令警方人員快些撤離現場。

想不到麻煩亦偏偏由此而引起，到頭來也惟有帶警方到這裏來。

這解釋聽起來的確十分之合理，警方人員也相信下來，只是苦了開地下非法賭場的人，以及被捕的其他賭徒們。

因爲如果不是呂木的「熟客敲門爲號」，看門的人是不會隨隨便便大開方便之門的。

無論如何警方總算無意中立了一功。

在另一方面，洪氏父子等人躲在屋內

，從門眼中隔岸觀光，洪發見狀也爲之暗喜不已，因爲他的計劃終於成功了。

大批警方人員陸續撤離現場，呂木雖然被帶返警局去，但是如此一來，洪氏父子等人就可以和章日明依時出發，進行他們的發財大計。

× × ×

洪發肯定警方人員已經撤退時，便偕同章日明等人一齊乘坐二輛房車出發，二車朝住不同的地方向駛去！

他們的目的地是金石銀行大廈，那兒是位於中區的中心地帶。

洪文昌與章日明同一輛車子，他對章日明說：「我在附近放下你，然後你步行到後面街上，只要沒有人見到你，你就可以開始你的行動！」

車子在金石銀行大廈隣近停下來，章日明依既定計劃下了車。

至於洪發指揮的另外一輛房車，則依照事先的安排，由另一處街道駛入中區範圍。

章日明落了車之後，步行到後面一條街道。他知道這時可能已有人在銀行大廈的十一樓窗口，居高臨下地監視着他的一舉一動。

因此，他已盡可能靠近牆壁走。

章日明抬頭一望，只見大廈一角有些東西伸了出來，那是一個活動的電視傳眞鏡頭，分明是由保安人員所控制的。

章日明心裏想，如果這時候升空，一定讓對方見到。

洪會昌吩咐過他：決不能引起保安人員的注意。

因此章日明在那兒彎角處拐了彎，希望這條小巷子裏沒有傳眞鏡頭的監視，可惜這邊屋角之上也有另一個活動鏡頭正在緩緩移動，分明是跟踪他的。

章日明正感到不知所措之際，無意中發現了對面一幢大廈的凹入處有個人影，無論身材高矮與衣飾，完全與他一模一樣的。

突然眼前一亮，一輛汽車由彎角處駛過，車頭燈照得明亮，後面卻傳來一陣警號。

一輛警員騎着的電單車追了上來，就在巷口靠近大街那邊，截停了那輛汽車，交通警員指責司機駛錯了方向，要抄牌！

交通警員抄司機的駕駛執照，稱爲「抄牌」，那是要寫下出事地點的，因此，他用電筒四處照射，目的是無非爲了找個門牌號碼記下來，但如此一來，電筒的光卻令到那電視傳眞鏡頭發生了反光作用！

等到反光閃耀過了之後，電視傳眞鏡頭才發覺剛才那可疑人物已不在大廈附近的行人道上，於是又再四處掃射，目的自然是追尋剛才那可疑人物的下落。

終於，鏡頭又在靠近大街那邊，發現了「他」——他們認爲可疑的人。那人正在看警察抄牌，負責監視住鏡頭的保安人員心裏說：這裏無聊的人眞多啊？

他當然不會知道「抄牌」只是一種詭計，這正是洪發手下掩護章日明升空的一項有效步驟。

洪發的確很有犯罪天才；他們早已估計到現場上可能發生的困難。因此他安排了「故意犯規的汽車」以及一輛僞裝的「交通警員電單車」，在附近路口上演了一幕活劇，擾攘一番！

趁住衆人的視綫集中在路口那邊的時候，章日明順利升空，直飛上天台之上。

至於他那個替身，始終是銀行保安人員嚴密監視的對象。即使他混在看熱鬧的路人之中，銀行大廈屋角那一具傳眞鏡頭，仍然盯實他！直至他施施然離去爲止。

× × ×

天台之上，並無任何電眼監視，這可能是銀行、保安人員認爲這是一幢獨立的建築物，而且樓高二十多層，同時當地還未曾聽過有任何匪帮擁有直升機的，於是省了。

章日明緊記洪文昌的吩咐，找到電梯控制室去。

金石銀行大廈的電梯，有好幾部，章日明揀了一部正在上升中的電梯按停了。於是正在電梯裏面的人立刻被困，求救鈴聲隨即响了起來。

大廈中的電梯，晚上這個時候，就只有駐守在裏面的保安人員使用，所以現在被困的，也只一名保安人員。其他人聞訊趕至，左攪右攪，那電梯還是停頓於七與八樓之間，不上不落。

保安人員無可奈何，惟有通知電梯保養公司。

被困在電梯中的保安人員剛好又是一名頭目，他被困在裏面仍不忘發號施令！

他利用電梯內部的電話，指揮下屬到天台的控制室去，因爲如果要等保養人員到來時，他在裏面可能會焗暈了。所以在電話中急得呱呱叫！

於是有一名穿制服的保安人員走上了天台去。

他利用鑰匙，將天台鐵門打開！但是，他還未走到電梯控制室，他已被人突如其來的，由後面用硬物將他擊昏了。

襲擊他的人自然是躲在天台上的章日明。

章日明蹲下去，正想將保安人員的制服脫下來！梯間忽傳人聲：「九三七，怎麼啦？小心點啊！要不要我來帮帮你？」

又是另一名穿了制服的保安人員。他一邊招呼同伴，一邊步出了天台。

天台儘管沒有燈光，但「電梯房」那度門半掩，自有燈光透出，再加上天上的星光，這名後來的保安人員的視綫輕易就可以見到一雙脚——那是他同伴的脚，橫伸於天台的地上。

於是他立刻警覺起來，隨即伸手到他的腰間去拔出他的手槍。

就在第二名保安人員伸手拔槍的刹那間，有一隻手自黑暗中飛快地搶伸過來，將他拔槍的手制住。

這隻突如其來的手，動作固然快似閃電，另一隻亦配合得恰到好處！只見臂彎一屈，那保安人員立刻被箍得昏迷過去！

章日明自然也就是那兩條手臂的主人。他迅速展開了一連串的行動，例如把倒臥地上的保安人員拖入「電梯房」綑綁起來，然後把第二名保安人員的制服脫下來，讓他自己穿上了！

由於電梯仍未修理好，氣得被困在其中的保安頭目暴跳如雷。

還好就在這時候，一輛漆上標誌的電梯保養公司的汽車，載住二名穿制服的技工，及時趕到現場來。

儘管求救電話是由保安人員撥出的，守在銀行大廈閘門後的保安人員，仍然要求技工出示他們的證件，然後才開門讓他們進去。

二名電梯修理員工利用其他電梯，分別登上七、八樓之間觀察一番之後，看不出什麼毛病。於是再由二名保安人員陪同下，直登上天台去！

他們如此小心翼翼，自然是對修理技工放心不下，所以明知天台上面已有了二名同伴，仍然加派人手監視。

二名技工走在前面，二名保安人員隨後，一齊走出了天台去！四個人前後分成兩堆。

突如其來地有人吆喝一聲：「不要動！舉高雙手！」

敏感的保安人員當然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只是他們不明白，爲什麼穿上與他們同一制服的「同事」竟然會拔槍相向自己！

其中一名保安人員反應敏銳，迅速伸手拔槍。

可惜他腰間的手槍還未拔出，他的後腦已被另一枝手槍的槍柄重擊一下！隨即倒在地上。

出現在保安人員背後的，只是穿上了僞裝的章日明，不過他左右雙槍是如假包換的眞槍實彈。

章日明手急眼快，當他用右手的槍柄擊昏了一名保安人員之後，左手的一枝槍管已冷冰冰的抵住了另一名保安人員的面頰。

與此同時，那二名「電梯修理技工」，也露出了本來面目；原來他們只是洪發派來的兩名手下而已。

洪發不愧是犯罪天才，他料事如神，所以當他派出的另一名手下截聽到銀行裏保安人員撥出的召喚修理技工的電話；二名配備有假證件的冒充技工，亦在恰可時間內，乘車趕至。當然，那個召喚電話根本就沒有接到電梯保養公司去。

至此，他們終於順利完成了第一步！

不久之後，最少有四名穿上了保安人員制服的刧匪，分兩人一組，配上了實彈手槍，到十一樓的保安控制室來；這兒就是整間銀行的保安神經中樞。

這時候，另外二名穿上制服的電梯修理技工，正將電梯升到八樓，將困在電梯內的保安頭目釋出。

就是由於監視系統一直過份注視八樓救人的現場傳眞情形，控制室裏面的眞保安人員們，疏忽了四名假保安人員的活動情形；當他們發覺假保安人員拔槍指嚇各人時，隨即有人伸手去按警報熱綫——那是由銀行直通至中區警局裏去的。

但是，那名眞保安人員後腦被襲，倒了下去。

刧匪們迅速控制這間房；所有眞保安人員均被制服，再也沒有人反抗。

當那名保安頭目——銀行保衞隊隊長，被「修理技工」救出後，立即破口大罵電梯公司維修工作馬虎，否則就不會令他被困。

二名假技工沒有理睬他，因爲他們還有許多工作要做；而且此等工作都是由洪發父子事先安排妥當的。

保安頭目氣沖沖的，想進入控制中心時，隔住玻璃已看得出有些不妥；他非常機警，一邊伸手拔槍，一邊想後退，找掩護的地方。

但是，穿上了保安人員制服的章日明，一直跟在保安頭目的後面；他是氣得有點「火遮眼」，所以一直未有留意到章日明是個冒牌的保安員。

等到現在他想開槍時，章日明已伸手過去，把他的手槍搶了過來。

保安頭目冷不提防，手槍已被奪去，氣得呱呱大叫道：「他媽的！你瘋了嗎？他媽……」

「拍拍」兩記耳光，章日明的手掌左一巴右一掌，打得那頭目東歪西倒。

他以爲自己的手下作反了，豈料看清楚後，才發覺把帽舌拉得低低的這名保安人員，竟然是個冒充的。

再看看被章日明扔在地上的，屬於那頭目的一枝手槍，槍管已被弄得彎曲。保安頭目不知道章日明是個不可思議的人物，自然是萬二分驚恐。

由保安控制室內衝出來的人之中，有洪文昌在內；他是指揮官之一。他叫章日明不要再阻延時間，把保安頭目帶到電梯這邊來。

至於本來守衞在保安中心裏的保安人員，亦已紛紛被綑綁，集中到電梯門前來，而保安中心剛由洪文昌帶來的人加以接收。

所有保安人員被推入一部電梯之內，他們以爲會被送到樓下去，豈料電梯突然停在半途。

十多個保安人員擠在一部電梯之內，上不到天，下不到地，被吊在半空中，突然之間連電梯內的燈光也都熄滅了，電源完全中斷。

保安隊的頭目在黑暗中責罵下屬太不小心，被匪徒有可乘之機。

他說：「快想辦法報警，否則天亮之後，這裏將發生一件自開埠以來的最大刧案。」

事實上這裏每個人都焦急萬分，因爲這兒電源被中斷了之後，抽氣系統亦已失去了作用，假如他們不再設法闖出去，將會活活焗死在這裏。

因此，他們決定冒死試由天花板上的活板爬出去。但是，他們必須先設法將手上的繩子掙脫。

× × ×

金石銀行大廈之內，已完全由洪發和他的手下們控制。洪文昌這時候剛帶着章日明等人趕到銀行樓下去；洪發所率領的另一班人已經開始行動。

章日明瞧住一處保險庫的入口處，突然發出了警告：「前面有許多紅綫攔住去路，大家小心！」

一名先頭部隊還差一步就觸及肉眼見不到的紅外綫，洪文昌聽了章日明的警告之後，及時將他拉住。

章日明具有超人的身手，洪氏父子是知道的，就是想不到他的眼球結構亦與別不同。

洪氏父子的情報工作顯然欠缺精細，

竟然連通往保險庫的這條走廊上佈下了紅外綫警報系統也不知道。

現在章日明只好憑他的眼球特殊構造加上本身的飛行本領，在走廊上巧妙地避過那些紅外綫的阻攔，終於抵達保險庫門前。

但是，洪氏父子知道，單憑他一個人的力量，是無法將保險庫的門打開的，何況他們還帶來許多爆開保險庫的工具呢。

因此，目前他們最急切的工作，就是要將紅外綫的開關找到。

章日明在保險庫門前摸索片刻，又被洪文昌召了回來。所有人都知道不能硬闖，否則，觸及紅外綫之後警報必然大鳴，同時通往警局的紅燈也會亮起，屆時他們就會前功盡棄。

於是一干人等，小心翼翼地，在銀行經理室，保安中心等處，找尋控制紅外綫的機掣所在。

洪氏父子顯然並不知道電梯內的保安人員們，此刻已有人將綑綁住雙手的繩索弄解了。更有人推開電梯頂的天窗爬了出去。

經過一番小心研究之後，洪文昌已找出了關掉紅外綫的關鍵所在，洪發等人亦爲之大喜過望。

那控制着紅外綫的開關，就在保安中心的一副大型電腦之內，但密碼却保存在經理室的文件保險櫃之內。

那保險櫃十分簡單，洪文昌在觀察過之後，由章日明運用他的臂力，輕易就可以打開了。當然，這在一般人眼中，是不可能的事，保險櫃畢竟也是鋼的。

密碼灌入電腦，紅外綫眨眼就消失。

於是他們便先後湧到保險庫之前，利用帶來的工具，小心翼翼地工作。

洪氏父子都是很小心的人，他們知道這種工作不能粗心大意，否則就只有失敗；此外單憑一股蠻勁也是達不到目的的。

洪發以爲只可以利用章日明的飛天本領，助他們完成第一步工作，想不到章日明除了天生神力之外，還可以透視紅外光。那麼以此類推，說不定他還有其他超人的本領。因此他悄悄提醒他的兒子。

洪文昌也有此感覺，他覺得章日明的確是個不可思議的超人，於是將他帶到電子儀器的前面來，此等電子儀器正是協助他們打開保險庫大門的。

果然章日明只憑他們眼睛和耳朵的靈敏度，再加上一雙手，就勝過了那些電子儀器。

不消三分鐘光景，一座重達一噸的大鋼門，已應聲而開，洪氏父子等人喜不自勝！

洪文昌帶着章日明率先入內，以防保險庫之內還有其他警報系統。

章日明也十分小心，他明白到這次的成敗，影响到他們父子的團聚之外，還有將他撫養成人的六嬸的安全，也都要靠他了。

因此，他只知全心全力去爲洪氏父子做妥這件大事，至於後果問題，他反而沒有去想了。

保險庫內，並無其他警報系統，但裏面却有着一重又一重的閘門。

那些用鐵枝構成的閘門，在章日明的眼中，有如火柴枝，只要他雙臂一拉一扯，輕易就弄成一個供人穿過的拱門。讓後來的人更深入一步。

裏面突然冒出了一度金光閃爍！那是一堆堆的黃金。各人眼前登時一亮，無不歡喜若狂。

不知是否因爲黃金有價，這間銀行竟然收藏了這許多的金磚，實在非洪氏父子始料所及。

正當他們一邊派人搬運大批金磚，一邊再在保險庫內搜索錢鈔所在之際，已有二名保安人員自電梯頂上的鋼纜，爬到一處電梯門去！

由鋼纜到電梯門還有一段距離，稍不小心，隨時會觸電身亡，何況當時仍在黑暗之中。

保安人員知道自動電梯有一個特點，就是每當停電時，電梯內是可以撬開的。

現在，雖然不是全部停電，而是由人在外面將電源截斷，但基本原理還是一樣的。

因此，保安人員終於悄悄撬開了七樓的電梯門。

他們了解整幢銀行大厦的設備，所以也明白到有些地方不能去，否則他們就會給電眼見到，而這時候控制住保安中心的，却是刦匪們。他們必須避過電眼的監視，以便能將通往警局的警報系統弄响。

一名保安人員躲在隱蔽處，指指頭頂，對保安頭目利雄示意道：「小心！千萬別讓電眼見到。」

頭目點點頭，然後與他的下屬分析眼前的形勢：「我們現在應該先到保安中心呢，還是偷到樓下去？」

保安中心在十一樓，因此他們只須再登上四層樓，就到達該處；那兒可以找到報警的按掣。除此之外就是樓下了。

樓下許多地方都有報警的按鈕；例如櫃枱之內，以及經理室等處。隨便都可以找到一個按掣去報警。但是，他們要由七樓落到樓下，太長遠了。很易給控制室的電眼發現。

所以他們商量過之後，就決定到十一樓的保安控制中心去，希望先奪回控制權再說。

他們小心翼翼地，由七樓一條樓梯上去！

當他們透過走廊，到十一樓保安控制中心外面時，不由得呆住了一陣！

原來裏面早已沒有了人。

刦匪們大概眼看已告得手，他們又需要大量人手，帮着去搬運保險庫內的金磚，所以這裏的人亦同時撤退到樓下去了。

保安頭目一邊走進保安控制中心，一邊叫下屬將所有電梯弄停！只將困住各保安員的一部電梯升至十一樓來，兩個人忙作一團。

他們從螢光幕的反應，可以見到樓下的情形，包括刦匪們已打開了保險庫大門，以及正在搬運金磚的情形等等。

保安頭目儘管因職責所在而萬二分焦急，却又不敢輕舉妄動；因爲他們現在不但手無寸鐵——所有手槍均已被刦匪們奪去了。同時人手又少，萬一刦匪們向他們反噬，如何應付得了？

所以，他們先把各同事自電梯中釋放

出來，然後才按響了警鐘！

就在警鐘大鳴之際，他們從控制中心的電眼中見到刦匪們忙了手脚。

儘管是如此，保安員們仍然不敢衝下去！

× × ×

洪發父子等人，聞警鐘聲亦大感驚奇。這時他們已將一批金磚運上了汽車；洪發雖然因爲找不到大批現金而心有不甘，無奈形勢危急，惟有匆匆逃走！

逃走時，洪氏父子已想像到可能被警方包圍，所以各大小車輛，分頭向不同方向逃走之外，還吩咐章日明負責殿後！

章日明一心以爲這樣就可以救他父親和六嬸，因此也答應下來！

果然，當洪文昌的車子開到街口時，就遇上了一輛馳援的警車。

那車子內除了洪文昌之外，還有一批金磚和章日明等人。因此章日明也知道，無論如何，也不可以讓警方追到。但是，警車十分機警，看見他們一掠而過，立刻掉頭追來。

洪文昌一邊吩咐手下加油逃走，一邊對章日明道：「現在是你顯出眞本領的時候了。去吧！」

章日明會意，立刻自車頂凌空飛去！時在黑夜，警車上的警員們即使隱約見到了，也只以爲他們眼花而已！

警車一邊响號追來，車中警員一邊開槍射擊！形勢萬二分險惡。

突然之間，有一堆不知什麼東西，凌空飛墮而下，「轟隆」一聲。

警車被一個垃圾箱擊中，車頂凹陷了一大塊！正在開足馬力向前狂衝的警車，駕駛員嚇得慌忙了手脚，警車隨即撞向馬路旁邊的行人道上，又是「嘩啦」連聲！

幸好行人道上沒有任何人；時已深夜，那一帶店舖也關門了。

警車撞毁一處閘門，停了下來。

但匪車就逃去無踪！

章日明雖然用他的飛行身手和天生神力，阻止了一輛警車的追捕工作；但是，他仍然担心其他人落入警方之手。

他在黑夜中凌空飛翔，不久又見到另一輛閃着藍色燈號的警車，正追逐另一輛汽車；章日明認得那是載着洪發和另一批金磚的汽車。

警車也是一邊加油追上去，車內警員一邊鳴槍追逐，情勢危急。

章日明這時人在夜空中，手無寸鐵，心裏想：如果再以同樣方法，到街頭搬來垃圾箱等物，恐怕爲時已晚，那時只怕救不了洪發他們。於是他靈機一觸，就脫下了一件外衣。

章日明把脫下的外衣執在左手中，右手平衡着飛行的高度與方向，急急下降，直達警車之頂！

警車當時正以高速追逐着洪發等人的汽車，突然有一些東西將司機的視綫遮住；司機發夢也想不到那是一件衣服，而且來自高空。

警車頓失控制，撞上了行人道去！「轟隆」一聲，橫在一根電燈柱的前面，停了下來。車內警員均告受傷，洪發等人的車子轉眼之間已逃得無影無踪。

章日明見計已得逞，匆匆升空而去！

他居高臨下，希望可以發現洪氏父子等人的汽車之所在。但是，他東飛西飛，找了大半晚，却也無法可以再找到那些汽車的影子。

他又焦急又害怕，因爲六嬸固然在洪氏父子的手中，就是他父親也要依靠洪氏父子把他救出來。

章日明又疲倦、又飢餓，他却不知道這時候，應該飛往那兒才好。

最後他還是飛往了郊區去。

市區裏因爲發生了一件大事——本市有史以來最大的刦案！所以警方大舉出動。警車聲此起彼伏，响個不停！各處交通要道，均設了路障，檢查可疑的人物和車輛。

章日明担心到他本身的安全，於是飛往郊區一處他熟悉的地點；那是一處小村落附近的樹林中。

那兒有一間屋建在樹頂之上，所以他又稱之爲「樹頂屋」。那是一名農家女阿蘭的地方，但這時候阿蘭並不在這裏。

章日明也早已知道阿蘭不會在這裏的，尤其是這個時候，因爲阿蘭說過，她只在無聊時，才躲到這兒來午睡，以避過別人的嚕嗦和騷擾。然而現在已將近天亮。

章日明又倦又餓，幸好籃子裏有些生菓，他塞了一些到肚子裏然後倒頭大睡。

也不知睡了多少時候，直至陽光透入樹頂的茅屋裏來，他仍然未醒，還是給一根蘆葦草撩撥着鼻孔，他才打着噎噴醒過來。

坐在他身畔的正是阿蘭——這間「樹頂屋」的女主人杜若蘭。

阿蘭似笑非笑，瞪住他！然後，笑容頓失。

他坐了起來：「對不起，昨晚太夜了，我迫於無奈才借用一宵。」

「你可以住在這裏，不過這是昨天以前的事。」阿蘭的面色變得很不好看：「但是，由今天開始，你最好別再跑到這裏來。」

「爲什麼？」章日明吃驚地瞪住了阿蘭。

阿蘭道：「坦白說，以前我還不大清楚你究竟是什麼人，所以糊裏糊塗的帮了你，但是聽過了今日早上的特別新聞報告之後，我已看清楚了你的面目。」

「特別新聞報告說了些什麼？」章日明急急地問。

「你心裏一定明白，本市發生了一宗有史以來最大的刦案。聽電台報導警方發表的過程，我敢肯定你一定有份參加。」阿蘭說。

章日明毫不諱言：「如果是銀行那一宗，我的確有份參加，但是，這件事你不是老早已經知道了嗎？」

阿蘭想了想，恍然道：「原來你就是如此這般的，帮了洪氏父子二人？」

「是的，你不是叫我設法與他們接觸麼？」章日明抓抓後腦。

阿蘭啼笑皆非：「你這麼糊塗，眞叫人相信你可能是來自外星球的。」

章日明道：「這有什麼不對？」

阿蘭道：「你犯了法，你可知道麼？現在警方一定正在通緝你！如果你被抓着了，你將會像你爸爸一樣坐牢。」

韋日明吶吶地說：「那我現在應該怎麼辦？」

阿蘭道：「你可知道洪氏父子在何處麼？」

韋日明道：「我不知道，以前在木屋區山邊一幢的洋樓，相信很難找到他們的了。」

阿蘭嘆了一口氣！「你這個人也太呆直了。」

韋日明也嘆氣：「我也後悔，看來他們事成後已忘記了救我爸爸的諾言！還有六嬸，她不知道現在何處呢。」

阿蘭只默默地俯首沉思，久久未有說話。

韋日明道：「你可以帮帮我嗎？」

「叫我怎麼樣帮你？」阿蘭仰首望住他。

韋日明道：「我對這裏一切都感到陌生，如果有你帮我，我一定可以救我爸爸出來。」

「怎麼？」阿蘭把雙眼睜得大大的。「你想刧獄？」

韋日明道：「現在只有我們自己想辦法了。」

「不！你一錯不能再錯了。」阿蘭道：「現在先讓我想個辦法，帶你一齊入市區，我們要找到洪氏父子，先起回那些金磚。」

阿蘭說着，已站了起來，彎身出了樹頂屋：「來吧，我們一齊到下面去！」

韋日明有如迷途羔羊，只好跟住阿蘭，抓住樹籐，到樹林外面去。

外面小路口正有一輛汽車開過來，韋日明嚇得回頭就走！

阿蘭回頭對韋日明說道：「你先在那矮林後面躲一躲，等會兒你偸上小貨車去吧。」

韋日明於是躲進了路旁一叢矮林後面去。

阿蘭站在路中，直到那小貨車開到她面前爲止。

駕着小貨車進村來的，是她的男朋友小劉。

小劉見到阿蘭，循例問她有沒有什麼農產品要載到市場去。

阿蘭道：「我也不大清楚，最好你把車子停在這裏，讓我和你一齊進屋子裏去看看。」

小劉正是求之不得。於是連忙把車子停在一家農舍門外，然後隨着阿蘭進了屋子裏去。

阿蘭早已知道她家裏沒有什麼農作物出售，只是製造機會給韋日明而已。她左問右問，父親說沒有，母親也說沒有。

阿蘭於是親親切切地拖住小劉走回到小貨車去。

小貨車後面載了不少農產品，阿蘭估計韋日明已依計行事。因此她對小劉道：「我想進城裏去玩玩，今天你可有空？」

「有，當然有！當然有！」小劉喜出望外。「你要到什麼地方去，我都可以陪你。」

「阿蘭走上司機位旁邊，坐在小劉身畔。

小劉一邊開車一邊問：「你想到什麼地方去？」

「先進了市區再說吧！」阿蘭道：「你不是要先到市場卸貨麼？」

「是的，不過，只消幾分鐘，辦妥公事，我就有空陪你了。」小劉道。

「我怕市場的人取笑，不如你約好一個地方，先在那裏停車，讓我下車在那兒等你，回頭你辦完公事再來接我。」

「這樣也好。」

阿蘭本來可以等進了市區再用計，但是她無法通知後面躲着的韋日明；她却知道韋日明正由小窗窺伺過車頭司機位這邊來。因此，她故意說得很大聲，讓後面的韋日明也聽得清楚。

車子進了市區。

阿蘭看看時間，只是上午十點多鐘。她要小劉把車子停在一處戲院門外。

這時候戲院還未開門；她告訴小劉，就在這裏等他，小劉自然答允了。其實這時候韋日明已由後面溜了下去！

阿蘭一邊跟小劉說話，一邊用眼尾望住倒後鏡，她知道韋日明已落了車，於是她也跳下車去。

豈料就在這刹那間，一名警察突然走過來，阿蘭見狀當堂嚇呆了！

阿蘭以爲警員認出了正在不久之前一刹那間跳車的韋日明，因爲他也是銀行刦匪之一。新聞報告中既然說過。警方已憑銀行裏隱蔽的錄映系統將各匪徒的容貌拍攝下來，那麼，警方當然會把一些照片分發到街上巡警的手上。因此，警員認出韋日明，一點也不出奇。

但是，那名警員却一邊走過來，一邊伸手探入口袋裏去，取出了一本小册子；同時又吆喝住小劉。原來他認爲小劉犯了交通則例，要抄牌罰欵。

小劉雖然破財，但阿蘭却可以舒了一口氣。

她朝住戲院旁邊的小巷走了過去，因爲事前她見到韋日明躲進巷子裏去了。她是從望後鏡中看見韋日明跳車後，往那巷子竄進去的。

阿蘭果然在那裏見到了韋日明。

韋日明有如驚弓之鳥，他吶吶地問阿蘭：「現在我們怎麼辦？」

阿蘭指揮若定地說：「跟我來，我們要叫一輛街車，然後回到你所講的木屋區山脚附近走一次。」

韋日明一邊跟着她併肩兒去，一邊道：「到那兒去幹什麼？」

阿蘭道：「你可還認得洪氏父子二人的住所？」

韋日明道：「當然認得。」

阿蘭把手揮了一揮：「我們乘街車去吧。」

一輛街車在他們面前停了下來，於是二人匆匆上了車，阿蘭叫韋日明告訴司機那山邊洋樓的地址。

街車裏，司機正將收音機打開。電台正在報告新聞。

根據新聞報導，金石銀行的大刦案，警方至今仍無任何發現。但是，現場證據顯示，刦匪不但事前有詳細計劃，同時有許多地方令警方也不明白。

同時根據銀行保安隊的口供，證明有個「刦匪」力大無窮。他可能就是一度落入警方手中的韋日明。

又根據當晚聞報趕往現場的警員說，警車曾被襲，警方事後深信這是韋日明的所爲。

阿蘭和韋日明坐在後面座位，自然聽得清楚。

他們交換着眼色，也担心司機機靈，會認得韋日明就是正被警方下令通緝的人。所以韋日明幾次規避開司機透過望後鏡的視綫。

車子終於在韋日明的不斷指示下，開到了一處山脚之下。那兒有幢多層住宅洋樓。

那洋樓外面，竟然有不少警員出現。

阿蘭和韋日明落了車，却不敢就此闖進那幢大厦去。因爲門外除了警員之外，還有一些可疑人物，他們可能是密探。

阿蘭於是把韋日明拉過一旁，共商對策。

阿蘭對韋日明說道：「看情形，警方也在找尋洪氏父子二人，如果我們進去，一定被警方發現。現在我們要改變一下計劃，先去看你爸爸。」

韋日明道：「我根本不知他被囚於何處，如何可以探望他？」

「我有辦法替你查出。」阿蘭說，「現在我們先試試正當的門路，如果行不通，再另想辦法吧！」

韋日明也不知道阿蘭有什麼奇謀妙計，惟有跟着她離開那處街頭。

× × ×

阿蘭回到戲院門外時，離遠已看見小劉在那兒等待着。於是她對韋日明吩咐了幾句，就叫他先避過一旁，獨自去會晤小劉。

小劉爲抄牌事已破了財，但他實在喜歡阿蘭，所以極力討好她。

小劉問阿蘭：「找個地方先吃午飯好嗎？然後我們一齊去看戲。」

戲院門外已擠了好一些人，因爲時間已接近中午。一些游手好閒的油脂飛正在等候看十二點半的一場電影。

突然有三個穿紅着綠的青年人吹着口哨走過來：「小姐，是不是想看電影，來吧！我們請客。」

說還未完，竟然有人動手去拖阿蘭的手臂。

阿蘭極力掙扎，另外二名年青人則格格大笑。

小劉忍無可忍，衝前就是一拳！但是，對方早知他是阿蘭的男朋友，側身閃過，另兩名同行者立刻發難。於是三雙拳頭六條腿，夾攻小劉。

阿蘭眼看小劉不是他們的敵手，急得狂呼「救命」不已！可惜聚集在戲院門外的人，却避之則吉，沒有人報警，更不會有人見義勇爲的助他們一臂之力。

阿蘭正急得直頓足之時，人叢中已見一條人影飛竄而至，來勢旣急，動作亦疾如閃電。

混亂中阿蘭差些兒認不出那是韋日明。只見他揮拳踢腿之間，三名油脂飛已被他打得七顛八倒，抱頭竄遁而去！途人看得拍掌叫好不已。

這個地方的人就是這樣，看熱鬧個個有興趣；有什麼危險，休想有人肯帮你一把。

阿蘭與韋日明合力把受傷的小劉扶過一旁。韋日明問小劉：「你受傷了，要不要送你到醫院去？」

小劉道：「只是皮外傷，不必了，謝謝你。」

阿蘭乘機說道：「眞是無巧不成書，表弟，想不到在這裏見到你。你爸爸怎麼啦？」

韋日明冷不提防阿蘭有此一着，一時之間也不知如何應對，弄得十分尷尬。

小劉認識了阿蘭已有不少時日，就是從未聽她提及有個表弟。但無論如何，眼前這個年青人却是他的救命恩人，所以就自作東道，三人一齊到一間茶樓去午膳。

在茶樓裏，他們一邊吃喝一邊交談。小劉十分佩服韋日明的身手了得，頻頻問他學了多少年武功，又追問他學的是何家何派。

韋日明苦笑道：「我那裏學過什麼武功，只是有力用力，拳來脚擋而已。」

儘管如此，小劉仍然相信韋日明是個武功高深的高手，只是謙虛而已。因此對他佩服得五體投地。

阿蘭心裏有數，言語之間，有意提示韋日明：「說起來我也有許久沒有去探望過姨丈了，等會兒我們買些禮物手信，一齊去看看他。」

韋日明還是弄不清楚阿蘭的別有用心，惟有唯唯諾諾地，支吾以對。

小劉一方面爲了感恩圖報，另一方面爲了遷就阿蘭，當然沒有異議。

午膳後，三人一齊離開了茶樓。阿蘭則跑到隣近一間士多店去，購到了一些香烟和生菓等東西，然後才回到小劉那輛小貨車停放的路邊去。

三個人上了車，小劉問韋日明：「府上在何處？」

韋日明眞不知道應該如何作答。

還好，阿蘭很快就搶先道：「姨丈現在紅沙鎭。小劉，你就把車子開往紅沙鎭吧。」

小劉於是將小貨車開走。

他心裏想：紅沙鎭雖然是監獄所在，但也是許多有錢人別墅聚集之地，難道韋日明是一個富家子弟麼？

另一方面他又想到自己今天實在倒霉，被警察抄牌已破了財，如今又被人打得渾身疼痛。

他一邊想，一邊已將小貨車開往郊區一條公路之上，只是沒有想到那三名鬥敗的油脂飛心有不甘，更想不到後面是人跟踪而來。

直至阿蘭無意中從望後鏡中見到數輛電單車風馳電掣地狂衝而來，她才提醒小劉和韋日明：「看來我們仍有手尾跟的，瞧吧！」

小劉和韋日明回頭看看，只見六輛電單車分成兩隊，一隊三輛轉眼間已搶在前頭。

小貨車的速度及不上那三輛電單車，小劉終於被迫將車停於道旁。

尾隨而至的另外三輛電單車，也停在後面；車上分別跳下了三個戴着鋼盔的人，他們手持鐵鍊和鐵尺，配合着前面那三人，向着小貨車包圍而來；小劉和韋日明他們惟有被迫應戰。

（未完）

長篇武俠故事

臥龍生・文
黃白石・圖

斬情女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包天成獲得情報，知悉黑劍門中人暗將擄獲的丁盛解出徐州城，於是包天成即與萬壽山、林成方、斬情女等人商量，決定在城門外阻截，他們雖然部署嚴密，但終被王義很巧妙的將丁盛以馬車偷運出城，包天成等人詐作不知，任其自去，然後分頭跟踪，卒之，這輛馬車駛至一座莊院處，直馳進去，王義將丁盛置於廳中一長案上，後由黑劍門强殺組一名頭目袁風鞫訊，這時，斬情女與包天成先後現身，袁風一見，不禁愕然，雙方劍拔弩張，斬情女本想施展「媚功」，以情動之，無奈殺手本無情，斬情女無可施其技，只有準備火併……

喋血莊院中　苦戰黑劍門

袁風像一頭老虎一樣，看到了理想的獵物，立刻引起了他殺人的興趣和慾望。

斬情女正是他心目中理想的獵物。

她艷名滿江湖，如若能够一劍把她殺死，定然是一件很震動江湖的大事。

袁風臉上泛現出得意的笑容，望着斬情女不住的微微點頭。

很多人，都會把它當一種友善的表示，那就錯得太厲害了。

但斬情女明白，她在綠林道上，見過的險惡、怪異的事情太多，她瞭解袁風臉上的笑容，是一種滿足的意味。像一個飢餓的獅子，突然看到一隻肥羊的愉快。

包天成右手握住了鐵劍，輕按機簧，鐵劍出鞘，左手也悄然扣住了兩枚火彈子。

他明白自己面對敵人，是一個極爲兇險的敵人，任何一個疏忽，都可造成致命的傷害。

所以，他作了很充份的準備。

手舉鐵劍，護在前胸，包天成突然高聲說道：「袁風，你認得我麼？」

袁風點點頭，道：「一個鏢師。」

包天成道：「對！一個鏢師，斬情女是我們的僱主，任何人都不能對她攻襲或是損害，除非我們沒有能力阻止對她的傷害、攻襲。」

袁風道：「你要先上一步？」

包天成道：「對！四海鏢局中，只要有人在此，都不會忘記他鏢師的身份。」

袁風道：「咱們不用說道理，出手吧！」

包天成道：「對付你們黑劍門中人，雖然用不着講什麼規矩、道義，不過，包某人還是要把一些內情說個明白。」

袁風道：「你還有什麼話說？」

大有迫不及待，立刻出手之意。

但包天成卻有着相反的想法，能够拖得一些時間，那就儘量拖一些時間。

回顧了一眼，仍不見林成方現出身來，才重重的咳了一聲，道：「在下手中有火器。」

袁風倒是有些意外，哦了一聲，道：「甚麼火器？」

包天成道：「甚麼火器，在下似乎是用不着再說清楚了。」

袁風神色凝重，道：「在下也奉告一句話，我的飛刀手法不錯。」

包天成道：「哦！」

袁風道：「不過，平常的情形下，我不會使用飛刀。」

包天成道：「閣下的意思，可是說，在下只要不用火器，你就不用飛刀。」

袁風道：「在下正是此意。」

包天成心中暗道：「這林成方是怎麼同事，既不現身，也不見任何示意，難道眞的要我們放手在此一拚麼？」

心中念轉，口中卻道：「黑劍門中人行事，一向見不得天日，這些話，如何能够叫人相信？」

袁風道：「黑劍門雖然是一個不見天日的組合，不過，咱們有一點特殊之處，只怕還未爲江湖所知。」

斬情女心中忖道：「黑劍門中人一向是不太喜歡和人講道理，以行動代替口舌，這個人怎麼會如此喜歡講話？」

包天成道：「黑劍門還有什麼值得誇耀的事，在下倒是未曾聞過。」

袁風道：「咱們說的話，一向算數。」

包天成道：「閣下是希望咱們彼此之間，不用暗器了？」

袁風道：「悉聽尊便。」

包天成笑一笑，道：「這個麼？在下得仔細想一想。」

袁風道：「不用想了，你不出手，在下只好搶先出手了。」

身子一側，突然欺身而上。

包天成鐵劍一揮，一團光影，橫掃過去。

同時一揚左手，兩枚火彈，破空而去。

雙彈在袁風身前一尺處，突然相撞。

袁風雙肩晃動，忽然之間，向後退開了八尺多遠。

包天成冷笑一聲，道：「黑劍門中第一流殺手，也不過如此罷了。」

口中說話，左手卻探入懷中，又摸出兩個火彈，扣在了手中。

袁風眼看那火彈相撞之後，爆炸威力，遍及數尺方圓，不禁心中一震，忖道：這火彈威力，果非小可。

就這一瞬間的工夫，整個宅院的四週，出現了很多的人。

團團把包天成等給包圍了起來。

斬情女目光轉動，看四周圍守之人不下廿餘人之多，心中暗驚，忖道：難道這只是他們的誘敵之計，故意要把我們誘來此地。

這時，大廳中，突然傳出三下金鐵相擊之聲。

袁風突然回頭向前行了五尺，垂手恭身而立。

他沒有說話，但看他那種恭謹的神態，就不難想到，迎接的是一位大人物。

黑劍門中，一向行事靈活，很少看到了這樣的排場。

一個全身黑衣的人，黑帕蒙着臉，坐在一張太師椅上，四個大脚女婢，抬着行了過來。

他身上的黑衣，又寬又大，掩去了雙足，雙手也被寬大的袖子掩去。

一時之間，竟然無法看清楚他是男是女。

椅子在距離包天成一丈左右處停了下來。

四個大脚女婢，放下了椅子之後，立刻一排站在了那黑衣人的身後。

輕輕吁了一口氣，包天成緩緩說道：「閣下才是這座莊院中的主人了？」

黑衣人嗯了一聲，道：「看到你剛才打出的火彈，想來，你是四海鏢局的總鏢頭包天成了。」

包天成說道：「想不到，你還知道我的名字。」

黑衣人道：「老夫識人很多，你不過是其中之一罷了。」

包天成笑一笑，道：「也許我也認識閣下，只可惜……」

黑衣人接道：「只可惜，我沒有取下臉上的蒙面黑巾，對麼？」

包天成道：「不錯。」

黑衣人道：「你會見到老夫眞面目的，不過不是現在。」

包天成道：「聽你口氣，見見你的眞面目，好像還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黑衣人梟鳴一般的乾笑兩聲，道：「包天成，你仗恃的，就是手中那幾枚火彈子，如是那玩藝兒失去了效用，你就像孫悟空失去了金箍棒，沒有了好耍的傢伙了。」

包天成道：「在下手中這一把鐵劍，也會過不少的高人。」

黑衣人冷笑一聲，道：「那就更見不得人了，你手中一把鐵劍，只能列入三流以下的身手。」

斬情女格格一笑，道：「我說莊主先生啊！至少，咱們還敢亮出眞實的身份，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難道你莊主還不如我一個女流之輩？」

黑衣人道：「斬情女，你放肆得很。」

斬情女道：「談不上放肆，倒是你很托大，叫人看得難過得很。」

黑衣人冷冷說道：「斬情女，等一會兒老夫就先殺你！」

斬情女道：「我走過四海五湖，見過的厲害人物很多，想殺我的，也不只你一個！」

黑衣人道：「哦！」

斬情女道：「所以，這些話我也聽得太多了。」

黑衣人道：「你是說，老夫嚇唬你的？」

斬情女笑道：「彼此敵對相處，你想殺我，我也同樣想殺你，所以，這些話，構不成什麼威脅。」

黑衣人緩緩由坐椅上站了起來，道：「斬情女，咱們立刻可以求證這件事，本來，我想先殺掉包天成的，想不到你却要先他而死。」

斬情女手握劍柄，長劍緩緩出鞘。

她雖然經歷無數的兇險，但那黑衣人詭異形象，給了她很大的震動。

他站起來，但雙手仍然掩在雙袖中，不知他在鬧些什麼鬼？如何一個出手法？

斬情女長劍平胸，護住了前胸，雙目却盯住了黑衣人的雙臂上。

包天成右手扣住了兩枚火彈子，冷冷說道：「易姑娘，且慢出手。」

斬情女雙目仍然盯着黑衣人，口中却說道：「包總鏢頭，有何見教？」

包天成道：「這位莊主，要先接在下兩枚火彈子。」

斬情女道：「哦！」

包天成道：「所以，我們訂約在先，姑娘又何苦一定要搶先出手呢？」

斬情女也明白，那包天成手中的火彈子，實爲暗器中很霸道的東西，如若這暗器無法對付這黑衣人，這黑衣人就十分可怕了。

包天成右手緩緩揚起，左手也同時扣了兩粒火彈子，冷冷說道：「閣下小心了。」

右手一揮，兩粒火彈子疾如流星一般，飛了過去。

但是那黑衣人寬大的袍袖一揚，呼的一聲，捲了過去。

包天成心中暗道，我這暗器不是一般的暗器，你要伸手去接，那就有得你的苦頭吃了。

其實，那黑衣人，袍袖一拂，連手也未露出來，單是那寬大袍袖的捲襲而至的力道，竟把兩粒火彈子，給震開了去。

兩粒火彈子撞斜向一側飛去，直到了兩丈開外，才蓬然一聲大響，火光閃動，兩粒火彈子，完全爆烈。

但那爆炸的威力，已遠離羣豪兩丈開外，雖然威勢十足，但却未傷到人。

包天成心頭震動了一下，暗暗忖道：這人的手法、武功，不但十分高明，而且，完全用的陰柔之勁，所以，才能輕輕易易的把兩粒火彈子抛出了數丈之外。

黑衣人冷笑一聲道：「包天成，你火彈如若不能傷人，大概是等於孫悟空沒有了金箍棒耍，老夫倒還見識一下，你鐵劍威力如何？」

包天成道：「閣下認爲，包某人的火彈子，就這樣容易對付麼？」

黑衣人道：「難道閣下除了火彈子之外，還有別的高明武功？」

包天成道：「包某人只用這一種暗器，雖然不敢說天下第一，以此爲甚，但包某這火彈子，一直可以控制變化，使它能够在包某控制的距離內，有它的威力。」

黑衣人冷笑一聲，道：「那是說包總鏢頭的火彈子，可以隨心所欲的控制它，高興它什麼時間爆裂，就在什麼時間爆裂了。」

原來，包天成的火彈，乃得自霹靂門，這是個很獨特的門戶，人手不多，每一代只傳三名弟子，決不多收，他們合居於霹靂山莊之內，那是一座矗立在九華山下的大莊院。

他們不介入江湖是非，但却不怕事，任何人惹上了霹靂門，那就等於招惹上了馬蜂窩，那鬼神莫測，威力絕倫的火器，不把對方燒得家毀人亡，不決罷手。

幸好這門戶中人，很少在江湖上走動，人手又很單薄，忍一忍，不招惹他們也就是了。

霹靂山莊，充滿着神秘，不和江湖人物來往，也從來沒有武林人物，進過霹靂山莊。

包天成冷笑一聲，道：「閣下不信，不妨再接一次試試？」

突然一揚手，兩粒火彈子，又破空飛了出去。

就在黑衣人身前三尺左右，兩粒火彈子，前面一顆忽然一慢，後面一顆，却加速撞了上去。

這是一股巧勁，兩顆火彈子雖然同時發出，但用的力量，却有所不同。

就在兩顆火彈子將要相撞之際，那黑衣人突然一揮右手，長袖拂出，呼的一聲，捲了過去。

特製的衣袖，長出了數尺，急如閃電而出，但確仍然保持它的輕柔，捲住一顆火彈子，向下一帶。

另一顆火彈子却如流星一般，掠空而過，蓬然一聲，擊在庭院中一株大樹之上。

閃起了一片火光。

黑衣人長袖中捲起的另一顆火彈子，却被黑衣人用一種奇妙的內力，反甩過來，直擊向包天成。

能把這一顆火彈子上的力道卸去，反擊回來，實在是一件困難萬端的事。

火彈子雖然是包天成所發，但他不敢伸手去接，大聲喝道：「小心避開。」

斬情女紛紛向一側讓避。

火彈子飛出三丈外，撞在圍牆上，爆裂出一團火光。

黑衣人冷笑一聲，道：「包天成，你還有什麼特殊的手法，施出來吧！」

包天成仗憑火彈子，行走江湖數十年，從來還未遇上過被人接下的事。

他遇上過很多的高手，但不是閃避，就是用別的暗器，撞落它，却從沒有一股力量，能把火彈子接下來。

斬情女輕輕吁口氣，道：「流雲飛袖。」

黑衣人哈哈一笑道：「不錯，姑娘倒是很有見識。」

斬情女道：「想不到啊！流雲飛袖，竟然也投入了黑劍門中！」

黑衣人道：「不是投入，而是應聘。」

斬情女道：「哦！」

黑衣人說道：「在下是專爲對付包天成而來的。」

斬情女道：「黑劍門的消息，果然是靈通得很……」

黑衣人接道：「包天成只不過憑仗幾顆火彈子而已，只要制住了他的火彈子，他就沒有什麼好耍的了。」

斬情女道：「閣下除了流雲飛袖神功之外，又有什麼特別武功呢？」

黑衣人冷冷一笑，道：「老夫還有些什麼武功，總不能一一的演給你瞧吧。」

這時包天成已雙手各握了兩枚火彈子，冷冷接道：「閣下要不要再接我一次火彈子。」

黑衣人道：「有何不可？老夫候教。」

斬情女却搖搖頭，道：「總鏢頭，不可出手。」

包天成道：「爲什麼？」

斬情女說道：「這些火彈，定然十分名貴，如是糟塌了實在可惜，流雲飛袖神功，專門對付各種暗器，也許，這正是他受派來此的原因。」

黑衣人淡淡一笑，道：「斬情女，你能在江湖縱橫自如，看來，除了你的美色之外，還有一點小聰明。」

斬情女道：「閣下誇奬了，小妹聽說，那流雲飛袖的神技，本是天台不傳之密，難道你出身天台……」

黑衣人突然冷冷接道：「斬情女，這地方並不是談心地方……」

忽然右手一揮，長袖直捲過來。

斬情女早已暗中戒備，眼看他揮袖飛來，立時揮劍封去。

黑衣人長袖轉折，呼的一聲，捲在了長劍之上。

斬情女暗中咬牙，長劍一轉，希望能割斷黑衣人的衣袖。

那知黑衣人原來纏在劍上的衣袖，忽然有一段直了起來，掃向斬情女的面頰之上。

這隻奇長的衣袖，在那黑衣人的靈活運用之下，竟如臂之使指，靈活非凡。

斬情女如若不棄手中劍，就無法避開那一擊。

形勢迫人，斬情女只好放手丟開了長劍，退後三尺。

黑衣人長袖一抖，斬情女的長劍，飛落身後。

一招丟劍，在斬情女而言，是從未有過的事，一時間，呆在當地。

常聽江湖上傳說流雲飛袖的神功，很多人都未放在心上，今日一見，竟然是如此的厲害，可畏之至。

黑衣人緩緩向前逼了一步，道：「斬情女，你束手就縛，還是要老夫出手？」

斬情女說道：「你一招捲飛我手中之劍，十分高明，不過，咱們還未到束手就縛的程度吧？」

黑衣人道：「好！老夫本來想使你們知難認命，看來，非要迫我大開殺戒不可了。」

斬情女道：「天台派，本是正大門戶，想不到，竟會投入黑劍門中……」

黑衣人暴喝一聲，道：「住口，你斬情女在武林之中，也不是什麼好東西，老夫今日就算把你碎屍萬段，也沒有人罵老夫爲一殘忍嗜

殺之人。」

斬情女亦震驚於這黑衣人「流雲飛袖」的厲害，但她一生經歷的風浪太多了，養成了她過人的沉着。

只聽她輕輕歎息一聲，道：「我斬情女，在江湖上的聲譽，雖然不太好，但也不過是我一個人的事，眞想不到天台派極受江湖敬重的一個門戶，竟然也作了黑劍門的殺手！」

黑衣人冷冷說道：「斬情女，看樣子，你要準備和老夫一拚了。」

斬情女的長劍已被對方捲飛，赤手空拳而立。

子母刀吳恆低聲道：「姑娘，你用刀的手法如何？」

斬情女道：「我不善用刀。」

吳恆道：「但你手中之劍，已經被人捲飛了，我們這裏無人用劍……」

斬情女接道：「不要緊，我就用赤手空拳接他幾招。」

吳恆道：「這個，只怕……」

包天成低聲道：「吳兄，不要分散易姑娘的精神。」

吳恆應了一聲，退後兩步。

包天成也向後退了兩步，選擇了一個適當的位置。

斬情女回顧了一眼，還不見林成方現身，只好一挺胸，道：「包總鏢頭，不用顧慮我的安危，我如不幸爲對方飛袖纏住，你只管施用火彈。」

包天成說道：「那豈不是連姑娘也要傷了麼？」

斬情女道：「我如落在對方手中，勢必難逃一死，如若能和對方同歸於盡，至少可以撈個本錢回來。」

包天成道：「好！在下會適時出手。」

斬情女道：「包總鏢頭，我說的很認眞，可別誤會我只是在用詐。」

包天成道：「在下明白了。」

黑衣人目睹斬情女的沉着，心中突然動疑起來，暗道：「這丫頭如此沉着，不知道在鬧什麼鬼？」

一時間，也未出手。

雙方對峙了一刻工夫，黑衣人才緩緩向前移動。

他走得很慢，但却筆直的行了過來。

斬情女靜靜的站着，左手平胸，右手却蓄勢待發。

黑衣人突然一揮右手，長袖直捲了過來。

他穿着特製的衣袖，可長可短。

像一陣疾風般，捲向斬情女的腰間。

快如閃電，斬情女竟不閃避，更無法去封擋。

長袖攔腰捲住了斬情女。

像一條巨蟒般，長袖忽然在斬情女的身上，繞過幾匝。

黑衣人用力一帶，把斬情女向懷中帶了過來。

其實，用不着他向裏面拖，斬情女也同時向黑衣人的懷中欺身過去。

黑衣人很機警，立刻發覺到斬情女別有所圖。

疾揚起左手，向外推去。

右袖捲住了斬情女向裏面拖，左手却揚起一掌向外推。

同一個人，使出了兩種完全不同的力道。

斬情女也同時飛起了左腿，踢向黑衣人的小腹。

她早有盤算，也是故意讓黑衣人的流雲飛袖，捲住自己的身子。

所以，她左臂故意張開一些，讓她右臂躲開。

但流雲飛袖的力道十分强勁，雖然斬情女早已有備了，但左臂仍然被飛袖捲住。

斬情女仍有右手手臂，保有了一點活動的餘地。

但這已經够了。

斬情女右臂微抬，一把鋒利的短劍，射了出去。

黑衣人避開了一腳，但却未防到斬情女的右臂。

短劍很鋒利藏在斬情女衣袖中，似乎是用一種彈簧的力道，把短劍射了出來。

强力的彈簧，射出來的力道也十分强大，但最重要的是那短劍太過鋒利。

斬情女那一腳本來就是掩護，這射出一劍，才是追魂奪命的一擊。

短劍射入了黑衣人的前胸，那是一個人致命的要害。

一尺左右的短劍，直沒及柄。

黑衣人慘哼一聲，劈出的一掌也受到了很大的影響。

但這一掌仍然打中斬情女。

這是流雲飛袖很絕的一招，人在衣袖的綁捆之下，根本就無法施展，這一掌必中無疑。

不知道有多少人，死在這一掌之下。

但斬情女的袖中藏劍，却已給了他致命一擊。

黑衣人要害中劍，使他力道減弱了不少，但仍然把斬情女打得身軀搖動。

這不過是一瞬間工夫，子母刀吳恆大喝一聲，衝了上來。

自然，他如是來救斬情女，是晚了一步，但他長刀一揮，却斬斷了纏在斬情女身邊的衣袖。

衣袖斷了，但斬情女却忽然向地上倒去。

吳恆長刀飛舞，幻起了一片刀光，擋住了攻上來的兩個敵人。

包天成却揚手發出了兩枚火彈子，火彈在空中相擊，爆出了兩團火光，阻截了七八個衝上來的殺手，身子一側，右手探出，抓住了就要倒在地上的斬情女。

這一掌的力量，雖然減弱了不少，但仍能重重的打得斬情女口角中溢出了鮮血來。

兩枚火彈子，暫時阻止了黑劍門的羣攻，包天成有了一點應變時間，一掌按在斬情女的背心上，道：「姑娘，你傷得很重麼？」

斬情女苦笑一下，道：「大概不會死，快取下那把劍。」

丁盛身子一晃，人已到了黑衣人的屍體前面。

右手一探，拔出了胸前短劍。

一股鮮血，激噴而出。

原來，這一劍，正是擊中了黑衣人的心上，才使他立刻致命，力道大減。

只要那一劍偏了一點，斬情女必被這一掌震斷心脈而死。

這是天台派殺人手法的絕技之一，很少人能逃過這一擊。

但他低估了斬情女這位充滿危險、闖蕩過大江南北的姑娘。

她年紀不大，但閱歷之豐，却很少人能及得上。

她武功博雜，而且，保護自已的能力很强，所以，她能逃過了無數次死亡的陷阱。

這時，十餘個黑劍門中人，有四個傷在火彈之下。

但餘下之人，仍然合圍上來，準備出手。

突然間，寒芒飛閃，一人疾衝而至，劍如匹鍊，立時刺死了兩個人。

那人是林成方。

他好像心中充滿着忿怒，不像平時那麼樣的柔和，出劍凌厲無比。

包天成看得呆了。

只見一陣寒芒，裹着一條人影，疾如風輪一般，在人羣中轉動，不過片刻工夫，十幾個黑劍門中人，全都倒了下去。

林成方身上濺滿了鮮血，快步奔了過來，道：「易姑娘，你還好吧？」

這時，斬情女已然坐在了地上，掙扎着想站起來。

林成方搖搖頭，道：「不用起來啦，服過藥物沒有？」

他這種關切的慰問，使得玩世不恭的斬情女忽然間有一種羞意，蒼白的臉上，忽然泛起了一層紅暈。

幸好是夜間，斬情女也掩飾得快，强振起精神，道：「我死不了，我還年輕，沒有玩够，還不想這麼早死。」

林成方吁一口氣，笑道：「聽你的口氣，似乎是傷得還不太重。」

斬情女道：「是不太重。」

林成方笑一笑道：「要不要我給你一粒丹丸。」

斬情女道：「不用了，我自有藥，天下療傷之藥，狗肉郎中的最好，偏偏我又認識他，所以，我身上有很多種藥物。」

她伸出右手，探入懷中，摸出了一個玉瓶來。

林成方忽然間發覺了斬情女是在勉强的行動。

她的手不停的顫抖，臉部因强忍痛苦也有些抽搐。

林成方很大方伸出手去，帮她取出懷中的藥物。

斬情女把藥物藏在前胸處一個特製的袋子內，林成方就算很小心，也無法避開觸及到那聳立的雙乳。

斬情女沒有再掙動，她知道，自己實在傷得很重，如不早些服藥，很可能使傷勢惡化。

林成方摸出四個玉瓶，一般大小的翠玉瓶子，他實在無法分辨，這四個玉瓶中，那一個瓶裏的是內服之藥。

斬情女睜大眼睛，她盡量壓制傷勢，不讓它發作出來，低聲道：「左面一個玉瓶。」

也許這玉瓶上早已經作好記號，所以，她一眼就可以瞧得出來。

林成方打開了玉瓶，倒出一粒藥物，投入斬情女的手中。

剛才的記憶猶新，林成方已經沒有勇氣再把玉瓶放入了斬情女的衣袋之中。

後來把玉瓶放在了斬情女的身側。

斬情女閉上了雙目。

這時，包天成才緩緩步行了過來，開聲道：「林少兄……」

林成方接道：「如非兩位趕援而來，只怕我們很難生離這座宅院。」

包天成道：「不知這裏是否還有人？」

林成方道：「大概沒有，我在後院中已經殺了四個。」

包天成道：「黑劍門實在可怕，像這樣的莊院，平日與世無爭，別人怎會想到他們是殺人越貨的匪徒……」

這時，緊閉的大門，却突然而開，一個身軀魁梧，穿青衣的大漢，緩步行了進來。

他身後，跟着八個黑色勁裝的大漢。

青衣大漢冷冷的打量了場中的情形一眼，道：「我們來得還不算太晚。」

林成方伸手抱起了斬情女，飛身一躍，竄入大廳。

包天成、吳恆、丁盛，緊隨身後而入。

不等林成方說什麼，包天成和吳恆已並站廳門外面。

林成方低聲道：「丁盛，招呼易姑娘。」

丁盛點點頭。

林成方把斬情女放在大廳一角處，那是一個可避暗器，又容易保護的地方。

斬情女雙目未睜，但眼角處，却流下了兩滴淚水。

可惜，林成方沒有發覺。

回到廳門處，青衣人已帶着八個黑衣勁裝大漢，圍了上來。

包天成右手執着鐵劍，左手中又扣上兩粒火彈子，冷冷的說道：「諸位，也是黑劍門中人了。」

青衣人道：「是！咱們是黑劍門中人，而且是專管殺人的殺手。」

包天成道：「你是遠道趕來？」

青衣人冷冷說道：「不錯，咱們奉命而來，從數百里外的地方趕了來……」

目光一掠林成方，接道：「黑劍門從未專門調動像我們這樣的殺手趕來……」

包天成接道：「這一次爲甚麼？」

青衣人道：「對你們應該是一種光榮。」

林成方道：「你們只來了九個人？」

青衣人道：「區區領隊，他們都是我這一組中人。」

林成方道：「八個一組？」

青衣人道：「對！」

林成方道：「黑劍門中人，像閣下這樣痛快的，有問必答的人，還不太多。」

青衣人道：「因爲，我們職位不同，用不着甚麼保密。」

林成方道：「哦！」

青衣人道：「你們問完了麼？」

林成方道：「如若咱們再想問多幾句話，是否可以？」

青衣人道：「可以，不過，我能答覆的話，並不太多。」

林成方道：「你們雖屬黑劍門中人，但看起來，却和別的人，不太一樣。」

青衣人道：「那裏不一樣了？」

林成方道：「黑劍門中人，看上去，都十分狡詐，但你們看來，却好像是有些兇殘，但却還有一股純樸之氣。」

青衣人果然無法回答。

林成方說的自然是實話，但更重要的是，他要想法子拖延一些時間。

多拖延一刻工夫，就是對斬情女多一分機會。

林成方心中暗道：「這些人，看起來確然有一股純樸之氣，但神情却又是那麼冷厲。」

他出身武學世家，幼承家訓，對練武一道，有着很深的認識，凡是看上去帶一股純樸之氣的人，他們的武功，必然練得十分紮實，而且，這些人一旦動手，必將是勇往直前，義無反顧。

心中念轉，口中又道：「諸位，想來是很少在江湖上走動了？」

青衣人答道：「很少，這是咱們第一次出動。」

林成方道：「那麼怎會找到此地來呢？」

青衣人道：「本門自有指引之法，唉！我本來到此聽命的，想不到晚來了一步，這裏的人，都被你們殺死了。」

林成方心中一動，笑道：「諸位此刻，準備作何打算呢？」

青衣人被問的怔了一怔，道：「在下正感爲難……」

語聲一頓，接道：「不過，這些人，都是你們殺的，想來，你們和本門，定然是敵對相

處了？」

林成方道：「那倒未必。」

青衣人道：「難道這些人，不是你們殺的嗎？」

林成方究竟是君子生性，要他當面說謊，實有些無法出口，嘆一口氣，道：「這些人，自然是我們殺的，但你們奉命來此，却未必就是要對付我們。」

青衣人道：「這倒也是，我們除了受命殺人之外，不理會別的事情……」

林成方接道：「想必你們還有一道很厲害的約束？」

青衣人道：「什麼約束？」

林成方道：「不許殺錯了人？」

青衣人只好點點頭。

林成方道：「看來，這實在是一件很難決定的事。」

青衣人和這批殺手，只是在一種絕對、嚴酷的訓練之下，養成一種聽命行事的習慣，他們長處與人隔絕之境，所以，才能把武功練得十分紮實。

但他們並非白痴。

青衣人沉思一陣，道：「看來只有一個法子了！」

林成方還未想出辦法，但這青衣人却想了起來，像是好奇的說道：「你倒說說看，有什麼法子？」

青衣人道：「再過一段時間，咱們就有一位能够作主的人到這裏來，一切事情，俟他到來，都可以決定了。」

林成方道：「那要多少時間？」

青衣人道：「總還要兩個時辰吧！」

林成方心中暗道：再有兩個時辰，但不知斬情女的傷勢，是否能恢復過來？

心中念轉，口中却說道：「我們要等兩個時辰，這件事，我還不能決定，必須得咱們商量一下才行。」

青衣人搖搖頭，道：「不行，你們同意時也要等，不同意也要等，再沒有決定甚麼之前，絕不能離開。」

林成方道：「哦！」

青衣人突然舉手一揮，隨來的八個殺手，忽然散開，手也按到了長刀柄上。

林成方輕輕吁一口氣，道：「怎麼，你們準備現在就出手？」

青衣人道：「不是，現在我只是不能讓你們離開。」

林成方道：「等那個能够決定的人來了之後，再作計較？」

青衣人道：「對！」

語聲突轉冷漠，接道：「如是諸位一定要走，那就得憑藉武功，闖過去了。」

林成方淡淡一笑，道：「我們是否要闖出去，似乎要我們自己作主了。」

青衣人道：「在沒有完全明白之前，在下不希望殺錯人……」

包天成接道：「你一定能殺了我們？」

青衣人道：「能！如是殺不了你們，那就是我們死在你們的手中了。」

這是絕對的殺手口氣。

包天成回顧了林成方一眼，未再接言。

他閱歷豐富，心中明白，如是在言語上較上了勁，很可能會造成一塲衝突。

林成方揮揮手，道：「朋友，請退後一丈，咱們如是決定要突圍而去時，自會先行通知閣下一聲。」

青衣人回顧了一眼，一揮手，兩個殺手，立刻躍上了屋面，隱於廳後的夜色中。

這座大廳，只有前後兩面有窗子，除非林成方等破壁而出，出路都在人家監視之下了。

對一個殺手而言，這些人，相當的機警。

包天成低聲道：「林少兄，這兒，似乎是他們在徐州這一帶的大本營，已經被咱們破了，似乎是用不着和這批殺手，對着耗下去。」

林成方道：「如若我的看法不錯，這些殺手的武功，相當紮實，決非一般的黑劍門中的弟子可比，他們是純殺手，除了練武之外，就是殺人了。」

包天成道：「林兄，準備怎麼對付他們呢？總不能坐着等他們第二批的援手趕來吧！」

林成方道：「我也正在想……」

回顧了坐息中的斬情女一眼，接道：「他們一共有九個人。」

包天成接道：「在下看法，他們人數雖然多一些，刀法也許很凌厲，但他們對江湖中的事情，似乎知道的太少，對付黑劍門，似乎是用不着講什麼江湖規矩。」

林成方道：「總鏢頭的意思是……」

包天成歎息一聲，道：「不管如何，咱們和黑劍門，已經結下了不解之仇，而且，黑劍門也不會對咱們講什麼規矩，他們作事，一向不擇手段，咱們如是太君子，那只有死路一條，我也瞧得出，這批人，一個個都十分紮手，與其讓他們先出手，何不讓我們佔先機。」

林成方道：「除非總鏢頭一下子就制住他們，否則，很難對付。」

包天成道：「江湖上事，誰也不敢說有把握，不過，我準備把他們誘在一起，然後，施展火彈子，一舉把他們全數擊倒。」

林成方道：「這些人雖然沒有什麼機心，但他們在武功上的成就，也許可以彌補了他們經驗上的不足，一擊不中，或者無法使他們傷亡過半　咱們就會陷入苦戰中了。」

包天成道：「這倒也是，我這火彈子是暗器的手法抖出去，他們只要有一個人上了當，別人就會小心應付了，怎生想個法子，使他們集中於一處，我以連珠子手法，多打出幾枚火彈子，就算不能使他們全數傷亡，至少，也可以使他們大半受傷，餘下三兩個人，咱們就好對付了。」

林成方道：「這個，這個——」

他心中亦明白，包天成的辦法，雖非完美，但却是目下唯一可行的辦法。

但又擔心這法子一旦不成，雙方即將是一塲浴血苦戰，斬情女內傷未復，完全沒有拒敵之能。

林成方心中亦有一個打算，希望斬情女能够迅速復元，然後，再行搶先機出手，至少斬情女可以自己行動，不致於造成太大的累贅。

一時之間，竟然沒有法子決定。

這當兒，斬情女突然睜開了微閉的雙目，道：「林兄，包總鏢頭，你們談的話，我都聽到了。」

林成方笑一笑道：「那很好，你的傷勢情形如何？」

斬情女道：「狗肉郎中的藥，還眞的靈驗，我已經好了很多。」

林成方道：「好了很多不行，黑劍門已雲集不少的殺手，一旦動上手，只怕是一塲浴血的苦戰。」

斬情女道：「我知道。」

林成方說道：「你知道就應該明白我的意思。」

斬情女笑一笑，道：「我傷得不是很重，再加上狗肉郎中的靈驗藥物，我現在已經可以行動自如了。」

林成方道：「能不能和人動手？」

斬情女道：「這個，只怕還沒有辦法。」

林成方道：「這就是了，他們的人手，似乎不少，而且，一個個都很兇悍，雙方一旦動

上了手，只怕我們救援不及。」

斬情女道：「我明白，我會盡力的保護自己。」

林成方道：「如是我們願意冒這個險，似乎是早就走了。」

這幾句話，平淡無奇，但如仔細的想一想，實在勝過了千言萬語。

斬情女道：「不論如何，並不能因為我，把你們都拖住不動，和他們對耗下去，咱們總是吃虧。」

林成方道：「那要看怎麼一個算法，如是突圍而出時，難免有重大的傷亡，倒不如守在此地，和他一決死戰，至少，咱們多一些換取代價的機會。」

斬情女低聲道：「林兄，總不能因為我一個人，害了你們大家。」

林成方笑道：「你的機智，除去了『流雲飛袖』這個强敵，要不然，咱們只怕會有更大的傷亡，這一點，你不用自謙了。」

斬情女笑一笑道：「林兄，總不能因為我除了流雲飛袖，大家都留在這裏陪我等死。」

林成方笑一笑，道：「你的意思呢？是否還有更高明的辦法？」

斬情女道：「有。」

林成方道：「哦！那倒要請教一番了。」

斬情女道：「我的辦法很簡單，你們都走，這裏留我下來……」

林成方接道：「你要幹什麼？」

斬情女道：「我想，借用包總鏢頭幾粒火彈子，利用我這受傷之軀，換他們幾條命，至少，可以幫助你們多幾分逃走的機會。」

林成方道：「好辦法，不過，你成功的機會不會太大。」

斬情女道：「怎麼說？」

林成方道：「他們不會給你打出火彈子的機會。」

斬情女道：「他們勞師動衆，旨在捉我，我留在此地，也許他們就不會追趕你們了。」

林成方道：「可惜，這批來人，只管殺戮，不理會別的事，目下，他連我們是什麼樣子的人，都還弄不清楚。」

斬情女道：「有這等事？」

林成方道：「幸好咱們快了一步，殺完了這座莊院中的人，如是留下幾個來，那就有很大的痲煩了。」

斬情女道：「這話怎麼說？」

林成方笑道：「其實，他們也不用說什麼，只要指出我們是兇手，那就行了。」

斬情女忽然微微一笑，道：「看來，咱們的運氣還不算太壞。」

林成方道：「哦！」一時之間，他實在想不透斬情女言中之意。

斬情女道：「我很少看到你如此的揮劍殺戮，這一次，你好像有些未卜先知了，所以，才那麼劍劍無情，取人性命。」

林成方笑道：「運氣來的時候，總會碰得很巧，連發脾氣，也不會發錯了。」

斬情女笑一笑，道：「看來，我受傷這件事，也是命中註定了。」

林成方道：「也幸好你傷得不太重，所以，也用不着留在這裏和那些殺手們拚命。」

斬情女緩緩站起身子，活動了一下手臂，道：「看來，我好像好了很多。」

林成方說道：「不要太勉强，那會因小失大。」

斬情女道：「我的運氣一向不錯，有些時候……。」

有些時候怎麼樣，他沒有再說下去，雙目却投注在林成方的身上。

臉上，情愛橫溢，神態間，無限溫柔。

有時候，無言勝有言，四目相投之下，彼此都覺得心頭一震。

兩人的舉止，雖只是那麼一刹那間的失措，但却被老於世故的包天成看到了眼中。

像斬情女這種漂江過海的人物，經歷過大風大浪，她能在片刻，拿出來好幾副對人的面孔，她可以施展出狐媚誘惑之態，使人情難自禁。

但她決不會有嬌羞之態。

那是發自內心深處的感受，決不是能夠裝得出來。

再想林成方平日的穩健，今日放手殺戮，顯然是太過關心到斬情女受傷一事。

幾下裏一湊合，包天成有了一個感覺，莫非是兩個人彼此間都有了情意。

包天成心中在想，人却步出廳外。

斬情女舉手理一理鬢邊的秀髮，笑道：「別把我看得太嬌嫩，我不過是一個野丫頭，從小就在江湖上長大，野得很難馴服，野得什麼都不怕，輕視生死，不計聲譽。」

林成方笑一笑道：「話是不錯，不過，最好不要死，一個人只有一條命，不幸死了，你就再也野不起來了。」

斬情女道：「唉！我這二十年的生命，經過了太多的兇險，每一次，我都能化險為夷，每一次，我都感覺到，拾回來自己的性命，但我從來沒有覺得怕過。」

林成方道：「現在呢？」

斬情女道：「現在麼？被你左一唬，右一嚇的，嚇的我有些怕了。」

林成方道：「我不是嚇唬你，我只是覺得，兩害相權取其輕，躲過了無數次的危難兇險，我相信那不會是全靠運氣，大部份靠你的智慧，冷靜沉着，應付得宜。」

斬情女笑一笑，道：「別替我戴高帽子啦，現在，我連一點智慧也沒有了，你說說，我應該如何？」

林成方道：「最好的辦法，盡量使你體能恢復，咱們破圍而出。」

斬情女道：「這恐怕有些困難，我要恢復到原來的體力，至少要到兩天之後。」

林成方道：「並非要你和人動手，但必須你有照顧自己的體能。」

斬情女運氣試了一試，道：「大概可以，幾時動身突圍。」

林成方說道：「你是不是有很多靈巧的暗器。」

斬情女道：「看來，我的什麼事，都瞞不過你。」

林成方道：「帶來了沒有？」

斬情女道：「有！不過我只帶了三樣。」

林成方道：「有毒沒毒？」

斬情女道：「兩樣都有。」

林成方道：「那很好，你準備一下，咱們立刻就突圍而出……。」

語聲一頓，接道：「包前輩……」

包天成行了回來，道：「林少兄不用如此稱呼，有什麼事，但請吩咐？」

林成方笑道：「要你的火彈子開道，咱們突圍而出如何？」

包天成道：「破圍而出……」

林成方接道：「對！這一批殺手，看來是很不好對付，咱們給他們來個措手不及。」

包天成道：「林少兄的意思是，咱們找個機會，先行出手，一舉之間把他們傷幾個？」

林成方道：「目下看來，也只好如此。」

包天成道：「好！咱們要不要先招呼他們一聲。」

林成方道：「招不招呼，都是一樣。」

包天成回顧了斬情女一眼，道：「易姑娘

可以行動麼？」

林成方道：「大概可以。」

包天成道：「好吧！我先出手，但你們諸位要先準備好，咱們衝向那個方位，一旦分散，在何處相見？」

林成方道：「不分散，大家集中一處，所以，最好，先消滅他們一大部份實力。」

包天成笑一笑，道：「林少兄，可是早已胸有成竹。」

林成方道：「成竹講不上，不過，仗憑總鏢頭手中的火彈子，吳副總鏢頭手中的子母刀，和在下手中的一把劍，還可以和他們放手一搏，如若是咱們分頭行動，再遇上黑劍門中的人，那就有些痲煩了。」

包天成道：「對！咱們如何一個走法？」

林成方道：「閣下先打火彈子，在下願為前驅，吳兄、丁盛，保護着易姑娘走。」

斬情女笑一笑，道：「別把我看得十分嬌嫩，我已經好了十之八九，你們只管全力應付敵人，用不着分心來保護我了。」

林成方笑一笑道：「姑娘，你最好別要逞强，須知我們不會丟下你不顧而去，你如出了一點事，那就很可能影响到我們的生死。」

斬情女怔了一怔，道：「這麼嚴重？」

林成方道：「不錯，不為你自己，為了別人，你也該自己愛惜一些。」

包天成道：「姑娘，林少兄說得不錯，我們不會棄你而去，姑娘如若太過逞强，不但害了自己，而且，也害了我們。」

兩人一唱一和，斬情女忽然間大受感動，黯然垂首，低聲說道：「我勉强可以走，也有兩種護身的暗器，咱們離開這座宅院之後，只怕我要有個代步才行。」

林成方道：「能夠離開這座莊院，咱們就掌握了一半生機……」

回顧了丁盛一眼，接道：「你照顧易姑娘的安全，如非必需，不用出手。」

丁盛道　我知道。」

包天成整了整身上的火彈革囊，雙手各握了兩枚火彈，行出廳門。

林成方跟隨在包天成的身後，一步踏出來，右手執劍，護衞身側。

那領隊的青衣人忽然奔了過來，道：「怎麼？你們不要等下去了？」

兩個黑衣勁裝刀手，跟着行了過來。

林成方笑一笑，道：「在下想過了，我們為什麼要等下去……」

青衣人說道：「那你們不等下去，準備如何呢？」

林成方道：「我們要走。」

青衣人搖搖頭，道：「辦不到，再有一個多時辰，他們就趕到了，你們見見面，再走不遲。」

林成方心中暗道：「再見面，只怕我們想走也走不了。」

包天成道：「如是我們現在就要走呢？」

青衣人道：「這個，你們完全沒機會。」

包天成冷冷說道：「你口氣如此肯定，在下是有些不信……」

青衣人嗯了一聲，道：「閣下是準備試試了？」

包天成道：「正要如此。」

青衣人冷笑一聲，道：「在給我們嚴厲的約束之中，還有一條規定。」

包天成道：「哦！請教。」

青衣人道：「如若對方有動手之意時，我們也可以格殺勿論。」

包天成哈哈一笑，道：「四海鏢局在江湖上，被稱作第一家鏢局子，老實說，也不是輕易得來的，咱們過去，避着貴門中人，並非是眞的怕了你們，如今，雙方既然已經翻了臉，實也不再用保留什麼，大家各憑武功，分個生死出來吧。」

這幾句話，說的聲音很大，有意讓別的殺手，全數聽到。

青衣人臉上殺機泛動，冷冷說道：「你向我們挑戰？」

包天成道：「不錯，正是向閣下挑戰。」

右手一抬，兩粒火彈破空而出。

青衣人率領的這批殺手，確有着很紮實的武功，但他們却完全沒有江湖閱歷。

但見兩個黑衣人手中一揚，長刀出鞘，寒芒閃動，劈向火彈子。

包天成大喝一聲，左手兩粒火彈子，也打了出去。

但見火光閃動，响起了兩聲隆然大震。

前面兩粒火彈子，被兩把刀劈中，爆裂出一團火光，後面兩粒火彈子，却被包天成以自相撞擊的手法震爆。

四粒火彈，威力是何等强大，青衣人和兩個刀手，立時炸斃當場。

一招得手，包天成又從懷中摸出了四粒火彈子，分執雙手，喝道：「衝出去。」

烟硝彌漫中，吳恒一馬當先，向外闖去。丁盛護着斬情女，緊隨着吳恒身後。

包天成、林成方分兩側相護，直奔莊院門外。

九個殺手，一下子死了三個，但最重要的是死了領頭的。

一時間，羣龍無首，餘下的六個人，都怔住在當場。

直到斬情女等闖出了大門，六人才霍然有所警覺，同聲飛身而起，追了上來。

這些人的動作很快，有如六枝脫弦怒矢一般。

斬情女傷勢未癒，不能走得太快，包天成、林成方眼看六人身法之快，一旦追出大門，散佈開來，反而很難對付，立時停下脚步，擋在大門出口處。

包天成一面揚手，打出一粒火彈子，一面低聲說道：「吳兄，不用等我和林少俠了，保護易姑娘，直回去四海鏢局。」

六個刀手，眼看到自己同伴吃虧的經過，所以，他們不肯再上當。

忽然間，六個人散佈開去。

左面兩個人突然間，拔身而起，飛越過一道圍牆，向外衝去。

居中兩個人，一閃開火彈子，也硬向大門衝來。

右面兩個人未向前衝，也未越牆飛去，却一收脚步，停了下來。

沒有什麼連絡，也沒有領頭的人，六個殺手，自自然然的調整了對敵的陣勢。

林成方吃了一驚，暗道：看他們進退之間，似乎是有着很好的默契，就像久走江湖的兄弟兵，彼此之間，早有了一分心靈上的溝通。

但他們都是初入江湖的新人。

但他却未想到，這些人練的就是這些，出刀、拔劍，快速度殺人，以及他們之間的對敵默契。

他們很單純，不知江湖上的陰詐，但他們在對敵的時候，却有着一種攻防的聯手陣勢。

只要一個人，走動了位置，另外的人，都跟着調整了自己的行動。

那是久經訓練的成就。

林成方低聲道：「總鏢頭當心，別和他們硬拚。」

人却倒飛而起，直向外面兩個人追去。

事實上，吳恒已被迫得返身迎敵，橫刀而立。

斬情女也未再逃，左手扶着丁盛的肩頭，站着不動。

雙目中，透出了濃濃的殺機，注視着兩個人。

她明白自己的處境，也明白自己無論如何也無法施出平日所練的輕功奔逃。

所以，她選擇了一個拚字，準備保持體能一拚。

但林成方迅速趕到。

長劍一揮，忽然橫掃，直劃向兩個人的雙腿。

這一招，談不上什麼奇異，但却是兩個人必須回身相救的一擊。

這就迫得兩個人長刀回轉，封擋林成方的劍勢。

金鐵一震中，林成方已握劍飛起，寒光下擊。

他明白這些殺手的厲害，決不能給他們有佔去先機的機會。

吳恒也拔刀攻向一個黑衣刀手。

一個黑衣人長刀盤頂，舞起了一片刀花，硬接林成方下擊的劍勢。

一陣金鐵交鳴之聲，林成方下擊的劍勢，竟被那強勁的刀勢給彈震開去。

林成方感到握劍的手一麻，心頭頓然一驚，借刀在空中一個大翻身，落到了八尺之外。

但那黑衣刀手，却揮刀飛躍，跟踪而至，長刀橫掃，疾勁的刀勢帶起了一股輕嘯之聲。

林成方沒有低估對方的武功，由他們那股純樸之氣，已看出了對方是那種紮實的高手，但却未料到他們竟到了如此强勁境界。

以林成方內力之强，也覺得不便硬接，一閃避開，立刻還擊，刺出一劍。

但那黑衣刀手，却展開激烈的攻勢，刀光如雪，直迫上來。

這就迫得林成方不得不全力迎戰。

子母刀吳恒和另一個黑衣刀手，也展開了激烈的搏殺。

一動上手，就是全力以赴的搏殺。

黑衣刀手的凌厲逼進，完全使對手沒有選擇的餘地，只有拚命一途。

但吳恒拚起來，十分吃力，那黑衣人手中的厚背長刀，比吳恒的子母刀長了一尺，也重了很多，更厲害的是他們的刀法兇厲綿密，使對方採取遊鬥的機會十分微少，迫得吳恒只好硬拚。

無論在內力上、刀法上，吳恒顯然都落於下風。

但吳恒豐富的對敵經驗，却勉强維持着未落敗的局面。

但最苦的還是包天成，在兩個黑衣刀手的夾擊之下，只餘下了招架之功。

好的是包天成站在了門口，兩個黑衣刀手，被兩側牆壁所阻擋，有些施展不開，使得包天成利用他久走江湖的對敵經驗，閃避封擋，交互運用，勉强保持個苦纏苦鬥的局面。

事實上，那些黑衣殺手刀法上的成就，只要一個人，就可以對付包天成，綽有餘裕，兩個刀手聯手而攻，包天成本來難以支持上十個回合，但他却巧妙的利用天然的形勢，保持着固守不退。

斬情女冷眼旁觀，也看得暗暗驚心，她見識博廣，身經百戰，看出了這些殺手們的紮實功力，凌厲刀法，如是再多一些江湖經驗，吳恒早已死於對方的刀下了。

現在，吳恒也是鬥得險象環生，手中的子母刀已完全沒有了還擊之力。

心中的焦急，再加上對方的進逼，吳恒已全身大汗。

斬情女輕輕吁一口氣，道：「吳兄，鎮靜些，不要和他們硬拚硬接。」

她說話的聲音很高，吳恒聽得很清楚，那黑衣刀手也聽得很清楚。

但斬情女料定了，就算他們聽到了很多，只要能把重點隱藏起來，他們也未必能瞭解。

只聽吳恒說道：「這小子刀法如蛛絲盤枝，綿密得很，想撇開他，眞還不易。」

斬情女道：「想法子把他引到我這邊來，到距離我一丈之內。」

吳恒道：「姑娘，這小子刀法凌厲得很，打到我無法支持時，我就準備和他玉石俱焚了，姑娘最好借此機會走吧！五十丈外那片小樹林中，繫有我們騎來的健馬，飛馬快奔，也許能趕回去。」

斬情女道：「你認爲我能走得了麼？他們有六個人，目下只有四個出手，萬一他們另外兩個人追出來，我根本就沒有走出五十丈的機會。」

吳恒道：「姑娘，賭賭運氣吧！我好像已經有些支持不住了。」

斬情女道：「那就快些把他引過來，你們想要我活下去，最好的辦法，就是自己保住性命，然後，才能保護我平安無事。」

吳恒分心說話時，一個失神，被對方一刀削去了一撮頭髮。

長髮頓然間披了下來。

吳恒吃了一驚，疾攻兩刀，向後退去。

他已無法再作任何選擇，只有照着斬情女的吩咐作了。

忽然間，奇蹟發生了。

就在距離斬情女七八尺的地方，那手揮長刀，迫向吳恒的黑衣人忽然間倒了下去。

倒的是那麼意外，那麼快速，好像一下子靈魂離體一般，失去了自主，倒了下去，連一聲呼叫也未發出來。

（未完）

瑞典歐化寶
精緻傢俬
啱哂今日小家庭

樣將一百平方呎客廳佈置到寬敞舒適而充滿時代氣息呢?
瑞典歐化寶最新設計的精緻傢俬，就是專爲適應今日的
居住環境而製造，欵式新穎品質精，佔地少過一百平方呎，
售價相宜，更可分期付欵，啱哂今日小家庭。

瑞典歐化傢俬門市部及永安公司均售

Ulfenbo
FURNITURE OF SWEDEN
歐化寶
瑞典名廠傢俬

九龍紅磡漆咸道275號（近蕪湖街口） 電話:3－336286

